

新鐵風出版 遠東間諜戰實錄之三

遠東間諜戰實錄之三
仇章著

鐵風出版社印行

遠東間諜戰實錄之三

香港間諜戰

——即遠東情報部——

仇章著

鐵風出版社印行

最新書

第五號情報員

仇章 著

本書著者仇章先生不但諳誦古今兵典，閉熟用間之道，更以寶貴之資料，豐富之經驗，用生花妙筆，矯建姿態，費兩載心血刻畫我無名英雄之偉蹟，而為我特工同志在抗戰過程中對敵特務機關在香港，海防，廣州，九龍等重要軍事地帶激烈之搏鬥場面寫下光榮的一頁，故本書實為我國反侵略戰爭中的一部間諜史，亦為我特工人員的一座紀念碑，情節緊張動人，尤其餘事，四版五萬冊早經售罄，現五版出書，印數無多，欲購從速。

遭了那支間諜網 仇章 著

本書與「第五號情報員」為姊妹之作，前段曾經簡寫成「第一號勳章」由中央秘書處印行五萬冊袖珍本。（非賣品）分發全國各戰區咸認為最優良的軍中讀物，中間一段亦經略寫為「忠節之間」寄給美洲聯邦雜誌以英譯發行海外現經作者重行整理將徐州撤退，臨沂大勝，廣州突圍，隨棗血戰，香港，海防，廣州野戰部隊馳騁沙場文武合一與敵線務機關搏鬥經過一氣呵成，而作者征戰大江南北，和太平洋幾個重要軍事地帶，尤使敵特務機關聞之心驚胆寒，張自忠將軍對本書遺序謂「仇先生之諜報文學不祇有助於抗戰之今日，且有助於用間之將來，一再展讀，至感珍貴一，故本書不獨為抗戰中的無名英雄的寫照。亦為抗戰中具有歷史性的寫作，內容曲折緊張廿餘萬言讀者自可介紹！

上海遠東圖書公司發行

美、蘇、德、三國間諜的搏鬥史

樣破獲納粹間諜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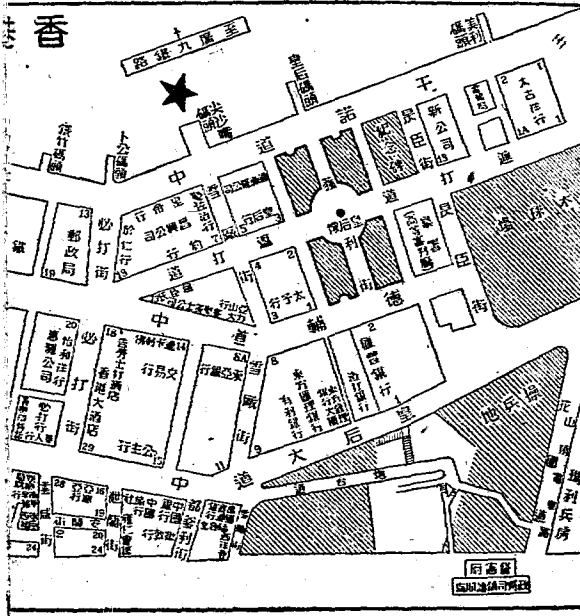
探怎樣盜竊原子秘密！

怎樣使墨魔逃出監獄！

間 諜

里 叟 譯

出版社出版



附作戰地圖(二)

最新書

第五號情報員

仇章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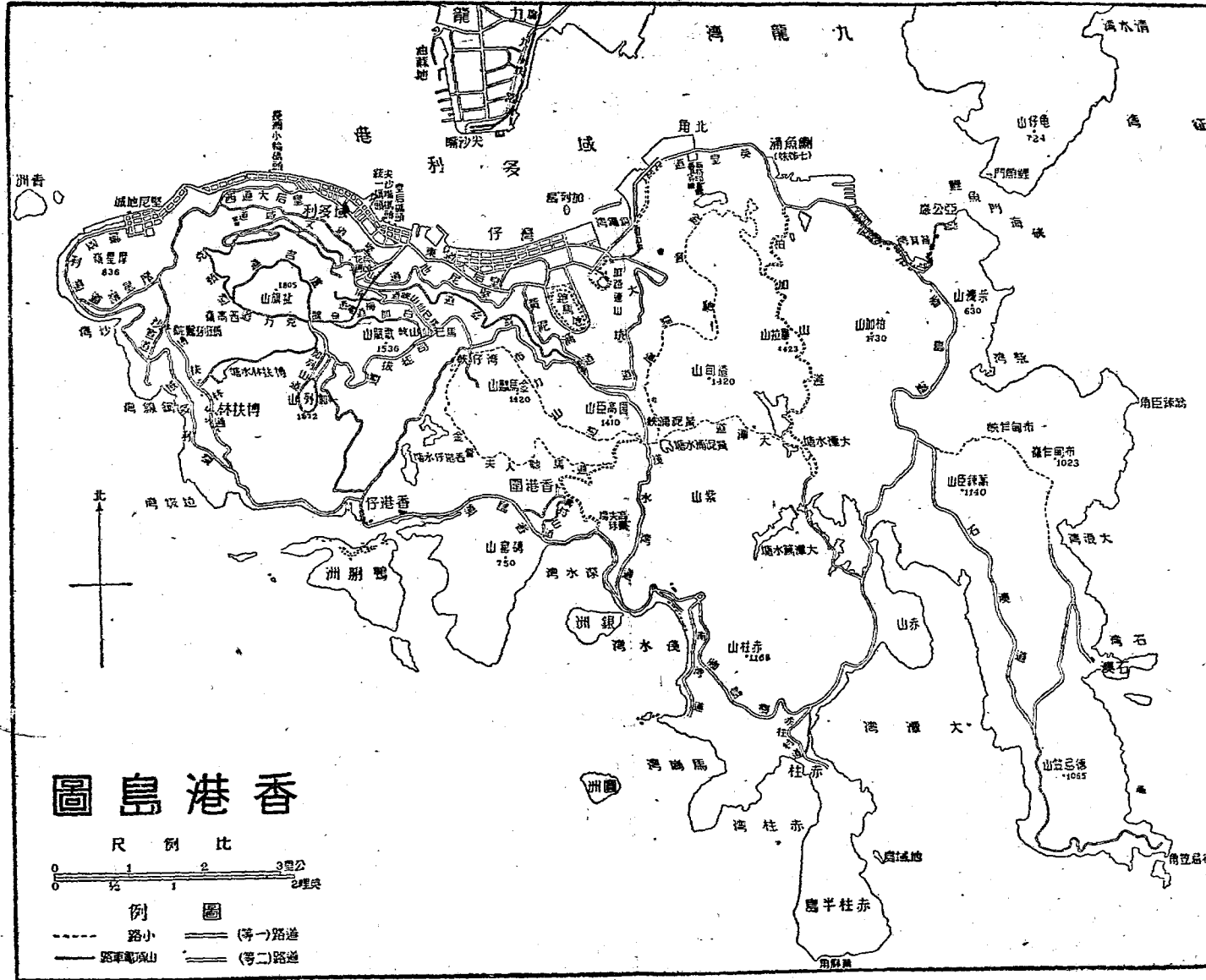
本書著者仇章先生不但唸誦古今兵典，閑熟用間之道，更以寶貴之資料，豐富之經驗，用生花妙筆，矯建姿態，費兩載心血刻畫我無名英雄之偉蹟，而為我特工同志在抗戰過程中對敵特務機關在香港，海防，廣州，九龍等重要軍事地帶激烈之搏鬥場面寫下光榮的一頁，故本書實為我國反侵略戰爭中的一部間諜史，亦為我特工人員的一座紀念碑，情節緊張動人，尤其餘事，四版五萬冊早經售罄，現五版出書，印數無多，欲購從速。

遭遇了支那間諜網

本書與「第五號情報員」為姊妹之作，前段曾經簡寫成「第一號勳章」由中央秘書處印行五萬冊袖珍本。（非賣品）分發全國各戰區承認為最優良的軍中讀物，中間一段亦經略寫為「忠節之間」寄給美洲聯邦雜誌以英譯發行海外現經作者重行整理將徐州撤退，臨沂大勝，濮州突圍，隨棗血戰，香港，海防，廣州，保衛諸戰役我特工人員與敵特野戰部隊馳騁沙場文武合一與敵特務機關搏鬥經過一氣呵成，而作者征戰大江南北，和太平洋幾個重要軍事地帶，尤使敵特務機關聞之心驚胆寒，張自忠將軍對本書遺序謂「仇先生之諜報文學不祇有助於抗戰之今日，且有助於用間之將來，一再展讀，至感珍貴」，故本書不獨為抗戰中的無名英雄的寫照。亦為抗戰中具有歷史性的寫作，內容曲折緊張廿餘萬言讀者自可介紹！

上海遠東圖書公司發行

附作戰地圖(一)



香港島圖

尺例比
 0 1 2 3 公里
 0 1/2 1 2 哩

例圖
 - - - - 小徑
 —— 山徑
 —— (等一)路
 —— (等二)路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蘇、德、三國間諜的搏鬥史

新
書
預
告

美國的諜報隊怎樣破獲納粹間諜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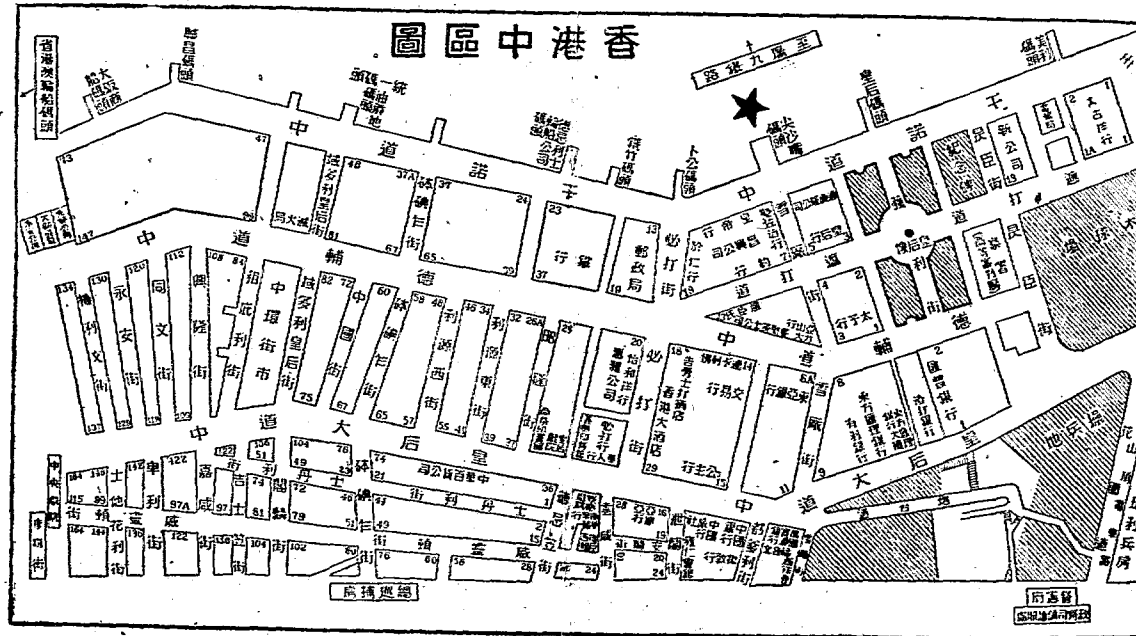
蘇聯的NKVD密探怎樣盜竊原子秘密！

德國追擊隊怎樣使墨魔逃出監獄！

國際間諜

耀·叟譯

鐵風出版社出版



附作戰地圖(二)

香港間諜戰

——

不管他是否一個祕密的軍事探險家？也不管他是否一個擾亂社會秩序的國際政治犯？更不管他是否一個蹂躪弱小民族的人類劊子手？這些都是險謀而恐怖的強盜、流氓、惡魔——所謂的危險份子，他們却認為香港是亞洲的特殊聖地，二十世紀的東方神祕地區。

這個逗人難解難疑的神祕地區，充滿了像國際拍賣場裏的權威經紀人物，從勾心鬥角中以「價高者得」的姿態出現；去公開買賣國際間的被壓迫民族和劣等軍事設備的積弱國家。

如此，她便成爲一個出賣某種弱小民族或某種國家的國際貿易場所了。

這個國際貿易場所，有大量儉樸忠誠而給人們看膩了的中國人，和局部的英國人、美國人、日本人、德國人、法國人、荷蘭人、義大利人，甚至朝鮮人、加拿大人、印度人、白俄人、猶太人、馬來亞人……除了全部的中國人過於儉樸和忠誠，時常要吃他們空虧以外，他們都是負有特殊任務的活躍者，各在祕密中去冒他們的險，拿他們的生命

像賭馬票似的拚他們的運氣。

百年來的香港，給這種危險份子蹂躪着，但吃虧的，並不是她那婷婷玉立的腰姿，而是給她當作「奇貨可居」的弱小民族和被壓迫的國家去自遭厄運。

真的，香港是大英帝國在遠東的一塊似不客氣的敲門磚，當他動員了強大艦隊開到亞洲來觀光的時候；還就心中國關起門來，不容許白種人朝拜的樣子，他才很暴戾的怒視着中國的南門——廣州咆哮地說：

「OPEN THE DOOR!」（打開此門！）

廣州的門戶，很大方的絕不吝嗇的打開了，沙面租界，就做了大英帝國在香港的一根跳板底支點，憑那支點的力量，很負重的支持了香港一百年的命運與健康！

跳板的基石是根深蒂固的，在這一百年當中，憑藉着他那「宗主國」的身份，很得意的跳到星架坡、蘇門答臘、婆羅洲、新幾內亞、和瞻仰着印度與緬甸這兩個「東方私生子」，一天一天的在「海國之父」的羽膀下長大起來。

負上這種特殊條件與特殊任務的香港，無疑地是個軍事政治間諜的逐鹿場，同時更給那批危險份子認為她是亞細亞洲的世外桃源，遠東的太平世界，熱帶圈裏的極樂天堂。

假如大英帝國還是愛護他最疼愛底香港的話，假如他仍是需要支持他在遠東底跳板

的話，就應該馬上調派強大艦隊到香港來，監視那個却有做敵人資格的本日本艦隊在太平洋上獨自稱霸。

果然的，大英帝國始終不失一百六十多萬僑民的願望，一艘最逗軸心間諜磨數問訊的威爾斯親王號（H. W. S. "Prince of Wales"）主力艦，祕密地停泊在鯉魚門港口，它從渥太華護送了五千加拿大軍隊來港，在港口還沒有怎樣逗留，便獐獮地從汽笛裏洩出一陣淒酸的嗚嗚的奇怪訊號，奉命準備開調到星架坡去。

時間轉到黃昏，惡劣的消息一點鐘比一點鐘壞起來，火速啓程的命令，送進威爾斯親王號的司令塔裏，烟囪馬上吐出縷縷的濃烟，很尷尬地拖散在一望無際的汪洋上，鯉魚門港口，很曖昧的給那濃烟迷朦地籠罩着。

在推波破浪中，它把每個軟弱者寄托在身上的希望，很貪婪的帶走了。
香港的命運，從此轉入最厄運的時代。

二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劈開的第一天，日本主力海軍，祕密地在太平洋組合三個強大艦隊，他決定了一個向珍珠港偷襲的，一個向吉隆坡突擊的，一個向馬尼刺進攻的，中央派駐香港的華籍特務人員，早已探到日本主力艦隊南進的確實情報；這誠然是對英美在

太平洋底殖民地不利的情報，英統帥部才把僅到港口的威爾斯親王號主力艦星夜調派星架坡，生怕留守那裏的「里伯爾斯號」(H. M. S. "Repulse")主力艦的主力孤單，就心它會上了敵人的當。

威爾斯親王號主力艦的遺煙，還沒有完全散失的晚上，鯉魚門港口，祕密地駛進一艘不明國籍的潛艇，這艘潛艇在太平洋上十分使人恐怖，盟國報紙上，時常發現它的踪跡，有時在夏威夷海面，有時在菲律賓海面，有時却開玩笑地在印度支那羣島海面，太平洋上的重要海峽和軍港，都有它的踪跡，尤其是從日本海至印度洋，由印度洋至菲律賓，由菲律賓至檀香山這條最安全的海洋航線，是它出沒最忙的地方，盟國海軍和商船，大家都稱呼它做太平洋上的「神怪潛艇」。

它經常在西南太平洋上緊握機會，襲擊盟國商船和沒有護航艦隊的運輸船，曾經施展過很大的威力和戰功，不過很奇怪，它從來不把盟國軍艦或護航隊做目標，有時候發現了美國軍艦，還得躲避起來，原因是吃過美國軍艦深水炸彈的虧，以後遇到美國軍艦便害怕起來，太平洋上英、美、法、荷等國家的殖民地海軍要塞與港口，給它不停的遊弋着，這教盟國海軍和間諜認為它是一件最麻煩的事。有人說它是德國潛艇，也有人懷疑它是義國潛艇，更有人推測它是日本潛艇，結果沒有一個人敢去判斷它是那一個國籍的，祇給它一個呼號；叫做「神怪潛艇」，這當然是軸心國家弄出來的把戲，威脅太平

洋上的英美艦隊吧！

「神怪潛艇」進入港口後，在維多利亞灣裏晝伏夜出，可憐駐港英海軍部的「海面偵察隊」，根本就不會懷疑它要深入港灣來開玩笑，結果爲了英海軍部過於自信和疎忽，種下了未來香港之戰的一個大失敗。

是個朝霞密佈的第二天早上，時間差不多快到四時了，那艘神怪潛艇突然駛進大阪商船碼頭前面，把砲台浮出水面，隨着砲台的背後，嘶嘶發响，潛艇的門子不知踪跡地透出一個方形的梯口來，跑出兩個娉婷婀娜的少女，很敏捷地竄上碼頭，一口氣溜上那部早已守候着她們的汽車去，向東疾駛，潛艇馬上沉進水中，大阪商船碼頭，終於回到死寂的環境裏。

汽車把這兩個從神怪潛艇上岸的少女搬進雪廠街的太子行門口，她倆不約而同的望了望手錶，很緊張的跑上日本領事署。

在日本領事署等累了的華南特務機關長矢崎少將，二十一軍軍長酒井中將，和那個陰謀家磯谷中將，華南最高指揮官新見中將，閩粵邊區司令總參謀馬驥大佐，陸軍武官安場少將，有米大佐，中森中佐等，他們從昨夜十二時一直守候到現在，足有四個鐘頭了，各人同在沉默中打起睡覺來。

原來他們在日本領事署安心守候的，就是由神怪潛艇上岸的山磯櫻子和稻田芳子，

因爲今晨約定的敝會，是計劃關於南進問題某部作戰策略的，假如沒有她倆參加，這個敝談便要停止。

從各方面祕密抵港的日本軍事大員，現在全都集中在日本領事署，他們看見稻田芳子和山磯櫻子一齊進來，久已寂寞的領事署跟着高興得有點紊亂，每個軍事大員的臉孔，掛上了類似猙獰的笑容。

「先請我們的小寶貝山磯櫻子來個報告吧！」

磯谷中將把他那副陰險臉孔揭去，擺出一種十分和藹的態度向山磯櫻子說個開場白，跟他同一步驟的酒井中將掀起了附和的笑聲，這却迫得山磯櫻子無論如何都要說話似的。

「當稻田芳子從星架坡那邊，乘了神怪潛艇到海防找我的時候，我便計劃從海防到香港這段路程中，要擊沉十艘以上的盟國商船。」

「成功了嗎？」磯谷中將很着急地問。

「當然成功，結果稻田芳子放了十個魚雷，擊沉了四艘，我放了八個魚雷，擊沉了六艘。」山磯櫻子很興奮的把她們在旅途的收穫誇耀出來，在場的人物，都以羨慕眼光投送在她倆身上。

「原來我們的小寶貝，更是一個潛艇專家，哈哈……」身爲華南最高指揮官的新見

中將，也跟山磯櫻子開着玩笑。

「討厭的，潛艇專家並不是我！」

「不是你？就是稻田芳子吧！」

「也不是稻田芳子。」

「那麼潛艇專家是誰呢？」

「當然是川島芳子了。」

「她還在星架坡那邊活動嗎？」

「對的，川島芳子真不愧為老當益壯，愈老愈健，這次英國在太平洋的海軍，可要倒霉了。」山磯櫻子說過後，臉孔上隨着現出兩條惹人憐愛的皺紋，態度有點嚴肅的樣子。

「大日本海軍勁敵的威爾斯親王號主力艦，不是老早開到星架坡去嗎？」

「不祇威爾斯親王號在那邊，而且里伯爾斯號也在那邊。」

「那對川島芳子太不利了。」

「不，川島芳子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曾經興奮得像瘋子似的。」

「它的戰鬥力不錯吧？」

「真的不錯，光說威爾斯親王號，它跟約克公爵和喬治五世，是同級姊妹艦，甲板

上有飛機三十四架，十四生的重炮十門，排水量三萬五千噸，速度每小時三十海哩。」

「川島芳子打算怎樣應付它？」

「她有整個消滅遠東英國艦隊的作戰計劃，她等候南開的自殺性轟炸機、和小型魚雷快艇開到，實行用「肉彈」跟英國艦隊拚了就算！她說：祇要我們犧牲兩小隊的自殺性轟炸機，十二個飛行員，二十四艘魚雷快艇，九十六名敢死隊，這兩艘英國在遠東僅存的主力艦，便很自然的落在川島芳子手上，何況更有大批魚雷轟炸機輔助作戰，潛艇隊也從中勦助呢？」山磯櫻子很痛快地把川島芳子的作戰計劃說出來，各人不約而同的露出勝利的微笑。

「川島芳子對你們的來港，有什麼特別關照的問題嗎？」二十一軍軍長酒井中將，很像對這問題十分感興趣似的。

「她像很執心的再三的囑咐我：什麼的要奪取香港，先要攻陷九龍，要偷渡香港，先要佔領昂船洲，祇要突破沙田英軍陣地，便可中斷華軍援救香港，假如九龍城和宋皇台高地給日軍控制了，英軍認為最有把握爭奪攻守的青山道之最後防線，是不攻自破的，同時日軍奪取宋皇台高地後，可以在那裏架設重炮，破壞昂船洲之隧道砲台和太古船塢，再用遠程砲轟擊摩星嶺的英軍司令部和半山砲台。等到日軍進奪整個九龍後，可以把主力移至牛池灣，在排砲密集的掩護下，向七姊妹海面渡海，因為七姊妹是個香港

軍事死角。另一路由香港背後的赤柱和淺水灣及香港仔海岸登陸，會師山頂大潭篤水塘，破壞全港水電。最後一路在奪取昂船洲後，由昂船洲向西環登陸，這樣，香港的英軍，便首尾難顧了。」

山磯櫻子從記憶中，把川島芳子給她的有關軍事祕密的談話，很慎重的提供出來，這在酒井中將的認為中，確是難能可貴的材料。

「這次皇軍決定向西南太平洋的英美殖民地進攻，主腦人選亦經東京方面派出，酒井中將為廣東、九龍、香港聯軍總司令，山下奉文中將為馬來亞與星架坡軍總司令，本間中將為菲律賓濱軍總司令，原清中將為南方聯合艦隊司令，新見中將是我們的流動指揮官，軍部把我們這批人力調到西南太平洋來，為的是什麼呢？這當然是把日本人最看不起的美英兩國的勢力逐出遠東去！」磯谷中將把軍部最近選派的南進統帥人物，告訴山磯櫻子和稻田芳子知道，場內的空氣，漸漸趨入緊張狀態。

「英美日的海軍是五五三之比，換句話說，英美的聯合艦隊是十，日本是三，即十與三之比，這點我們不得不考慮考慮的。」稻田芳子從沉默中突然提供這麻煩的問題，却使南方聯合艦隊總司令原清中將關懷不過的。

室內嚴肅了片刻，沒有人去解答稻田芳子的詢問，結果這是一個屬於海軍的問題，還是留給原清中將沒理由躲避的告知他們。

「這點海軍省老早就調查清楚，海軍省也有整個必然勝利的作戰計劃，從事實上分析，英國的大西洋艦隊，要守衛英倫海峽，他們不分晝夜的在做夢，說德國有祕密艦隊準備進攻英國本土，還有地中海艦隊，又給德義聯合艦隊牽制了，那裏有剩餘戰艦，可以抽調到遠東？即使能夠抽出幾艘，開個「英國太平洋艦隊」的尊號，極其量，也不過是英國海軍總額的三分之一，還可以跟日本艦隊一決雌雄嗎？」原清中將說到這裏，突然給稻田芳子很不耐煩的中斷了。

「英國艦隊在這個年代，根本就不值一說，不過我們不能夠疏忽了美國，美國有兩洋艦隊呀？」

「美國雖然有兩洋艦隊，不過大西洋艦隊是不能夠調動的，單以太平洋艦隊來說，祇得美國艦隊總額的二分之一，還要大部集中檀香山和他唯一愛護的菲律賓濱，就算太平洋上英美聯合艦隊一致行動，共同指揮，亦不能跟日本全力一比，何況星架坡的英國主力艦隊，已在川島芳子的掌握中？夏威夷的美國艦隊，我們已有整個計劃去撲滅它！只要消滅了星架坡和夏威夷這兩個英美海軍據點，日本海軍便可操縱太平洋上的制海權了。」原清中將是個少壯派的海軍紅員，他很有根據地分析英美海軍的弱點，同時把這個分析向稻田芳子解釋。

「華界的深圳，是日本軍隊在香港的大患，我們進攻香港，必定由陸路之新界向九

龍推進，這不是有後顧之憂嗎？」山磯櫻子轉向負責香港聯軍總司令的酒井中將詢問。

「事實的答覆和推測的結果，往往是相反的，我們的意料；香港到了告急的時候，英政府應該求救於華軍，但目前英國的弱點，是什麼問題都要由統帥部全盤計劃，其實自誇自大的英國，那裏會對中國虛心？這個弱點，不是老早就擺在目前嗎？」

「也許不會這樣簡單吧？日本向九龍進攻後，中國和英國的關係就不同了。」山磯櫻子似不相信地追深一層說。

「我們可以從事實上看出，當日軍佔領上海，進奪南京的時候，英國不是答應了日本當局的要求；封鎖滇緬路，禁止香港物資運往廣州，這個弱點，我們老早就看得清清楚楚了！」酒井中將說到這裏告一段落的中止了。

「說不定這是英國對我們一種手段吧！」

「不管這是什麼手段？什麼花樣？也不過是一種新形式，用這種新形式去滿足日本當局慾望，冀圖繼續他的舊政策……」

「什麼是他的舊政策呢？」

「在強敵當前，去出賣某種積弱國家或弱小民族，至少，這種舊政策可以苟延他在遠東殖民地底殘喘！」

「這樣你就決定他不會跟華軍合作嗎？」

「就算華軍以盟友的地位，把精銳部隊援救香港，開入九龍，英政府也不一定接納。」

「兵臨城下，還有面子可講嗎？」

「問題是很簡單的，他怕華軍開入九龍後，就馬上收回九龍，與其求救而交還中國，不若失於敵人而等機會收復，這是他的高明手段，也是他對被壓迫民族的一貫作風！」

「我們不要說這一套吧！單以香港本身的力量，你看需要多少時間，才可以攻下呢？」

「最多半個月。」

「這真不愧為我們的聯軍總司令，不過根據香港政府說：香港即使發生戰事，亦足以抵抗六個月，六個月的時間，統帥部一定會增援。」

「英國的宣傳，一往都是不實際的，目前香港海陸空軍實力，大家也許沒有多大清楚，這個西洋鏡，我很早看透了，他的海軍，祇餘淺水砲艦數艘，陸軍更可憐，真正的英國軍隊，大部開往印度，空軍亦悲觀，全數不及三中隊。由此看來，香港能夠一戰的，祇有陸軍，陸軍中又以印兵和加軍為主力，但印兵已經給我們收買，等到接觸後，他會全軍投到這邊來，加軍並無作戰經驗，剩下的不過五分之一，才是跟我們對抗的英

軍，在這個優勢下，香港無疑是我們的。」酒井中將絕有把握的給同山磯櫻子一個勝利的微笑。

「啊！我們的特務機關長矢崎少將，爲什麼一聲不响？我們探到了駐港英軍的軍械庫，在一個很公開而又沒有人注意的地方，我們的老大哥知道嗎？」

山磯櫻子稻田芳子跟矢崎少將，一向是有意見的，她們在黑龍會訓練的時候，曾經受過矢崎的侮辱，一直到了今天，還是互相仇恨着，現在矢崎却給山磯櫻子這不客氣的探問，十分難堪地苦思着，很像在心裏咒罵她不該在衆人面前搗他的鬼。

「本人微有所聞。」矢崎被迫得沒法應付，他還是敷衍地答，以爲可把問題結束，怎知更引起了稻田芳子的反感。

「那麼軍械庫的地點，特務機關長也微有所聞吧？」稻田芳子乘機向他攻擊，以報兩年前給他密報與華諜第五號特派員祕密往來之仇恨。

「是的！」矢崎忸忸地答。

「請你說出來！看看我們探到的正確不正確？」山磯櫻子跟稻田芳子是取同一步驟的，她並不放鬆的進一步去迫他。

「這是什麼意思？難道東京把你們調到香港來，是跟特務機關長作對的嗎？」矢崎少將緊握雙拳，氣憤憤的站在山磯櫻子前面，他以爲採取這個武士作風，可以把這個問題

轉移的。

「我們的意思；就是請特務機關長把你微有所聞的情報，告訴給我們知道！」稻田芳子不示弱的再向矢崎迎頭一擊。

矢崎少將自知沒有把握，他瞧着每個人的臉孔，沒有人去同情他，很失望的回到自己的座位，一聲不响的緘默了。

「要是特務機關長也不知道的話，我們還是一樣會說出來呀！何必這樣兇？這個場面，不是逞英雄的地方。」

山磯櫻子提綱絜領地在這問題下了結論，矢崎祇得靜坐着，他虛心地檢討，深知弱點，沒條件跟她倆計較，懸崖勒馬的自動讓步。

「祇要特務機關長沒有問題，我們就容易辦了。」

山磯櫻子和稻田芳子佔了勝利的報復後，很安靜的併肩坐下來，不過矢崎那恨恨的猙獰臉孔却虎視眈眈的針視着她倆。

「英軍司令部負責答覆香港一千六百萬民衆，他們說；香港不管給任何強敵進攻，都可以保衛六個月，這六個月的彈藥，從那裏得來？我們清楚了嗎？」

山磯櫻子越來越兇，她把這最嚴重的問題，擺在各人面前，她故意中止不說，看看有沒有其他資料，這更使矢崎發急。

「聞說在我們攻下廣州，威脅九龍那個時候起，英軍當局，便開始儲備的。」馬驥大佐很有勇氣的答覆山礮櫻子。

「的確是儲備足六個月的彈藥，不過它藏在什麼地方？問題祇是這樣簡單。」稻田芳子替山礮櫻子向馬驥大佐解釋。

「我以為不是在山頂，就是在隧道，不是在隧道，就是在地下室。」矢崎少將自認很聰明的突然插入他的見解，以為大家可注意他。

「我以為不是在香港，就是在香港，就是在英租界……哈哈！」山礮櫻子用矢崎的口語去氣煞他，在場人物，給她這麼一說，不約而同的笑矢崎為她壓服。

「我認為一定在地下室。」

安場少將極有禮貌的站起來說，輕鬆中的場面，跟着嚴肅了。

「對的，安場少將說中了。他們六個月的軍火，完全藏在地下室，可是這個地下室，到底在什麼地方呢？」稻田芳子馬上揪出第二個問題，聽候大家解答。

「在昂船洲嗎？」有米大佐說。

「不是。」

「在扯旗山嗎？」中森中佐說。

「也不是。」

「在太古貨倉嗎？」矢崎少將說。

「更不是，通通不是！」

稻田芳子把嘴巴嚥了一嚥，否決了他們的胡說，同時很神祕的向山磯櫻子做了一個鬼臉，像叫她去答覆他們似的。

「軍械庫的地點很公開，在大兵頭花園的水池下面，試問在五年前，一個水池的工程，爲什麼要化三年多的時間建築？這就是我們的線索了。」

山磯櫻子把這祕密說出後，除了稻田芳子外，各人都口呆目瞪的把視線集中她的臉上，緊張的空氣，快要使他們窒息。

「我們要馬上想個辦法去解決它呀！」

首先認爲這問題急不容緩的，是主持香港之戰的酒井司令，這跟他有絕對的利害關係，但他想不出解決的辦法，祇在躊躇不安中。

「我們用十個敢死隊，不是能夠炸掉它嗎？」矢崎又在得意中發表他的高見。

「軍械庫有三重鐵門，十名敢死隊，就是冒險衝進外門，也是無濟於事，何況這是一個地下室？」稻田芳子覺得矢崎太幼稚，才用這段話去反駁他。

「犧牲十名敢死隊雖然事小，但結果弄糟了，給英軍警戒起來，或馬上把軍火疎散，這損失才大呢！」山磯櫻子也針對着矢崎的辦法去挖苦他。

「你們的辦法怎樣呢？」酒井中將怕時間延長下去，會影響到他的作戰計劃。
「我跟稻田芳子曾經小心地商談過，決定在堅道轉灣那地方，挖掘隧道，用地雷去
爆炸。」

山磯櫻子把這具體辦法提供給酒井中將，他才歎了一口氣，以感謝的態度回報她
倆，矢崎少將恥愧交加的頷下頭去，知道自己的確比她倆低能。

「我們不是要馬上進行了嗎？」酒井中將仍不放心地說。

「三天前，我們已經動工了。」

「不易給人家發覺嗎？」

「並不容易，那邊佈置得很巧妙，中英間諜是無法探得的，即使探得，也無命回去
報告！」山磯櫻子自以為滿意的答覆了酒井中將。

「什麼時候可以完工呢？」

「明天中午，依照原定計劃完成。」

「什麼時候把地雷挑進去？」

「明天晚上。」

「還是我們的小寶貝有辦法！」

酒井中將興奮得有點像瘋狂的樣子，一種使人可怕的目光，老是呆視着她倆在獠

笑。

磯谷中將望了望手錶，快要騎進五時了，他們知道快要天亮，天亮會使他們畏懼，會使他們頂不利的，才決定把這個有軍事作用的敘會宣告結束。

「今早山磯櫻子和稻田芳子因事來遲，所以覺得時間很短，我們決定今晚十時正，再來一次更澈底的討論，請大家回去準備馬上要解決的問題，這是本人一個最大的希望。」

「還是在這兒嗎？」

「不要在這兒吧！我們集中一塊，萬一給中英間諜探聽出來，這不是開玩笑的。」
磯谷中將很小心的說。

「中英間諜？這算什麼一回事呀？他們根本就沒有人才！」矢崎強制不着，又在發他的偉論了。

「沒有人才？我們可以瞧不起英國遠東情報部主任麥克杜格，但我們不能夠看小那個重慶間諜第五號特派員和他的助手十三號，最低限度，我們的特務機關長，也甘心吃過他的虧！」山磯櫻子乘機攻擊矢崎少將。

「你爲什麼老是開口罵人？你爲什麼老是跟我作對？我矢崎有什麼事開罪你？」矢崎的獸性給山磯櫻子掀起了，他憤憤地跑到她前面，像要痛快地揍她一頓。

「向自己人逞英雄，有甚麼了不起？」稻田芳子再氣煞他。

「對的，向自己人逞英雄，沒有多大本領！這次我們要向英美兩國逞英雄！向全世界大和民族以外的國家逞英雄！」

磯谷中將到底是個聰明將領，他深信矢崎少將跟山磯櫻子和稻田芳子再鬧下去，對工作會大受影響的，他才發表他的見解，希望把他們爭論的問題轉移，齊心合力的對外作戰。

「我們願意知道磯谷司令的偉論。」山櫻磯子天真的接着說。

「問題很簡單，我們要向太平洋英美殖民地進攻，美國的珍珠港，是我們採取寶藏的障礙物，它是太平洋上一個最堅強的堡壘，所以珍珠港之戰，我們要具有必然勝利的決心，同時香港之戰，是足以決定英國遠東殖民地今後的命運！同樣的，菲島之戰，也足以決定美國在太平洋上的地位！此舉當然冒險，但生為日本軍人，祇許成功，不准失敗，成功與失敗，又能奠定今後日本幾百年命運！」

磯谷中將說得太吃力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後，由激昂的詞鋒裏面，漸漸轉入他的悲觀論調裏，繼續說出他所謂的見解。

「香港、是大不列顛的金庫，菲島、是美利堅的寶藏，我懂得，太平洋之戰我們一定會勝利，可是日本軍人，終有一天要倒台的，因為我們終有一天要倒台，我們就需要

奪取金庫，開發寶藏，我們要在這個金庫和寶藏裏面，榨取一筆私人的養老金，這是一定要的，不然，我們將來就要倒台，倒台就要餓死！」

說話是一句比一句沉重，他別有所思的幻想着戰爭是光榮的，倒台是危險的，但自己到底是個少壯派軍人，即使這次的冒險是錯誤的，也得錯誤到底。

「我們剛才不是說過，今晚十點鐘，還有一個敍會嗎？在什麼地方呢？」山磯櫻子覺得這環境漸起灰色狀態，她希望既然要幹，就要硬幹到底，失敗也好，滅亡也好，反正對他們都沒有好日子。

「是的，在半島酒店吧！」

這羣發動和主持南侵的魔鬼，離開了他們的魔窟太子行日本領事署，在清晨的濃霧中，把他們的踪跡消失了。

三

像瘋子似的日本軍閥發動下的所謂「大東亞戰爭」，當它燃燒到太平洋上英國殖民地裏的時候，香港扯旗山（Mount Victoria）頂，一面似還驕傲的大英帝國底米字旗，尙在旭日初昇的清晨中飄揚着。

這時候，滿腦子滾着「皇家」印象的「香港華人」、和自大驕矜的「殖民地的英國

人，「還是酣睡中追求他們的美夢，不錯，這些白天做夢者，却深信了英統帥部祇有殖民地的人們才相信的不實際的宣傳；什麼的香港是英國遠東的堡壘，亞洲的觸角，太平洋上的軍事瞭望台。」

十二月開始後，香港似乎也在提心吊膽中，三日來了一次大規模的防空演習，駐港英空軍三中隊，偽作敵機向香港主要目標轟炸，防空隊失敗。四日發動全港巡捕，勸居民疏散；可是沒有一個居民去理會他。

人們漸漸地對香港起了懷疑，跟着有點騷動，這騷動延到第七天的早上，誰知道今天就是百年來香港最恐怖的一天？

季候雖然騎進隆冬，但熱帶的天氣，還是悶熱迫人，在晨光僅放的馬路上，那些類似英姿奔奔的 A. R. P (Air Raid Precaution) 的防空隊員，從慌惚緊張的行動上，就會使人耽心今天的局勢有些變樣，本來禮拜天的晨早，馬路上一往是肅穆的，但今晨確令人懷疑了，各路電車和巴士 (Bus)，擠滿了威風十足的加拿大軍隊、和穿着草綠色制服的防空人員，今晨的香港，却給這些作戰人員在百年中僅有的點綴着，其實香港真的轉入戰時狀態嗎？恐怕連駐港的英軍司令部對這問題還在發呆中，各國祕密派駐香港的間諜，加速他們的冒險和活動。

中國方面派駐香港的第五號特派員，他是英軍司令部和香港政府的主要聯絡員，對

香港的保衛戰，他化過很大的精力，香港當局，是少不了他的。

第五號特派員爲了要守候他的助手十三號情報員，從半山羅便臣道祕密電台轉來的消息，大概他爲了昨晚的工作過於繁忙吧！很疲憊的在麥克杜格的辦公桌上抽了一枝雪茄，離開了尙算靜寂的遠東情報部，轉上告羅士打行（Gloucester Building）最高的陽台去瞰視港灣底動態。

曖昧的維多利亞灣（Victoria Bay），在今晨也太使人難堪了。港口一片靜靜的汪洋，點綴着那擾亂秩序的船隻，它們都是奉了香港政府的戰時緊急命令：「大小船艇，即日離港」就是漁民們的小木船，也被牽累到一起划進指定的海灣裏躲避起來。

今天是英軍司令部實行澈底「清港」的最後一天，卸了貨物和客人的昌興，太古、渣華、渣甸等輪船公司的留港商船，大部份向鯉魚門駛出港口，但他們開到那裏去，祇有天才曉得。

他提着望遠鏡，迴視着維多利亞灣海面，一種深灰而渺茫的景象，替香港增上一層恐怖的颜色，在昂船洲那邊海面，錯雜着幾十艘小型汽艇加緊敷設水雷，他就心這龐大的目標，會給干諾道西那日本特務機關主持的大阪商船碼頭底日本瞭望台發覺，無形中就給敵人不少方便，最後，他把望遠鏡眺視着尖沙咀那邊的九龍車站，站上的鐘樓，還差五分鐘便八時了。

爲了八時正就是他跟十三號約定會面的時間，他突然注意到馬路上擠着很多不知從何而來的 P. W. P.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的工程隊，像感觸了什麼似的，匆匆跑回三樓遠東情報部去。

當他轉到會客廳裏，還沒有看見十三號轉到情報部來，心裏很鬱悶而又很慌念的跑入電話間裏，打算向羅便臣道的半山情報台探問她的消息，他很機動地在電話機上的字碼旋轉的時候，一張十分刺目的英軍司令部張貼的軍事宣傳廣告，從視線中透進他的腦際，使他警惕地把聽筒放回電話機上，深怕由電話機上會給了敵人的線索。

這是一張印有中英兩國文字的三色美術廣告；確使盟國間諜觸目驚心的。

Hitler Near You!
希特拉在你身旁!

他離開了電話間正在躊躇中，十三號臉露惶色的跑進遠東情報部來，在緊張的態度下喘着氣，這不得不使他憂慮着目前香港的命運，和太平洋上的戰爭會突然爆發的推測。

「幹嗎這樣忙？消息不好嗎？」第五號特派員呆視着他那惶恐的樣子，很焦急地問。

「據證實的消息；野村來栖跟羅斯福總統的第三次談判，也是決裂，同時羅斯福以美國總統的地位，曾經致書警告日皇，在國際立場來說。這簡直是丟盡日本軍閥的臉！」十三號過於疲倦，躺進安樂椅裏嘆了一口氣，沒理由地咒罵着：「這實在是個恐怖的屠

殺世界，不，其實是個二十世紀最殘酷的血肉時代……」

「看你又來這一套了！要是美日談判真的決裂，這個所謂的天皇全權大使野川來栖，不是糟糕了嗎？」

「當談判決裂的時候，在白宮被扣留了！」十三號很肯定的向他點了點頭，證實這消息是靠得住的。

「野村來栖不是羅斯福的親戚嗎？同時他是個全權大使，這消息還要考慮考慮吧！」

「這不一定，因為羅斯福發覺野村來栖的使美，並無真誠，純粹是日本軍閥的外交陰謀，說不定是日本軍閥那詭計多端的緩兵政策，他們對中國的侵略戰，無論蘆溝橋之戰也好，上海之戰也好，還是丟不了這一套兒！」

「緩兵政策？好一個陰謀手段！關於日本艦隊的最近行踪，第一訊台可有情報嗎？」

第五號特派員把這問題推想到另一方面去。

「今晨五時三十分，第一訊台收來的情報，都是使人意想不到的，也許遠東情報部的消息，比較充實一點吧！」

「很苦悶，這邊一些消息都沒有，根據麥克杜格說；這幾天來，連遠東情報部的情報，也得受倫敦統帥部所統制，說不定將來日本飛機進襲香港的話，連放警報這小事情，也得請示統帥部呢！」第五號特派員刺諷地露出一種不自然的冷笑。

「昨晚深夜，第一訊台已經證實日本軍閥三天內就要在太平洋上起了動作，大概這就是實行他們所謂的大亞細亞戰爭，把白種人驅逐出亞洲，太平洋整個英美殖民地，當然就是軍閥的進攻目標。」

「第一訊台根據什麼事實？證明日本軍閥在三天內要發動南進呢？」

「很明顯的，在來栖使美的前一日，日本十五艘巨型潛艇，已由橫須賀出發，向檀香山方面秘密前進，跟着第二批魚雷母艦八艘，航空母艦五艘，驅逐艦二十艘，昨晚已抵達珍珠港海外。」

「還有其他消息嗎？」

「最近東京開了一個海陸空軍秘密主腦會議，決定南進的遠征軍司令！」

「人選決定了嗎？」第五號特派員更着急的追問，他認為這樣的消息，已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候。

「決定了！由本間中將任菲律賓濱軍總司令，山下奉文中將任馬來亞和星架坡聯軍總司令，酒井中將任廣州九龍香港聯軍總司令，原清中將任南侵艦隊總司令……」

「酒井中將就是那個二十一軍軍長嗎？山下奉文是不是曾經在廣州新華戲院炸他那個嗎？這個壞東西逃出了我們的炸彈圈子，也算他有種！他們現在到了什麼地方呢？」

「酒井中將五日抵達深圳，在深圳曾經召開軍事會議。山下奉文跟原清中將，已乘

南侵強大艦隊越過法屬安南，向南繼續挺進。」

「菲軍總司令本間中將的行蹤呢？」

「尙待查探！不過菲律賓是美國殖民地，美國有兩洋艦隊，我看日本軍閥沒有這樣斗胆，一起向英美襲擊或宣戰吧！」

「這很難說，日本這個小鬼挺喜歡走險，他在國際間列入頭等強國，就是他對中國政策走險成功，他不會把全部艦隊向南進擊的，夏威夷，中途島，都是美國心腹大患，可憐遠東情報部，仍是癡迷迷的做着他們「大×帝國」和「海國之父」的酣夢，我十分替他難堪，大敵當前，連一點消息也找不着。」

「對的，日本艦隊漸漸向他的殖民地包圍，英美真正的實力，怎樣去答復敵人和告慰盟友？這次可算是一塊試金石了。」

「日本南侵主力，調查過嗎？」

「約有大小艦艇一百五十餘艘，小型魚雷艇五十艘，魚雷轟炸機五十架，陸軍二十萬，戰鬪機和轟炸機未詳，另第二批陸軍二十萬，亦已向南繼續挺進。」

「留駐星架坡的英主力艦隊威爾斯親王號和里伯爾斯號的消息怎樣？」

「很可憐，英本部的大西洋艦隊不敢移動，地中海艦隊給德義聯合艦隊牽住了，這兩艘孤單的主力艦，怎樣能夠應付得起敵人的強大艦隊和五十艘魚雷艇？五十架魚雷

機？」

「沒有航空母艦嗎？」

「情報裏面沒有記載。」

「我認爲日本的航空母艦，在初期破壞性的侵略戰中，它會集中珍珠港和中途島，這兩個地方，是美國的門戶，但也是日本的門戶，那裏有堅強的軍事建設，日本要化重大代價，才能對它破壞或佔領，現在南侵艦隊缺去航空母艦，這些母艦一定是向珍珠港或中途島進襲的。」

「這樣說；珍珠港、中途島、香港、星架坡、菲律賓濱、馬上便成問題了。」

「從現在起，不祇珍珠港、中途島、或香港、星架坡、菲律賓濱成問題，就是整個馬來亞、印度、緬甸、蘇門答臘、婆羅洲、澳洲、和新幾內亞等地方，隨時隨地都有被襲的資格，尤其是目前那風聲鶴唳的香港，會首當其衝。」

「你以爲印度和緬甸會跟香港同一命運嗎？」

「當然呀！日本軍閥要進攻印度，必先攻陷緬甸，要攻陷緬甸，首先要佔領香港！可憐英統帥部還在發癡，以爲默許日本進奪安南，得向緬甸緩一步進攻，即使馬上進攻，今日之泰國，尚可做英日兩軍的緩衝國，把實際戰爭移進泰國去！怎知敵人的特務機關，早已看清楚，用威迫利誘的手段，把泰國收買，同時雙方訂有軍事密約。」

「不過日本軍閥，還沒有向英美宣戰！」

「他們的把戲，都是不宣而戰的，說不定會突然向英美駐遠東的實力偷襲了，才再補行宣戰手續也有可能。可是今天的香港，也許明天，最遲，總逃不出三天吧！」

「三天後的香港怎樣呢？」十三號極不自然的注視着他那緊張而嚴肅的臉孔。

「我敢判斷敵人，一定進攻香港！」

「從那裏進攻？用什麼進攻？」

「他用不着海軍，也用不着空軍，主力還是陸軍，同時斷定他必從新界那邊，向九龍半島推出，直把英軍攻至九龍灣（維多利亞灣）爲一個段落，再由九龍進攻香港本島爲第二段落。」

「香港的戰爭，這樣就爆發了嗎？」

「對的，這不祇香港的戰爭就這樣爆發，英日之戰，亦從此展開，這是敵人對香港必然的處置，也是深圳那邊的敵軍必然的動作！」

「香港政府和英軍司令部，不曉得知道這情形沒有？」

「反正英統帥部，總會告訴他們，祇不過遲一點吧！在目前在香港，雖然到了大敵當前的時候，可是在這惡劣環境中，駐港的英軍當局，還在憧憬着他們的太平美夢！」

「麥克杜格的認爲怎樣呢？」

「哼！這位所謂英國派駐遠東的情報部主任，我簡直不敢向他領教！要是敵人的炸彈，還未落到維多利亞山的話，敵人的重炮，還未擊中告羅士打行的話，換句話說；就是他的身體未受傷之前，他始終不會覺悟過來的。」

「你看香港當局，有沒有作戰準備和決心？」十三號進一步詢問，她希望香港總不會給他們認為這樣的怯懦無能。

「香港當局，有作戰準備，但統帥部在遠東，沒有作戰決心，他就心支持兩洋之戰，是有可能失敗的。不過很難說；×國人的表面示威工夫，是足夠自傲和壓服弱小民族，所以要說他有，實在不大像樣，假如說他沒有，又似乎不實際。很像急水門、鯉魚門、和昂船洲的海面，限令今天完成水雷網的裝設，維多利亞灣，限上午肅清船隻，民防部隊，下緊急動員令，作戰人員，不准請假，這些動作和處置，都可以證明香港在急度準備作戰了。」

「你怎樣見得統帥部對香港，沒有作戰決心？」

「第一，英國在遠東殖民地太多，守不勝守，他寧願放棄香港、星架坡、甚至澳洲、婆羅洲，但緬甸和印度，要集中力量保衛。第二，駐港艦隊，可說完全調走。第三、僅餘一大隊驅逐機也調走兩中隊。第四、派駐香港的英格蘭軍隊，在這幾天中，大部調防印度。從這四點事實，知道英本部並無保衛香港決心，日本軍事當局，也有同樣認

爲，他才抱着絕大信心進攻香港，甚至進攻太平洋整個英美殖民地，我們可以從美日談判決裂，來栖大使被扣留，日本海陸空大軍越過安南，主力遠征隊向火奴魯魯竄進，我們的情報部主任麥克杜格先生，現在還沒有懂得吧！」

第五號特派員很悲壯的說出了這段話，從悲壯的態度中，他失意地發出一個冷笑，這冷笑會使他倆日後爲遠東英美殖民地而傷感！

「要是遠東情報部沒有得到消息，麥克杜格又這樣軟弱無能，我們今後的工作，怎樣能夠展開？」

「這不要緊，我們得到詳確的消息，也可供給遠東情報部，時局已到最嚴重階段，爲什麼他還不起床？等他起來的時候，我跟他澈底談談便是。」

「難怪昨天晚上，灣仔和雪廠街一帶的日本僑民，深夜突然撤往九龍，剛才我故意由日本特務機關門口跑過，大門鐵閘還緊緊關起來！」

「你說那一個日本特務機關？」
「就是大佛商店。」

「想不到百年來的香港，由於英國的軟弱，到了今日，快要完了。」

第五號特派員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他覺得目前的香港和整個西南太平洋的命運，都是墮落的，灰色的。

「這幾天來，香港的防空演習和秘密炮位演習，不是來得特別吃緊嗎？」

「我真不會相信這有多大力量？就算演習是有成績的，也不過是消極的作戰步驟，大英帝國，根本就沒有絕對保衛遠東殖民地的決心，這個所謂遠東堡壘的香港，在敵人心目中，是不堪一擊的！我看香港的前途，樂觀的希望是沒有把握。」

「加軍和印軍，增援了好幾千了。」

「就是幾千的加印聯軍吧！英格蘭的軍隊，還在英倫本島呀！」

第五號特派員沒有興趣去再談這討厭的問題，他倆各自沉默去幻想英統帥部對殖民地的處置，似乎在歐戰緊張的今日，對遠東屬地，着實不願隨便化去一筆大本錢。他深知道印度鬧上獨立的風潮，中國強盛後會扶助世界弱小國家獨立，又會進步到收回租界和割讓地的，一切問題都使英國傷腦筋，都會直接受到中國人民的迎頭痛擊的。同時他一往所採用的「均勢政策」，以為永遠適用在遠東，從默許日本軍閥進佔我們東北四省開始，而至中國全民抗戰英國挺身而出封鎖滇緬路止，全世界都明白；這是英國扶植日本軍閥來壓迫中國的，怎知廣州這個南方大門給日本軍閥佔領後，香港從此失去支點，做成日本軍閥在太平洋上的勢力，一天一天的長成，大有統一亞細亞洲；實行他們的大東亞主義，來反擊他的前期盟友大英帝國。這個由大英帝國一手做成功的所謂「遠東警察」，怎知反做了遠東強盜，弄到今日英美遠東殖民地無可收拾。更由於敵人處心積慮，

長期在遠東秘密佈置，以進奪廣州，向九龍越界爲試探英國的態度，這却給張伯倫認爲廣州的被佔，是中國人的事；與香港無關，大英帝國遠處大西洋，實無抗日的需要，三十年來，這個英國對華的失策與弱點，已給日本軍閥看透了。加以許閣森大使被炸，英國繼續讓步，這更證明他的軟弱，日本軍閥才加速封鎖香港外圍，進兵安南，攻下瓊崖，完成他南侵的初期工作，可憐三十年來的英國，還沒有把遠東殖民地各個武裝起來，任敵人貪婪和放肆，或者可以保持大英帝國在遠東的現狀，他從來不會聯想到這是對貪心無厭的日本軍閥一個大錯誤！

第五號特派員靜想到這裏，給時鐘噹噹地擾亂他的沉思，他很呆板的循例望了望掛鐘，這是九時了，他倆認爲守候在遠東情報部等候麥克杜格起床，太沒價值了，才決意牽着十三號離開遠東情報部。

馬路上倥偬的行人成了跑步狀態的緊張，遠東情報部門口，擠着一羣探問消息的經紀人物，他倆從告羅士打酒店轉入必打街去。

「要是敵人真的從新界進攻，你認爲香港可以一戰嗎？」十三號輕輕的牽着他詢問。

「根據遠東軍司令部的所謂機密估計，是準備堅守六個月的，這個估計，我們祇當他吹牛好了。照香港實際情形來說，要堅守一個月，也不容易。」

「那麼遠東軍司令部，爲什麼要這樣誇張。」

「老是這樣說！這就是英國的不虛心，他要騙敵人，要騙殖民地的居民，要騙大英帝國自己的統治區和老百姓！可是這個不虛心，不祇是日後英國的大損失，同時也是盟國的大損失！」

「我不明白，英國怎樣才算虛心呢？」

「信任中國！跟中國陸軍配合作戰，不祇香港和九龍這彈丸之地，就是緬甸、印度、英國也無後顧之憂。」

「這對英國是有利無害的，他為什麼要不虛心呢？」

「這是大英帝國最深的外交哲學，弱小民族始終不配了解的。」

「難道他沒有覺悟的一天嗎？」

「有是有的，可是到了他覺悟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那是什麼時候？」

「就是香港、緬甸、星架坡給日本軍閥攻陷的時候，換句話說；就是日本向英國宣戰的時候。」

「中國已經抗戰四五個年頭了，難道在這四五年當中，英國對我們的態度，還沒有改變嗎？他對遠東的政策，還是一樣嗎？」

「……………」第五號特派員沒有話說，祇向十三號從會意的微笑中點了點頭。

在嘈雜而繁囂的皇后大道中，他倆在人叢中消失了。

四

爲了美國國務卿赫爾，在白宫跟日本特使野村來栖談判決裂後，西南太平洋馬上緊張起來，那批祕密留駐香港的日本高級官員，接到急電促他們即日離境，在這突變的形勢下，他們竄進大阪郵船株式會社裏，作最後一次的會商。

九時三十分，大阪郵船株式會社的內室，先後來了酒井中將，新見中將、矢崎少將、安場中將、和山磯櫻子、稻田芳子，在他們那匆忙的態度上，便知道情勢是突然轉變了。

晴天霹靂的南侵動員令由東京拍電至廣東虎門，再由虎門轉到大阪郵船株式會社轉給磯谷中將，這個會議，是由磯谷中將召集的。

「半點鐘前，本人接到東京拍來的動員令，這個動員令；限二十四小時內，發動南支所有海陸空軍主力，向香港總攻擊！」

磯谷中將一語破題的把這突然其來的動員令，做了會商的開場白，這却使酒井中將躊躇起來，他是進攻香港的聯軍總司令，還沒有準備到二十四小時內就要進攻香港的步驟，這難怪他比任何人都急煞。

「命令已下，我們要馬上離開香港了，無論如何，今天下午得趕回深圳去！」酒井中將希望立即動程，先行離港。

「時間還多呢！我們可澈底討論討論，這對酒井司令總有一點幫助呀！」山礮櫻子鎮靜地給酒井中將說，她認為這個商討，一定得到完滿的結果。

「我們的小寶貝有什麼妙策？請趕快說出來吧！時間太緊張了。」

「香港能夠支持作戰的，不消說是要塞炮台的威力，我們的海軍，要避實就虛。鯉魚門和急水門這兩個水道進口，除了山頂炮台和昂船洲隧道砲台外，還佈下了嚴密的水雷網，我們萬萬不能夠在水道作主要進攻目標。」

山礮櫻子以富有軍事性質的眼光，很有秩序的分析香港的作戰形勢，這不祇酒井中將要誠心佩服，就是礮谷中將也甘心拜倒。

「我們集中海軍，由香港背後的赤柱進攻，也是一條捷徑呀！」

「進攻赤柱，要犧牲我們的海軍主力，因為赤柱是英陸軍重砲陣地，有隧道砲台十座，赤柱灣滿佈水雷，海軍進攻十分困難，假如一定以赤柱爲主的話，西北邊之香港仔和淺水灣要同時進攻……」

「什麼地方叫香港仔？」

「英文名叫鴨巴甸（Aberdeen），日本人叫元香港，廣東人叫香港仔，都是這個地

方！我們由香港仔與淺水灣會師包抄赤柱，佔領赤柱後，便可進奪大潭水塘，等到銅鑼灣和跑馬地給我軍佔領了，南北兩軍便可夾攻，會師山頂黃泥涌道。在會師成功之後，便把香港瓜分為東西兩部，英軍是無法首尾兼顧的，香港的東部，由筲箕灣起，沿着西灣河，鰂魚涌、銅鑼灣至跑馬地、灣仔爲止，我們得到這個根據地後，再由昂船洲強渡西環堅尼地城一帶，另組一枝強有力的爬山部隊，沿薄扶林道直撲摩星嶺，要是我軍攻陷摩星嶺，扯旗山頂的英軍，看他還可以支持多少時候？」

山礮櫻子對香港的形勢和軍事實情，十分了解，她把這個進攻香港的作戰計劃提供出來，自認爲「香港通」的酒井中將，也默認這個計劃是合理的，礮谷中將和新見中將，同樣驚異她的戰略是超人的。

「話要說回來，我們怎樣才可以取得銅鑼灣的根據地呢？黃坭涌道是個崎嶇嶮嶮的火山要道，我們用什麼方法去攻下呢？英印工兵，已經接到命令，趕築由銅鑼灣至筲箕灣的沿岸重機鎗砲台五百座，這消息大概櫻子還沒有考慮過吧？」

矢崎少將無聊極了，他覺得各人祇去注意了山礮櫻子，沒有人去理會這個特務機關長，他才妬忌地自認爲有理由的話去攻擊她。

「五百座重機鎗砲台，這算什麼一回事？祇要戰爭一起，炸壞了啓德機場和準備做機場用的跑馬地，我們便可奪得香港的制空權，五百座砲台嗎？祇需我們的空軍三小時

轟炸工作，由銅鑼灣至筲箕灣這條海岸，不要說砲台全部破壞，我們的敵人，也得全部殲滅呢！」

「退後一步說，就算砲台破壞了，敵人殲滅了，可是據守半山的英軍重砲，還可以照顧九龍灣，監視海面動作，我軍要由九龍渡海，怎樣可以避免英軍的密集射擊？」

「這更不成問題，香港開戰後，港口當然落在我海軍手上，英軍是無從增援的，試問香港所存的砲彈有多少？」

「根據特務機關的統計，足可以支持半年的。」

「不過特務機關還不曉得這些砲彈存放在什麼地方吧？」

「你們不是說它藏在大兵頭花園的軍械庫嗎？」

「我們決定今晚炸掉它的。」

「擺在各砲台的也不少呀！」

「當然也有可觀，但我們可以用一種最巧妙的方法，使香港要塞的重砲，十天後便再無砲聲可聽！」

「時間太寶貴了，請不要再談枝節的問題吧！」酒井中將過於焦急，他嚴肅地給了矢崎少將一個眼色，暗示他不要隨便提出問題，免再耽擱時間。

「具體點說，戰事展開的頭三天，我們用重砲攻擊香港的半山砲台，和一切軍事設

備機關，不過港面的商業區，和住宅區不要傷害，燃燒彈也要免用，因為香港遲早都是我們的。假如把它燬壞，我們得到一個滿目創痕的城市，沒有什麼作用。到了第三天以後，我們用空包彈向港面加倍攻擊，英軍一定不會知道我們用的砲彈是沒有砲彈頭的，他總要不斷瞎目還砲，以壯軍威，依照這個方法繼續一星期，英軍現存的砲彈，相信總用光了，那時我們的掃雷艦隊，可以慢慢工作，祇要日本艦隊闖入九龍灣，英軍沒有道理不扯白旗！」

「對！對！小寶貝說得對！」酒井中將太興奮了，帶點瘋狂地高嚷着。

「不過我們要考慮考慮，事情不要看得太樂觀，就算英軍的重砲全部作廢，但他們還有掩蔽在半山的密集機槍網，一樣能夠把岸邊鎮守，同時岸邊離開海面，有十多尺高，空手爬上岸也不容易，何況尚須與強敵拼命？」矢崎少將天性地去駁斥山磯櫻子，室內剛才那充滿朝氣的環境，給他這樣一說，馬上惡劣了。

「既然山磯櫻子說的不對，那麼請特務機關長貢獻他的大計劃吧！」稻田芳子突然其來的站立着說，她十分反感的似乎要生氣了，同時迴視着山磯櫻子，像叫她停止說話似的，很鬱悶的坐下來。

室內沉寂，她倆開始緘默了，頓成僵局狀態。

「本人以香港聯軍總司令的地位，請矢崎少將停止說話！」酒井中將臉露不悅之

色，猙獰地叮視着矢崎少將。

「本人以未來香港總督的身份，請我們的小寶貝繼續商討問題！」磯谷中將生怕事情越弄越糟，這對整個戰局影響太大，他以為壓住矢崎少將，才是一個補救辦法。

「大家既然對我不滿，我也沒有參加這個會商的價值了。」

矢崎少將深知自己的地位孤立，他忿忿地站起來，離開大阪郵船株式會社。

「剛才矢崎特務機關長說，英軍有掩蔽的祕密機關槍網，這是值得考慮的，不過我們準備偷渡的地點，是在佔領九龍那邊的牛池灣之後，我們可以由牛池灣用汽船渡海。」

「牛池灣對岸是什麼地方？」

「是鯛魚涌，但大多數居民叫它做七姊妹，從牛池灣到七姊妹，兩岸相隔最近，這是個天然的軍事死角，對我們有利的，在未有任何行動之前，我砲兵隊要集中牛池灣，架設排砲，和飛機的網狀轟炸，這僅及二里的沿岸掩蔽英軍，便可肅清，先頭部隊安然登岸，絕無問題，同時還有一個最有利的現成設備，就是七姊妹的游泳台，我們把游泳台做登陸目標，這個游泳區，不是有十多座游泳台嗎？三四千人，足可同時登岸。」

「還有一個嚴重問題，是怎樣會師銅鑼灣和跑馬地？」

酒井中將承認了山磯櫻子主張在七姊妹偷渡的計劃是對的，不過他認為銅鑼灣的進攻，總是一件近於走險的事。

「進攻銅鑼灣，應該以七姊妹爲根據，我軍佔領七姊妹後，東面把握太古船塢，西面奪取電燈公司和太古糖廠，我們要明白，電燈公司對英軍的幫助最大，他們的電話，無線電台，砲台，和一切以電做發動的交通事業，軍事障礙設備，大部靠這個電廠，不過問題就在英皇道商務印書館至聖保羅女書院、法國醫院這一段，英軍必然死守，而且這一段是英軍得佔天然險要地位，我軍在九龍的砲位，很難施展到那裏。」

「難道這樣就成問題嗎？」磯谷中將認爲這段戰略確是嚴重，他也虛心地向山磯櫻子詢問。

「問題就要看看英軍的鬥志和士氣怎樣？」

「到底銅鑼灣的地勢如何險要呢？」酒井中將嘆了一口氣。

「銅鑼灣與跑馬地之間，有個能夠照顧四面的加路連山，是英軍保衛香港中區的天險之地，聖保羅書院和法國醫院，建築堅固異常，英軍一定據守裏面，將來巷戰的時候，是個必爭的地方，我們是要犧牲重大代價，才能奪取中區。」

「剛才不是說，由淺水灣與香港仔會師，可以由淺水淺道出黃泥涌道嗎？我們佔領黃泥涌道的高地後，銅鑼灣和跑馬地，便給我們包圍了。」酒井中將深知這問題難解決，才把他那不熟軍事地形的見解提供給山磯櫻子。

「黃泥涌道滿佈障礙物和地雷，這是個山坡之路，它跟加路連山是個子母碉堡，我

們一天不能奪取加路連山，就一天不能冒險由淺水灣道攻出黃泥涌道，同時要奪取加路連山，銅鑼灣是個必爭之地。」

山礮櫻子說到這個認為不易解決的問題，却實有些吃力和疲倦了，在場每個高級軍事人員，也同樣為這問題而耽心！

「根據櫻子的說法，要奪取中區，簡直是不可能了。」

酒井中將給這問題打擾得無法處置，眉心是皺得惹人難看，山礮櫻子看見他那難堪的樣子，便打起精神繼續商討。

「銅鑼灣成問題也不要緊！」

「櫻子另有辦法嗎？」酒井中將聽着銅鑼灣的問題似有辦法的樣子，不覺滿懷希望。

「我們可以運用聲東擊西的戰術呀！」

「向西環進攻嗎？」

「是的，本來我軍在未進攻香港本島之前，先要由九龍攻陷昂船洲，這是將來偷渡西環的根據地。」

「這個戰略我還不大清楚，請說詳細一點吧！」

「所謂聲東擊西的戰略，是由七姊妹那邊，發動大規模進攻中區的動作，我們做成這個嚴重局勢後，駐防西區的英軍，總要開來西區增援，在形勢上說，對我軍會不利，

甚至給英軍壓後二三百哩，可是不要緊，等到西環英軍抽空了，昂船洲我軍便馬上偷渡西環，英軍爲了兵源缺乏，唯一補救辦法；是把灣仔以東的掩護部隊抽回西環，這樣一來，英軍軍威想必大措，甚至局部混亂，我軍乘機總攻，另一部隊，分由銅鑼灣避風塘和灣仔海面一帶強渡，英軍這個保衛中區的主要據點，便可落在我軍手上。」

「假如加路連山，銅鑼灣、和跑馬地都給我軍佔領了，你以爲英軍退入中區還是退上黃泥涌道？」酒井中將像丟下一根重担似的，他再追深一層的跟她討論。

「祇有全部退上黃泥涌道！」

山磯櫻子肯定地把這個大問題告了一個段落。

「我以爲能夠不流血而得香港的爲上策！流了血才得香港的爲中策！流了血仍要冒險的爲下策！」新見中將沉默太久，他從絕對的沉默中突然發出第二個問題，各人以驚訝的視線，集中到他的身上。

「中將的不流血策略，是怎麼樣呢？」

「我的策略是把香港之戰分爲三個階段，佔領九龍後爲第一階段，進奪七姊妹爲第二階段，攻陷銅鑼灣爲第三階段，在每個階段的結束，我們請香港政府投降！」

「這還是要流血呀！並不算怎樣安全策略。」磯谷中將似另有見解。

「我們的未來港督，另有安全策略嗎？」酒井中將期待着磯谷的答復。

「我認爲佔領九龍後，可把整個香港封鎖，它是一個孤島，祇要封鎖它一月或兩月，我們第二步請港督投降。」

「要是他拒絕呢？」

「這是第二步辦法，直接向港督收買香港。」

「萬一他仍是拒絕呢？」

「那祇有用山礮櫻子的作戰計劃，不顧一切的向香港進攻！」礮谷中將把這策略兜了一個圈子來討論，結果還是回到山礮櫻子的計劃中。

「各位的策略並無衝突，以山礮櫻子的軍事行動爲主，以新見中將的不流血和礮谷中將的威迫利誘爲輔，還是異途同歸的好辦法，可是所討論的，都是注重香港本土的問題，其實我們主要的根據地在九龍，我軍怎樣進奪九龍？還是一個懸案！也是我們不能忽略的一件事。」

多愁善病的稻田芳子，她知道自己的精神再難支持下去，才把他們的問題一起折衷了，生怕因這小小意見，影響以後的局面，這是稻田芳子聰明的地方。

「真的，我倒忘記了，九龍那邊是你獨當一面的，請你多些貢獻吧！」山礮櫻子說話太多了，她乘機把問題轉移到稻田芳子身上，自己可以休息休息。

「川島芳子對九龍的進攻，本來有整套計劃，同時那計劃很對，但最近一年，九龍

的佈置日新月異，這不得不重新補充一點意見。」

稻田芳子祇說了這幾句話，已感覺得十分吃力，一個到了第三期肺癆的病人，是挺可憐的，有時遇着微怒或不如意的事情發生，跟着胸部和肺葉便覺疼痛難過，呼吸困難，她爲了這種遭遇，時常去幻想到生命的寶貴和死亡的恐怖，不停在深鬱中爲這件事而悲哀流淚。

「對的，九龍不能疏忽，我們的稻田芳子有什麼高見嗎？」

在精神和身體絕對不舒適的稻田芳子，再給酒井中將硬迫着她說話，使她不斷地在咳嗽中，但她仍是打起精神，一種軟弱底微笑的態度，掛在她那第三期肺病反常後的紅潤之臉龐上。

「九龍方面英軍主要兵房有五個；在彌敦道的是印度輜重兵，在京士拍珠場的是加拿大兵，在深水埗的是英陸軍，在九龍城的是英印加聯軍，在新界的是英印聯軍。」

「他們的確實數目有多少？」酒井中將又在着急了。

「英軍約一千五百名，印兵約三千名，加軍約五千名，合計九龍方面英印加聯軍，總計不出一萬人。」

「英軍的戰鬪力怎樣呢？」

「九龍簡直沒有重砲，祇有印籍輜重兵，計有陸軍野戰砲二十四門，重機槍六十

挺，不過有個最麻煩的問題，是新界沙田一帶，有平射砲台三十座，重機槍堡壘五十座，還有十英里梅花式的地雷區，我們的戰車隊和部隊是不易衝過的，英軍像開玩笑地稱呼這個地方叫做維多利亞防線。」

稻田芳子精密地把九龍英軍的實力具體說出，雖然在獸性暴發下視爲的「維多利亞防線，」聽來是嬌滴滴了，但在担任攻港之責的酒井中將，也認爲沙田一帶是個進攻戰港的大難關。

休息了片刻的稻田芳子，在不斷的喘氣中繼續說下去。

「關於進攻九龍，唯一辦法是越過新界，新界越過了，英軍便無可據守，九龍城、宋皇台、青山道、也許說是英軍最後防線，但在軍事眼光的立論，這不過是掩護退却的防線吧！一個城市，尤其是英國殖民地，祇要砲彈能夠攻入他們的建築物，便要退却的，那裏會像中國軍隊的死拚？與地共存亡呢！」

「我對於華軍取道深圳攻九龍，也是免不了的顧慮吧！」

「當然的，這不但要顧慮，同時是我軍的後患，就算我軍攻陷九龍，假如深圳給華軍截斷，亦會全軍覆沒的。」

「那邊有什麼動作嗎？」

「有，而且很嚴重，這十天來，由九龍新開一條可以行駛重量輜重車的公路，直至

平山，還要加緊開往上水，日夜動工，這條公路，是用來搶救香港用的。」

「上水是個什麼地方？」

「是個小鄉鎮，地方不大，距離廣九路深圳站二英里，有柏油公路入九龍，經元朗至青山道，沿海邊轉入荔枝角道，這是中英軍隊主要運輸線。因為他們準備將來鐵路被炸了，這條路用來做補助的。」

「中英軍的運輸線，祇有這兩條嗎？」

「還有一條與鐵路平衡的，也是由上水至九龍。」

「這樣說，上水是個軍事重鎮了，我們在未發動進攻九龍之前，首先把平山奪取，截斷中英二軍聯絡，或無後顧之憂！」酒井中將認為這是一個無上的辦法。

「上水是個惹人尋味的特殊地方，在二英里前的深圳墟，十分神祕，那邊有個×挺游擊支隊，為袁××統領，他們的游擊隊是神出鬼沒的，而且有一個情報電台，那電台設備很好，聞說是華僑替他們設立的。」

酒井中將和稻田芳子知道那個游擊隊是沒有辦法解決他的，很失望地各自沉默了，他們希望在這沉默中，會想出一個適當的辦法來。

「我認為這是不必要的考慮，中國軍隊雖然願意替英國去保護遠東殖民地，但目前英國，尤其是德國的主力給蘇聯牽制了的今日，英國那肯接納中國軍隊的援救？除非

到了無可辦法的時候，或者會跟中國商量，不過這個時候，已經來不及了！」山磯櫻子休息過後，很起勁的斷定深圳這個地方並不嚴重，她認為祇要攻下九龍，香港問題可迎刃而解。

室內情況已到最嚴肅局面，酒井中將注視着壁鐘，還差一刻便十一時了，他很躊躇的站起身來，從臉上的態度來分析，知道他仍虛心地徵求着各人的良策。

「我們準十一時正離開這裏，在今晚十二時以後，便開始我們的新動作，不過在十二時以前，大家要回到自己原有的所在地，免臨時失措，假如沒有其他高見，我們便各自行動吧！」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我們知道駐港的英軍司令部，所有措施，都是由統帥部指揮的，我們要是把昂船洲的國際電台炸燬，不是可以斷絕了英本部的消息嗎？」山磯櫻子特別看重了國際電台，這對香港的進攻，是另具見解的。

「祇要出動一中隊的轟炸機，什麼國際電台，便可燬滅了。」酒井中將對國際電台內部的裝置，完全不明白，他以爲一中隊轟炸機的力量，便可解決了整個國際電台。

「昂船洲是英軍重砲兵陣地，裝有十一座大規模的隧道砲台，建築祕密，外面無從探悉的，國際電台的主要部份，設在隧道的地下室裏，不要說是一中隊的轟炸機，就是一大隊也不能命中他呢！山頂的海岸電台，或者可以用這個辦法。」山磯櫻子再詳細地

補述。

「時間不多，怎樣辦呀？」酒井中將更發急了。

「可是不不要緊，我們老早已經派人混進去！」山磯櫻子絕有把握的給酒井中將安心着。

五

在七姊妹 (Quarry Bay) 游泳區海邊的一個角落裏，開設了一間不大惹人注意的麗池餐廳，這間餐廳就做了那批不同國籍底特務人員的祕密會客廳，因為北角 (North Point) 是英皇道與鰂魚涌 (七姊妹) 之間的軍事死角，除了大英帝國的特務人員外，其他各國間諜都看重這個地方，尤其是日本間諜，他在三十年前已在北角種下基礎。

每個有軍事眼光的國際間諜，都同樣認為日軍如攻香港，先要奪取九龍，要強渡香港，七姊妹是個必爭之地。英國保圍香港的主要砲位大部集中昂船洲，而北角是個尖端，鰂魚涌是個凹點，這是進攻香港最有利的地帶。

時間快近中午，太陽很負責地把冬泳的公子哥兒們晒得頭昏目眩，今天是大好的禮拜日，七姊妹這個天然游泳區，跟夏天熱鬧得沒分別，一種追逐於水中游戲底嘸嘸聲，從遠近的空間傳到麗池餐廳來，香港的小哥哥兒太幸福了，大難當前，他們還在沉

醉中享受着百年如一日的軟性生活。

麗池餐廳門口，恰巧是個電車站，參加了遠東情報部工作的台籍小姐第七號情報員，她是第五號特派員的得力助手，跟十三號手牽手的下了電車，她倆天真活潑地跑進麗池廳裏。

第七號和十三號找着一張面海的棹子坐下來，老早由第一訊台調往麗池餐廳充任待役的台籍第二號情報員，很機警的瞧着她倆作個會意的注目，不過環境太複雜了，祇得各在小心鎮靜中去窺探在場的人物。

第二號似不寧靜的老在啤酒間裏忙着工作。十三號靈敏地把目光向在場的人們作個巡禮，她認為今天的顧客總不是幫閒的人物，也許啤酒間的櫃子裏，已經秘密藏着武器吧！第二號是個智勇兼全的同志，為什麼要露出不自然的神色？這却惹起十三號不少忖測。

「七姊！你看啤酒間裏那個 Boy，很像滿懷心事似的！」十三號把這句別有用意的話，向第七號提供出來，希望她能夠注意到他的態度，在這個混雜環境裏，她倆是無法與他通問情報的。

「他？要是我當麗池餐廳的老板，三天就要把他開除，這樣呆板的待役，祇配做小吃店的茶房，廣東館的小夥計，西餐廳的 Boy，是笑臉迎人的。」第七號故意不高興地做了一個鬼臉，把嘴巴向他擰了一擰。

「你不要開口罵人！他的樣子是怪有表情的，等一下子五哥來了，請他分析給我們看！真的，時間快到十二時，爲什麼他還不來？」

她倆在低談輕說中，已把她倆所擔心於目前環境的注意點互相警惕着，這個會意的談話，祇有她倆才明白。

第二號看着她倆沒有什麼表情和動作，第五號特派員又未到來，這更使他加倍焦急，他發覺了坐在她倆左邊桌子的是今天才祕密抵港的山磯櫻子，幸而十三號和山磯櫻子相背而坐，不然要發生亂子了。

山磯櫻子是日本間諜始祖頭山滿訓練出來的一個成功間諜，她和川島芳子、稻田芳子、南造雲子同是這個「間諜怪人」化盡不少心血訓練成功的四個姊妹花，有遠東國際間諜勁旅之稱的「日本四姊妹。」

川島芳子是她們的長者，確實有點老氣橫秋的現狀，二姊稻田芳子在廣州吃過第五號特派員的虧後，因憶鬱而促進第三期肺結核病，三姊南造雲子在錢塘江畔給第五號特派員槍殺了，留下的要算這位年紀最輕的山磯櫻子，她現在才是黃金時代。日本軍閥這次孤注一擲的發動南侵，把那剩餘的川島芳子和山磯櫻子這兩個所謂日本間諜的權威人物，一起調到南太平洋來，尤其是把山磯櫻子特派到香港這彈丸之地，一方面是爭取軸心間諜戰的主動地位，另一方面是用來應付參加了英遠東情報部工作的華籍第五號特派

員，日本當局以爲山磯櫻子的出動，足可以制勝第五號特派員，在整個日本間諜機構中，並沒有把英遠東情報部列入勁敵的範圍裏，他們瞧不起什麼的遠東情報部，祇認爲遠東情報部不過是第五號特派員的一隻國際觸角吧！她們要洗脫日本特務機關在中國失敗的恥辱，她要替二姊稻田芳子和三姊南造雲子報仇雪恨，她打算用行動來答復土肥原與頭山滿的囑咐與希望，這次下了絕大決心到南太平洋來跟第五號特派員決鬥！

麗池餐廳的啤酒間，在第二號的聰明佈置下，把啤酒櫥上的酒瓶，做成一個有系統的長方格，他跟第五號特派員曾經約妥，這長方格子，每一個酒瓶的位置，代表一個英文字，假如那個格子裏依着次序的缺去酒瓶，就是代表某個字母，再把空了格子的字母聯貫起來，便可以在公開場所中做祕密的通訊了。

第二號情報員跟第五號特派員預先約定的格子位置與英文字母的對照是這樣的：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時鐘指着十二時十五分的時候，第二號從門口的反照鏡中瞧着第五號特派員跑來了，他更着急的針視着十三號報以一個會意的注目，告訴她和第七號好好的準備。

第五號特派員今天打扮得像個洋行經理似的，頭戴英國呢帽，手持洋手杖，口裏吸着一根呂宋烟，十分神氣的跑進麗池餐廳，在十三號與第七號之間坐下來，面部對着啤酒間的第二號，由於他那大方鎮靜的態度，却使他們安心着。

「五哥遲到十五分鐘呢！」

當十三號開始說話的時候，第五號特派員看見第二號故意把一隻金屬湯匙摔在地上，他突然緊壓着十三號擺在桌面的手，制止她說話似的，全副精神，集中在啤酒間第二號的動作上。

原來這是第五號特派員與第二號情報員約定通訊的預備符號，第二號很靈活的在啤酒格上的 T A K E 位置的酒瓶拿下來，跟着又放回原位，馬上再把 C A R E 位置的酒瓶拿下來，沒多時又放回原位，經過這樣動作後，他呆呆地坐着了。

第五號特派員把那格子位置的字母符號連貫起來，變成「Take Care」，這是「當心」的意思，他心裏想：目前的麗池餐廳，一定有軸心重要間諜混跡其中吧！於是他仍抱鎮靜的態度，迴視着餐廳裏每個座上的人物。

「Take Care」第五號特派員向第七號和十三號低聲地說。

「What Has Happened?」（發生了什麼事？）十三號用英語輕輕的向他反問。

他們三人現在各具戒心，在座位上各瞧一方的偵察環境，第五號特派派認識了坐在左邊第三桌那位是愛潑斯坦（Leberstein），跟愛潑斯坦一起的還有一個時常出入於遠東情報部主任室的不知其名的猶太人，此外尚有一個遠東情報部的女機要打字員，和一位類似作家或新聞記者的華人蔣學楷（××大學××雜誌的編輯，）他肯定了這一桌是遠東情報部的同志，也許他們在等候遠東情報部主任麥克杜格吧！

真的，麥克杜格果然威風地進來，同來的是一位澳籍作家貝脫蘭助手，第五號特派員早已瞧着他，祇不過在這公共場所中，他們是不方便打招呼的。

麥克杜格瞧見愛潑斯坦和情報部的同志在第三桌那邊，恰巧第四桌空下來，他便乘機佔了這桌，可是第五桌剛為山磯櫻子，第六桌是第五號特派員等。

現在麥克杜格却倒霧了，當他坐下來時候，就給山磯櫻子瞧着，可憐他並不認識山磯櫻子，也不知道世界上有山磯櫻子這樣一個女間諜，幸而她與第五號特派員的坐位相背着，不然的話，亦是麻煩不過的。

第二號在啤酒間裏老在注意着第五號特派員，他就心他不曉得山磯櫻子在他背後，很焦急地在躊躇中，他爲着小心與縝密計，靈機一轉，拿着一枝雞毛掃，似乎把酒瓶打掃的樣子，其實這動作已在傳達訊號給第五號特派員。

「十三妹！準備筆和紙！」第五號特派員輕輕的告訴十三號情報員。

警覺敏銳的她，跟着從手袋裏拿出一本小冊子和鉛筆，靜候着第五號特派員的動作。

第五號特派員態度很自然的望着啤酒間裏第二號所發的符號，口裏喃喃自語地給十三號筆記起來。

「Kax Eih Uih Eyw Pey Ndu Nic Koo Hug Dhe 完」，馬上把它譯出來吧！」

「用明碼還是密碼？」

「要是明碼譯不成，改譯密碼就是！」

十三號是熟誦明碼和他們自用的密碼的，她沒到三分鐘的時刻，很敏捷地在原稿上加了下面的文字。

「Kax 當 Eih 心 Uih 頭 Eyw 戴 Pey 蝶 Ndu 絲 Nic 緞 Koo 的 Hug 櫻 Dhe 子」

他們小心的在第二號的警告下而迴視着那個頭戴蝴蝶絲緞的櫻子，但最先發現的是十三號，因為櫻子的坐位給第五號特派員相背着，難怪他老找不着，第七號還沒有跟櫻子會過面，她當然不知道山磯櫻子是什麼樣的。

「What Is He?」（他是誰？）

第七號以懷疑的眼光向着那個頭戴絲緞的少女瞧了一瞧，用英語低聲的向第五號特派員探問。

「她是山磯櫻子，是世界有名的遠東國際間諜勁旅四姊妹之一，我們還是不要說英語，她說英語比說中國話還起勁。」

第五號特派員一面答覆第七號的問題，一面心裏在追憶着與山磯櫻子的往事，從山磯櫻子的身上；更深念到南造雲子之死和稻田芳子之消息無蹤，他相信山磯櫻子這次被派到南支區的太平洋來，料想她也不過是跟南造雲子同一命運的，他腦海裏由充溢着山磯櫻子的印象，突而憧憬到南造雲子之慘死；而且是死在自己的手上，心裏總覺得這個處置是殘忍的。

「What Are You Thinking Of?」（你想什麼？）

第七號看見第五號特派員在呆呆的癡想中，又用英語向他詢問。

「I Am Think Of My Plan」（想我的計劃。）

「五哥！剛才我們不是說過不用英語說話嗎？中國有中國的大國方言，我痛恨香港的高等華僑，爲什麼中國人跟中國人說話也要用英語？甚至除廣州話外連中國的國語也聽不懂？說不來！我認爲這樣的同胞，沒有祖國觀念的人，在日常生活裏，已經有一半

是皇家化了！」

十三號很不高興的半似批評半似生氣的說，原因是她看不慣中國人要過「英化」的生活；他們吃的是英餐，穿的是英裝，講的是英語，讀的是英文，入的是英籍，甚至上廁所也得找個英式的才不會中糞毒而死的樣子。在這些人的腦海中，祇有拜倒英國壓迫弱小民族的作風；希望殖民地永遠為英國統治，過着他們最劣根性的所謂太平生活，在抗戰中，有些更不恥的誣蔑中國的抗戰，他們從未夢想過中國會打勝世界上頭等強國的日本，抗戰時代這批人就是失了信心的可憐蟲，假如香港當局突然宣佈准華人無條件入英籍的話，他們會馬上轉入英籍，回頭便加倍的壓迫自己的祖宗，甚至出賣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他們老早決定香港是第二故鄉，他們是喬治六世的兒子——宗主國的「純民」？

「你又何必生氣？這就是地地道道的典型香港華人了！」第五號特派員很幽默的緩衝了十三號那似乎生氣的樣子。

他們三人經過片刻的會心自慰後，便回復到沉寂的環境裏，不過在第五號特派員的臉孔上，已漸漸表露出一種不自然的神色，兩顆靈活的眼睛，不停地偷視着山礮櫻子，有時注視到山礮櫻子的臉部，還頷下頭去呆思，從今天起，他的幻想中會時常浮盪着一朵絲織的蝴蝶花，和山礮櫻子的情影。

五分鐘後，啤酒間裏的第二號已離開了，改穿上一套華麗西服，故意從十三號身邊閃過，第五號特派員已會意到這環境對他們是絕對不利的，第二號才先引退，他馬上暗示第七號和十三號在第二號的護衛下先行離開麗池餐廳，免遭暗害，最後他隨尾而出，轉上馬路。

第二號畢竟是個智勇多謀的工作者，他在事前已經給了一個電話到三三三三三號，請來了一部「黃的士」(Taxi)，守候在麗池餐廳門前，這部黃的士的司機，也是他們的同志。

他們三人很迅速的上了車子，坐在第三桌那個在遠東情報部服務的猶太人，獨自轉出麗池餐廳門口，鬼鬼祟祟的眺視着那部早已向灣仔方面開走的汽車，他肯定了第五號特派員和那兩位逗人注目的漂亮小姐在汽車裏，同時他認定第五號特派員之突然退走，當然有人走風，祇不過是做夢也夢想不出是啤酒間裏的侍役吧！

這個猶太人很失望而又很神祕的轉回餐廳來，在西裝內袋裏抽出一張早已印妥的名卡，跟着把這張名卡很祕密的請由一個女侍役，暗示她小心地送給山磯櫻子。

名卡上面是印着「K. T. P.」的英文縮寫字母，那個女侍役却不留心的把名卡悞送給與山磯櫻子同桌的另一個女子，她當然看不懂的，十分懷疑地轉給山磯櫻子。

「What Does That Mean?」(什麼意思?)助手着急地用英語問山磯櫻子。

「這是 Keep It Private 的縮寫，即是要守秘密的意思！」

「這個人的名字叫做要守秘密嗎？」

「不，我們馬上離開這裏吧！」山磯櫻子惶恐地告訴她的助手。

「還沒有吃東西，幹嗎這樣忙？」

「現在不是吃東西的時候，K. H. P. 是一個絕度危險的暗號，即是通知我們馬上離開這個快有問題的餐廳。」

山磯櫻子跟她的助手馬上站立起來，回頭送了遠東情報部那個猶太人一次會意的注目，臉上浮現着一種感激的微笑。

可憐身任整個英國遠東情報部之責的麥克杜格主任，在這四面楚歌中，他還儘情地擁抱着那位女打字員跟貝脫蘭助手痛飲，最後，他們終歸酩酊大醉，把桌子翻倒，麗池餐廳的客人，大受驚擾。

在這紊亂狀態中，遠遠傳來一大隊警車之聲，嗚嗚的訊號，越來越迫近，十多部電單車，兩部小包車，一部裝甲囚車，圍集在麗池餐廳門口。

從車上散下來的都是威風十足的英探，每個英探的手上緊握着一挺連珠輕機槍，一半在英皇道上封鎖着，停止一切交通，一半竄進麗池餐廳裏。

原來這批英探，是奉了第五號特派員命令到麗池餐廳來逮捕山磯櫻子和護衛麥克杜

格退出的，現在山磯櫻子却給那個遠東情報部的猶太人通了風，使她安然先行退走，同時麥克杜格身為遠東情報部主任，在大敵之前也喝醉了酒，這却使華籍那赴湯蹈火出生入死的特工同志認為一個最惡劣的印象。

警車來了，也是醉了酒的麥克杜格的好機會，那個猶太人和英情報部的女打字員很吃力的才把這個香港人稱呼的「醉酒鬼」半牽半扶的送上包車裏，加開速度的轉回告羅士打三樓的英遠東情報部去。

英探羣的警車向着灣仔那邊開走後的五分鐘，從相背方向的筲箕灣（Shaikwan）駛來一部黑色汽車，也停在麗池餐廳門口，突然跑下四個日籍間諜，他們都把右手放進口袋裏，緊握槍機，向麗池餐廳提心吊胆的躡進。

這是英遠東情報部那個猶太人做出來的把戲，他在二十分鐘前，給了電話到日人駐港的特務機關派來四個日籍間諜，他們的任務，是打算暗殺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三號助手，可惜他那鬼祟的動作，老早便給第二號看穿，才設法先行護送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三號離開麗池餐廳。

四個日本間諜，找不着第五號特派員的蹤跡，他們也知道第五號特派員是個神出鬼沒不易發覺的人，很失望的乘回原車，也離開這個國際間諜角鬥場的麗池餐廳。

六

麥克杜格酒醒後，已在下午三時了，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三號早已在遠東情報部守候，因為目前的香港，已經到了最嚴重的關頭。

「閣下剛才何必這樣認真？本人雖然酒醉，也用不着派用這大批皇家警探到麗池餐廳，騷動香港人心！」麥克杜格很不客氣的以質問的姿態向第五號特派員為難，兩顆醉後的眼球，兇狠得惹人生怕。

「騷動香港人心？香港的人心夠騷動了，有勞皇家警探的出動吧！」

「這是什麼意思？請你不要忘記你是個參加了英國遠東情報部工作的皇家間諜，統帥部對你的希望是很大的，我以遠東情報部主任的資格，請閣下站穩自己的崗位。」

「我真不懂得主任所說的是什麼話？你以為我剛才派出的皇家警探到麗池餐廳去，是護送先生回情報部的嗎？錯了！錯了！」

「閣下還要推卸責任？」麥克杜格更觸怒的說，聲音馬上強硬起來。

「我不懂推卸什麼責任？」

「皇家警探隊不是閣下派出的嗎？」

「是的！」

「那麼這個責任，應該誰去負上？」

「一半由情報部本身負上，一半由情報部那位猶太人負上。」第五號特派員看見麥克杜格這樣無禮，他也不讓步地把整個責任推回遠東情報部。

「本人是遠東情報部主任，那位猶太同志是入了英國籍的，這要請閣下認清楚一點！」

「他是入了英國籍的嗎？」

「一點不錯，大家都是獻身遠東情報部，爲皇家服務，請閣下不要歧視他！」

「中國從來不會歧視任何一個弱小民族，不過這個入了英籍的猶太人，却值得我去歧視了。」

「爲什麼？他有對不住閣下的地方嗎？」

「他沒有對不住我的地方，但我却歧視這樣一個出賣大英帝國，出賣遠東情報部的英國式的猶太人！」

第五號特派員漸漸的嚴肅了自己的地位，他提綱挈領地把那個猶太人有英奸證據的介紹出來，這不得不使麥克杜格要半信半疑的。

「閣下不要隨便說話，他效力英國情報部十多年，小心謹慎，他是否開罪了你？」

「他並沒有開罪了我，也許說；祇有開罪了我們的主任吧！難道先生敢保證他不是

英好嗎？」

「這個要考慮考慮！不過閣下根據什麼事實，證明他是英好，出賣遠東情報部？」沒有主腦的麥克杜格，竟而從懷疑中相信了第五號特派員是不無理由，才軟弱地把注意點轉移到他的身上，這是大英帝國的一貫作風，在對方未發覺自己有弱點決不承認自己的弱點，等到對方發覺了後，又希望與對方共同解決，或嫁禍於第三者。

「先生現在酒醒了，大概還記得未醉前麗池酒廳的環境吧！」

「一點不會忘記。」

「那麼坐在先生隣桌的是什麼人？先生曾記憶起嗎？」

「是兩位很漂亮的中國小姐。」

「這樣先生看錯了，那兩位小姐是日本間諜，其中頭戴絲緞花的那位，是名聞世界的日本間諜四姊妹之一的第四妹妹……」

「她叫什麼名字？」

「川島芳子的第四妹妹山磯櫻子。」

「這個是日本的天才間諜，遠東情報部正要找她的消息和蹤跡呢！閣下既然認識她，爲什麼不派大量英探隊去逮捕她呢？」

「先生剛才不是責怪我派皇家探隊到麗池餐廳，騷動人心嗎？」

「原來就是逮捕山礮櫻子？」

「是的。」

「成功了嗎？」

「還不是先生替他辯護的那個猶太人通知她馬上離境的嗎？英探隊轉到麗池餐廳的時候，離開她脫走的時間祇差三分鐘。」

「警探隊的車子沒有跟她相遇嗎？」

「當然沒有，警探從中區前進，她們向東區筲餐灣逃走。」

「沒有追蹤嗎？」

「向什麼地方追蹤？即使情報部知道她們的芳蹤，但那位服務情報部十多年，小心的英籍猶太人，又會通知她們逃跑的，要不是這次給他搗鬼，山礮櫻子已做了英國俘虜了。」第五號特派員巧妙地去氣煞麥克杜格。

「該死的東西！」麥克杜格現在才發覺自己認爲的得意助手，也給敵人收買去，還要在第五號特派員險前丟盡自己的威風。

「咒他也沒有用，我以爲目前的遠東情報部，先要來一次澄清運動，今後的工作展開，才得嚴密呢！」

「這樣請閣下馬上用遠東情報部的名義，調派警探隊把他捕獲再說，這是最信用

的人！」

「這個用不着先生麻煩了。」第五號特派員很有把握的答他。

「難道閣下老早已把他扣留了嗎？」

「對的！」

麥克杜格正在恥愧交加內心難過的時候，第二號和第七號很驚惶的跑進來，以忸度的眼光呆視着第五號特派員的動靜。

「那個猶太人；我們麥克杜格主任的助手，承認了他是日方派來的反間諜了嗎？」第五號特派員瞧着他倆鬱悶地坐着，才用這個問題給他解答，這可使麥克杜格進一步認識自己的工作能力。

「起初我用甜言蜜語去引誘他，希望他說出真情，怎知他却矢口不認，還說了一大套他是入了英國籍的英國人，我們沒權審問他，後來迫得下刑，他才具體供出來。」

「他還說他是英國人嗎？」

「他不祇是入了英國籍的英國人，同時是入了日本籍的日本人。他以五百萬英鎊買得英國國籍，但同時在這五年中出買香港要塞軍事圖片和情報給日本情報機關，取回一千萬英鎊，這筆生意，祇有猶太人才有胆量去幹，亦祇有遠東情報部才會給他這樣多的出買資料。」

麥克杜格給第二號這樣一說，他再沒勇氣去提出問題，甚至連說話的勇氣都沒有，很頹唐的靜思着。

「關於山磯櫻子的消息，那個猶太人總有一點吧！」第五號特派員把他最關心的問題，再向第二號探問。

「山磯櫻子在三天前抵達香港，昨天還在半島酒店，可是今天却不明白了。」

「關於她的行蹤，你們要留意三個地方，第一是干諾道西的大阪商船碼頭，第二是太子行的日本領事署，第三是灣仔的大佛商店，昨晚遠東情報部，有位剛剛從星架坡調來的英籍密探，在雪廠街那邊，日本浪人最多的馬路上，給浪人槍擊，彈中胸部，當他被送進英國醫院的時候，我和麥克杜格主任去看他，他祇說了一句話便死了。」第五號特派員很警惕的沉默着。

「他說了一句什麼話呢？」

「他說，當他很當心的跑入雪廠街的時候，遇着一個十分美麗的少女，牽住一個日本男子，隨後轉來一名印度巡捕，這個女子突然指揮巡捕向他槍擊。」

「你會懷疑到那個女子是山磯櫻子嗎？很美麗的！」十三號忖測地向他探問。

「不祇懷疑，同時我確相信她是山磯櫻子，這個月來，第一訊台那邊，不是探來不少關於日本人怎樣收買白頭印人的情報嗎？」

「敵人爲什麼要收買白頭印人？他們有什麼作用？」十三號很疑惑的問。

「印籍炮兵隊，騎兵隊，和駐港的陸軍，巡捕，他們所有的官長，都要跟白頭印人借債，因爲白頭印人，在印度這個國家來說，可說是非富則貴，假如那批白頭印人給日本特務機關收買了，英國在香港認爲唯一可靠的印兵印警，祇要戰事發生，他們便會按兵不動，甚至倒戈相對，這是英國心腹的大危機！」

「說起來也很奇怪，今晨我經過花布街，才發覺有三人一小組的白頭印人，共四五組之多，他們分頭在花布街把紅色和白色的布疋全部買光，我懷疑這件事，就跟蹤着他們。」十三號認爲這是一個線索，提供給第五號特派員做參考。

「這兩種顏色布，他們一共買去多少疋？」

「白色的有千多疋，紅色的也有五百多疋。」

「運到那裏去？」

「尖沙咀那邊。」

「這到底什麼意思？」第二號也給十三號說得太懷疑，他急於明白這個問題。

「日本的國旗是什麼顏色的？」

第五號特派員說出這問題後，他們三人呆視着點了點頭，大家都認爲白頭印人把這批紅白布收購起來，是準備用來製造日本國旗的。

「一千五百疋布，可以製造二十萬幅日本旗，他們要這樣多的日本旗用來幹嗎？」第七號不甘寂寞的把她要說的話說出來，

「這就是日本決心進佔香港的事前準備，將來日軍舉行入城式的時候，白頭印人就可以操縱市面上的日本旗，那時候，却是留港的英國俘虜，認爲一個極大疑問！」

「五哥！我們還是不要談這些吧！大兵頭花園的祕密軍械庫，既然給敵人發覺，我們就得想個應付辦法！」十三號再把她的認爲告訴第五號特派員。

「用不着忙，今晚黃昏，我們自己去警戒吧！剛才我已經把這問題跟麥克杜格談過，但他沒有結論給我。」

「要是那個軍械庫不大重要的話，我們可以給英軍司令部自己去警戒便是，因爲很多工作，是非我們親自出馬不行，五哥！你的意思怎樣？」第二號另有見地的說。

「要是那個軍械庫給敵機炸掉，香港保衛戰，不要說六個月的支持，就是一個月的應付，我也不敢擔保。」第五號特派員把軍械庫的重要性申述着，他深知到要塞炮彈大部儲藏在那裏，要保衛港口，就要保衛這個軍械庫。

「既然這樣重要，由我去負責警戒吧！」第二號請示這件重要工作。

「我們爲什麼不把裏面的軍火搬走？」第七號不願爲着軍械庫的保衛而虛耗我們多數人力。

「搬嗎？一星期也搬不完，可是目前的香港，說不定明或後天，馬上就有戰爭呢！」第五號特派員也在躊躇中他想不出一個較為妥當的辦法。

「這樣好嗎？由我會同英探，在水池一帶祕密看守着，這辦法行得通嗎？」第七號也請示這個任務。

「好，這件工作交給你，假如十二時到了，那裏還沒有動作，你就要馬上離開大兵頭花園。」

「這不是全功盡費嗎？」

「我相信這消息總在三天前給那個猶太人傳出去的，假如日本間諜要炸它，斷不會等到今天，你們猜他會不會給敵人挖掘隧道，用隧道去炸它？」第五號特派員再把這問題追深一層的討論下去。

「啊！有線索了！」第七號突然高喊着，很興奮的站起來。

「有線索嗎？好極了。」第五號特派員滿懷希望的靜待她的線索。

「在大兵頭花園後面，有一間附近堅道方面的洋房，停着一部搬場汽車。我認識那汽車是大阪郵船公司的，可是那間洋房很奇怪，它不是商店，又不是堆棧，但很多一包一包的東西扛上汽車，同時使我懷疑的，那些搬運的人都是衣服不錯的日本人。」

「你知道那一包包的東西搬到那裏？」

「這時候我故意把車子弄壞了，在這座洋房前面修理，等那部汽車開出的時候，便追蹤着它。」

「駛到那裏去呢？」

「駛到干諾道西的大阪商船碼頭，那裏停泊一艘小汽船，這一包包的東西，便搬到船上，五哥！這是不是挖掘隧道的山坭嗎？」

「有可能，馬上準備汽車，同時給一個電話警探署，叫他們開出一批警探在堅道的大兵頭花園附近，聽候我們消息。」

第五號特派員得到這個線索後，他決定那間洋房是日本間諜的祕密機關，他才冒險到那邊去希望把日本間諜一網打盡。

當他們把手槍檢視過後，第二號卻從電話間裏跑出來。

「五哥！我叫英探隊在十五分鐘後開到那邊，我們馬上起程吧！」

這是千鈞一髮的時候了，第二號注視着呆坐在沙發椅裏並不打緊的麥克杜格，心裏有點憤怒，他轉視到第五號特派員身上，作了一個會意的注視，在這注視中，很像告訴第五號特派員，還要麻煩麥克杜格一齊去，使他得到一個不易多得的吃驚的機會。

第五號特派員當然明白第二號的意思，他也迴視着麥克杜格那種閉目養神的所謂紳士態度，確實也在腦際間要冒出火來，他向第二號點了點頭，便跑到麥克杜格身旁低聲

的說：

「我們的遠東情報部快要塌台了，明知敵人在挖掘隧道，準備炸燬我們的軍械庫，我們就沒法應付嗎？」

「我麥克杜格從來沒有在工作上丟過臉，也從來未有遇過一件沒法應付的事，閣下所指的沒法應付；是什麼問題呀？」

在似睡非睡的麥克杜格給第五號特派員低聲一說，却給他反感很大，一種看不起弱小民族的英國紳士作風，從他的語氣上已夠討人憎恨和難堪了。

「我所指的沒法解決，就是我們遠東情報部的力量太單弱吧！」

「那裏的話？我們傾全力去呀！」

「好的，請主任馬上起程！我們已佈滿妥當，祇待我們一到，一切問題都可解決。」聰明的十三號跟着把她早已準備的手機關槍兩挺，一挺交給第五號特派員，一挺交給第二號，跟着牽住第七號先轉到會客廳的外門，這個場面却使麥克杜格不得不起同往的。

麥克杜格確不留心的給第五號特派員邀請他一齊前往，他對這問題雖在顫抖中，但既然說了出來，也不好意思收回成命。

他們五人各攜武器的下了電梯，在告羅士打門口停着的遠東情報部的私用車，却給

十三號和第七號佔了駕駛位置，麥克杜格和第五號特派員與第二號坐在後面。

在急度的疾駛中，車子越過了堅道 (Gairneroad)，大兵頭花園的沿邊，已站滿了零亂的英探們，他們瞧着麥克杜格，都給着注目禮。她倆繼續把車子向前駛，在 P. 25 號洋房的左隣特下來。

第七號首先跑下車來領導着第五號特派員的方向，五個英姿奔奔的同志，給第五號特派員身先他們的竄進樓下內廳，關照着第二號第七號與十三號鎮守廳門，這時麥克杜格再鼓不起勇氣前進，在顛慄中像危危欲倒的樣子。

由於室內找不出一個人的蹤跡，這却使第五號特派員懷疑起來，他突然命令他們馬上退出這座房子，一種逼人恐怖的環境，已深擾着麥克杜格的靈魂，最後，他終於支持不住，很吃力的竄出前門，躺進車廂裏在喘氣，臉上表露着一種因驚駭過度而得來的青白之顏色。

第五號特派員找不着約克先生的蹤跡，祇得在門口走廊一帶探索這座房子的環境，走廊的兩旁有小樹和盆花，在小樹的頂枝吊有一根精緻的白鴿巢，巢裏有四隻已死的白鴿，另有一隻倒斃在樹腳的地面上，他便把這隻拾起來細閱，口裏還流着尙未凝結的鮮血，他聚精會神的再疑視着室內，突然跑進裏面去。

在室內的門邊角落，他發現一頭倒斃的狼犬，便慎重地把這頭狼犬拖出門口，很痛

惜的注視着它。

「你們看看吧！它是不是情報部裏的警犬？」

「就是 Lola 嗎？」十三號懷疑地問。

「可憐的，滿口鮮血呢！可是它的身體並沒有傷痕。」第七號在翻動着那頭已死的警犬，心裏也在極度懷疑中。

「這很奇怪，鴿子和警犬的死，都是沒有傷痕，同時口流鮮血，我相信約克先生的屍首也許在裏面吧？我們請麥克杜格和警探進來，搜搜這座神祕房子吧！」

第五號特派員說出後，第二號馬上從口袋裏拿出一個警探特用的哨子，呼呼的吹了三响，先進來的是十個體格魁梧的英探，隨着進來的是麥克杜格。

「請諸位到裏面搜查，把約克先生的屍首移到這裏，同時大家要記着，室裏的東西萬勿移動。」

十名警探在第五號特派員的囑咐下，他們如臨大敵的緊張地握着手槍，五分鐘後，果然從室裏把約克的屍首拖了出來。

「我們是從左邊的小房間找出來的，裏面空氣渴悶得很，簡直要把人窒息。」驚探長很威風的告訴第五號特派員。

「五哥！約克先生也是口流鮮血的。」十三號畏懼地跑近第五號特派員的身旁。

「你們檢檢他有沒有傷痕！」

警探長很小心的在翻閱着約克先生的屍首，除了全身略帶紫色外，一無傷痕。

「並無受傷地方。」警探長肯定地說。

「他的手提機槍呢？」

「就是這挺嗎？」警探長已經把約克的手機槍拿在手上。

「是的你看有沒有發去子彈？」

「沒有，完完整整的在這裏。」警探長把機槍檢查過後，也肯定地告訴第五號特派

員。

「五哥！這到底什麼一回事？身體沒有受傷，爲什麼會口流鮮血而死呢？」十三號更懷疑的追問第五號特派員。

「可憐的約克先生。連敵人的影子也瞧不着便殉難，敵人的手段，也可說是太殘忍了。」第五號特派員一方面爲約克先生上了敵人的當而痛惜，一方面在深恨敵人的手段過於毒辣，他們各在沉默中爲約克先生的屍首憑吊。

「閣下對約克先生的慘死另有高見嗎？」麥克杜格後悔地向第五號特派員發問，他認爲約克之死，總是離奇可怕的。

「我們可以到裏面去切實調查。」

他們跟着第五號特派員提心吊膽的進入正廳，再由正廳轉入內室，第五號特派員在室內巡視了一週，並無形跡可疑的地方，最後他疑視着桌上的電話機，聽筒也墮在地面，他細察這聽筒的地面，尚有一堆像碗口大的血跡，便站立起向警探長說：

「約克先生的屍首，就在這裏尋獲嗎？」

「是的。」

「對於約克先生的死，問題並不奧妙，這是敵人擺佈下的陷阱，他們早已準備了英國間諜會破獲這裏，才偽裝這個電話，我相信這個電話裏面是設有毒氣管的，祇要把耳筒提起，便會自動把毒氣放出，因為約克先生中毒後。……還拿着耳筒倒在地上，我們可以從鴿子和警犬這兩具屍體下個判斷，都足以證明是中毒而死，同時約克先生的手機槍並無發過一响，可知屋內無人，更因為屋內無人的原故，他便吃驚起來，馬上打電話回來請示，怎知這樣便果然中了敵人的毒計。」

第五號特派員根據他所推想的情理解釋出來，他們祇有以佩服的眼光投送給他，同時都認為第五號特派員的分析是對的。

「我們既然把約克先生的屍首尋獲，便可告一段落了。」麥克杜格從懷疑中更起了恐怖的念頭，希望馬上離開這裏。

「難道我們忘却此行的任務嗎？我總認為謀炸大兵頭花園軍械庫的隧道就在這裏，

爲着香港的前途着想，也爲着我們的責任起見，我們應該要把這個隧道破獲。」

第五號特派員把這個問題壓住了麥克杜格，在進退兩難的他，祇有跟着第五號特派員去幹，更不好意思獨自離開這裏，雖然他的心在顫抖中。

他們在屋裏找遍每個角落，始終沒有發現隧道的入路，第五號特派員也有點躊躇了，在無計可施之下，他沿着洋房外圍巡視一週，也沒有值得可疑的地方，但他們始終不灰心，轉到後園去。

這座洋房的後花園舖上一層很潔淨的浮沙，他凝視着這片沙地，考慮半晌，匆匆的從一個警探的手上取來了一把鐵尺，在沙地上一步步的輕插着。

十分鐘後，第五號特派員突然狂叫起來，把麥克杜格驚駭得起步欲跑。

「我們把這裏的浮沙搬走吧！隧道的入口就在這裏呢！」

警探們很興奮的把地面浮沙用他們的皮革履慢慢的掃開，這確不失第五號特派員的意料，在浮沙的下面，鋪了一層地板，警探們在第五號特派員的指揮下更勇敢的把地板揭開，真的是隧道的入口。

現在麥克杜格才虛心地崇拜第五號特派員的機警與勇敢，同時目送着他和探長領導那十名英探深入隧道去。

「先生不進去幫幫他們的忙嗎？」麥克杜格目視着第二號站在他的身旁，很不高興

的詢問。

「他們的生命就在我這一挺手機槍之下來保護的，萬一敵人衝進來的時候，隧道裏面的他們，是多危險呀！」第二號很不客氣的給回麥克杜格一個不尊重的答覆。

「二哥！要是麥克杜格先生是害怕的，我們可叫七姊送他回去呀！」十三號乘機向麥克杜格譏諷着。

「這算什麼？你們還沒有見過大場面，年紀輕輕的小姑娘，將來我回倫敦去的時候，會帶些真英國的巧格力糖給你們呢！」麥克杜格給十三號說中了他的癢處，故意用這類瞧不起人家的也像開玩笑似的說話去自慰，英國人的交朋結友，都以這個做手段的。

「大英帝國根本就是三塊糖結成的，英倫的糖祇配運到遠東殖民地去，給軸心國家的軍閥做慰勞品呢！哈哈！」

十三號並不示弱的把這段有報復性的話回答了麥克杜格，第二號和第七號也附和着她一起向他冷笑，使他怪難為情的緘默了。

「砰！砰砰！」

連續的槍聲很微弱的從隧道的徑口傳出來，他們四人不同而互的互相凝視着。

「難道他們發生變故嗎？」第二號很耽心的向十三號說。

「我們進去看看好嗎？」第七號打算跑下隧道去。

「這裏我們無論如何要死守的！」十三號決定了他們的行動。

原來第五號特派員領導的警探們，很迅速的跑到隧道盡頭的圓窩裏，第五號特派員把警探們帶來的手電集中起來，照視着圓窩裏的泥土，他認爲這樣的泥土，是混在沙泥在裏面的，才放了三鎗把表層擊破，窺探土質。

「我們跑了有五十丈吧！」第五號特派員向警探長說。

「總有數十丈了，根據這條隧道的方向來估計，這裏差不多到大兵頭花園的水池了。」

「真的，左邊全是三合土，現在可以證明這裏是水池了！我們回去吧！」

「這條隧道的工程很大，開掘出來的泥土也不少呢？他們把這批泥土搬到那裏去？警探署爲什麼一點消息都沒有？」

「他們用麻袋裝妥，用大阪郵船公司的搬場車運到大阪碼頭去，上了船，搬出投海。」

他們沿着隧道的來處，很快回到那座洋房的後花園來，大家抹着滿臉大汗和喘着氣。

「我們現在可以回去了，轟炸水池軍械庫的炸藥還沒有運來，請先生馬上調五十名以上的正式英軍到這裏來把守隧道。」第五號特派員看看手錶差不多五點鐘，匆匆的跟

麥克杜格跑出門口，乘上原車離開這個日本特務機關的洋房。

車子正在開行時，警探長很着急的跑到麥克杜格側邊，緊張地說着：「現在還是給我守衛這裏嗎？」

「對的，等英軍開到的時候，你們可以回去了。」

七

在大戰前夕底香港，日本間諜爲了避免英國間諜的注意，他們像開玩笑似的却冒險地隱居在英國人開設的半島酒店裏，這可說是日本間諜駐港的大本營，告羅士打酒店，却負上了英國遠東情報部的任務。

半島酒店門口的疏利士巴利道，駛來了一部金邊汽車，這部汽車很安閑地停在半島酒店門前，跟着從酒店裏跑出來一個大概十四五歲的穿上制服的車僮，把汽車的門很恭敬地拉開，溜出一對青年男女，看來他倆都是過境的旅客。

電梯把這對青年男女送上三樓，一個很有禮貌的侍役把他倆引到他們預先定下的三二九號房間。

那個很有禮貌的侍役轉入房間後，隨手把門關上，很着急的向他倆呆視着。原來這對青年男女，是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三號，跟着進來這個侍役是第二號。

「二哥！七姊交班了嗎？」十三號看看室裏沒有瞧見第七號，她也放心不下的問。
「七點鐘就交班了，也許等得你們太累了，在睡室裏休息吧！」

第七號在半島酒店是充當電話總機的接線生，因為第五號特派員早已認定半島酒店是日本間諜的大本營，才把這個重要職位給第七號充任。

這週來，第七號在半島酒店電話總機裏已得來了不少關於日本間諜的消息和線索，這給第五號特派員很大幫助。

十三號跑進睡室裏一口氣的把睡態朦朧的第七號拖了起來，他們在聚精會神的等待着第五號特派員的發問和分配工作。

「現在剛剛九時正，我八時十分在半山第一號訊台那邊得來不少情報，同時證實敵人在深夜二時要向沙田進攻。關於香港方面的消息，日僑全部撤往九龍，祇留下五百名浪人會同給他們收買了的白頭印人準備今晚擾亂市面治安，懸掛日本旗，散發打倒英國傳單，並在灣仔一帶的住宅區投擲手榴彈，謀殺美人，搶劫錢莊，務使市區做成恐怖局面，搖動人心，這樣的問題本來並不嚴重。」

「既然不嚴重，你又何必打緊，徒費精神，說到今晚二時，日軍要向沙田進攻的情報，我們轉給英軍司令部便是。」十三號很關懷的去安慰他，免他爲了這瑣屑的事情來打擾目前的緊張工作。

「我已經親自跟英軍司令談過，湊巧那個時候港督也在場。」

「他們的態度怎樣？」

「可憐身爲英軍司令×××的判斷下，祇當這情報是可信可疑，結果我沒有工夫跟他們討論下去，也沒有再耗精神的必要，不過問題還不是在這裏，我認爲挺煩惱的，就是沒有山磯櫻子的確實情報。」

「這倒不必煩惱，這裏三二六號房間，化名爲陳瑛的那位小姐，我已經有線索了。」

第二號從沉默中輕輕說着。

「三二六號這位陳瑛嗎？我三天前已懷疑她是日本間諜了。」第七號也在追憶中去提供關於陳瑛的資料。

「她的電話可不少吧？」

「雪廠街的日本舖，和摩囉舖通電話最多，甚至海岸電台和英軍司令部也有。」

「她說什麼話呢？」第五號特派員深一層的追問。

「這位陳瑛小姐神通廣大，她說得一口漂亮的中國話和英國話，甚至印度話和馬來亞話也應付得來……」

「她說的日本話是帶有富貴音尾的嗎？笑起來的聲音很像「几，几」的嗎？」第五號特派員，突然插入這段話去探問第七號。

他。

「一點不錯，五哥！你認識她嗎？」第七號覺得這問題有了轉機，她很高興的反問她。她就是山磯櫻子，從現在起，不管她打出的電話，或打來的電話，你都要登記起來。」第五號特派員提醒第七號注意這件工作。

「那麼我以後就集中精神對付這個化名爲陳瑛的山磯櫻子便是。請你把時間多給一點英軍司令部吧！」

第二號不願第五號特派員爲了山磯櫻子而過於傷神，他願想多負點責任。

「不過還有一個比山磯櫻子更討厭的問題呢！我怎樣可以放心？」

「川島芳子捲土重來嗎？」

「我們根本就沒有把她放在眼內。」

「頭山滿親自下山嗎？」

「不！這隻老怪也許早已死掉了吧！」

「矢崎特務機關長嗎？」

「他已吃盡我們的虧，我看他再不會出來，即使出來，也是不堪一擊的。」

「那麼你不放心的是誰？」十三號再強制不住的突然發問。

「四時四十分台北拍來的情報，這情報不祇我懷疑，你們也覺得奇怪。」第五號特

派員從來不感覺工作是吃力的，但在大敵臨頭的目前，他却心急着時局的突變。

「這個情報是什麼一回事？」十三號也很着急的追問。

「證實日本那艘神出鬼沒的『神怪潛艇』南開。」

「這跟我們沒有多大影響呀！管它神怪不神怪。」

「神怪的並不是這艘潛艇，而是稻田芳子在這艘潛艇裏面！」

第五號特派員把稻田芳子的消息提出來後，他們各自口呆目瞪的凝視着他，使他不好意思的頷下頭去。

「到現在差不多兩年了，兩年前，我們不是得到她的情報，說她受軍部嚴重處分，拷問身亡的嗎？」十三號在回憶中復述出來。

「問題就是爲什麼她未死，爲什麼兩年來，對於她的情報一點沒有？這次再把她調到西南太平洋來幹一幹？山磯櫻子的來港，我們已經在提肝吊胆了，假如稻田芳子跟她合作起來，就是遠東情報部能夠給我們幫忙，已經是萬分吃力，何況目前香港的英籍間諜，根本就沒有條件跟她們對抗。」

「來了也好，我可以跟她拚個死活！五哥：我們還是談別的吧！」十三號憤憤地懷恨着稻田芳子，她心裏想，假如這次有機會遇着她，必定拼了就算。

他們談到這裏，一種很沉重的飛機聲由西南方傳來，漸漸迫近香港，第五號特派員

在腦海裏分析着這種飛機的聲音，並不是一向演習的驅逐機聲音。而是四個發動機的巨型民航機！

「五哥！難道又在防空演習嗎？」十三號在推想中。

「這不是經常在香港聽慣的飛機聲呀！」

「中國航空公司的嗎？」

「不是。」

「歐亞航空公司的嗎？」

「也不是。」

「你看，兩顆紅紅的燈球從窗口對門那邊飛過，你說它是什麼飛機呢？」

「這是帝國航空公司的客機，今晨六時從星加坡飛到孟買，再由孟買到臘戌，到現在才飛抵香港的。」

第五號特派員說過這段話後，他又回復到緘默的態度中，像滿懷心事似的，這確使房間裏的第二號第七號和十三號替他難堪。

「五哥！爲什麼老在愁思默想，難道很多大問題解決不來嗎？」第七號熱心地詢問他的究竟。

「我很感謝諸位對我的關懷，不過香港形勢已到最嚴重的階段，英情報部又不爭

氣，我們的力量又這樣的單薄，這些不易解決的問題，無時無刻不在警惕自己，雖然我們有的是信心和勇敢，但力量太懸殊，我便怕同志們偶一不慎，上了山磯櫻子的當，或吃她的虧呢！」

「拿我的生命跟她拚了，不是可以解決大局嗎？」第七號恨恨的說。

「不！七姐是不認識她的，要是這件工作弄錯了，便要驚動她們，在她們現在目空一切的時候，對我們是不會過度防避的，五哥！我恨她，爲了我們的工作易於展開，給我一個機會吧！」十三號盡情的說，眼眶裏不由自主的滑下兩點淚珠來。

「你們的精忠勇敢，我是知道的，不過你們不能莽動，敵人少去一個像山磯櫻子這樣的人，還有其他後補人物，但我們犧牲了一位同志，國家的損失便太大了。我們不應用一個對一個的辦法跟她對抗，因爲她的組織比我們大，換句話說：我們這幾個人，要把整個敵人在西南太平洋的特務機關瓦解，我們就不能把生命隨便放棄！因爲將來亞洲間諜戰，就落在我們身上，我們要控制祖國的領土，不容許有任何一個國際間諜在中國活動，或軸心間諜跑到盟國的殖民地裏。」

「我們在五哥領導下從未吃過敵人的虧，請馬上給我工作，祇要五哥不難過，我是沒有不效命的。」第二號慷慨地盯視着他。

「本來我是懷疑山磯櫻子今晚要在這裏開會，但到現在，三二六房間還沒有動作，

我心裏越想越難過，要是今晚還得不到敵人確實情報，將來香港發生戰事，我們怎可以負得起應負的責任？」

「也許他們不再在這裏集會吧！」十三號推測地說。

「我也有點懷疑，不過化名爲陳瑛的那位小姐，我們無論如何，都要證實她是否山礮櫻子，工作才能夠展開。」

「那麼我是這裏的侍役，我到她的房間去看看，總較方便呢！」第二號要求這件工作給他去幹。

「你不能去！」

「爲什麼？」

「因爲你不澈底認識山礮櫻子。」

「那麼給我去吧！」十三號乘機要求。

「可是怕她認識了你！」

「我認爲不要緊，祇要我化裝做一個女工人，便可以瞞過她的。」

「好，看看你的，不過你要萬分當心，同時要跟七姐合作，先把她房間的電話更換了另一個裝上傳音器的，萬一你發生變故，七姐在總機裏，可以把她房間的電線接到這裏來，我在這裏探聽着你的消息，祇要你喊出來，便可替你解決。」

他把這個工作步驟和計劃定出後，第七號睡室的衣櫃裏抽出了一座在內部藏有傳音器的電話機，交給第二號。

第二號很會意的先到三二六號房間取出了那座說是壞了的電話機出來修整，隨後換上了這部新裝下的電話機。

第七號也匆匆跑回電話總機的房間裏工作，希望把三二六號房間的消息，接駁到第五號特派員房間，十三號也在房間裏換上女侍役的衣服，他們先後離開第五號特派員。十分鐘後，第二號引導着十三號到三二六號房門口，她手裏提着一盆紅茶牛奶和方糖之類的東西，輕輕地敲了敲門，第二號爲了目標太大，自己馬上跑到樓梯與電梯之間鎮守着這個必經要點，祇要山磯櫻子萬一從這裏衝跑出來的時候，必會死在他的手上。

「誰？」

「送紅茶的！」

「進來！」山磯櫻子跟着拖開房門，十三號跟着轉入房間，山磯櫻子隨手把門子緊關起來，這時十三號的心，已起了一種不寧靜的情緒。

「小姐還沒有睡嗎？」

「沒有，我打算上街去。」

山磯櫻子那閃動得使人不可思議的眼睛。當投視在十三號的面上的時，馬上呆呆不

動，像追索什麼似的，這却使她就心起來，但她仍是鎮靜着把盆上的紅茶牛奶等搬進桌上，她知道情勢有點異樣，馬上轉到門口，希望推門而出，或者會避免一切意外和危險。

「站着！不准動！」

十三號給山礮櫻子這厲聲一喊，她似乎吃驚地轉回頭來，以失望的眼睛注視着提出了手鎗的山礮櫻子。

「祇要你一動，我就鎗斃你！」

山礮櫻子突然的以恨透了的。眼光針看着十三號，同時還慎重的把手槍威脅她，在這個絕對不利的環境下。十三號迫得讓步，同時把門子吃力地猛關起來，她以為這重重的聲音，會由電話機中傳話器轉到第七號或第五號特派員那邊去。

威風十足的山礮櫻子，看着十三號那馴若羔羊的態度，更是氣餒地向她示威着。

「跑到這裏來！」

十三號也機械地服從着，她很躊躇的轉到山礮櫻子面前，同時她也軟弱地把手鎗收起來，改換上她本來那溫文善感的態度。十三號見有機可乘，却不顧一切的躲進山礮櫻子的懷裏嗚咽着痛哭。

「小妹妹！我們離開快六年了，現在差不多跟姐姐一樣高，也許跟姐姐一樣有本

「領！哭什麼？剛才使你吃驚嗎？幾年來，姐姐的性情變得很壞，不過，這也很難怪我，戰爭簡直把我鍛鍊成一條牛，現在我却不相信自己是個溫情的東洋婦女了。」

爲了山磯櫻子的性情和態度突變得太失常，這更使十三號難以應付，不錯，相隔六年的她倆，大家都在急度改變中，往日在東京的一對小朋友，現在却長大起來，雙方却飽嘗着戰爭的滋味，在戰爭中一天一天的長大了。

「山磯櫻子姐姐！你是從星架坡來的嗎？」

「是的，從星架坡到海防，後來轉到腊戌，我是從腊戌來香港的。」

「芳子姐姐的消息呢？她是否在星架坡？」

「你問川島芳子還是稻田芳子？」

「稻田芳子。」

「假如你要我說出稻田芳子的消息，那麼先請你說出你大哥的消息吧！」

「我根本不知道他的消息呢！」

「現在我還當你是妹妹看待，請你坦白的說出來。」

「你要看他嗎？」

「是的。」

「我請你一起跟我去吧！」十三號乘機跑到門口，又以爲有機會離開這裏。

「不准動！」山磯櫻子把手槍提着，兇兇的制止十三號，她認為要是十三號離開這個房間，她的性命便馬上成問題。

「我以為你還是痛痛快快的，把我一槍結束了便算，不要再來麻煩我吧！」十三號分析了她倆之間，確還有情的存在，才氣憤憤的坐在沙發椅上。

這是十三號一個聰明的處置，因為沙發旁邊便是傳話機，她說的話，料想能夠傳到第五號特派員那邊去。

山磯櫻子很像別有感觸似的匆匆地把門子用鑰匙緊關起來，還把鑰匙藏進手袋裏。「妳有一位神祕莫測的大哥！我知道他一定會來救你，這次算我饒了你的性命，希望你今後不要跟我搗鬼，反正你大哥的性命，終有一天也要落在我手中。」

她說了這一段目空一切的話後，從陽台側面的太平梯轉往三樓，再由三樓離開半島酒店，因為她深知道門外已經給第五號特派員的人把守着，才取道這條她認識為安全的捷徑。

踏出陽台，正要轉上太平梯的剎那間，電話機的鈴聲響了，她不得不回到房間裏來，看看什麼人打來的電話。

山磯櫻子背着門口老在呼喚着電話的對方，怎知第二號把另一根鑰匙開了門子，給第五號特派員輕輕的溜進去。

「櫻子！嗓子叫破了，對方也不會答應你的。」

第五號特派員轉入房間後，再把門子關上了，才很溫文的告訴山磯櫻子，這却給她吃了一驚，跟着閃出陽台，以便轉下太平梯，但第五號特派員並不放鬆她在陽台上呼她回來，同時她已發覺了。有一個穿着侍役裝束的人，提了手機關槍，在二樓的交接點守候着她，這不得不使她服從了第五號特派員的命令，回到房間裏。

山磯櫻子臉上稍露蒼白之色，第五號特派員知道她在惶恐中，她似乎很失意的坐進第五號特派員旁邊，沉重的嘆了一口氣。

「櫻子小姐久違了，想不到我們會在香港見面吧！」第五號特派員很輕鬆的向山磯櫻子說，同時猜度她的答覆。

「在海防實行禁運的時候，我曾經決定要來看你，誰知道你這麼快便離開海防，這次到香港來，還不是要跟你會面嗎？爲什麼你反會奇怪起來？」山磯櫻子把這段並不示弱的話回答第五號特派員。

「那麼你這次來港是專意來看我的嗎？」

「你當然不會相信，其實在麗池餐廳我已經跟你會面，不過在這個環境，似乎我們都不應該談話，當我正在寫一張條紙約你一個時間相會的時候，你便突然跑了。」山磯櫻子很柔弱的說。

「你打算跟我談些什麼話呢？」

「祇有一句話；就是問你是否還跟稻田芳子保持着過去的關係？這次我們的工作對像是白種人，換句話說；就是日本跟英美打仗，也許我們衝突的機會總是少一點吧！」

「櫻子！爲什麼你會把稻田芳子提起，兩年前我已經當她死了，從來就沒有想起過她。」

「她還沒有死，同時對你始終是念念不忘，本來兩年前，矢崎少將證實她跟你通了消息後，軍部要把她槍斃，幸而下了火刑，她仍矢口不供，我跟川島芳子也不忍心看她受害，才聯名保釋她，到今年十月，爲感化期滿，我看着她老在偷淚和暗哭，便要求一起派我們到星架坡，吉隆坡，海防一帶，直到現在，我們才調到香港來。」山磯櫻子喃喃自語地把稻田芳子的遭遇說出來，這在第五號特派員的情懷中，跟着起了一陣莫名其妙的酸辛。

「稻田芳子的受害，南造雲子的槍斃，都是我今生的恨事，我知道對不住她們，她們爲着我便犧牲一切。但我內心所受的責罰和痛苦，她們又何曾知道？」第五號特派員傷感地坐進沙發裏，腦海中還不停地浮現着南造雲子和稻田芳子的輪廓。

「我們在東京的時候，本來就像同胞兄妹一樣的親愛，軍部也知道我們的關係，總不把我調到香港和華南，這次我和稻田芳子商量了很久，才得到一個結果。」

「結果怎樣呢？」

「說是要跟三妹南造雲子報仇，決意把你俘虜，送到東京！」

山磯櫻子還沒有把這段話說完，第五號特派員馬上警惕起來，心在不安中，但臉孔還是表現沉靜的態度。

「剛才我以為你會把我槍斃呢！」山磯櫻子把這恐怖的問題半怨半恨的向他說，面上帶着一點愁默的神色。

「因為你沒有把小妹槍斃呀！」

「啊！我們倒忘記小妹妹了，假如我們還在東京的話，也許還在宮津的話，大哥！我們真是在天堂一樣的快樂。」

山磯櫻子很體貼的緊握着十三號雙手，以神祕的眼睛凝視着長大了的她，她心裏暗暗地想：假如十三號是個日本女子的話，在日本軍國教育和嚴格訓練之下，也許她比川島芳子更有希望，在國際間諜史中，可算是一個傑出人才。

「不過這裏是香港呀！」第五號特派員以冷靜的頭腦去窺探她的態度。

「香港嗎？哈哈！」山磯櫻子給他冷笑着，這樣的冷笑，在十三號認為是向第五號特派員有譏諷態度的。

「這是什麼意思？」

「很簡單的，香港，星架坡，緬甸，還不是一樣嗎？就算印度，婆羅洲，菲律賓，夏威夷也沒有兩樣。」

「我不曉得你說什麼鬼話！」第五號特派員微怒地說。

「這都是可憐的弱小民族的命運，我老實點請你注意，過去稻田芳子和南造雲子，在工作上跟你的責任衝突，是日本跟中國打仗，但現在我們同在白種人的殖民地裏，大日本特務機關的敵人，在香港的是英國，在菲律賓濱的是美國，換句話說，並不是跟中國對敵，因為沒有跟中國對敵，才不跟我們的老友，不，其實是義兄做敵人，這點請你明白的！」山磯櫻子憑她的聰明和機警，以為可說動第五號特派員！

「這是貴國所謂大東亞戰爭一個必然的狡計，英美是今日中國的盟友，過去對中國怎樣的失望，我們都可以一起忘却他，也能夠原諒他，祇要今後的英美以平等對待我中華民族，就是中國的友人，何況我已經參加了英國遠東情報部工作呢！」

第五號特派員針對着山磯櫻子的狡辯嚴肅他反駁她。

「那麼你一點舊情也不念了！」山磯櫻子從失意中嘆了一口氣，眉稍間漸露傷感之色。

「難道你山磯櫻子就會念舊情嗎？」第五號特派員並不考慮的很放肆的反問她。

「也許你還懂得吧！請你自己靜心思想！也虛心思想！你今天的生命，已整個在我

掌握中。」山磯櫻子不大顧忌的直說出來，希望他有所警惕。

「我一點不懂！」

「大哥！我不念舊情的話，昨午十二時在麗池殮廳便槍斃你！」

「這樣你對我太客氣了！」

「客氣的並不是這一次，因為我懷疑了啤酒櫥的侍役是你的助手，但我不是爲了他把你放過，那時在場的我有十多個助手，足夠應付的。」

「還有一次更客氣的嗎？」第五號特派員的內心怔了一怔，稍有猶豫，但他還是強壓着，不願把示弱的地方表達出來。

「對的，這次我的損失太大了，要不是爲了你和小妹妹的性命，麥克杜格便要死在我手上，還有警探長跟十名警探，一對少年男女，不是要中毒而死嗎？同時因爲救你，連帶轟炸軍械庫的隧道也甘願爲你而放棄，大哥！我自問良心，其實戰爭就根本沒有良心可談，不過在這特殊條件之下，沒有把你放在敵對的行動上，我跟稻田芳子爲什麼要委曲求全？聰明的大哥，總會分析的。」

山磯櫻子越說越傷感的跟十三號呆坐着，聲音淒酸得有些發抖，最後，還滴下兩行不由自主的熱淚，十三號太受感動了，把山磯櫻子的淚痕輕輕地抹去。

「櫻子姐姐！你看着我們在那間洋房裏嗎？」十三號懷疑地問。

「我跟稻田芳子在另一間房子的三樓，從窗口裏看着你們的動作，室內的毒氣，是由那邊施放的，幸而當時祇有我和稻田芳子，她爲了大哥不顧一切冒險衝進室裏，就心得暈倒在樓上，不省人事。」

「她現在怎樣呢？」

「很可憐，自從在廣州跟大哥會過一面後，便在台北監禁了兩年，這兩年中，都在悲哀痛苦中過日。」

「身體好一點吧！」

「那裏！在吉隆坡的時候，還是一個月前的事，我勸她進醫院去檢驗，照了X光鏡，證實她進入第三期肺癆病。」山磯櫻子可惜地歎了一口氣，緘默了。

第五號特派員很難過而且很慚愧的轉出陽台去，呼吸着似有涼意的空氣，他腦海裏，總是浮現着稻田芳子那淚痕滿佈的面孔，和一個體質軟弱的輪廓浸潤着他。

遠望側面的香港，還是萬家燈火的閃爍着。

室內淒然寂靜，微聞山磯櫻子的抽咽聲。

時間匆促地轉到深夜十一時，充滿海洋性氣候的香港，他們同樣感覺有點寒意。

「櫻子！今晚十時，你們不是有個軍事性質的敝會嗎？」第五號特派員沉默了很久才轉過頭來跟她說。

「這是今晨五時的決定，不過到了上午十時，我們召集了一個緊急會議，跟着參加會議的人，也突然離港，現在祇留下我跟稻田芳子！」

「你不打算離開香港嗎？」

「大哥！你希望我怎樣答覆你才對？」山磯櫻子聰明地反問。

「我主張你留在九龍，不要到香港那邊去！」第五號特派員另有所思的說。

「那麼我請你在今晚十二時以前，離開九龍回到香港！」

「這是甚麼意思？」

「很簡單的，就是避免我們地區上的衝突！」

「櫻子！請你靜心想想，香港整個環境對你是絕對不利的！」

「九龍的環境，尤其是半島酒店，對你不是一樣的不利嗎？」

「我實在不明白你的意思！」

「再重複說，就是請你在今晚十二時以前，離開九龍！離開半島酒店！」山磯櫻子的態度由此緊張着。

「難道你來威脅我嗎？」

「這並不是威脅你，假如你一定要留在九龍，我祇有把你當敵人看待！」

山磯櫻子更示威的把聲調提高，第五號特派員突然把手槍抽出來，盯視着她。

「櫻子！我們是客氣的，不過也得請你明白，我是一個不會屈服過的人！」

「你何必這樣動氣？加入了遠東情報部工作的你，今後衝突的機會總多呢！單以半島酒店來說，爲我山磯櫻子一條小生命未來保護的人，有五十多個死黨，大哥！請你放心」一點，把手槍收回，我們始終是一對義兄妹呀！」山磯櫻子十分鎮靜，希望在他們之間不以鐵血的手段來解決，免雙方作不必要的犧牲。

「五哥！我們還是回到香港去吧？」十三號就心他倆越鬧越糟，才警惕他留意。

第五號特派員在深心裏檢討，知道自己的力量微薄，單以半島酒店來說，祇有第二號和第七號，當然跟山磯櫻子的組織無從比較，爲了保持實力，牽着十三號離開山磯櫻子的房間。

「大哥！我們始終是一雙義兄妹呀！」

山磯櫻子送着他倆離開房間，滿懷心事的說了這句臨別贈言，真的，過了今晚十二時，他們便是勢不兩立的敵人了。

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三號回到三二六號房間，各在沉默中，他倆的心情，總不會相同吧！一個在懷念稻田芳子，一個在爲他懷念稻田芳子而就心。

正在難過的時候，第二號和第七號跑進來，跟着第七號把門關上，他們四人莫明其妙的疑視着，一聲不响坐在沙發上。

「戰爭！真的可以改造一切嗎？不過我們赴湯蹈火，出生入死，爲的不過是戰爭！戰爭！真的是不講道德的嗎？戰爭！真的是不講良心的嗎？」

第五號特派員站起來自言自語着，他們沉靜了半晌。發覺了門外傳來一種微弱的步伐聲。

「達達達！」

步伐聲音在門外停止，跟着送來了敲門聲，第五號特派員和第二號提心吊胆地在抽出手槍，第二號站進門背，第五號特派員鎮守着內室內門，佈置妥當了，第七號依然坐在沙發裏，由十三號去開門。

「達達達！」

敲門的聲音比剛才來得緊張了，第二號站在門背他感覺到不安，手槍在緊握機掣的等候着，等候那進來的人客。

十三號輕輕把門拖開，門口站着一個西裝少年，他一聲不响的轉入房間，隨手把門關上。

「五哥還沒有來嗎？」

「啊！原來是十九哥！」

十三號認得這位西裝少年是主持星架坡一帶工作的蜀字第十九號，不覺高興得狂叫

着，第五號特派員知道十九號抵港，他也有點興奮。

「我給你倆介紹吧！這位是馬來亞那邊的主持人蜀字第十九號，這是陪字第二號陪字第七號，都是英遠東情報部的主要人員。」第五號特派員知道十九號跟第二號和第七號是未合作過的，他們老早就風聞十九號在星島的功勳，這次第五號特派員特別要求重慶當局把他調到香港，是希望擴張香港方面的力量，他跟十三號是特訓班的同屆同學，離開幾年還是一見如故。

「星架坡那邊怎樣？仰光還沒有變動吧！」第五號特派員馬上轉入工作問題裏，他決定十二時正離開九龍，免為山礮櫻子所算，同時決定新界沙田那邊的日軍在今晚深夜，會把主力向九龍進攻。

「星架坡海面很安靜，主要的原因是威爾斯親王和里伯爾斯兩艘主力艦先後開到，人心總算安靜下來，在威爾斯親王號未開到前，那裏曾經鬧到風聲鶴唳，那邊一連三晚，大概每到零時左右，港口便發現一聲來歷不明的炮聲，後來海軍司令部祕密查探，才曉得這是神怪潛艇弄出來的把戲。」十九號將最近星架坡的形勢敘述出來，他們同樣希望這樣遭遇中，會得來新的資料或線索。

「神怪潛艇！它什麼時候炮轟星架坡港口？」第五號特派員似很關心的追問，「一星期了，不過三天前我們已經探聽着他們的行蹤。」

「這行蹤可明白嗎？」

「是的，三天前這艘神祕潛艇從星架坡轉到緬甸，再由緬甸偷入香港。」

「你曉得他們的任務嗎？」

「大概，在測繪英屬殖民地的港口，準備南侵時候的進攻。」

「你曉得裏面有什麼人嗎？」

「不大曉得，不過有一個時期聽說川島芳子在裏面主持一切。」

「對的，這艘神怪潛艇是由佐世保開來的，在西南太平洋上，對美海軍根據地和重要港口都給它秘密開到，主持這艘潛艇的，就是川島芳子。」

「這有問題了，昨晚星架坡還有川島芳子的消息，但這艘神怪潛艇已證實開來香港。」

「不過現在這艘神怪潛艇，是由山磯櫻子主持了。」

「山磯櫻子不是在仰光嗎？」

「對的，她跟稻田芳子一起駕駛這艘神怪潛艇來的，三天前抵達香港，曾經開過兩次重要的南侵會議。」

「你知道她的消息嗎？真的，我倒忘記了，你和櫻子是老朋友呢！哈哈！」

「半點鐘前你是乘坐帝國航空公司的巨型機來港的嗎？」

「是的，今晨由星架坡飛孟買，由孟買轉仰光，直到半點鐘前才抵達香港。」

「當你抵達啓德機場的時候，就是我和十三妹跟櫻子詳談的時候。」

「有其他線索嗎？」

「有，同時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關於日本軍閥南進的問題。」

「他們今晨開了一個計劃進攻香港的會議，同時決定今晚十時在這裏開會。」

「現在不是過了時間嗎？」

「不過到了今晨十時，南侵主腦人物匆匆離港，祇留下山磯櫻子和稻田芳子，這還不是向香港在十二小時或二十四小時內進攻的線索嗎？」

「五哥！第一訊台不是證實新界日軍，要向香港進攻的嗎？」十三號再把這情報供給他。」

「剛才你們跟山磯櫻子的會面，危險吧！」

「這傢伙有點討厭，他在半島酒店佈置了五十名敢死隊來保護她的行動，這給我們的威脅太大了。」

「那麼我們現在的環境太惡劣吧！爲什麼不馬上離開這裏？」十九號很耽心的說。
「今晚十二時以前，我們跟山磯櫻子總是好朋友，但十二時以後，就是勢不兩立的

敵人。」

「你們的作風始終不變，像小孩開玩笑似的。」

「戰爭根本就是一件開玩笑的事！時間到快了，這差十五分鐘便是十二時，我們一起過海吧！」

他們五個跟戰爭開着怪蠻有趣的華籍特工人員，分成兩小組離開半島酒店，他們到了尖沙咀碼頭，又是敍會了，一種愉快態度，掛在他們那充滿了朝氣的臉孔上。

八

八日零時三十分，戰爭很不留情地溜到西南太平洋上英國遠東殖民地底香港來了。

山礮樓子離開半島酒店後，匆匆轉回大阪輪船碼頭裏，在更無人靜中，守候着神怪潛艇靠到碼頭來，果然的，零時四十分她確轉入了潛艇，駛到海心，祕密地向扯旗山頂發了一炮，這就是軸心國家在遠東發出的侵略號炮，可憐英軍當局和一百六十萬的僑胞還在酣睡中，各尋好夢。

這個法西斯的號砲由山礮樓子發出了後，跟着灣仔住宅區一帶，日本間諜配合了浪人，連續的响了三次炸彈，把這商業中心區的中環至灣仔一帶，弄得風聲鶴唳，熟睡了的做夢者，誰會夢想到這是太平洋上戰事發生的序幕。

第五號特派員已證實了今晨三時是日本軍闖進攻新界的時候，他特別爲了這個嚴重問題，在半山第一訊台召集了一個緊急會議。

「香港的命運，已經到了大難臨頭的時候，香港的戰事，也許就在剛才的砲聲和彈聲便宣佈了，雖然香港政府本身也不爭氣，莫遠東情報部也太可憐，但我們爲了同盟國的關係，同盟國的勝利，也是中國的勝利，換句話說，獻身於香港，跟獻身於祖國，是沒有兩樣的，十九號來得最理想，香港本島的責任，交給你指揮，第二號，第七號，第十三號，都是身經百戰的傑出同志，你們盡忠職守，沉着應戰！總之今後對我們敵人，一個也不要放鬆！」

第五號特派員爲了時間的迫促，但他仍希望把本港的工作健全起來，才放心與英軍轉往新界作戰。

「五哥要離開我們嗎？」十三號傷感的問，聲調發抖得像欲哭無淚似的。

「是的，英軍司令部根本不明白敵軍情勢，這次作戰是最危險的，假如我不親自參加最前線工作，九龍怎樣可以保得穩，九龍保不穩，香港還有希望嗎？」

「我們的力量已經夠單薄，假如你也去了，我可以負擔得來嗎？」十九號也在縝密的考慮中。

「這點不要緊在戰事未爆發前，香港當然主要是間諜戰，但戰事發生後，香港的間

諜戰便轉入次要地位了，同時山磯櫻子也在指揮作戰，祇要大家齊心合力，足可以應付一切勁敵的！」

「好，我預祝你在新界那邊勝利！」十九號爽直的答應了這個責任。

「五哥！」十三號手足無措的祇呼了一聲，她的腦海裏已撩亂不堪。

「要是英軍撤退九龍的話，我也要回來的！」第五號特派員很和藹的安慰她。

「我要跟你一道去。」

「不能去，這裏是少不了你的，好好的服從十九號指揮，我每天送給你消息便是。」

第五號特派員並不理會十三號的難過，和深心裏的耽心，他匆匆地跑入房裏，把那條五十發的子彈帶束在腰間，一口氣的跑出門口，開了汽車間的門子，駛出他們的鴨尾巴快車在羅便臣道那暗暗的盡頭處消失了。

第二號把十三號拖進室裏來，十九號也很傷感的在替十三號耽心，因為她的身體一向是多愁多病的。

第五號特派員不顧一切的決然處置，當然會使十三號傷心，甚至給她認為是一個殘酷的處置，但時局已轉入危急狀態，他祇有忍痛把十三號暫時丟下，希望她仍然能夠不會因這刺激而影響工作。

馬路上，沒有汽車，也沒有行人，五時十分後，他轉到深水埗的英軍臨時司令部來。

「我們正在等候你的消息，閣下對剛才海面發出的重砲聲有綫索嗎？」加軍司令勞孫少將首先把這個問題放在第五號特派員的肩上。

「三天前，維多利亞灣就給一艘神怪潛艇駛進來了，我曾經對麥克杜格主任和司令部提供過這個意見，但他們都認為這個情報無甚打緊，今晨的砲聲，就是這艘神怪潛艇發放的。」

「它盲目發砲有什麼作用？」

「這是日本軍閥進攻香港的號砲，跟着灣仔三聲炸彈聲不是响得很奇怪嗎？再過不久新界那邊敵軍，會向我們進攻的。」

「不錯，三時零五分，新界那邊的雙方鳴兵曾有一度小接觸，但十分鐘後，便安然無事，我想這不過是敵人裝模作樣吧！他們那裏敢跟英軍對敵？」勞孫少將目空一切的回答第五號特派員，跟着在桌上開了一瓶威士忌，一口氣的飲了半瓶。

「對敵人的估計不要太主觀，假如不明白敵情而隨便瞎說，結果祇有吃虧，」第五號特派員反感地給勞孫少將一個不客氣的糾正。

「那麼閣下對敵人的估計最切實了！」勞孫少將譏諷地說。

「大概比英軍司令部具體一點吧！」

「敵人攻港的主要部隊和指揮官，根據閣下的切實調查是什麼番號呢？」勞孫少將

以考驗的態度去詢問第五號特派員。

「英軍司令還沒有曉得嗎？」

勞孫少將給第五號特派員這一問，他却想不出一個比較適當的問題來答他，祇有狡滑地再回給第五號特派員的反問。

「閣下到底是個客人，我們希望收集各方意見，做作戰參考，閣下總不吝嗇吧！」
「假如英軍司令部是需要這個情報的話，我是誠意供給的。」

「這就請閣下先說吧！」

勞孫少將的弱點給第五號特派員扭着，他在無可詭辯中，祇有請教第五號特派員。
「敵軍主持進攻香港的統帥是酒井中將，主要部隊是二十一軍，這是一個機械部隊，戰鬥力不弱的。」

「還有其他將領嗎？」

「新見中將是指揮官，坐鎮虎門的磯谷中將，更是酒井中將的高級參謀。」
第五號特派員把敵人的高級將領說出後，從勞孫少將的態度上看來，剛才那目空一切的威風，已全部消失了。

他們討論到這裏，軍用電話跟着響起來，勞孫少將怔了一怔，有點執心的提起聽筒。
「……………大規模進攻？越過前哨部隊的外圍線……………正在接觸中嗎？……………好，我馬上

來！」

勞孫少將把聽筒放下，很慚愧的瞧了一瞧第五號特派員。

「果然給閣下說中了，敵軍真的大規模向新界進攻，不到三十分鐘，給他突破了半英里，戰況十分激烈。」

「司令打算到前線去督師嗎？」

「是的，閣下對保衛九龍這個問題，可有意見嗎？」現在事實擊破了勞孫少將的幻想，問題擺在目前，他不得不虛心。

「要保衛九龍先要死守大埔外圍線，雖然大埔不過是九龍的第一防線，但我們已經疏忽了這個地方，原因這是鐵路線和公路線的總運輸點，除非不需要華軍援救，那就不必說，要是需要華軍援救的話，大埔是個必爭之地。假如大埔守不住，第二條防線祇有跟着崩潰，」第五號特派員提綱挈領的把這個意思獻貢出來，希望他能夠死守大埔一個時間，華軍便可趕來增援，同特他肯定香港之戰，如果沒有華軍援救，是無從保衛的。

「不過英本部對於保衛香港的態度，也許是整個遠東殖民地，是無可無不可的，單以糧食來說，不是全部集中香港本島嗎？但爲什麼一定要守候一個時間？不消說是給敵人碰碰我們的力量！」

「就算給敵人碰碰我們的力量！我們也應該有整個作戰計劃呀！」

「那麼閣下的作戰計劃又怎樣呢？」

「只要大埔能夠守得住七天，華軍可由深圳出擊，截斷敵軍增援，再與英軍會師於嶺，同時還可以在粵北那邊，另一大軍直撲廣州，九龍便可解決。」

「華軍可以抽調多少軍隊來九龍呢？」

「三十師以上，都是配備精良的健全部隊，大都是湘北南潯等線大勝的廣東健兒。他們願意與英軍合作，把敵人驅出廣東境外。」

「說來是對的，駐港英軍司令部的一切措施，都是由統帥部定下來的，我們的目的在保衛香港本土，九龍得失不關重要，只要把兵力集中香港，便可抵抗半年，英統帥部的認爲：半年便可解決日本，這又何必多此一舉？有勞閣下好意！」

第五號特派員從勞孫司令這段話來分析，明白了英國根本就不信任中國，也不會虛心接納盟友的好意，他以爲英軍是一支長勝軍，日本軍閥祇會侵略軍備不良的中國，大英帝國的陸軍軍備，是使敵人望而生畏，不敢冒犯的。

電話鈴聲再响了。

「……大埔墟發現敵踪嗎？……有騎兵，坦克車隊……我馬上就來！」

勞孫少將望了望手錶，已過四時，現在天還沒有發亮，假如天亮，大埔那邊不是更糟糕嗎？他想不出全盤計劃，更沒有作戰步驟，手足無措地在室內躊躇着。

「司令打算到大埔督師嗎？」

「我準備天亮才去！」

「天亮敵機一定出動，還不是多一威脅嗎？敵人既是向香港進攻，當然是海陸空一致的。」

「香港也有皇家空軍呀！」

「祇要天亮了，啓德機場我敢保證它馬上成問題，就是這個深水埗兵房，也是敵機轟炸目標，我們行動要迅速，無論如何，要在天亮前趕到大埔。」

「我相信敵機不會這樣目空一切吧！中國的城市是無空防的，可是香港却不同了。」
勞孫少將處處都表現出大英帝國的風格。

他認為普魯士聯邦在第一次歐戰中，也可以粉碎它，難道香港一隅，就不能粉碎日軍嗎？這種自誇自大，足可以催促香港早日崩潰。

「我站在盟友的立場上，不！我站在英遠東情報部的責任上，請求勞孫少將馬上到大埔去，執行司令的任務！」

第五號特派員知道他的思想無法改變的，才真誠地請他馬上離開深水埗兵房，免得天亮後受敵機的威脅與敵人的總攻擊而無法處理。

「閣下準備到大埔去嗎？」

「是的，要是日軍真的向九龍進攻，香港的華籍孤軍，應該馬上釋放出來，幫助英軍作戰。」

「閣下打算向英軍司令部領給他們的軍火，由閣下領導指揮作戰嗎？」

「這大概總有可能，華軍的優點在於死守，廣東軍隊的優點，在於挺進，祇要勞孫司令認為有可能的話，本人願意率領留港的五百孤軍，做先頭部隊，向粉嶺挺進，并與深圳之華軍開出一條聯絡綫，以便華軍到香港當局需要時，援軍便由這裏開出。」

「我以爲香港當局對九龍的處置，要作長期打算的！」

「不作長期就是短期，本人亦願率領五百孤軍爲英政府服務。」

這個問題很大，還得請示統帥部才敢決定！

第五號特派員很痛心的離開了深水埗兵房，勞孫司令跟着上了汽車，在疾駛中經元朗沙田，直達大埔。

大埔前線不聞炮聲，但密集的重機關鎗聲，和手榴彈聲，由遠而近的傳來，聽來總在大埔墟以北，那邊或許仍在前哨的遭遇戰中，真正的進攻，是不會這樣消沉的。

九

第五號特派員爲了跟英軍司令部的意見有抵觸，他憤憤然獨自回到羅便臣道的第一

訊台去，打算改變今後在港的作戰方針。

他轉回自己的房間，却給在刺激中的十三號發覺了，她驚喜交集地伏在第五號特派員的懷裏盡管在慟哭，這個可憐的生死與共的同志，在第五號特派員的心目中，却是一個偉大不過的工作者，他爲了感激她的工作努力，不由自主的緊貼着她，任她在懷裏哭個痛快。「小妹妹！你有點不舒服吧！看你在發熱了，病了嗎？」第五號特派員撫慰着十三號的鬢髮，發覺她的額上熱得燙手，他才很體貼的慰問她。

「剛才昏了半小時，醒後身體發熱，我做夢也夢不到你會這樣殘酷待我，同時也夢不到你會這樣快回來！」十三號強作精神的說了這段話後，又軟弱地躺回他的懷裏，昏倒了。

「你怨我吧！你恨我吧！爲了奉命爲盟友服務，一切我都能夠忍受，難道我不知道今晨的決然離開，是不會使你難過的嗎？難道我去了的心，不會自責的嗎？小妹妹，這是整個國家民族的問題，誰願意殘忍？誰願意冷酷？你總有一天要明白我的苦衷，那時你可以原諒我的。」

第五號特派員自言自語的說，着實的，他內心的痛苦，誰會了解他？他抱了絕大的希望和熱情，奉命勸助盟友作戰，怎知却得不着盟友的信任和重用，他想到這裏，一種傷感的態度已侵蝕了他，便不由自主的悲酸着。

昏迷了的十三號却聽不着他那低吟淺說中的話了，這更使他加倍的耽心，他吃力地把十三號抱進雙座位沙發裏給她安睡着，在後悔和自責中，以凝視的眼光窺探着她，往日那種少女紅潤的面孔，現在慘白得令人可怕。

他在刺激和傷感中，仍鼓起精神去保衛香港，特工人員祇知絕對服從和盡忠職守，他認為英國政府總有一天會信任中國，信任弱小民族，在人類中國是偉大不過的，同時要教英政府認識中國的偉大，明白中國對任何一個盟友，和以平等待我的國家都是以誠相處的，於是他才稍稍地安心的回到工作的崗位上。

六時正，是東京廣播電台播音的時間，第五號特派員把收音機開了，希望得到東京方面的廣播消息。

「……爲了亞洲是黃種人的亞洲，大日本不惜任何犧牲，以亞洲盟主責任的地位，向英美兩國同時宣戰，爲亞洲民族解除百年來受白種人壓迫的痛苦，以行動把他們逐出亞洲，逐出太平洋……。」

第五號特派員把收音機關起來，他從這個廣播中，知道敵人向英美同時宣戰，香港是貼近敵人的主要軍港，當然是給他們認爲第一個先要擊破的目的地，既然日本正式向英美宣戰了，英政府也會虛心點和中國切實合作吧！他深深地幻想着。六時十分，是第一訊台和鹿兒島秘密電台通報的時候，因爲十三號病了這件工作便移到第七號的身上，

本來鹿兒島很少有情報來港的，原因是地區太懸殊，工作不相聯繫，但今晨却出乎意料的，收到一個十萬火急的情報。

她把那收來的電報送到十三號的房間門口，她在門外循例敲了敲門，第五號特派員正要轉身去開門的時候，第七號却匆匆跑進來了。

「啊！原來五哥回來了，假如我是一個基督徒的話，我要虔誠感謝上帝，賜你回來看看十三妹呢！」

第五號特派員聽着第七號沒精打彩的說了這般話，心裏更是難過，同時他心裏反問着自己：爲什麼十三號病了，同志們會把責任推到自己身上來？他總想不出一個答案來解釋。

「十三妹精神不好嗎？」

「半點鐘前看過醫生。」

「醫生說她什麼病？」

「身體虛弱，患心臟病，不能過度勞動，不能受過度刺激，探了熱，一百零二度，醫生皺了皺眉心，說她……」

第五號特派員馬上制止第七號說下去，生怕十三號知道了自己的危險，會傷感或消極起來，對今後的工作影響太大呢。

「妳收着的是電報嗎？」

「該死的倒忘記了！」

第七號自言自語的責罰自己，很敏捷的翻譯着電碼，第五號特派員利用這個機會跑到沙發旁邊蹲着，小心地體察十三號這個病態和發熱。

「日本軍閥真是發瘋了，今晨四時偷襲珍珠港，美國在太平洋上的唯一軍事根據地在一小時內給他消滅！五哥，你說有可能嗎？」第七號把電報譯出後，半信半疑的詢問他。

第五號特派員興奮地站起來，接了第七號給他的電報，剛才那種鬱悶之氣一起消失了。

「中國苦戰了幾年頭，到了今天一切都有辦法了，」他一邊說一邊把電文擺在桌上翻閱着。

「晨四時，日本重轟炸機三百，魚雷機五十，潛艇四十，魚雷艇八十，奇襲珍珠港，沉沒主力艦亞里枯那，奧克那荷馬，維多尼亞，馬利蘭，烏塔共五艘，重級巡洋艦一艘，戰艦三艘，美海軍傷亡萬五，空軍基地被炸，焚毀飛機千架，日偷襲海軍全部犧牲。」

第五號特派員看過了電報後，因擔心而不安起來。

「五哥！看你像呆子似的，想什麼？」第七號不耐煩的發問。

「第二號和第十九號出去了嗎？」

「是的，一道出去，聽說跟稻田芳子的消息有關。」

「你暫時留在這裏，等候我的電話，也許今早會有空襲，但不要緊，這次的轟炸，不轟炸市區或住宅區的，你守着十三妹醒來，也叫她不要害怕！」

「你又要出去嗎？要是十三妹醒來看不見你，這不是更麻煩嗎？」

「不要緊，我馬上要到英軍司令部去，回頭還到遠東情報部跑一跑，我替他們總是不放心。」

「第二號和第十九號很像到情報部去，五哥先到那邊去好嗎？」

第五號特派員輕輕地跑到十三號旁邊，把手心按着她的額上，知道她的熱度漸漸退了，才安心的溜出羅便臣道。

當他轉上告羅士打三樓遠東情報部的時候，才不過是七點零五分，可是第二號和十九號已先到，他倆像很憂鬱的坐着。

「你們到了很久吧！」

「不過五分鐘，剛才我們往銅鑼灣聖保醫院。」十九號很閒逸的說。

「到那邊請醫生看十三妹嗎？」

「重要的任務是這樣，不過我們得到意外的收穫，說起來的也許有些奇異。」
「什麼收穫呢？」第五號派員懷疑地問。

「稻田芳子昨日下午五時突然病重，送入聖保羅醫院。」

「這不難，我們有同志在那裏當看護呀！」第五號特派員還以為這消息未證實。

「就是那位看護告訴我們的，要是你要去看她，可找第八號房間那位潘馬利。」

「現在稻田芳子也投機起來了，到教會醫院，也用教徒的名字，有機會一定去看她！哈哈！」

第五號特派員強作笑容的回答他倆，本來十三號的病，已足夠他難堪，現在稻田芳子也病了，這更增加他的就心與莫明其妙的糊思。

「啊！我們都忘了，大埔那邊的情形怎樣了？」十九號把他們最着急的問題向他詢問。

「粉嶺本來可以一戰，但英軍却不在乎，甚至大埔也準備退守。」

「英軍當局有沒有組織華籍作戰人員的事情呢？華軍援救香港的問題有具體的討論嗎？」

「除非整個香港淪陷了，英軍司令才會後悔，才會虔心信任中國是有辦法的。」

「假如英軍司令這樣不虛心，九龍要守一星期也不容易啊！」

「爲了這個問題，我也管不了，不過一星期後，香港便會淪落在敵人手上的，我們要萬分小心。」

「五哥你看見麥克杜格嗎？」十九號又把另一問題去跟他討論。

「我正要找他！」

「我們在一點鐘前打電話到他家裏，還說他沒有回來，半點鐘前在打電話給他，還要吃過了早殮才能夠回來！」第二號洶氣地說。

「這簡直是一頭豬，除了吃和睡，一點不負責任，假如香港將來淪陷了，他就糟糕！」第五號特派員狠狠地咒詛着。

「五哥剛才由第一訊台來的嗎？」

「是的！十三妹的體熱退了些。」

「有什麼消息嗎？」

「壞極了，香港大屠殺的時候到了！」

第五號特派員嘆了一口氣沉思着，門外一種皮革履聲音由遠而近，他和第二號聽熟了這是麥克杜格的步伐聲，更不高興的各在苦悶中呆坐着不動聲色。

「對不起，大家等得太累了！」

麥克杜格態度很不羈的踏進客廳來，可是他們反感地并不理會他。

「今天很早，大概得了不少寶貴情報吧！」麥克杜格發覺他們在沉默中，再詢問着。

「要是主任怕我們打擾，那麼我們跑吧！」十九號很不客氣的給他一個答覆。

「他是什麼人？爲什麼這樣無禮？」麥克杜格突然跑近第五號特派員身旁，責問十九號的來歷。

「星架坡和吉隆坡，也許是整個馬來亞，能夠得到安寧，破獲不少日本間諜機關組織的商店，就是他的力量，重慶當局很重視他的。」

第五號特派員仍是抑制着自己的忿怒，免得環境越鬧越惡劣。

「他現在來幫助遠東情報部工作的嗎？」

「因爲感覺香港力量太弱，才把他調到這裏來！」

「這樣早就來了，有特別事件發生嗎？」麥克杜格越說越不像樣，態度使人十分難堪。

「主任如果是忙得不可抽身的話，那麼我們也不打擾了。」十九號乘機站起來，示意第五號特派員和第二號離開這個看不起華籍特務工作者的遠東情報部。

「閣下到來有什麼消息嗎？」

麥克杜格看着他們要離開這裏，心裏馬上躊躇起來，假如他們真的跑了，香港的工作實在無法展開，他才把態度略爲和藹一點，希望第五號特派員留下來。

「恐怕主任還沒有醒來吧！也許還在夢中，以為短期內的香港，尙可以苟延殘喘，日本始終沒有胆量跟英國作戰？」

「閣下爲什麼要決定香港這樣無能呢！」

「這不是香港無能，而是英國對日本太客氣了。」

「也許是英國太軟弱吧！」十九號飛機去譏諷他。

「英國是個現實主義的國家，一件事沒有多大根據，是不應該隨便去批評人家的。」
麥克杜格給他倆迫得無可作答，才用這句空洞的辯白去替自己辯護，還以一副教訓人家的態度，來教訓十九號與第二號。

「我們站在全世界弱小民族的立場上來說，同時代表中國四萬萬盟友忠告大英帝國，今晨六時，東京已向英美兩國同時宣戰了。」

「這消息靠不住吧！爲什麼遠東情報部還未證實？」

「不信嗎？今晨四時，敵人以奇異軍備，突襲夏威夷島的珍珠港了。」

「珍珠港？不是美國太平洋的海空軍根據地嗎？而且是美國防禦日本的主要基地，那裏的防禦力很強，大概不會成功呢！」

「不算怎樣成功，不過美國太平洋艦隊元氣受挫，實非短期內可能補足。」
「那麼損失很大了？」

「這個東京方面的秘密電訊，大概英軍司令部還沒有知道吧！」

這消息像晴天霹靂地驚駭了麥克杜格，他手足無措地馬上打電話到英軍司令部去查問，結果，那邊祇知道珍珠港被襲，但情況不明，粉嶺確是給敵人攻破了。

「那怎樣辦？香港想不到真的會打起來，日本軍隊簡直是瘋子，還敢跟世界上第一等強國大不列顛帝國對敵！」

英國的自滿經過這番事實的教訓，麥克杜格現在才慢慢對第五號特派員起了信心，對中國起了信仰。

「閣下對香港的戰事發生，以為應該怎樣處置呢？」麥克杜格似乎虛心了。

「本人秉承中國領袖的意旨，願意勦助盟友解決一切困難，祇要九龍能夠守得住一個星期，華軍可以三十個精銳師團援救香港。」

「這是本部作戰計劃，不過可由情報部名義，將閣下的意思轉給倫敦，由統帥部決定。」

他們已經知道整個西南太平洋上的危機，但什麼事情都要請示英統帥部，雖然援軍祇在幾百里外，但香港政府無權決斷，同時也不虛心，而致日後給敵人一擊崩潰，這是華籍特工人員認為一件最痛心的事情。

「大兵頭花園軍械庫的軍火，昨夜有繼續運走嗎？」第五號特派員再給了麥克杜格

一個注意，請英軍司令部星夜將軍械庫裏面的輜重搬走，免爲敵人所算。

「我已經把閣下的意思轉給司令部了，不過英軍當局，認爲祇要把守着隧道的入口，便用不着搬運！」

「英軍司令部有否考慮過敵人的重量炸彈會由天上落下來嗎？」

「這沒有討論過呢！不過香港的空防，當然不像廣州這樣簡單。」

「那麼英軍司令部就去信任香港的高射炮吧！不過我可以斷定，假如敵人這次的進攻，不是試探性質的話，兩天內，這個軍械庫就要給敵人炸燬。」

由於香港軍事當局對軍械庫處置的失當，更給華籍特務人員發覺司令部的疏忽，在平時已經不精密，事後便手足無措，而至敵人突然向九龍進攻，他們祇有束手待斃。

在這問題未告了結之下，一個月來聽慣了的防空演習又在嗚嗚的悲鳴着，第五號特派員懷疑地望了望手錶，已經轉到八時了。

「大概這次警報是真的吧！」

他們四人互相對視着，第五號特派員故意用這段話去探問麥克杜格，可憐從未受過敵機威脅和警報經驗的他，在半信半疑中表露着驚慌惶恐的狀態。

「真的是警報了。遠東情報部昨晚並沒有接到演習通知呢！跑吧！空襲在樓上是挺危險的。」麥克杜格略帶顫抖地說。

「請主任先跑吧！我要打電話到防空處查查！」第五號特派員覺得局面越弄越糟，到了現在，已無可收拾。

空襲在香港，當局祇有演習的經驗，并無實際的處置，現敵機要向香港實際襲擊，弄得防空處連電話接駁也起了極度紊亂的情形。

八時二十分，沉重的轟炸機聲響震了港灣，麥克杜格驚駭得一口氣的跑離情報部，大概是找他的防空洞去吧！

第五號特派員跑出陽台去看看馬路上的情形，怎知居民聽了果然是敵機聲音，才四處亂跑亂竄，整個市面，轉入混亂狀態，他嘆息地回頭望了望十九號和第十二號，他們互相推想着香港今後的命運。

電話間裏鈴聲突响，第二號匆匆跑入電話間聽話，但時間不及半分鐘，電話跟着中斷，第二號很難過的跑回客廳，第五號特派員呆視着他。

「七妹來的。」第二號難堪地說。

「她怎樣說？」

「十三妹病勢轉危，剛才用十字車送進聖保羅醫院去。」

「她從什麼地方打來的電話？」

「聖保羅醫院。」

「稻田芳子也在那裏呀！」十九號馬上插入這句話，一起在沉默中。

「送她入聖保羅醫院，也是一個辦法，因為這間醫院是準備作堡壘用的，同時更因為稻田芳子也在裏面留醫，敵機一定不會炸它。」

「隆！隆！」

敵機竄入維多利亞灣後，并不在乎香港所有的防空設備，在高空兜了一個圈子，機羣分成二大批，像追逐似的一架一架的俯衝下降，找着他們的目標投彈。

根據敵機投彈方向，第一個目標是啓德機場，落彈最多，第二目標是深水埗兵房，第三目標是宋皇台高地的英炮兵祕密陣地。

「麥克杜格跑了，留在這裏白費時間，我們利用這個機會到聖保羅醫院，看看十三妹吧！」第二號寂寞地向第五號特派員提示着，同時他點了點頭，贊成他的意思。

他們三人轉出遠東情報部，可憐那些躲避空襲的人們，在每層樓的走廊蹲坐着，擠得沒路可跑，他們便吃力地在人叢中溜到樓梯，轉出告羅士打行，在德輔道中慢步着。

機聲還隱約可聞，馬路上的交通仍是停頓，他們三人很自然地轉出遮打道，向着銅鑼灣方面去。

在聖保羅醫院二樓，十三號睡在小鐵床上很像在痛苦呻吟中，這是第五號特派員在深心裏認為一件最難解決的事，同時這件事，像一根毒針似的插着他的心，甚至插着他

的靈魂，不過爲了他自己責任重大，祇有含辛忍痛的強制着自己的隱情，加以第二號和十九號站在身傍，他更要態度如常的鎮靜下來，免給同志間發覺他對他是特別關懷的。

「五哥！香港大概轉入作戰階段了，我先回遠東情報部跟麥克杜格聯絡，二哥馬上到第一訊台看看有沒有特別情報，大哥在這裏等候跟醫生談談，準九時正在遠東情報部會面。」十九號把工作分配着，他們都同意了。

現在房間裏祇留下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三號，不過她像熟睡似的，剛才呻吟之聲也停止，這却使第五號特派員更替她耽心。

他輕輕地坐在她的床沿，很像生怕驚動她，隨後把掌心按着她的額上，覺得她比今晨發熱得更高，他很想呼喚她醒來，好問問她的病情，但又怕她醒來便跟着掀起另一種更麻煩的問題，他的內心不由自主的墮進矛盾的推想中猶豫着，忖測着！

也許她睡得太累的原故，翻了一個身，便發覺了第五號特派員坐在床邊，她儘情地突然捉着他的手，沒理由的在痛哭，這太使第五號特派員感動了。

「小妹妹！這都是我不好，使你太刺激，你安心一點休息吧！不過我們快要離開香港，這次到香港來，甚麼事情也是使我們受刺激的！」

「英軍司令部還是不信任我們嗎？」

「誰叫中國是個弱小民族？我能夠意志矢終一貫的，也不過是信任總裁吧！我們雖

在艱苦中奮鬥，受盡人家冷眼，但總有一天民族主義成功了，國際地位平等了，我們身處海外的特工同志，可以補償一切痛苦，小妹妹，請你安心靜養，英軍司令到了沒辦法的時候，一定會後悔對我們不住，對中國慚愧的！」

「你打算領導孤軍衝出九龍，使他們取道淡水回到中國嗎？」

「假如英軍能夠接受我們最後一次的請求合作，我願意與五百孤軍爲香港死守！同時可由粉嶺挺進，與深圳之華軍會師上水，中斷敵人歸路，等候南下之中國援軍。」

「萬一他們還是不接納呢？」

「祇有領導他們向大埔衝出，或者取道沙頭衝過大鵬灣入淡水，使他們安然回國。」

「這樣你就把我丟在香港了。」

「不會的，我要看看香港因英軍的不虛心和不信任中國而淪落在敵人手上。」

「我們不是更危險嗎？山磯櫻子和稻田芳子是不會放過我們的。」

「啊！對了，你知道稻田芳子的消息嗎？」第五號特派員突然想起了她。

「不曉得！」

「七姊呢？」

「也不曉得，不過早上很像山磯櫻子來看過我的，也許我在做夢，也許我在昏迷中，難道她在這裏嗎？」

「也許她來看稻田芳子的病，順便看看你也說不定。」

「稻田芳子也有病嗎？」

「她也留醫在這裏呢？七姊總會知到的。」

第五號特派員爲了山磯櫻子發覺了十三號留醫在這裏，心裏馬上警惕起來，另一方面，知道山磯櫻子是個神通廣大的日本女間諜。

「我們這次加入遠東情報部工作，實在是倒霉極了，比不上過去在香港工作的痛快！」十三號舊事重提地怨嘆着，眼睛投視在他的臉孔上，

「這個問題還是不要談吧！祇要你回復健康了，我們可以痛快地幹一幹，中國的特工人員，每個都有獨立和自信精神的，英軍司令部不信任我們，是不要緊，可是重慶當局，是同情我們，關懷我們的。」

第五號特派員站在工作態度上去說了這段富有安慰性的話，他希望在工作立場上去溫暖了十三號的憧憬，溫暖了她已往對工作的熱情，她的精神似乎漸漸回復，再經醫生打了兩次針後，十三號的痛苦慢慢地解脫了。

雖然在沉寂中互相注視着，但她仍是緊緊地捉住他的手，一種互相合流的溫暖，傳遍了兩顆生死與共之心，他們認爲環境惡劣，祇是一個過度時期，對中國始終抱着必勝的信心，對抗戰蘊藏着有利的把握，不灰心，不悲哀，不因艱險而變節，這才是中國特

工人員偉大的本色。

在第五號特派員那正義的鼓勵下，和醫藥特效的注射中，十三號經過半小時的休息後，精神格外興奮，她獨自起床，扶着床邊慢慢舉步，覺得可以行動了，第五號特派員當然比她更興奮。

「五哥！小妹妹什麼時候都是打不死的，現在又可跟你一起工作了。」

「真的，我差不多都忘記了，九時正，我們約定在遠東情報部彙集，討論今後工作部驟。」

「我也要跟你一道去呀！」

「你還是在這裏多休息一天吧！」

「不，悶在這裏祇有把我的病加重，請你容許我去吧！我們畢竟是不能夠離開的」第五號特派員看見十三號對工作這樣熱情，精神也不錯，便扶着她乘車趕往遠東情報部去。

他倆抵達遠東情報部後，在麥克杜格與第五號特派員的商討下，終於由英國遠東情報部的名義，向住港居民，宣佈日本正式對英美同時宣戰了。

百年來的香港，經過了這次弄假成真的首開紀錄的空襲後，才實際的所謂動員，可惜這個所謂的動員，來得太遲了！一切都在零亂的措置中，居民們才反省地認為平時的

演習是冤枉的，同時祇是向殖民地裏的弱小民族表演大不列顛帝國的威風吧！

第二號第七號和十九號都依時不誤的先後跑到遠東情報部來，他們三人看見十三號出了醫院也在情報部裏，心裏覺得很不安，他們知道十三號的病并不是幾個鐘頭便可痊癒的，第七號放心不下，故意跑到她的身傍，跟她相隣而坐，她很小心地緊捉着十三號的雙手，冰冷得使人可怕，臉部和唇間現出一種青白之顏色，她已漸露疲倦的樣子了。爲了澈底討論轉入戰時狀態工作的開展，他們一起轉到密室裏，他們小心地把危危欲倒的十三號扶進密室裏安置下來，便開始討論今後的大計了。

「稻田芳子本來是留醫在聖保羅醫院的，在一點鐘前，山礮櫻子突然把她祕密運走，這對聖保羅醫院一帶，總會給山礮櫻子看中了，也許她也認爲這是一個軍事重要地區。」第七號首先發言，使遠東情報部注意了銅鑼環至灣仔這段地方。

「對的，除非日軍不進攻香港，假如進攻香港必先要奪取黃坭涌山地，因爲這是香港的咽喉，不過要奪取黃坭涌山地，銅鑼灣當然會一戰，聖保羅醫院和法國醫院是銅鑼灣主要巷戰的障礙物，預先運走稻田芳子的原因，大概在這裏吧！」第五號特派員以軍事眼光分析聖保羅醫院一帶的重要性。

「稻田芳子在聖保羅醫院？爲什麼不把她抓住呢？」麥克杜格埋怨着第七號。

「我沒有奉到遠東情報部的命令呀！」第七號以最幽默的態度說。

「你們能夠肯定山磯櫻子在香港嗎？」十九號另有意見的問。

「我會親眼看見過她。」十三號吃力地補述着。

「在什麼地方？」

「她到聖保羅醫院來看我！」

「也許就是搬走稻田芳子的時候，當我發覺了，馬上追蹤出去，結果沒有頭緒。」第七號把當時的情形申說着。

「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把她的確實消息查探出來呢？」麥克杜格嘆了一口氣，認為這是一個最難應付的問題。

「山磯櫻子行踪詭祕，不過最使人懷疑的，就是她為什麼會知道十三妹在聖保羅醫院？」十九號把懷疑的地方說着。

「這當然是醫院裏面有日本間諜了，所以我把十三妹帶到這裏來！」第五號特派員有另有見解的答。

「閣下是個轟動太平洋間諜圈中的傑出人物，對於山磯櫻子的消息，總有把握吧！」麥克杜格在沒辦法中祇得請教第五號特派員。

「我決定目前的山磯櫻子不是在香港，也不是在九龍……」

「在昂船洲嗎？」麥克杜格以爲很聰明的插入這句話。

「更不是這彈丸之地的昂船洲，因為昂船洲最重要的國際電台，和那十一座隧道炮台，早已給山磯櫻子親自去拍了照片，也有日本間諜老早混進電台裏，說不定在最短期內，昂船洲的軍事設備，會同時給敵人炸掉的。」第五號特派員把香港當局認為軍事主要地區的昂船洲分析着。務使英政府當局特別注意這件事。

「那麼山磯櫻子在什麼地方呢？」麥克杜格更忖測不着的問。

「在維多利亞灣。」

「維多利亞灣？沒有日艦，也沒有日本商船呀！」麥克杜格不大相信的說。

「那艘神怪潛艇在海裏。」

「爲什麼海軍巡邏隊不來報告呢？」

「他們根本沒有知道，我曾經通知過海軍司令部，但司令並不看重它。」

「有什麼事實做證據呢？」

「昨晚十二時以後，不是由海面發了一聲重炮，擊中扯旗山頂第十五號堡壘嗎？」

「閣下就是說山磯櫻子在裏面了！」

「是的，將來我軍退守九龍，指揮偷襲香港本島的，就是這艘神怪潛艇。」

「我們可以出動空軍，在維多利亞灣搜索它，祇要發覺它的踪跡，可用重量深水彈

毀滅它。」麥克杜格再把他的認爲告訴他。

「香港空軍嗎？太可憐了，剛才啓德機場受炸，全部飛機被炸燬，現在才開始修築機場。」

「我們可以安靜一個時期吧！」

「爲什麼？」第五號特派員覺得麥克杜格的話太逗人尋味了，馬上向他反問。

「因爲我們唯一的敵人在維多利亞灣呀！有什麼辦法登陸？」

「我實在不敢保證，說不定現在主任說她的話，她也有辦法探得的。」

「這是什麼理由？」

「就是我們的組織不密嚴、英情報部、在昨天不是抓到英奸嗎？」

「英奸？愛爾蘭民族從來沒有奸細發現。」

「昨天那個承認自己是日本間諜的犯人呢？」

「他祇不過是入了英國籍的猶太人！」麥克杜格不負責任的說。

「假如將來香港給日軍佔領了，入了英國籍的××爵士，給酒井司令請出來當維持會主席，香港政府難道還算他是個入了英國籍的華人嗎？也許祇認爲他是漢奸而不算英奸吧？」第五號特派員譏笑着。

「他根本就是中國人！」

「不過他是大英帝國的貴族呀！主任也攀不上爵士地位呢！」

「萬一有這個情形，爲了嚴肅英國的國風，英本部有權開除他的入籍，褫奪爵士銜頭，移交中國政府嚴辦。」麥克杜格像開玩笑的答。

「我恨這種人，中國人始終沒有這樣的敗類！」十三號最恨沒有祖國思想的「皇家華人」尤其是那些不負責任的忘却了他的祖宗是黃帝子孫的「準英國人」或「準皇家」。

他們討論到這裏，漸入輕鬆的場面，原因是麥克杜格稍爲虛心，知道英遠東情報部在目前是少不了他們的。

「閣下認爲下午還有沒有空襲呢？」麥克杜格換了和霽的態度，臉上露出一些笑容，在期待着第五號特派員的答覆，同時空襲是他最害怕的一回事。

「從實際的推想，當然有一次更大規模的轟炸。」

「要是東區和中區也受轟炸，那太恐怖了。」麥克杜格談虎色變的畏懼着。

「今天斷定不會轟炸市區。」

「閣下接到情報嗎？」

「不，這是軍事上必要的步驟。」

「那麼閣下知道敵機要炸那裏呢？」

「啓德機場有可能再炸，不過昂船洲國際電台和炮台，赤柱炮台，淺水灣炮台，香

港仔炮台，太古船塢，九龍貨倉，都是敵機的目標，不過最成問題的，是大兵頭花園的軍械庫。」第五號特派員把香港的主要有軍事作用的目標說了出來，麥克杜格却有同樣的認爲。

「這樣說，軍械庫的輜重不是馬上要搬走嗎？」

「英軍司令部昨晚給我們的回答還說不要緊，同時司令官說：祇要把隧道守穩了，便不必多此一舉呢！」

「可是他們沒有想到空襲的問題。」

「不過現在已經來不及了，山礮櫻子組織了五百名便衣浪人，在銅鑼灣、跑馬地、大兵頭花園一帶，要搬嗎？總逃不出他們的監視網。」

「要是軍械庫給敵機炸燬了，今後彈藥的補充，馬上成問題呢！」

「這問題昨天已經通知了英軍司令部，但他們始終不接納。」

「這樣就眼看着軍械庫的輜重白白犧牲嗎？」

「我相信主任也沒有什麼辦法了，假如沒有對策，等到敵人空襲軍械庫的時候，那就完了。」他們可惜地相對着呆坐了，各人在沉默中希望想出一個辦法來。

後悔了的麥克杜格，現在才深深的責罰自己，爲什麼老早不相信第五號特派員的話是對的，而至現在竟成殞局？

在這個沉靜的局面中，一個英籍傳令官匆匆的跑到遠東情報部來，找着麥克杜格，跟着轉入密室裏，很像帶來了什麼機密情報似的。

「勞孫司令請求主任特別幫忙他！」傳令官劈頭的第一句話就說入主題了。

「幫忙他什麼？」麥克杜格早已認識他是傳令官，特別懷疑地忖度着他的來意。

「司令說：今晨跟華籍第五號特派員意見衝突，結果不歡而散，現在司令後悔了，明白這是他自己的過失，希望主任跟他解釋解釋，馬上請他到大埔前綫，因為事實上，大埔的作戰，是少不了他的。」

傳令官着急地一口氣的說了出來，深以為麥克杜格一定會答應的。

「對不起！他是遠東情報部的主力人物，我們這裏更少不了他。」麥克杜格絕對拒絕的回答了傳令官。

「看前方情形十分嚴重，敵人馬隊會衝入深坳墟，在元朗一帶，也看到粉嶺附近的小山豎上日本旗，假如主任不肯幫忙，大埔是會危在旦夕的，大埔不能把守，元朗沙田便失了隘口，九龍更不堪設想了。」

「這是英軍司令部的問題，遠東情報部的人員，尤其是第五號特派員，是不能夠隨便以需要為藉口，便任意調用，或前往火線的，目前香港整個間諜工作，靠他支持，萬一香港本島給日本間諜和浪人便衣隊等佔領，勞孫司令。恐怕負不起這個責任吧！」麥

克杜格越說越不客氣的把態度嚴肅起來，希望這個勞孫司令的代表人再不要囉嗦下去。「如果大埔受了影響，或者意外的失陷了，遠東情報部也負得起責任嗎？」傳令官是奉了勞孫司令的命令來交涉的，他也反感地質問起麥克杜格來。

「請你停止說話！你不要忘却這裏是遠東情報部，也不是勞孫司令指揮下的司令部啊！」麥克杜格更板起臉孔的回答傳令官，一種猙獰恐怖的樣子，壓服了勞孫司令的傳令官。

麥克杜格和傳令官因第五號特派員的互相需要問題，爭持不下，這個談論，便成懸案。

第五號特派員在室內靜聽着他們爲自己的爭持而起糾紛，心裏十分愉快，同時他認爲一個瞧不起華籍特務人員的英軍司令部，現在到了最嚴重的階段，才需要他出來挽救頹局。

第五號特派員在內心裏交織着兩個問題，一個是留在遠東情報部，一個是轉往大埔前線，在目前情形來說，他當然到火線上去了，遠東情報部的工作，落在十九號和第二號的肩上，麥克杜格不過是個名譽主任吧！實際工作，他是應付不了的，同時也沒法應付，一個胆怯和畏懼的人，其實那裏担得起這個職務？

他決定跟勞孫司令的傳令官回到大埔去，同時認爲新界那邊一天守不着，九龍終歸

會失，九龍一失，香港遲早都要陷落，同時他認為祇要自己親身出動，與勞孫司令之加軍合作，總可以把新界守得十天至一月，若果能夠守上一個星期，廣東的主力部隊便可趕到深圳，那時外攻內應，一面搶救香港，一面回師反攻廣州，第五號特派員考慮到這裏，才不願一切的冒險回大埔前線，反攻粉嶺，與敵人作殊死戰。

十三號知道了第五號特派員冒險深入火線，病後的身軀，軟弱得可憐，臉孔更露蒼白的顏色，精神比剛才出院的時候難看得多，第二號就心她昏倒在遠東情報部，還有空襲去驚駭她，但麥克杜格在場，祇有注視着她，不能明白地爲她安置，他暗示第七號先把她送回羅便臣道的第一訊台去！

第五號特派員跟傳令官轉到大埔司令部的時候，敵人廣大的機羣，已到第一線上空助戰，加印聯軍在敵人包圍下苦戰着，沒有辦法突圍，祇待英軍援救。

時間轉到下午，上天晴朗得惹人生長，敵機羣像開玩笑似的再次飛進維多亞利灣，在太古船塢，海軍船塢，九龍倉，啓德機場，和英軍司令部最就心的大兵頭花園軍械庫，投下了重量炸彈，轟炸之聲，響遍遐邇。

在這猛烈轟炸的當中，第五號特派員和勞孫司令轉回馬鞍山，因爲馬鞍山跟八仙山這連綿的山脈，爲鎮守大埔和吐路港的主要據點，同時可以保護隴畝大路使粉嶺和大埔墟之敵無法向九龍城和宋皇台挺進。

他倆回到司令部後，已是下午三時了，第五號特派員把馬鞍山，八仙山，吐路港這三個重要地區給勞孫司令統領二千加軍死守，自己率領了五百華籍作戰人員，其實是第五號特派員的忠實同志，用最敏捷的動作，取道八仙山向大埔墟北邊迂迴，跟粉嶺南段已被圍的五百孤軍接應，同時二千名加印聯軍知援軍已到，馬上突圍。

五百孤軍跟加印聯軍共同作戰，我方高懸着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作目標，經過半點鐘的艱苦搏鬥，第五號特派員跟五百孤軍會師了。

在這次普遍空襲中，敵機還散下不少傳單來，一種是英文的，叫加拿大軍投降，一種是印文的，叫印兵停止抵抗，日軍來幫助印度復國，一種是中文，說這次日軍攻港，純粹是把英美勢力騙出太平洋，並不是跟中國打仗。可是每個拾得傳單的人，都是澈底明白這的是敵人的離間手段，當然不會上他的當。

因為大埔墟至粉嶺是山脈地帶，太陽是很早躲在山背，第五號特派員命令着加印聯軍死守原有陣地，自己統領孤軍和五十名特工同志回師，肅清大埔墟的敵人，使大埔那邊的勞孫司令，跟大埔墟聯絡起來，才共同會師反攻粉嶺。

黃昏後，時間大概八時左右，英遠東情報部得到了第五號特派員率領的特工同志和孤軍在那邊打得很好，七時三十分收復粉嶺，現正向深圳×××的游擊部隊取得聯絡，打算在天亮前會師上水，使敵人無法再越過深圳。

粉嶺是日軍天險之地，他們佔領粉嶺後遍佈重機鎗陣地，第五號特派員早已探悉了這個地方的重要性，決意在天未發亮前收復粉嶺，免得白天敵機助戰，多些威脅。

「剛才有個印籍隊長跟一個類似便衣特探的鬼鬼祟祟地會談，我看這個情勢很嚴重，請特派員小心行動，免遭敵人暗害。」一個很警覺的同志跑來跟第五號特派員說。

「那個敵探現在怎樣？」

「當他發覺我在監視他的時候，便向我轟擊，幸而鎗術不靈，給我還他」鎗。」

「死了嗎？」

「是的。」

「印兵隊長怎樣？」

「給勞孫司令處置。」

在火綫上發生這樣的事件，是最不幸的，第五號特派員在未下令總反攻前，決定先來一個內部肅好的工作，除分配了各單位的密諜外還授權五百孤軍與特工同志，祇要在火綫上發現有好細，不管任何國籍，就地鎗斃！

命令發出後，那些給日本浪人在事前收買了的印兵印官，再不敢違抗命令和暴動了。

到了總反攻的一點鐘前，第五號特派員要求勞孫司令把大埔以南的全部加軍移至第

一線的大埔墟，第二線請九龍城的英軍補充，這個重新佈置，是反攻粉嶺的措施，真的，勞孫司令英勇地轉到大埔墟以北，跟第五號特派員一致行動，由他率領的加軍，全部開上，這却使第五號特派員高興得難以形容，他倆縝密地討論，決定零時向粉嶺總反攻。

第五號特派員感覺得前線人力太薄弱，敵方特務人員集中九龍這邊來，他知道會受到絕大的威脅和處境的危險，才打了一個電話到遠東情報部，香港的特務工作由麥克杜格獨力支持，第二號十九號第七號，十三號等主力工作者，限零時以前到達前綫。

他們果然依時到達，本來十三號還在病中，但接到第五號特派員請他們前去的電話，病魔也給她驚走似的，奮勇地跟他們同一行動，真正獻身於國家民族的特務人員，時常都要親近着自己的同志的，像他們的靈魂要親近着國家民族一樣。

會見了第五號特派員和勞孫司令的他們，工作是嚴密地分配在他們的肩上。

勞孫少將仍是司令，指揮加拿大軍隊由鐵路線向粉嶺進攻，第五號特派員統領五百孤軍由公路線進攻，十九號領導了五十名華籍特工同志由側翼之古道進攻，第二號和第七號跟勞孫司令合作監視印軍官兵暴動。十三號調回第二線與英軍聯絡，互通消息。因為英軍的行動却使第五號特派員和勞孫司令懷疑了，他們老是按兵不動，儘管駐在第二線元朗以南，和第三線九龍城青山道一帶，似乎要避免跟日軍接觸的樣子，第五號特派

員始派十三號去到英軍防地聯絡，生怕加印聯軍和孤軍挺進深入，而英軍如不北上增援或保守防地，會給敵騎兵中斷，在前線的他們，便要全軍被殲的。

沙田附近的軍事設備，可說是保衛九龍最有把握之地，那裏建築了幾十座三合土鋼根的平射炮台和重機鎗堡壘，同時在縱橫五英里內，埋藏了梅花形的地雷，敵人進攻九龍所恃的坦克車隊和騎兵隊主力，是不容易衝過這個地雷區。

英軍知道目前第一線是個安全地帶，他們老是跟在加印聯軍後面，前面進攻了，他們經過再三考慮之後，才進前接防，說句漂亮話，英軍是加印聯軍的後援部隊，萬一第一線失利，加印聯軍被迫退下，英軍已備卡車，若果情勢不好，馬上先退第三線或九龍市區，第二三線，仍得命令勞孫司令死守，掩護大英帝國的皇家陸軍安然渡港，佈置所謂新防線和新作戰計劃。

英軍司令部這種聰明的佈置，在富有作戰經驗的第五號特派員看來，認為他們的手段，是不大靠得住的，十三號調回英軍防地，就是把英軍司令部的調動情形，時常送給第五號特派員，免他們在前方首尾難顧，而至影響全局。

到了子夜，雙方部隊仍在死寂中，三四架的敵機在大埔，元朗，沙田，九龍城一帶普遍地投下照明彈，那些照明彈像孔明燈似的在低空照耀着，住在香港的人，是很清楚的在看熱鬧。

照明彈照射到的地方，就是深圳與寶安之間日重炮兵陣地所取的目標，那隆隆不止的重炮聲，威脅了沒有作戰經驗的加拿大軍，和懶於替英國打仗的印兵，勞孫司令在這個不利的軍情下，愁眉不展的凝視着第五號特派員。

「白天受敵機威脅，晚上受大炮轟擊，難道英軍就沒有大炮和飛機嗎？司令部裏的加籍長官，他們正在高嚷着呢！」勞孫司令也感頭痛，才把這個麻煩的問題跟第五號特派員商討，他知道目前能夠同情和勤助他的並不是英軍司令部，而是第五號特派員和他領導的特工人員與五百孤軍。

「他們要求什麼？」第五號特派員忖測地探問。

「他們要求打就一齊打，退就一齊退，主要的，還是要求留在二三線按兵不動的英軍，火速開到大埔來，共同作戰！」

「這個要求很合理，我們不敢奢望，祇要英軍跟在我們後面接防，便如願所望了。最怕我們前進後，英軍始終不動，等到中間空虛了，不是挺危險的嗎？講到香港的重炮，主要是對着海港，英軍司令並不明白敵人會避實就空，認為敵人攻香港，一定要有強大艦隊從鯉魚門入口的，你說他們傻不傻？現在炮位是死了，能夠跟前方配合作戰的，都是流動野炮，港口要塞重炮，那裏能夠跟我們配合？」

第五號特派員把英軍在戰前所錯用的戰略分析出來，實在地告訴勞孫司令，他在這

個時候，已具體明白第五號特派員不祇是個特派的國際間諜，同時是個天才的戰略家，可惜英軍太惹人不解，爲什麼老就在沙田一帶？

「不管英軍司令部的行動怎樣？我們還是準十二時正反攻粉嶺。」

「假如英軍真的不理會我們呢？」

「這是大英帝國對不住我們，同時我們已經盡了盟友的真誠，盡了盟友的責任，大概司令也明白吧！」

「我們當然以整個盟國的勝利爲最終目標，不過也希望要隱重一點，閣下也許有如此同感吧！」

在他倆互相鼓勵和安慰之下，很快到了十二時正。

勞孫司令發出了僅有的一聲四生半野戰炮，這就是總反攻粉嶺的號炮聲了。

敵人也知道鐵路和公路兩綫是英軍反攻之地，沿着這兩條交通綫的兩旁，佈置大軍，密集了重機關鎗網和戰車隊，但勞孫司令在第五號特派員的鼓勵合作之下，突然向粉嶺推進。

首先跟敵人交鋒的是中路勞孫司令的加軍，原因是他們目標太大，遭遇了敵人的火綫網，同時從未參加過實際戰場作戰的加軍，遇了敵人主力戰，不堪一擊的便退下來，他們已潰不成軍的在零亂中竄回大埔原有陣地。

第五號特派員所領導的五百孤軍，都是身經百戰而被困於集中營的勇士，現在一旦給他們回復自由，可以再為祖國效忠，當然是個不易多得的機會，加以指揮他們的，是個名震盟邦的神機莫測的戰將，他們並不吃力的避開了敵人的主力從海邊迂迴入粉嶺側面，還沒有經過怎樣的苦戰或衝鋒，便深入粉嶺腹部了。

十九號本來是個很健全的作戰人員，他帶領的五十名特工同志，也是忠勇過人的戰士，他們爲了地形的熟悉，取得古道捷徑，差不多不費一鎗一彈，便深進敵人右側，他們祕密地分頭入了粉嶺，跟第五號特派員的五百孤軍配合作戰，在粉嶺山頂會師。

「你們遇到了敵人嗎？」第五號特派員十分興奮的握着十九號的手說。

「敵人根本就不知道我們的來處，我們每個人都是穿便衣的，個別行動，雖然在離開大埔後一公里的地方，曾經遇到敵人，但敵人沒有注意到我們！」

「那好極了，不過南邊的山脚沒有鎗聲，似乎很安靜似的。」

「是的，加印聯軍同樣沒有作戰經驗，我實在擔心他們遭遇到敵人火線後，便退回大埔，不理會我們，而敵人的詭計，一定是回師粉嶺，我們又沒有重軍械，祇得幾挺輕機鎗，吃虧的機會，總是留給我們的。」

第五號特派員深感着處境的危險和嘆惜着英軍司令部不大虛心跟自己合作。

退下來的勞孫司令，却給第二號和第七號兩同志注意着他們的行動。

「司令還準備再戰嗎？」第二號很着急的向勞孫司令探問。

「剛才的全線進攻，我們損失很大，全體加軍官佐，主張在英軍未配合反攻前，還是停止任何動作。」

「司令明白損失的原因嗎？」

「明白的，第一，加拿大軍新來香港，不認識地理。第二，英軍老在第三線，使加軍失去作戰信心，士氣不振。」

「他們有什麼請求嗎？」

「祇有一個請求，就是與英軍共同行動！」

「可是兩翼的華軍，已依照原定計劃，現在也許開入粉嶺了，要是司令停止進攻，他們不是要白白犧牲了嗎？」

「這是全體加軍的意思，本人雖爲司令，不過愛莫能助呢！」

「假如是晚上不認識地勢和路徑的話，由我帶條路好嗎？」

「還是等候到天亮再談吧！加軍沒有深夜作戰的把握，等到天亮的時候，華軍真正奪回粉嶺了，我們當然要開上增援的。」

第二號覺得勞孫少將中途軟弱下來，他猜想到深入敵人腹部的第五號特派員和五百孤軍，雖然十九號率領的五十名英勇同志，還可以瞞過敵人退下來，但五百孤軍恐怕不

易應付而給人包圍的危機，他望了望勞孫司令，像疲憊得難再支持似的，像失去知覺般把眼睛微閉着坐下來。

第七號憤憤地給了第二號一個暗示，他倆離開了勞孫司令，跑出外邊很着急的徘徊着。

「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拯救五哥呢？」第七號怨恨着英軍司令部這個處置，簡直是拿盟友去跟敵人開玩笑，第五號特派員的脫險問題，同是極度掛念着粉嶺山上的孤軍。

「五哥是個將略之人，他會洞悉到英軍司令部的一切處置，英軍司令部的處置是先死光了中國兵，其次印度兵，再其次是加拿大兵，真正的英國兵，是要保持實量，保持生命，所以英軍祇要到了敵人的火線所及，他們便安全退却，這點在五哥的經驗中，總會另想突圍辦法的，其實英軍寧可豎白旗，也不願戰死的策略，已給敵人明白了。」

「這樣就糟極了，還要說明白嗎？」

「不要緊，五哥會率領他們向上水突圍，取道淡水回到祖國的。」

「那麼十三妹和我們呢？」

「如果英軍司令部始終是出賣我們的話，加軍又怯戰不前，到了這個田地，我們祇可一道從小路到粉嶺歸隊，跟五哥一起，總是痛快的。」

第七號深知英軍司令部無論如何不會開上，任由華軍被殲的，才想出這個他們必

要的行動，不過他們爲的是誰呢？香港嗎？大英帝國嗎？真的是喜歡跟戰爭開玩笑嗎？也許除了他們外，沒有人明白了。

敵軍重炮整天向着大埔，元朗，沙田一帶轟擊，荒郊中，除了野戰炮聲外，一切皆在死寂裏。

一〇

翌晨，在九日的曙光中。

粉嶺附近的高坵小坡，飄揚着中華民國的國旗，第五號特派員已正式克復粉嶺，在粉嶺的山巔，豎上一面大國旗，領導全體同志在艱辛的苦戰着。

「勞孫司令！粉嶺一帶豎滿中國旗幟，可以證明華軍收復粉嶺，請司令馬上率領全體官兵，沿鐵路線北上，肅清大埔墟以北敵人，同時請調英軍到大埔援防。」

第二號發現了粉嶺我軍旗幟，很興奮的請勞孫司令把隊伍開上，增援粉嶺的實力。

「現在是白天了，大概加軍不會因爲白天有敵機，便停止前進吧！」第七號乘機向勞孫司令幽默地說，怕他仍是戰意消沉。

「報告司令，華軍已經佔領粉嶺了。」

一個斥候部隊跑得氣喘喘地給傳令官帶到司令部來，勞孫司令也打起精神的示意傳

令官，準五時三十分向粉嶺鐵路線挺進。

四生半的野戰炮聲再響了，這是加印聯軍的總攻擊令，先頭部隊在一公里外已開始搏鬥，敵軍據守沿鐵路線之山麓作戰，加印聯軍死傷甚重，還不夠四十分鐘，支持不下的再退回來。

「我們不能再退了，祇有一條生路，就是跟粉嶺華軍會師，再攻上水，我們要有援兵，不然祇有同歸于盡！」第二號不客氣地再鼓勵着勞孫司令前進，因為粉嶺上面也在肉搏中。

「我們可以負責打前站，請司令再來一個衝鋒命令吧！」第七號却着急得滴着熱淚，我們對盟友的熱情，實在感動了勞孫司令，

「傳令官！」勞孫司令突然高喊着。

「有什麼命令？」

「五時五十分，全體總出擊！」

第二號和第七號目視着勞孫司令再發反攻命令，他們三人相對着握了一個最熱烈的手，司令部裏緊張得有點零亂。

「爲了報答你們的熱情，看看這次的出擊怎樣？不過我也就心着，要是加軍開上去，英軍不來接防，這是頂危險的事情。」

「不要緊，祇要跟粉嶺華軍會師，便有把握了。」第二號增強了勞孫司令的信心。「中國給我們太感動了，對的，我們都是爲盟友服務，祇要得到勝利，擊潰軸心實力，不祇中國，加拿大，印度，就是全世界加入盟國作戰的弱小民族，也可解放了，從此消滅了世界的戰爭。」勞孫司令現在受了正義感並同情中國的作戰人員和全世界的小民族。

五時五十分，在大埔的高崗上響起了令人興奮的衝鋒號，加印聯軍在勞孫司令的指揮下，加以身爲女兒的第七號，跟第二號提了一挺輕機鎗爭先上前，跟敵哨崗最先接觸。

現在軍威大振，風起雲湧的作了一個網狀的散兵羣，三千多個英勇加印聯軍，突然向敵軍防地全面挺進，同時粉嶺上面的華軍，在第五號特派員指揮下迴師大埔墟的交通線，使敵軍前後受敵，支持不住的迫得從右翼退回側面山坡，等到五百孤軍和加印聯軍會師後，再向右翼高坡掃蕩敵人，克復粉嶺以南失地，打了一個香港之戰的首次勝仗。

敵機羣雖然凌空助戰，不過第五號特派員這次所採取的是勞倫斯的迂迴戰術，使敵機無法找尋我們的目標，失了效用。

到了中午，遠東情報部正式發表公報，說華英兩軍英勇抗敵，克復粉嶺，正向深圳

敵軍追擊中。

這個逗人興奮的消息發出後，那行動詭祕的山礮櫻子，在元朗沙田一帶出現，深入英軍陣地，城門谷和對山，是英軍主要據點，甚至英軍以九龍背面的獅子山和牛頭山高地，爲英軍總退却的掩護點，也給山礮櫻子調查得很清楚，重要的英軍防地與堡壘，給她詳細的拍了照，使戰事展開到最嚴重的階段時，敵軍重炮和飛機，便集中在那照片上的目標轟毀，使日後英軍認爲足可一戰的獅子山和牙頭山，變爲無險可守的退入市區，九龍命運便落在山礮櫻子手上。

當山礮櫻子發覺了大埔一帶的加印聯軍已全部抽調空虛，英軍又未曾開上接防的時候，她看出了這個破綻，馬上拍了一個電報給香港的聯軍司令酒井中將，把大埔空虛的實情，和怎樣用他們認爲可以復活的「色當戰術」突破粉嶺右翼，以優勢的輕騎隊開入大埔，使粉嶺上之中加印聯軍全部殲滅，才回師向元朗沙田的英軍主力挺進。

獨力難持的十三號，這次離開了第五號特派員單獨作戰，同時應付的工作又這麼複雜，她曾經發現了山礮櫻子在沙田出沒，而山礮櫻子也探出了十三號單人匹馬的跟英軍併肩作戰，在元朗沙田一帶十分活動，英軍司令部對她的意見提供，是十分尊重和另眼相看的。

克復粉嶺和挺進深圳的情報轉到英軍司令部和港督府裏，全港官員，馬上狂歡起

來，一種驕矜自大的思想，充滿了每個英籍官員的腦海裏，參謀部很熱烈的集合了幾個高級官長，在愉快中跨耀着加印聯軍的英勇。敵軍險據的粉嶺，也能夠在數小時中奪回，他們把五百孤軍和華籍特工作戰人員的功績全部抹煞，而且轉移到加印聯軍的身上，作爲英軍司令部香港戰史上最光榮的一頁。

十三號也在參謀部裏看熱鬧，窺探着他們對這次勝利的態度，和今後英軍應如何佈防，使九龍繼續作戰下去。

「能夠誠心爲大不列顛帝國服務的，都得到勝利。」華爾士賓參謀驕張地慶祝着。「這都是華爾士賓勞苦功高的戰績，英國無日落，大不列顛的殖民地從來未有第二個國家敢來冒險侵犯？這才配做一等強國的英勇軍官，我們是勝利的。」布喬中校也興奮地做了華爾士賓一條應聲虫。

十三號靜看着他倆那近於曖昧的爭名奪譽底態度，心裏實在替那浴血在火綫的華軍，加軍，印軍不平，假如英軍司令部這種肉麻的光榮給前方弱小民族爲正義而戰的中加印聯軍洞悉，他們會灰心下來，甚至願意轉到中國內地，寧替中國爲十二萬萬全世界弱小民族求解放而作戰，爭取他們勝利後的自由，解放，獨立。

「英軍是光榮的，本人代表中國向英軍致敬！」十三號投機地插入這句話，使他們更高興的喜歡聽她的話，這是她最聰明的辦法。

「小姐對這次勝利有什麼感想呢？」華爾士賓以爲十三號還是一個女孩子，以開玩笑的口吻跟她說，這種態度是看不起她的。

「有兩個感想：第一、這次的勝利，是太平洋戰爭的開始，同時是大英帝國勝利的先端……」

十三號說到這裏，參謀部裏的大小官員，一起鼓着怪熱烈的手掌聲，把她的說話蓋壓着，靜了片刻，她當然繼續說下去。

「第二、以這次大英帝國在香港的首次勝利，足以證明盟國力量的偉大，中印加盟友的英勇，爲要擊潰我們共同的軸心敵人，我們願意把全力貢獻出來，爲保衛盟國在遠東的殖民地而戰。」

她說到這個告一段落的問題後，略停片刻，吸了一口深深的空氣，迴視着在場的英籍軍官，已經冷下來了，不消說，這些話是他們討厭聽的，但她却安心着把希望轉入她要說的問題裏。

既然第一線勝利了，而且挺進到敵人腹地，我們爲了要使九龍固若金湯，就要把這裏的英軍移到大埔墟，免除第一綫空虛，而給敵軍或便衣浪人乘虛而入……」

「英軍司令部自然有整個作戰計劃，大埔墟一帶，目前還不要緊吧！」華爾士賓並不以爲然的中斷了她的建議。

「這樣說，英軍還不算開上去補充第一綫嗎？」

「不要着急了，我們自有打算的！」布喬中校附和着華爾士賓參謀，制止她針對着這個問題來隨便說話，任意批評。

十三號知道自己成了孤立，英軍無論如何不會開上大埔接防的，她就心着第五號特派員和英勇的同志，決意離開英軍司令部，騎了一匹印輕重隊的駿馬，沿公路線跑出大埔，她希望能夠在兩小時內到達粉嶺，會見她不能分離的同志，把英軍的態度和粉嶺處境的危機，告訴第五號特派員。

進抵大埔墟郊外的十三號，病後之軀覺得再難支持了，但爲了急於拯救他們，稍稍喘過氣後，又繼續向着粉嶺的目標前進。

「騎馬的站着！」

一個樵婦迎面把山草擺下來，從草堆裏提出了一挺手機鎗，監視着十三號，要她下馬查問。

「假如你不下馬，我就鎗斃你！」

樵婦向空放了三鎗，把十三號威脅着，沒有辦法的她，祇得屈服了從馬背上跨下來，行近樵婦的前面。

「我老早就猜想到是櫻子姊姊會在這裏的。」

山磯櫻子的化裝雖然高明，她僞裝成一個三十來歲的「客家」樵婦，但早有計劃的十三號，並不思索的便判定她是山磯櫻子了。

「小妹妹病好了嗎？在英軍司令部裏很忙吧！你還是馬上跑到粉嶺那邊，請你的大哥哥準今晚化裝逃跑，同時請你告訴他，三天內要離開九龍，也許櫻子再不能跟你們客氣了。」山磯櫻子臉露和靄的態度，她並不把第五號特派員作敵人看待，也不把十三號爲難，祇希望她能夠轉達了自己的意思轉給第五號特派員，她便心滿意足了。

「櫻子姊姊在這裏打算等候騎兵迂迴嗎？」十三號劈頭說出了她的任務。

「聰明的小妹妹，我也知道你看出了，可惜英軍司令部還不接受你的意見吧！老實說，祇要騎兵開到這裏，粉嶺一帶的五百孤軍，三千加印聯軍，除非投降，還想逃走嗎？」山磯櫻子也不瞞忍的說，原因是英軍決不會開上大埔墟增防，說出來她也沒奈何的。

「騎兵隊大概明早向這裏迂迴吧！」

「你是聰明的，我爲什麼請你叫大哥哥準今晚離開粉嶺？問題就在這裏了。」

「不過我相信大哥哥總能夠應付的。」

「難道請你轉知大哥哥離開粉嶺，是櫻子的惡意嗎？我祇希望你明白，我這樣跟你倆客氣，爲的是誰呢？」

「我雖然經驗比不上姊姊的豐富，可是我也明白你爲的就是——一個念念不忘的大哥吧！」十三號似乎妬忌地說。

「小妹妹！你還是年紀輕輕的，不要想東想西，希望你相信我吧！姊姊不會陷害你倆的。」櫻子痛惜着自己的委曲求全，還不能得到十三號的諒解，心裏倒怨恨着她，同時在暗暗地想，爲什麼把好意坦白的說了出來，仍得不着對方的接受或同情？

她倆各懷忌意的緘默了，年紀較長的山磯櫻子，不曉得在替十三號可憐抑或同情，中日戰後的幾個年頭中，山磯櫻子心裏的烈燄，始終在壓制着，腦海裏的唯一敵人滄方第五號特派員，總是英勇可佩，一根兒女之情絲，莫明其妙的細縛着她，但她對十三號的印象，是個可愛的小妹妹，不但是沒有嫉視她，同時還在照料着她，可惜她的苦衷和誠意，討不着十三號的諒解與同情。

「芳子姊姊的病好了嗎？」十三號轉入工作問題裏，希望探到一些關於稻田芳子的消息。

「她跟你不同而同的在聖保羅醫院留醫，我曾經看過他的病，不過醫生說他已在危險時期，最好轉到別家去。」

「現在怎樣呢？」

「可憐得很，當我把她轉送到隔鄰不遠的法國醫院去，她已經在亂說話了」。

「危險時期過了嗎？」

「沒有，整天在昏迷中呼喚着大哥的名字，我雖然同情她，也愛護她，本來我們在人與人之間，都沒有仇恨，而且在相親相愛中，不過大哥有時太殘忍了，也太認真了，南造雲子被他鎗殺的消息傳到東京的時候，她的刺激更受創傷，由第二期的肺癆突然轉至第三期，這次扶病來港，抱着絕大期望，願跟大哥作最後一次的會面。」

「她曉得自己是第三期肺病嗎？」

「曉得吧！不過總沒有機會看見大哥呢！要是大哥方便的話，最好請他到法國醫院去看她。」

「還在法國醫院嗎？」

「是的，醫生說：非半年靜養，不能出院，我想，在她目前的悲哀心境，是沒有辦法支持半年的。」

「那麼我們再見吧！」

「請你不要忘記我的話，今晚要跟大哥離開粉嶺！」

「謝謝你！再見吧！」

在各自傷感中，山礮櫻子滿眶熱淚的目送着十三號上了馬後，在漆黑的深夜中消失蹤跡，同時這裏總算是火綫地方，沒有華軍，也沒有英軍，老百姓也跑光了。

行踪飄忽的山磯櫻子，給十三號遺下了，她心裏矛盾地想着；這次到底是跟英國人打仗還是跟中國人打仗？她很難得着一個明確的分析。

第五號特派員的英姿，其實早就侵佔了她的芳心，戰爭是頂神秘的，像山磯櫻子跟第五號特派員的內心關係也有同樣的神祕，同樣的矛盾，同樣的使人不解。

—

「口令！」

「站着！」

十三號快馬加鞭的跑到粉嶺附近的山坡，給我們的特工同志發現了，連串的歡迎和呼喚她的聲音從山麓與林間傳出來，她輕輕地下了馬，漫步轉上山麓。

「請你們出來引路！」

「呵！我們的小妹妹來了，快上來吧！」第七號在半山的密松間認得十三號的聲音。一口氣的直跑下來迎接她。

她很吃力的爬上粉嶺附近鐵路山洞的古道旁邊找着了第五號特派員，這時第二號和十九號也聞聲而到，他們歡笑地坐在一個加軍自備的帆布營幕裏。

「沙田的英軍有奉令開發的準備嗎？大埔一帶有人接防沒有？」第五號特派員把他

最關心的問題先向十三號探詢着。

「差不多跟布喬中校和華爾士賓參謀鬧起來了，我曾經再三請求英軍司令部，把元朗沙田第二線的軍隊進駐大埔。可是他們並不接納，還誇耀着粉嶺的克復，是英軍的光榮勝利，囂張得使人肉麻，我氣煞不了，才跑到你們這邊來，寧願跟敵人拼個痛快，也不願受英軍司令部的氣。」十三號把實情全部說出來，一種病後疲憊的態度，又在侵蝕着她。

「你經過大埔至大埔墟這段路，也沒有一個英軍嗎？」第五號特派員以忖測的眼光注視着她。

「沒有，不過……」

「什麼？那邊有印軍嗎？」

「不是有印軍，而是倒羈的碰着山礮櫻子。」十三號在考慮中吞吞吐吐的說。

「她對你怎樣？」

「太奇怪了，她不但不能為我，而且還幫助我完成這段路呢！」

「說不定這是山礮櫻子的毒計吧！」第二號懷疑地給第五號特派員一個警惕。

「我猜她是不會的，當我在遠遠的給她發現了我的時候，我還沒注意到她，原因是她穿了土人的衣服，化裝做一個三十來歲的樵婦，肩上還挑着一担山草，等到我跑近她

身邊的時候，突然從草堆中提出了機關槍，威脅我下馬。」

「你怎樣應付呢？」第七號聽得很有趣的追問。

「我沒有辦法，祇有服從了她，不過出我意料的，她還體貼入微的跟我說了很多話。

「有沒有談起我呢？」第五號特派員也愉快地插入一句。

「主要原因是談起你，次要原因是稻田芳子，你說奇怪嗎？」

十三號很不自然的強笑着，但仍不敢給他們知道自己是爲了第五號特派員與山礮櫻子或稻田芳子之間的難解難疑的關係而傷感，受過強烈刺激的她，比前更多愁善病，形容憔悴。

「沒有談到英軍的問題嗎？」

「最大的問題，也就是英軍的問題，她對整個英軍司令部調查得十分澈底，她決定了英軍不會開上大埔或大埔墟以北，同時叫我替她帶來了一個嚴重的希望！」

「什麼希望？」

「請你準今晚離開粉嶺，再三囑咐我不要忘记！」

「這還不是山礮櫻子心懷鬼胎嗎？五哥跑了，粉嶺不是完了嗎？」第二號始終不會信任這是山礮櫻子的善意，這很難說，因爲他不明白他們在過去的關係。

「我認爲她總是另有居心，看她的態度，又似乎很誠懇的樣子，五哥！到底你跟櫻子弄什麼把戲？我們一點看不懂！」十三號也懷疑起來了。

「戰爭是一件事，朋友是一件事，具體點說，國家是一件事，愛情又是一件事。她認爲日軍向香港進攻，是跟英國人打仗，卽如日軍佔據廣州的時候，張伯倫認爲這是中國的問題，英國毋須向日本警告或抗議的道理。」第五號特派員很幽默的苦笑着，既然中國願爲勤助盟友作戰，當然不便批評，因爲他很明白自己的立場，他知道自己是個被派到盟國去負責特務工作的領導者，說話要小心。

「那麼她又爲什麼一定要你今晚離開粉嶺呢？」十三號始終不明白的。

「這是山礮櫻子偉大的地方，明顯的，假如站在軍事眼光的立場上來說，現在大埔空虛了，敵人的突擊部隊，必會開入大埔，那時我們四面受敵，說不定敵機還要在山頂投下燃燒彈和毒氣彈，這是有可能的，山礮櫻子叫我準今晚離開，敵軍明晨便會開始進攻，我們就算天賜羽勝，也很難脫險。」

第五號特派員把敵人的軍事處置說出來，他們不約而同的互相愁視着，天亮了，怎樣辦？這是一個內心的反問。

「我們準今晚放棄粉嶺，回師大埔墟，或者可以挽救頽局的。」十九號也是一個善戰的傑出人員，他這樣主張，當然有他高超的道理。

「我們要具體明白，加印聯軍是替英國打仗的，勝利當然沒有問題，假如吃了敗仗，他們會集體投降，加以英軍始終拒絕開上第一綫，怎樣教人不灰心？本來五百孤軍，足以保衛粉嶺，再把加印聯軍回守大埔，也是一個折衷辦法，但英軍按兵不動，嶺上孤軍，總不能永遠支持，退後步說，加軍也好，印軍也好，我們的忠勇同志也好，到底爲的是誰呢？弱少民族到了有自衛能力的時候，就不會再做人牛馬，替人家打仗，何況我們本着國父遺教；要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弱小民族集合起來，才是世界上永遠不滅的民族啊！」

第五號特派員是個受過三民主義鍛鍊和服膺總裁理論的革命同志，他根據着民族主義的出發點來啓示了現階段的戰爭和中國在這次的戰爭中是負責拯救世界上的弱小民族而的戰。

「我們全部退回大埔吧！」第七號很替第五號特派員耽心，她知道中國少不了他，所以一定要他能夠安全。

「這個辦法不上算，我們要告訴英國人，中國的戰士，是不妥協！不怕死！不後退的！」第五號特派員肯定了他的意思。

「在天未亮前，我們跟五百孤軍向上水突圍，取道深圳入惠州，祖國四萬萬顆熱情的心，是不願意把我們丟在這裏受氣和吃虧。」十三號很激昂的說，同志們在躍躍欲

動。

「對！十三妹的意思一點不錯，人家把我們當傻瓜看，甚至把我們排在印度之後，其實我們甚麼都明白，當局也具體了解我們在海外的苦衷，不過中國爲什麼甘心向人家讓步？甘心委曲求全？這是中國的固有哲學，也是總裁最偉大的地方，反正五百孤軍安全回到祖國，保存一些實力，將來還用得着他們呢！」第五號特派員贊同了十三號的意見，同時決定了他們整個行動。

「我們一起突圍，取道深圳入惠州嗎？」第二號也認爲這是個唯一的辦法，也是一個唯一解救的辦法。

「不，二弟七妹和十三妹馬上轉回香港，不要留在九龍，第一訊台的消息，是需要我們去繼續努力的。我和十九弟突圍，等到攻入上水，跟×××部的游擊隊在深圳取得聯絡後，便交給十九弟領導孤軍鎮守深圳，守候友軍增援。」第五號特派員在縝密地分工，同時各同志都認清楚目前環境的惡劣。

「五哥要回到香港來嗎？」十三號沒精打采的追問。

「是的，因爲將來九龍退守，香港的主力更是少不了我們。」

「萬一英軍或港督投降了，我們怎樣辦？」第二號再提供着他的見解。

「我們可以化裝漁民，偷道澳門轉入內地，或取道大鵬灣回國。」

「甚麼時候發動？」

第五號特派員給十九號這麼一問，他像感觸了甚麼似的望了望手錶，沉默了片刻才答。

「現在差不多四點鐘，馬上準備，二弟，七妹，十三妹立即起程回香港，我和十九弟準四時卅分動身。」

「加印聯軍呢？」十三號替他們就心地說。

「他們根本就看不慣英軍司令部的猶疑不決，同時勞孫司令也自知處境的危險，不過已給英軍在第三線監視了，實在徬徨已極呢！」

「我們不可以帶他們一起突圍嗎？」

「這問題很複雜，是整個大英帝國的問題，現在談不到，我們馬上佈置一切吧！」十三號難捨難離的癡望着第五號特派員，不解她底心事的第七號，牽着她和第二號離開了營幕，生怕天亮了會在大埔墟跟敵騎兵相遇，那就最危險不過了。

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九號併肩站着，目送他們在山徑裏迂迴前進，五分鐘後，在黑黝的密松間消失了行踪。

「馬上召集我們的同志和孤軍吧！」第五號特派員把這件隆重的工作交給十九號。加軍司令勞孫少將目看着第五號特派員所領導的勇士，全體起了匆促的動作，每個

勇士，在檢查他們自己的鎗枝，他很耽心的跑到第五號特派員的營幕裏，萬分躊躇的向他探問情報和希望明白他們的行踪與動向。

「閣下爲什麼突然下緊急集合令？」勞孫司令一邊說一邊呆視着第五號特派員的表情。

「因爲我們的處境太危險了。」

「是不是會懷疑敵人大埔墟挺進，把粉嶺包圍呢？」

「對的，司令真不愧爲當代名將，可惜英軍始終不肯向大埔接防，日軍一定看出這個弱點，乘虛而入，這是日軍必然的戰略。」

「難道敵人天亮就要側擊大埔嗎？」

「等到天亮的大埔，已經是敵人的大埔了。」

「閣下現在打算怎樣？」勞孫司令更着急了，着急到連眼淚都要瀉下來的樣子。

「率領華籍作戰人員，向上水突圍，反攻深圳，在深圳等候華軍援救。」

「閣下爲什麼要冒這樣大的危險？我們回師大埔，不是可以保持實力嗎？」

「這並不是本人喜歡冒絕大的危險，而是香港今日的環境，迫中國作戰人員去走這一條路，本人與閣下在責任上有些不同，閣下是一員加軍司令，爲大英帝國的皇家軍隊，要受英軍司令部的指揮，而中國軍隊，祇是配盟友作戰，現在從事實上告訴我們，

真正的英軍，老在第三綫，連開上接防也拒絕，還有合作的可能嗎？換句話說；這簡直是把加印聯軍和中國軍隊跟敵人開玩笑，犧牲的，是我們弱小民族，做傻瓜的，也是我們弱小民族。」

「先生走後，加印聯軍祇有犧牲吧！」勞孫司令很傷感的說。

「不過閣下也不必耽心，三千加印聯軍，以目前的配備和士氣，尙可突圍，我認爲目前的生路，站在華軍方面來說，祇有一條，這條生路，是向深圳挺進。」

「祝福先生勝利回國！」

勞孫司令很受感動的握着第五號特派員的手，其實他們都在同病相憐中，環境相同，遭遇亦一樣，世界上祇有同是啞子，才深知黃蓮的眞味吧！

「祇要他們突圍成功，退出九龍，我一定回到香港去，等候司令退回香港作保衛戰的時候，我們總有機會再度合作的。」第五號特派員同情着勞孫司令的處境，祇有這樣去安慰他。

「現在三時二十分了，我們準時發動嗎？」十九號匆匆的跑進來說。

「他們都準備好了嗎？」

「準備妥當了。」

「馬上發動吧！」

第五號特派員終於再次緊握着勞孫少將的手，他倆在默言寡語中各在內心裏互相祝福，真的，在苦戰中的人們，時常會就心到生離就是死別，不過英雄的本色就不該想到這一點吧！

三時另三分，第五號特派員率領着五百孤軍和五十名特工同志，機警地從粉嶺北山下山沿着公路與鐵路之間向上水推進。

漆黑的荒野，還沒有遇到敵人的踪跡，原來這個時候，湊巧是敵人由右側迂迴過粉嶺山脚，轉進大埔墟的時候，等到天將放亮，他們已進抵上水，才開始跟敵人接觸。

第五號特派員爲了上水是個敵人主力集中的地方，酒井中將司令部也設在那裏，他爲了力量懸殊，迫得避實就虛，馬上命令改由上水右側向深圳進發。

這時候×××屬的游擊隊也配合起來，向深圳夾攻，決定會師深圳，等到天亮的時候，他們的前頭部隊已在深圳屬的東南方向聯絡起來，第五號特派員知道任務已達成，把五百孤軍和全體特工同志，交給十九號領導，死守深圳，等候南下大軍，援救香港，自己隻身潛回香港。

他取道海邊，乘着腳踏車，當天亮後，敵機羣正在粉嶺山頂和附近高坡，投下重量炸彈的時候，第五號特派員已安然回抵九龍轉上英軍司令部準備撤退九龍英籍官兵的渡海輪，匆匆回到羅便臣道的第一訊台。

時間還未轉到中午，第五號特派員跟十三號在第一訊台重逢了，她驚喜交集的從病榻上突然站起身來疑夢疑真的踰進第五號特派員的懷裏。

他莫明其妙的不知說什麼話好，在片刻的緘默中，他倆似乎得到很大的安慰，尤其是十三號那癡迷的陶醉狀態，這却惹起了第五號特派員的警惕，突而強壓了自己的感情，回到工作崗位上。

「第一訊台有什麼消息？」

「關於香港方面的；大兵頭花園水池下的軍械庫，敵機曾兩度作大規模的澈底轟炸，太古船塢和海軍船塢也給敵機破壞，昂船洲的國際電台，山頂的海岸電台，德忌笠角的軍用電台，已全部給日本人破壞，香港與英倫的交通，無法相通，今晨粉嶺上的加軍，受到巡迴的轟炸，消息斷絕，大埔至大埔墟，已給敵人再度佔領，也許粉嶺上的加印聯軍，全部犧牲了！」十三號這段話說得太長了，覺得很吃力，一種深深而短促的呼吸聲侵佔了整個房間裏。

「我認爲粉嶺上的加印聯軍，還可以鎮守一個時間，假如第三線的英軍馬上開往大埔。還來得及。」

「爲什麼呢？加印聯軍四面受包圍，還說可以支持嗎？」

「對，當我離開勞孫司令的時候，我大同情他了，故意命令各同志把中華民國的鮮

明旗幟，滿豎高崗上面，日軍是不敢冒險攻上的，因為日人第一害怕的是華軍，第二害怕的是印軍，第三害怕的是加軍，總之弱小民族的作戰人員，日軍都害怕。」

「那麼第四個害怕的，就是英軍嗎？」

「在強蠻的日本軍閥來說，他們並沒有把英國軍隊列入強敵或勁敵的準備，他們跟本就瞧不上英軍，認為英軍是不堪一擊的。」

「這樣說：盟友從前不大注意的人，就是敵人最害怕的人嗎？我不明白這個道理！」十三號撤嬌地說。

「這是世界大戰中一個國際間的矛盾哲學，像你這樣一個喜歡愛鬧的孩子，是不應該知道的。」

「我一定要知道！」

「請你去問問香港港督，問問英軍司令部，問問任何一個大不列顛帝國的盟友，或者是遠東情報部主任麥克杜格先生吧！」

他倆在這問題下爭持不了，祇有相對着作個會意的微笑，這微笑，足可以解決了國際間一個隔膜和中華民國和大不列顛間的矛盾的。

「我們不要開玩笑了，三天來香港本島方面的消息怎樣呢？」第五號特派員休息過後，很嚴肅的向十三號詢問。

「一連三晚，都有中央航空公司的飛機由重慶飛來啓德機場，大概是把我們留在香港的大員運走吧？」

「不過還沒有運走的，我們一方面要保護他，另一方面要監視他，尤其是以往態度不明的，但有一個條件，以不給他們發覺我們在監視他爲原則。」

「這點我也想到，留港的同志，現在已經進行總調查，同時打算將來個別帶他們離境。」

「辦法很多，可是要萬分小心，你要澈底明白，駐港的人總比內地的人複雜得多。」

「爲什麼比內地的人複雜得多呢？」

「這就先要問他們爲什麼有自由祖國的內地也不願住下去，反而甘心留在香港看人家的眼色？看人家的臉孔？這個道理，不是很明白的嗎？」

「討厭的，我們更重要的工作多着呢？國家民族比他們偉大得多了，假如留在香港的人負有黨國任務的，我們當然跟他合作，跟他聯繫，不然，我們要把精神集中移作對付敵人之用呀！」

「對的，我倒忘記了，稻田芳子的消息怎樣呀？」第五號特派員給十三號警惕着，當他無意中想起了這個惹人可憐的敵人時，不由自主的向他探問。

「我早上曾經祕密地去看過她」。

「在法國醫院？」

「不錯，可是瘦得很難看，她看見我十分高興的，請我轉知你在她未死以前，最緊要去看他！」

「你以爲我應該去嗎？」第五號特派員以付度的態度探問十三號的態度。

「我不曉得，大概你總認爲應該跟她作最後一次的會談吧！」

「聰明的孩子，對的，不要說我們的關係是這樣難分難解，就是站在工作的立場上來說，你也應該鼓勵我去！」

「難道她會爲你犧牲一切嗎！」

「最低限度，她也不會破壞我的工作 and 陷害我吧！」

「不過她總是我們的敵人，我生怕你看見她的時候，反會給她迷了你，五哥！這是挺危險的，同時她這次跟山礮櫻子合作，我認爲她們的來意，是靠不住的。」

「老是說靠不住！靠不住！難道我吃過稻田芳子或山礮櫻子的虧嗎？」

第五號特派員反感地把這段話給十三號自己去解答，他倆爲了各人的觀點不同，似很生氣的緘默着。

留醫在法國院的稻田芳子，在三天的痛苦呻吟中，她已澈底明白了軍閥和戰爭的可怕，她祇盼望能夠在未死以前跟第五號特派員來一次詳談，雖然祕密跟敵人往來，在日本特務機關認為是要受嫌疑或犯罪的，但在目前的憧憬裏，她不知道什麼叫做軍法？祇期待着她在中國戰事發生後而被戰爭割斷了幸福理想的第五號特派員，在中日之戰擴展至最高階段的今天，能夠重逢，應該死而無憾了。

真的，第五號特派員不出稻田芳子所料的果然來了，她如醉如癡的突然爬起身來，敏感的第五號特派員却跑前去扶着她安睡下來。

他體貼入微的替她蓋上了毯子，跟着坐進她的牀邊，按着她的額角，也按着她的胸膛，知道她在高度的發熱，脈膊和呼吸很短促，第五號特派員給她這種微妙的安慰，使她感激到滴下熱淚，誰說目前的稻田芳子，這軟弱可憐的狀態，還算是一個震驚宇宙的國際女間諜呢？

她祇在迅速中喘着似將窒息的呼吸，臉上滿佈淚痕的她，把第五號特派員的情懷禁住，輾轉了腰肢，把頭胸二部貼進了他的懷裏，始終在痛哭着。他想不出一句比較適當的話去安慰她，祇將手心輕扶着她那柔膩的鬢髮。這在稻田芳子的認為中，已經是個畢生難得的安慰了。

「小妹妹請你來的嗎？我羨慕她，她是一個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你愛她還是恨她？」第五號特派員不由自主的向她反問，他知道這個問題會增加他痛苦的。

「她雖然就是我的雙重敵人，但我不會把她擺在敵人的行列裏，因為我明白你少不了她，換句話說：跟我離不開你一樣！」

「你怪誰？離開兩年，爲什麼一點的消息都不給我？」

「我始終都是一個最倒霉的人，從廣州那晚在華安御旅館的敘會後，便給特務機關長矢崎少將探出來，他殘酷地把我逮捕了，用軍用專機押至台北，證實我跟你作了一次私會，還說我跟你通了消息。」

「土肥原不是很愛護你的嗎？」

「不過在這個情勢下，他祇有公事公辦，那時候，川島芳子和山磯櫻子也在台北，後來施了兩次火刑，幸而我還吃得消，矢口不認，結果川島芳子和山磯櫻子不忍心看着我挨苦，聯名爲我保釋，可是東京方面也對我懷疑了，判決監禁兩年，直至這次日本實行對英美宣戰後，更得山磯櫻子的多方設法，東京當局才答允我們一起派到西南太平洋。」

「川島芳子在星架坡嗎？」

「本來當局要我們三人一致行動的，後來因爲國際形勢突然惡變，便把山磯櫻子調

往緬甸駐紮臘戍，我被派到吉隆坡，川島芳子仍留星架坡，她備對海軍作戰和海港攻擊，是很有研究的，英國駐太平洋主力艦隊，現在集中星架坡，她奉命在十號以前要消滅威爾斯親王和里伯爾斯公爵這兩艘英國在遠東僅有的主力艦。

「你猜她可以達成任務嗎？」

「當然可以，祇要日本的快艇供應艦抵達星洲，英國的遠東艦隊，便可全部消滅。」

「我真不相信日本的快艇供應艦有這樣超人的力量呢？」

「照理是無可能的，不過日本在戰爭中的海軍已經重新組織起來了，所謂快艇供應艦，就是魚雷快艇母艦，每艦有十二艘魚雷快艇，這都是攻擊英艦隊的犧牲品，裏面的作戰人員，全是敢死隊，日本人稱它做海上肉彈。」

「到星洲來的母艦有多少呢？」

「一共三艘，不過有十二艘潛艇保護它。」

「這樣不是有三十六艘魚雷快艇，十二艘潛水艇嗎？」

「所以川島芳子曾經肯定：英國遠東艦隊，是不難消滅的。」

「全是由她計劃嗎？」

「不祇給她計劃，同時由她直接指揮。」

「你怎會到香港來？」

「還不是急於跟你會面嗎？當山礮櫻子在臘戍得着你在香港的消息後，我們便要求派來香港，我在吉隆坡的任務本來是很重大，山礮櫻子在緬甸的成績也不錯，這次泰國能夠安然解決，也是她的力量，不過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期望；祇是來香港看看你，川島芳子也願意替我們負起整個保證責任，很不容易的才允許把我們調到香港來。」

「川島芳子知道我在香港嗎？」

「知道的，可是她不會猜想到我們爲了你而來的。」

「現在我們不是會面了嗎？你有什麼話要跟我說？」

「現在嗎？恐怕太遲了，我曉得我這次的病，是成問題的，也許……」稻田芳子十分傷感的再沒勇氣說下去。

「醫生說你什麼時候可以出院？」

「我不曉得，一個人到了第三期肺癆病，隨時隨地都在危險中，大哥！假如你不忍心我馬上死亡的話，你就要和靄一點，不要給我太難堪，我們相處至今，從沒有吵過嘴，或發生過意見，我痛恨戰爭，戰爭把我的幸福凍結了，身體也被剝蝕了。大哥！我希望在我未離開這個戰爭的時候，未離開這個人世間的時候，你還在我床邊安慰着我！啊！我多幸福，我真的不能夠死，我不應死，也不願死，同時我畏懼死，大哥！你救救我吧！」稻田芳子越說越傷心的儘管在第五號特派員的懷裏痛哭，他在絕大的感動中緊

緊地擁抱着她。

一個患了肺癆病的人，尤其是一個懷春時期的少女，對異性愛的需要，是特別濃沃的，這更何況稻田芳子是個多情多感的東洋婦女？

他倆各抱所願的在靜默中，生怕這微妙的情懷會給突然其來的惡訊打擾，雖然他倆處在絕對相反的責任中，但祇有一刻的溫暖，也不願把這一刻的溫暖而投送在戰爭的洪流裏。

突然其來的警報聲，在維多利亞港嗚嗚地掀起了，銅鑼灣的居民，像萬馬奔騰的。竄擾着，向各自認為安全的角落裏躲藏起來。

這嗚嗚的騷擾聲音還沒有停止，重濁的機聲由西南方送進港灣，嚇住了整個港面的空氣，稻田芳子仰起頭來，靜靜地作個深呼吸，雙頰紅潤得格外美麗，第五號特派員從她呼吸中，發現了一陣一陣惹人難堪的血腥的羶味。他心裏忖測着，難道到了第三期肺癆的病人，雙頰是紅膩，呼吸是一羶腥的嗎？

「大哥！飛機來了，這次要在大館和中環街市一帶投彈的，你不要害怕呀！」稻田芳子吃力地抬起頭來說了這段話後，已經再支持不住，疲倦地躺回他的懷裏。她對第五號特派員，確是關懷不過的，可惜第五號特派員爲了責任所在，未能接納她的愛情吧！也許他太慚愧了，不敢接受稻田芳子的温情蜜意和無上恩愛呢！

「我曉得你們的炸彈和炮彈不會丟到這裏來的，所以我不會害怕！」

「不過我希望有一顆中國的炮彈落在我的身上。」

「爲什麼你要這樣說？」

「死在你的懷裏，跟死在中國的炮彈下，不是一樣的痛快嗎？」

「我不願意你爲戰爭而犧牲，戰爭也沒理由把你犧牲，所以中國的炮彈不會落在你的身上的。」

「既然你不願意我們爲戰爭而犧牲，爲什麼你又甘願爲軍閥而犧牲呢？」

我現在不是清醒了嗎？可是已經來不及了，我知道我的病是足以結束或危害我的生命的。

「那麼你在一年前爲什麼不接納我的忠告。到中國來跟我一起生活？」

「那時我還同情軍閥的論調，最大的原因是受了長期軍國教育的催眠，以爲這個世界，祇有用戰爭才能消滅戰爭，祇有用戰爭才能消蝕國家和社會的矛盾，怎知直到我的身體弄糟了，戰爭不但不能消滅戰爭，不但不能解決國家與社會的矛盾，反而還增加了國家與社會的危險！」

「這是一個必然的道理，日本軍閥以爲用戰爭可以解決中國事件，但中國當局，也認爲祇有抗戰才可以生存，甲方要傾全力去征服乙方，乙方也傾全力去打擊甲方，中日

兩個民族，祇有變成百年戰爭，除非日本軍閥覺悟，不然日本將來的滅亡，是滅亡在日本軍閥的手裏，同樣道理：你的滅亡不能夠怪責中國，也不應該怨我不同情或不愛護你！」

「現在還有什麼話說？戰爭已經不容許我去求真理，而且得來一個相反的報應：就是真理無從追求。」

「十年如一日的高超理想，也在戰爭中烟消雲散，我才對你絕對讓步，大哥，這點你明白我吧！相信我始終沒有把你排在敵人行列中吧！可是，過去殘忍的你，還在每次的巧遇中，我都給你不少的幫忙，你虛心一點，就會明白的。」

「這點我絕對明白，同時很感激你，現在舒適一點嗎？明天替你轉換一間醫院好嗎？」

「爲什麼呢？」

「這裏很危險！」

「有什麼危險？」

「你是一個富有軍事眼光的人，請想一想？」

「就心日本飛機丟下炸彈嗎？」

「不會的，因爲軍閥知道你在這裏呢！」

「就心英國情報部發覺嗎？」

「英情報部？你相信他有這個力量嗎？」

「還有什麼危險？」

「理由很簡單，英軍要保衛香港，日軍要進攻中區跑馬地加路連山黃泥涌道，這裏就是一個必爭之地，根據日軍未來對香港進攻的路徑和必然的步驟，是由七姊妹與銅鑼環登陸，會師英皇道北角之間，再經調整，便向這三個地方進攻，同時英軍司令部都已準備在這裏作大規模巷戰，法國醫院和聖保羅醫院，就是英軍的主要作戰據點，爲了這個原因，我主張送你到半山的私人醫院去。」

「你能夠把我送往九龍去嗎？」

第五號特派員並沒有提防到稻田芳子會這樣的要求他的，當他聽到這句話後，呆呆地望着她的病軀，很像想不出一句較適當的說話來回覆她的樣子。

「爲什麼你打算回到九龍那邊去？」靜想了片刻的第五號特派員，仍猜不出稻田芳子希望回到九龍的動機，才用這句話去追問她。

「我知道我插翼也難飛過維多利亞灣海面，除了英軍司令部現職官員之外，要搭船過九龍，實在難於上天呢！」稻田芳子似很失意的歎了一口氣。

「我問你爲什麼要回九龍去呀？」

「那麼我應該先問你是不是由九龍撤退？再由九龍回到華軍防地？」

「你爲什麼要這樣問我？」

「傻孩子！還不明白嗎？我決定跟你回中國，所以先過九龍，好替你佈置和掩護。」

稻田芳子微笑地注視着他的答覆。

「我不會回到華軍防地去的。」

「你打算衝出日本艦隊的封鎖，用魚雷快艇轉大鵬灣返中國嗎？」

「聰明的芳子，我老早便決定這樣子幹的，你有胆量跟我一道去，我就帶你回中國，祇要你回覆健康，便可跟我一起工作。」

「你真有這樣勇氣嗎？」

「有的，而且確有這樣的信心和決心。」

第五號特派員與稻田芳子相對着作個滿意的微笑，可是在這個微笑中，英軍司令部突然下了緊急命令，撤退九龍，死守香港本島待救。

爲了九龍的下令放棄，所有大小船隻，集中九龍車站和油麻地碼頭，源源不絕的先將英軍撤退，跟英軍之後撤退的，是一些輜重和糧食。

英軍已在第三線撤到九龍市區，而第一二線的加印聯軍仍在火線上拼命搏鬥，今天雖然是日軍展開最大的主力攻勢，但加印聯軍據險而守，尙可阻止在前進中的日軍。

等到加印聯軍得了英軍已撤回香港的消息時，加拿大軍的士氣大受影響，那些早已給日本間諜收買了的印度軍隊，在第一線的全部乘機豎起白旗，日軍不費一彈，佔領第一線。

十三號探到英軍撤退九龍的情報後，馬上轉到法國醫院來，找着第五號特派員處置他們今後的工作問題。

「大哥！消息不好了，英軍司令部突然撤退九龍市區第三線的英軍，第一線印軍得到英軍撤退的消息後，已向敵人豎了白旗，第二線的加軍，怕腹背受敵，已撤離第二線，到達青山道，憑障礙物據守，準備巷戰。」十三號喘着氣的說，似乎很匆忙的樣子。

「英國軍隊已全部回到香港嗎？」第五號特派員也不安心的問。

「大部已渡海了，因船隻不敷，尚有三分之一在九龍車站，繼續回港！」

「你看見九龍車站和油麻地碼頭一帶，有沒有加印聯軍？」

「沒有？也許在青山道一帶，那邊炮火很密，日軍主力部隊，曾三攻三失呢！」

第五號特派員對這問題已失望了，對英軍司令部更感失望，他自己在內心裏去責怪英軍司令部，爲什麼不多守五天呢？多守五天，三十萬精銳華軍，便可增援九龍解救香港的危難。

「英軍退出後，加印聯軍可保衛九龍多少時候呢？」十三號再爲這突變的問題發問。
「請你問問稻田芳子吧！」

「快則三天，遲則十天，」稻田芳子是明白整個日軍作戰計劃與實際情形的，她根據事實去答覆十三號。

「你說日軍得了九龍，會不會馬上進攻香港本島？」

「當然乘勝繼續進攻。」

「你以爲英軍可守多少時日，才淪陷給日軍？」

「最多二十天，其實祇要日軍決心進攻，英軍要守一星期也不容易。」稻田芳子也是一個瞧不起英軍的人，她仇視英國的狡猾，並不弱於十三號。

「你看，將來英軍投降的方式是怎樣的呢？」

「還不是在一萬八千尺高的扯旗山頂作第一次的豎白旗嗎！」稻田芳子很幽默地答。他們三人，知道香港之失陷，祇是時間問題，第五號特派員未能得到英軍司令部的信任，很失望的替香港可惜。

「我們今後怎樣辦呢？」十三號再不耐煩的說。

「忙什麼？雖然英軍司令部不重用中國的作戰人員，但我們職責所在，我們要盡盟友之責，總之，英軍一日繼續作戰，我們就一日去支持他。」

「要是他們豎了白旗，我們不是要做俘虜嗎？」

我們那會給人俘虜？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保護稻田芳子，一起衝出港口，由水道突圍吧！」

「大哥真有這個決心嗎？」稻田芳子不大相信的取笑第五號特派員。

香港環境，由於九龍已入半淪陷狀態，一刻鐘比一刻鐘的惡劣起來，這惡劣的環境，誠然是對中國參加英軍司令部的作戰人員很不利的，日本特務人員，最高級的都集中到九龍市區，他們很驕傲又有很有把握的相信這次一定可以生擒第五號特派員和嬌豔的十三號。

「大哥！我看你還是到遠東情報部去看看吧！」十三號總是對這個問題放心不下。

「好，你先把芳子送到半山的住宅區吧！假如情勢再緊張，法國醫院的醫生和看護會跑光的，那時祇剩下了稻田芳子，怎樣放心？」第五號特派員體貼入微的故意在十三號面前表示出他對稻田芳子的關懷，這在十三號的反感當然很大，但稻田芳子却受到絕大的安慰了。

「你們到遠東情報部吧！我決定留在法國醫院，等待你們帶我逃脫，可是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候，你們千記萬記；不要忘記稻田芳子還在法國醫院中，我對你們總有一點幫助或照料的。」

稻田芳子說了這段話後，跟着提起似乎覺沉重的右手，爲第五號特派員握一握手。第五號特派員從這握手中，發覺稻田芳子的手心，在高度的發熱，也許這個就是所謂的「內傷潮熱」吧！但爲了責任，爲了工作，第五號特派員是再不能留戀着稻田芳子了。

「芳子姊姊！安心點靜養吧！將來我們返中國的時候，我會要大哥跟你一道的。」十三號靜視着稻田芳子這可憐的情形起了同情之心，來安慰安慰她那第三期肺癆的病軀。

「謝謝我們的小妹妹！你們小心點去吧！——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三號是跑了，到底兒女情深，在他倆跑後，稻田芳子獨個兒哭了一個痛快。

在痛苦呻吟中，山磯櫻子突然推門而入，這確使稻田芳子吃了一驚，她轉了面向着壁牆，不願山磯櫻子知道或發覺她在痛哭。

「你來的時候，看見大哥跟小妹妹嗎？」稻田芳子很難過的先向山磯櫻子問。

「剛剛在門口相遇！」山磯櫻子也別有所思的答。

「他們有跟你談過什麼話嗎？」

「沒有……」

「真的沒有嗎？我不大相信。」稻田考子肯定山磯櫻子騙她。

「反正都是替你說好話……」

山磯櫻子雖然是十分真誠的說了出來，可是在她那兩顆滑油油的眼睛裏，已蘊藏着妬恨的情火，這種情火雖然不會在稻田考子的面前爆發，可是却使她軟弱地再沒勇氣去抬起頭來，多淚的病人，加上多愁善感的憂鬱，汪汪的眼簾中瀉下兩條惹人憐愛的淚綫。

「可是，芳子姊姊！請你不要誤會，我對你祇有幫助到底，犧牲到底，從矢崎對你陷害的時候起，到這次派你來香港止，我山磯櫻子早已甘願做個傻瓜，不過我時常在反問自己：爲什麼要甘願做傻瓜呢？做了傻瓜後，爲的又是誰呢？我可以用良心保證：爲的純粹是你！我們是對親如姊妹的同志，我既然決心犧牲以前，爲你這飽受刺激的內心得到一點安慰，我斷不會阻碍或奪取你的幸福，同時爲了你；我不怕犯罪，甚至赴湯蹈火，在所不計，從粉嶺不顧一切的拯救你的大哥；敵人第五號特派員，就可以證明我爲的全是你，芳子姊姊！你還會懷疑我嗎？」

「我不會懷疑你，我對你，除了終身的感激以外，並無其他意思，我信任你，有時比信任自己還靠得住，妹妹！你是個日本偉大的女英雄，我怎會把同情我。照料我的人去當壞人看待呢？」

稻田芳子的精神雖然已到極度疲憊中，可是爲了山磯櫻子對她的坦白摯誠，又使她得到不少的興奮與安慰。

「九龍英軍撤退，日軍司令部下令限三天攻陷九龍，十天奪取香港，看這情勢，我們在港萬分危險。」山磯櫻子把私人的問題移進工作立場上去談。

「妹妹打算怎樣呢？」

「我決定今晚深夜離開香港。」

「到那兒去？」

「先渡海往九龍。看看磯谷中將怎樣？不過我早已決定仍在神怪潛艇中，在測魚浦那邊指揮登陸工作，我很明白，假如這件工作我不幹，就沒人可幹了，姊姊！你的身體再不能勞動了，我打算今晚先送你過九龍，再送你回日軍司令部，離開這個轟炸和重砲的目標，你的認爲怎樣？」

「我知道法國醫院不祇是個轟炸和重砲的目標物，同時是英日兩軍爭取中區的必爭之地，但我……」稻田芳子說到這裏便沉默下來，像追憶着什麼似的。

「你不打算離開香港嗎？」

「我沒有勇氣去打算。」

「難道你要在這裏守候大哥來跟你共存共亡嗎？」

「妹妹，我真耽心會給你說中呢！」

「可憐的姊姊，你確相信一個當前的大敵會如你所想的有情有義嗎？」

由於稻田芳子向山磯櫻子表白了態度後，山磯櫻子才具體明白稻田芳子對第五號特派員的癡心，她感覺到稻田芳子已無可勸告，祇有自己去打算今後的動向。同時不願多獻議使她失望的話，免她受刺激。

時間轉入下午，昂船洲那邊被日軍重砲轟擊得更緊張，原因是九龍方面的高地。全給日軍佔領，日軍就在高地架設重砲，加速向昂船洲轟擊，砲彈着地開花，火燄百丈，威脅着全港官民。

每一個人都這樣想，假如日軍把轟擊昂船洲的砲彈來轟擊香港，香港便成粉碎，居民也不堪設想。

昂船洲給敵人總轟擊的砲聲，還沒有停止，一大隊的重轟炸機橫過維多利亞灣，香港居民看見這個情景，驚到發抖，幸而這批飛機橫過市區，沒有什麼動作。

一大隊的重轟炸機，這次是飛去光顧赤柱隧道砲台的，所下的炸彈，都屬重量，在光天化日中香港街道死寂到沒有一個人影，百年的香港，這還是第一次。

赤柱隧道砲台的爆炸聲，和爆炸後彈藥的自焚聲，香港居民全部聽得很清楚。

經過二十分鐘的時間後，這大隊的日本重炸機又回來了，而且在遠遠的高空便散

開，如貫飛入市區，居民馬上四竄，知道敵機要投彈了。

由於飛機的數量有八十多架，香港的高射砲位早已給飛機和便衣隊炸毀，所以一點抵抗力也沒有。

稻田芳子雖然在病榻中，但她具有作戰經驗，她聽着飛機來勢的聲音，已知道日本飛機要炸市區的目的物了，不過她相信不會轟炸繁盛的市中心區和東區的灣仔與中環一帶吧！

「櫻子妹妹，我看這個情勢不大好，你馬上入防空洞去吧！」稻田芳子知道日本飛機要轟炸市區，才促山磯櫻子去躲避。

「不要緊，你也不要害怕，雖然日機要炸市區，但他的目標是大兵頭花園的軍械庫，這幾天，你得小心點，中環大館，中環街市，都是轟炸目標。」山磯櫻子知道稻田芳子不會轉地醫病，才把敵人的軍事危險區說出來，等待她自己去應付。

山磯櫻子剛剛把這句話說過，一架由高急降的指揮機發出信號，確實在大兵頭花園水池附近落下了四個重量彈，爆炸之聲，使全港之玻璃窗震落，胆怯的居民，驚至瘋狂。

跟着這架指揮機的目標連貫投彈的，約有十二架，因為爆炸的聲音在半山，日機去後，居民四出探消息。生怕再來一次。

八十多架日機原數回防後，昂船洲的隧道砲台又開始被日軍重砲密集轟擊了，今天的戰事，雖然全爲炮戰，但却是最緊張的一天。

時間轉到黃昏，由於九龍的英軍撤退，敵機的狂炸，昂船洲幾次着彈大火，居民更是騷動，一種紊亂的情景，侵佔了整個市面，各人都懷着恐怖與死亡之心，他們很明白；假如香港將來要發生巷戰的話，數百萬居民的生命財產，可說完全落在日本人或英國人的手上。

晚上是居民活動的時候，每個人背着日用品行李，有來有往，各找認爲安全的地方去搬家，還有皺着眉頭四出尋找糧食的貧人，九龍如果陷落，香港數百萬居民要活活的餓死呢！

深夜，在燈火管制中，敵機不明架數，在香港與九龍間巡迴三次，中環，灣仔，上環，半山等地投下了數十個照明彈，跟着照明彈照到的地方，有不少敵人便衣隊和英奸漢奸施放紅色訊號，早已轉往九龍在加軍司令部計劃作戰的第五號特派員，知道香港本身的力量，實在比不上敵人潛伏在香港的力量，但他仍不灰心，決與勞孫司令作戰到底。

一三三

季候雖然已入隆冬，可是香港始終在溫暖而悶熱的氣候中，熱天戰爭，加軍和英軍

都有點討厭。

太陽的光芒僅僅在維多利亞灣露出頭角，日軍重炮再集中昂船洲轟擊，昂船洲一向是香港的祕密軍事區，由於敵人連日不斷的轟擊，居民們才知道昂船洲是個保衛香港內灣的主力炮台。

天將放亮，英軍警已全部撤離九龍回到香港，每個英籍軍警的家眷，攜兒帶女，在統一碼頭等候自己的親人回來，因英軍尙未有怎樣機會與日軍主力作戰，每個家眷都並不失望的接到他們所謂的出征者。

十三號奉了第五號特派員的命令，留在統一碼頭一帶，考察英軍的調動情形，隨時報告第五號特派員，使他與加印聯軍知難而退，免遭全軍被殲，他跟勞孫司令都很明白，英軍撤退，九龍沒法再守，退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樣，第五號特派員再命令十三號到九龍來，商討掩護退却的問題。

十三號因有英軍司令部的特准通行證，一切都很方便，半小時後，她已抵達荔枝角道底的舊加軍兵營。

這個加軍兵營，雖然連日給日機的炸彈炸得一塌糊塗，不過因爲每座都是小洋房，沒有全部炸掉吧！

「英軍全部回港了嗎？」

剛由大埔以南被日軍主力壓下來的勞孫司令，首先見着十三號便這樣問。

「昨日下午開始撤退，日夜不停，糧食和輜重，都已運完，現在留有大小汽船約六十艘，也許留給加印聯軍撤退用的。」

「好陰謀，撤退就撤退，爲什麼連我這個聯軍司令都不通知？怎樣教人樂意去替英國打仗？」

勞孫司令一肚子氣，越說越覺得自己的犧牲是沒代價的，才在第五號特派員面前發出他的牢騷。

「這也許是英軍司令部的計劃吧！假如他把撤退的消息宣佈出來，會耽心加印聯軍動搖，或軍心紊亂，加印聯軍如果在第一二線動搖或紊亂，你看第三綫的英軍是怎樣危險呢？」第五號特派員把實際情形安慰勞孫司令。

「可是我勞孫司令却不能同情英軍司令部這個出買加印聯軍的安全辦法！」

「這個問題恕我不便參加討論，不過我們目前重要的問題，不是跟英軍司令部撤退的問題，而是怎樣使加印聯軍安然退出九龍的問題。」

第五號特派員知道局勢已到無可補救的時候，如果再把時間耽長了，對撤退的問題更難解決了。

「本人絕對信任閣下，望閣下提供我一個好的作戰步驟！」

由於勞孫司令的虛心和切實信任第五號特派員；他沒有一點推辭，馬上與十三號牽着勞孫司令跑到壁上的九龍作戰地圖前面，隨手提着一根像打桌球的球棒，首先把荃灣，青山道，界限街三個地方作很有經驗的勾了一個圓圈。

「日軍主力，我們既然衆寡不敵，祇有放棄沙田以北之地，集中兵力在市區外圍掩護退却，敵人早已探到我在加印聯軍司令部，當然避實就虛，放棄中鋒沿鐵路線的進攻，而改由右翼集中火力，先奪大帽山，佈置重砲陣地，再由馬隊衝入荃灣，這是敵人必然的作戰步驟。」

第五號特派員把第一步說了出來，跟着指出了大帽山和荃灣這兩個地方。

「日軍爲什麼要佔荃灣呢？」勞孫司令不大明白地追問。

「日軍先攻荃灣的作用是更接近昂船洲！」

「敵人要攻昂船洲嗎？」勞孫司令更驚異第五號特派員的作戰策略。

「昂船洲如果落在敵人手上，進可以攻香港，退可以守九龍，最低限度，英國本部無從增援香港，所以日軍先佔荃灣的動機，在乎昂船洲一孤島吧！」

「這樣說，我們在這裏截擊他，不是可以掩護退却嗎？」

「大概司令還沒有明白敵人的力量吧！」

「確實沒有，英軍司令部和遠東情報部，始終沒有給我們一點情報，不是說日軍三

千，就是說日軍數百，直到英軍撤遠，英軍司令部仍告訴我們這是雙方哨兵的小接觸，英日軍隊，尙未正式接觸。」

「老實說，敵人進攻香港，準備三個完整師團和一聯隊騎兵，一小隊航空母艦，三十艘大小戰艦，三百架飛機。還有後援部隊兩師團在廣州候命，我們祇有加印聯軍三千人，多是未打過仗的，怎樣可以單獨作保衛戰？假如英軍不撤退，英本部有大軍增援，這又不同了。」

「我們現在怎樣辦呢？」勞孫司令聽到敵人的實力如此龐大，心是怯起來了，他希望第五號特派員馬上帶他們先回市區，寧願憑着建築物作困獸鬥，也不願在郊外給敵軍掃蕩。

「到了目前的情勢，我們祇有死守界限街和司令部側面的青山道，荃灣，敵人志在必得，火力一定集中於此。」

「那麼我們要在界限街佈防了。」

「現在才佈防，已經太遲吧！」

「遲了嗎？」勞孫司令失望地等待第五號特派員的答覆。

「可是也有補救的辦法，界限街一帶，我派有三百個便衣隊在那裏，請司令馬上調一千人前往增援。」

「留下的二千人怎樣分配？」

「集中一千守青山道，其餘一千先把輜重撤退。」

勞孫少將依照第五號特派員的戰略去做，他希望第五號特派員確能解救他們，使他們撤回香港，免遭無謂犧牲。

「那麼我應該在界限街指揮，還是在青山道坐鎮？」勞孫司令仍徵求第五號特派員的意思。

「這容易辦，我和十三號到界限街，華方便衣隊，由十三號指揮，加印聯軍可交由本人領導，司令坐鎮青山道之最後防地，並派委員迅速運輜重渡海。」

「這個時間可延至甚麼時候止？」

「輜重和剩餘糧食運輸，限至明早天亮爲止，因爲我們若果把時間耽長，敵機必定轟炸碼頭，我們多在九龍逗留，放心不下，而且於事無補，雖然我們有三千人，靠着有利地勢與建築物，總可守衛三五天，但對整個戰事來看，我們應知難而退。」

第五號特派員提綱挈領的分了工作後，他們正在各自分頭出發的時候，一個傳令兵很匆忙的把一張卡片送來。

「誰人送來的？」第五號特派員驚駭地問。

「一個中國小姐送來的。」傳令兵也懷疑地來。

他們對這張名卡懷疑的原因，是送來的時候印有三個中國字，但轉到第五號特派員手裏的時候，卡片上所印的字已走光了。

「甚麼人要跟我們開玩笑？」十三號很着急的問。

第五號特派員經過片刻的沉思，他像發覺了甚麼東西似的，向着勞孫司令突然狂叫着：

「我們在十五分鐘內，凡有生命的東西要全部離開司令部！」

勞孫司令已會意到這張卡片是某方送來給第五號特派員的緊急情報，機械地叫傳令兵馬上吹緊急集合命令。

集合令發出後，僅餘的十六部皇家軍用卡車，把剩下的加印軍隊很騷動而又很零亂的爭上卡車，勞孫少將領隊先行，加開速度，由荔枝角道底的橫馬路轉往青山道前進。

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三號轉上他們自備的法國快車向着界限街飛駛。

九龍已到最後關頭，馬路上死寂得可怕，十三號乘這人靜的機會，以閑熟的駕駛技術，駛離了加軍司令部這個危險地區。

勞孫司令和第五號特派員各自向着目的地前進，僅及五分鐘，一中隊的敵機突向加軍司令部投彈，並向司令部裏的房子密集機槍掃射，這時候，爲了敵機空襲的劇烈，勞孫司令和第五號特派員都各自找了地方去掩蔽汽車，在馬路邊遠望着日機在加軍司令部

的上空投彈·掃射。

「大哥！你爲甚麼會知道日機來炸司令部呢？」十三號微笑地問，像這樣一個能夠知己知彼的長官，部屬沒有一個不佩服的。

勞孫司令現在雖然離開了第五號特派員，但腦海裏深印着第五號特派員那和藹可親的印象，同時在內心裏，十分感謝第五號特派員去拯救他們。

「大哥！你在想甚麼？剛才我問你，爲甚麼會知道。敵機來轟炸司令部？爲甚麼不答我？」

十三號呆癡癡的注視着第五號特派員的神態，她祇知道他在追憶，但不明白他在追憶甚麼東西？

「我正在想着這個問題，你猜，我爲甚麼會知道敵機轟炸司令部？」第五號特派員覺得她太寂寞了，像開玩笑似的又反問她。

「誰曉得？」十三號並不考慮的說。

「老實說：這次又是她救我們的！」

「她？」十三號忖測地。

「對的。」

「她是誰？」

「我說你真是一個小傻瓜，你看，跟我們有往來的，有幾多的她？」

「山磯櫻子嗎？」

「胡說！她希望我們活活的死在她的手上。」第五號特派員憤恨地。

「那麼是稻田芳子了。」

「祇有死心塌地照料我們的，祇稻田芳子一人。」

「你怎樣懂得她叫你離開司令部？」

「這是兩年前的一個分別的晚上，她給我一句臨別贈言：她說；如果有人送你白卡片一張，你就馬上逃跑，一定得救，如果有人送你藍卡片，你就要祕密偷跑，如果有人送你紅卡片，你就要準備自衛，有人在暗殺你，這些卡片送來的時候，都印有名字，但十秒鐘後，印上的名字自然會化去，所以剛才接到的是白卡片，兩年來，我無時無刻不在惦記着這件事，怎知到了香港之戰才用得到！」

第五號特派員說到這裏沉重地嘆了一口氣，這在十三號的認為中，一定是猜他對稻田芳子念念不忘的。

「這樣我們應該感謝稻田芳子呢！」

「感謝有甚麼用？她並不需要我去感謝她！」

「她需要你甚麼？」十三號也難過起來。

「她祇盼望我在她將死的時候，能夠看到我在她的身旁。」

第五號特派員悲從中來，這在十三號的認為，是第一次發覺他的隱情與內心的悲哀，真的，他倆都同樣認為稻田芳子是他倆好幾次的救命恩人，同時今日稻田芳子的一病不起，完全是幾年來第五號特派員對她不諒解的原故。

一個憧憬着愛人與敵人是二而一的事，一個相信着愛人與敵人是勢不兩立的事，所以稻田芳子對第五號特派員是越跑越近，而第五號特派員對稻田芳子是越跑越遠，戰爭使得一對天生的情侶向着矛盾之路跑，這不知是第五號特派員的薄情？還是戰爭的罪惡？十三號恐怕第五號特派員因一時的刺激而誤了行踪，她故意仰望着那在司令部投彈後的一中隊敵機向着東南面的海洋歸隊。

「敵機出海了。」十三號自言自語的，她這個動機，是希望第五號特派員注意她。「我們上車繼續前進吧！」

他倆加開速度，很快的到達已入混戰狀態中的界限街。

到了中午，十三號遵照第五號特派員的命令，轉入界限街郊外一帶的洋房，利用避走一空，屋無人守的房子，五百名便衣特工同志，化裝做該區居民，由十三號統領，聽候命令出擊。

加印聯軍得到第五號特派員來指揮他們的消息，軍中士氣大振，他們在粉嶺一役

中，已認定第五號特派員是個不同凡响的戰將，所以加印聯軍在新指揮官以最迅速敏捷的整理下，一小時後，把混戰的界限街，英雄地肅清了敵人的前進部隊。

「敵人要攻入九龍市區，界限街是個必爭之地，我們要分批安全退却，保持力量，在十八小時當中，界限街不能給敵人奪去！」

第五號特派員反攻界限街後，召集加印聯軍的高級官佐訓話，向他們鼓勵，並說明界限街的重要性。

「請問閣下，萬一敵人再來進攻，我們怎樣處置？」

一個加軍中尉向第五號特派員很耽心的提出這問題。

「不錯，敵人力量比我們強百倍，但各位不必怯懼，本人早有破敵之計，請大家對我信任，担保在十八小時內，我們可全部安然撤回香港。」

「敵人會不會再來進攻？」

另外一個加軍中尉，向第五號特派員提出質問。

「還有兩次，一次在下午三時，一次在今晚七時，明早我們可撤回九龍。」

「我們不願意再守候八個鐘點，英軍已全部退却，我們爲甚麼還替他們死守？」

這又是另外一個加軍軍官說的，他們爲了英軍先撤，全軍騷動，有一部份已不起勁，情勢突轉惡劣。

「我是奉命代表勞孫司令來指揮，保衛界限街的，現在未得各位同意，本人應該辭別各位，先行回港！」

第五號特派員明白了加印聯軍已到沒有主腦的時候，他故意辭職，像要馬上離開他們的樣子。

「先生跑後，我們祇有全軍被殲，難道先生願意看着我們滅亡嗎？」

這是一個年紀較長的加軍上尉說，他對戰略方面，似很有心得，而且知道自己的地位危險，不得不求救於第五號特派員。

「各位要明白，這並不是我願意離開你們，而是你們反對再守十八小時，既然大家要反對，我留在這裏有甚麼用？」

「我們一致擁護先生領導我們安全撤退。」

一個少校參謀突而其來的站起身來高呼着，他們的意見漸漸劃一了，這對第五號特派員的指揮總是有利些吧！

「既然各位意見統一，願意守衛界限街一個時間，掩護輜重先行退却，本人當與各位共同進退，同生共死。」

第五號特派員體察加印聯軍情形，認為在界限街與我特工同志配合，尚可一戰，他才決定留在這裏，掩護撤退。

「先生剛才不是說過：下午三時和今晚七時，敵人還要再來進攻嗎？我們合計不過一千人，怎樣應付得來？」

這是一個較高級的加籍軍官向第五號特派員提出的詢問，其實怯怯於加印聯軍每個作戰人員的心坎裏的，也是這個問題，加印聯軍是全無作戰經驗的，怯戰與畏敵，當然是一個免不掉的嚴重問題。

「請各位一心相信我，本人已佈置一切，等待敵人進攻，祇要敵人進攻，我們必獲勝利。」

「現在差不多三時了。」

「不要緊！這次敵人的進攻，是試探性質，進攻我們的是經騎部隊。」

「有多少人？分幾路來攻呢？」

又是一個胆怯的隊長追問，這却使第五號特派員覺得麻煩。

「敵人祇有一百個騎兵隊來挑戰，我要他們一個也沒命回去。」

「聞說敵人的騎兵隊，每個人都有一挺手機關槍和兩枝手槍，他們的戰鬥力很強，我們怎樣應付得來？」

「這點用不着各位的耽心，祇要敵騎兵隊到達我們的射程時，他便會沒命回去。」第五號特派員雖然很老實的說，但他們却沒有像第五號特派員所說的那樣有把握和

信心。

三時已到，加印聯軍的瞭望哨兵，慫促地跑來報告第五號特派員。

「一共看見敵騎有多少人？」

「約一百人，從界限街遠遠的山徑向着我們這裏前進。」

「騎兵隊的來路，是由郊外洋房小路而來嗎？」第五號特派員也有點匆忙的態度，急到這批怯戰的加軍長官流着冷汗，有些還在顫抖中。」

「好吧，大家馬上回防慢慢等待敵騎兵衝來，但大家要記着，未到射程時，不准放一鎗一彈。」

司令部裏，在第五號特派員發出了各自馬上回防的命令後，經過一瞬間的紊亂，祇留下第五號特派員一個人。

第五號特派員雖然身臨大敵，但他仍鎮靜地在大樹掩蔽着的瞭望台上，指揮作戰。在敵騎兵隊越跑越近與界限界相隔。不過一千尺的時候，加印聯軍看見第五號特派員跑到瞭望台上，心裏更爲着急，他們每個人都這樣想；敵人已迫入火線圈，爲甚麼還不發出攻擊命令，難道他就不怕死的嗎？

怎知敵人到達五百尺時，第五號特派員安閒地提出他的手槍，向天連續放了三鎗，加印聯軍爲了攻擊令未下，每個人把槍口瞄準敵騎隊，這個千鈞一髮的嚴重局面，差不

多他們連呼吸也停止似的，來靜待第五號特派員發下攻擊命令。

第五號特派員向空中發放的三槍，是給十三號馬上出擊的訊號，這在提心吊膽中的十三號與五百便衣同志，在十三號領導之下，憑着小洋房的掩護，突然首先向剛剛過了境的騎兵隊掃射，在十分鐘的密集掃射中，敵人已紊亂不堪，中彈墜地的人馬，已損失大半，殘餘人馬，僅剩三十餘人，迫得直向界限街衝進，這時候的第五號特派員，才給傳令官發出總衝鋒的命令，加印聯軍才興奮而起向剩餘的敵騎兵隊跑上戰壕衝鋒肉搏，結果給加印聯軍和我們的五百名便衣隊作個大包圍，剩下了十二個人馬皆備的敵騎兵，由十三號指揮着各同志，全部俘虜。

敵人這次派來的一百名輕騎隊，本來是作試探性質，怎知却給第五號特派員用計把敵人全軍覆沒，這確使攻港的聯軍司令酒井中將難以解決。

第五號特派員與十三號會師後，他倆的精神萬分興奮，十三號英姿勃勃的迴視着這十二個俘虜，和站在一邊的加印軍官老在微笑地以羨慕的眼睛投送給她。

「原來這位中國小姐，是個百勝將軍。」一個最高級的加籍軍官跑到第五號特派員面前向十三號致敬。

「我們有沒有同志損失？」第五號特派員每經一次作戰之後，必有這句最關心的話問及的。

「沒有！」十三號迴視着每個隊長，他們都以微笑的態度回答他。

「這樣就請他們帶齊軍備，最要緊的，是那十挺機槍，在六點鐘黃昏之前離開界限街。」

「他們跑後，我們的力量不是更弱嗎？」十三號把這個意見提供給第五號特派員。

「以後的界限街，就是擁有百萬雄師，也不能一守。」第五號特派員以老資格的作戰經驗說出來。

「那麼我們也得轉移了。」

「用不着。經過剛才向他們打擊之後，騎兵隊全軍被殲。酒井中將是個最沉着的司令，他起碼要等待留守廣州的後援部隊增防後，才會再向我們進攻，可是這個時間却要三四天，我們祇要守到明早便算了事。」

「先生不是說過敵人在下午七點鐘再來進攻嗎？中國的便衣隊，爲甚麼要命令他們離境？我們現在更危險了。」

那個有作戰經驗的加籍參謀，又來麻煩第五號特派員了。

「因爲今後的九龍，再用不着他們！關於敵人今晚七時來進攻，本人亦有把握應付。」

第五號特派員深知今晚敵人夜襲，是很難應付的，他沉思了一會，馬上站起身來向

各個加印官長像有所討論似的。

「今晚敵人進攻，主力在界限街正面，我們力量單薄，迫得避實就虛，在今晚七時以前，把我們一千人分爲兩隊，一隊五百，讓出中間一條大路，給敵人衝入，我們的聯軍一邊五百，每隊準備號兵十名，分散在防地附近的每個高崗地方，聽候命令衝鋒或出擊。」

第五號特派員把七點鐘敵人進攻的對策，分發各官長身上。

加印聯軍祇知絕對信任第五號特派員，沒有甚麼話說，各人惴惴回防，大家都兢兢心今晚敵人夜襲，因爲剛才敵騎兵隊的進攻，如果不是有五百個華軍，他們恐怕被擊潰了，現在這批華軍離境，更使他們失去保衛界限街掩護勞孫司令按步將聯軍撤退的信心。

很快的便接近黃昏了，南國的黃昏，尤其是海洋地區的九龍，太陽西墜，便到七時了。

加軍高級人員對今晚敵人夜襲的信心，全無把握，他們各人懷着一個念頭；就是聽天由命，把生命交給了第五號特派員，任由他去指揮，或可以免被敵人俘虜。

第五號特派員獨自一個人在司令部裏沉思着，他想不到目前生命的危險，和香港淪陷後他的逃脫，與稻田芳子病重的幻影，一幕一幕的在他的腦際裏叨擾着。

時間已到六時四十分，第五號特派員命令三個加籍隊長到來，作最後的商討。

「我們的部隊，依照原定計劃佈置了嗎？」第五號特派員十分緊張的問。

「完全佈置妥當了。」

「那麼我們先準備，敵人要向我們用飛機轟炸，掃蕩界限街郊外的防地吧，如果到了七時，發覺敵人有飛機聲的話，我們馬上再後撤五百尺，等待敵機去後，迅即回防。」

「是否敵機去後，就是敵人部隊開來呢？」一個很沉默的隊長誠懇地問。

「對的，我們雖然人數不多，但我有妙策，他會自退的，最低限度，我們的聯軍用不着犧牲一兵一卒，請各位馬上回去開始應付。」

三個加籍隊長跑後，第五號特派員把自己的手槍檢查一下槍彈，他聯想到，從此役開始，今後便要露面搏鬥了。

沒有一些差別，瞭望台的哨兵匆匆跑下來告訴第五號特派員，他看了看手錶，剛剛是七時正。

「敵人已從山路轉入公隧了。」

「沿着騎兵隊那條路來的嗎？」

「一點不錯！」

「好，通知全軍準備應戰！」

第五號特派員英勇地拔出手槍，親自臨陣指揮，瞭望哨兵又爬回台上，等了五分鐘，才發覺敵人在界限街外邊坐下來，成了散兵線的樣子，於是瞭望哨兵再跑下來告訴第五號特派員。

「敵人前頭部隊約有二千人，成了散兵線，各在郊外坐下來，停止前進了。」
「糟糕！糟糕，果然不出所料，馬上傳令聯軍，立即全線退後五百尺！」

加印聯軍在全線退却中，敵人轟炸機聲漸漸移近，第五號特派員知道敵機先來襲擊，是打算把郊外的小洋房通通炸光，原因是剛才的馬隊在那裏吃過我們的虧吧！

七時零八分，敵機飛近界限街，逐屋低飛轟炸，最後剩餘的炸彈，全部在這個小地方投下去，差不多沒有一間房不受到災禍。

經過三十分鐘的轟炸後，敵機是飛走了，前頭敵人的突擊隊，跟着發出衝鋒號。這時候正是我軍回防當中，剛剛抵達五百尺時，全軍嚴陣以待。

第五號特派員在火線內沉着應戰，等待敵人全部不化一槍一彈的進入界限街後，第五號特派員才下總反攻令，遠近山坡吹着衝鋒訊號，好像大軍雲集，聲勢浩蕩，敵人因而膽怯，即時退出界限街，回到郊外，生怕被大軍包圍，怎知這却上了第五號特派員的當。

敵軍全數退回郊外之後，正在不知進退時，第五號特派員把握時機，更命令聯軍向

敵人密集掃射。

敵人不知對方軍力如何，暫時退回，加印聯軍沒有損失過一個士兵，又打了一場勝仗。

香港方面由於遠東情報部八時五十分發表的戰訊，說：「三得三失界限街，我軍英勇抗戰，爲九龍之戰最劇烈的一頁。」

馬路上得到這個刺激居民的消息後，馬上高興起來，其繁盛狀況，可說百年來祇有今晚。

另一消息跟着而來，更受居民驚喜若狂，這消息是：「界限街遍插中國旗，附近山崗，皆有中國旗幟，敵人認爲中國軍隊是神兵！」

這不祇居民要懷疑，英軍司令部也要懷疑，就是連敵人的指揮官酒井總司令，也同樣懷疑起來，認爲九龍有不可估量的華軍力量在裏面。

一四

經過界限街的三得三失，和敵騎兵隊的全數被殲，酒井中將爲了本身是個進攻香港的聯軍總司令，他找不出界限街三攻不下的理由，在深夜召集了高級將領，和各線的指揮官，與特派來港的山磯櫻子等開了一個緊急會議，應付這個丟臉的難題。

「今晚請各位齊集司令部來，是想跟各位討論界限街三得三失的問題，我們大家都明白，要攻入九龍，界限街是個軍事上必爭之地，本人曾以最大的決心，限十二小時內攻下這個小地方，怎知三次出擊，一次被殲，兩次退回，我認爲界限街裏面的所有情報，還是不大靠得住吧！」

酒井司令爲了界限街三攻不下，心急得很，從深圳把司令部遷到粉嶺南面的山脚，自以爲親身督師，士氣必振，怎知沒有一些戰績，還犧牲了百餘個騎兵隊，心裏萬分難過。由於心裏的自責與難過，他才虛心地在深夜召開這個會議，希望得到解決，明早天亮，再奪界限街也不遲。

「界限街的情報，本人敢擔保絕對靠得住，加印聯軍，確數祇有一千人，其餘尙有華方便衣隊數百人，合計全數，不過一千五百人。」

山磯櫻子聽見酒井司令懷疑她的情報不大靠得住，這在她的認爲是一種重大的侮辱，才嚴肅了態度。反駁酒井司令，原因是他倆互不隸屬的。

「這個請山磯櫻子不要誤會，我剛才所說界限街的情報不大靠得住；是我們力量的估計靠不住，並非說情報裏面的數目字靠不住！」

酒井中將身爲司令，因一時的氣憤，竟然與山磯櫻子反駁起來，各有爭持。

「假如司令一定認爲我的情報是錯誤的話，我也不必留在這裏，反正香港終有一天

要落在司令手上的。」

山磯櫻子越說越強硬，兩人差不多形成口頭衝突的模樣，這個會議，大有轉成僵局的可能的。

「最後，本人再嚴肅補充一句，界限衝敵人的實情一點沒有錯誤……」

「不要再說漂亮話了，敵人要是祇有一千五百人的話，爲甚麼我們一百名騎兵隊全數被殲？又爲甚麼兩次以五千人出擊，都受了重大的損失退回，這還要囉囉嗎？」

酒井司令怒火中燒，馬上揭開一個猙獰臉孔，突然中止了山磯櫻子的說話，假如他倆都是男性的話，會因此而動武了。

「老實說；我們的失敗是指揮不當，用兵不力，沒有理由不失敗，同時對敵人的戰鬥力估計得太低，甚至輕敵，自傲，也是一個大失敗的原因！」

山磯櫻子並不示弱，她從正面去批評酒井中將的用兵失策，和說出驕兵必敗的道理。

「那麼敵人就用人得當，指揮得力了，對不對？」酒井司令氣煞地反問。

「一點不錯，像今天的進攻，即使動用更大的力量，甚至一千騎兵，十萬部隊，也是同樣吃虧，敵人雖然祇有一千五百名，但爲了指揮得當，化險爲安，這點在司令的責任上，應該檢討檢討，不要硬說情報不大靠得住，便不虛心！如果司令本身都不虛心，

攻港的軍隊，祇有白白地送死。」

「敵方連英軍都沒有了，祇有加印聯軍一千名，華方便衣隊五百人，即使拿破崙在世，爲他們督師，也是無可支持的。」

「拿破崙在生，也許敵不過我們，但敵方有一大員，却是使司令無法解圍的！」

「敵方大員？就是勞孫司令嗎？」

「勞孫司令低能萬分，不必理會他，我們要十萬火急注意的，就是一個參加英軍作戰的一個中國名間諜！」山磯櫻子兜了一個大圈子，才轉入話題，這在酒井司令來說，確認爲一件嚴重的事。

「中國間諜？又是那個該死的第五號特派員嗎？」

酒井司令現在才知道在界限街指揮加印聯軍的是第五號特派員，酒井司令是一個所謂「支那通」，也是一個所謂的「香港通」，尤其是對中國與香港的情形較明白，所以對第五號特派員的威勢有點害怕，這次偏偏要遇着這樣一個強敵，過去他對攻奪香港的信心，由於第五號特派員在此指揮，他却冷了一半。

「第五號特派員聽說是跟你認識的，這樣你就看着我沒法解決嗎？」

酒井中將把態度和緩一點，希望山磯櫻子替他幫忙，攻下界限街。

「在東京的時候，我們是十多年的同學，不祇認識，而且在往日的交情來說，我們

是很要好的。」

「這樣就請你去看看他，或者請他過來幫我們去打英國人吧！」

「他不是一個小孩子，要是給他發現了我，他會安然放過我嗎？去看他？這簡直是拿我山礮櫻子的生命去和敵人開玩笑吧！除非與司令一齊去看他！」

酒井司令對山礮櫻子這段話，已無從答覆，他才另轉入別個問題去，希望得到解決的綫索。

「支那人有一句說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個虎穴我們應不應該深入？深入之後能不能夠得到虎子？這點你比我清楚，請你考慮考慮便是。」

「在餓虎之前討虎子？在強敵之前說人情？你司令是個甚麼的支那通啊！」

「我也猜想到這是行不通的事，不過提出來給大家商討商討，我本人並無成見，爲的也不過是想把香港早日攻下。」

「這點我十分明白，司令的苦我心亦同情，像今天向界限街的進攻，加印聯軍尙未出戰，第五號特派員亦沒有出戰。」

「那麼誰是消滅我們的騎兵隊呢？」

酒井司令更躊躇不解，乘機向山礮櫻子探詢，眉心突然增加上幾條皺紋，難看得很。

「祇是犧牲在一個廿來歲的支那小姐身上！」

「這個人年紀輕輕，有這樣大的本領？她是一個甚麼人？」

「又是一個支那間諜，她的名字每個中國間諜都叫她做小妹妹，其實就是第五號特派員生死與共的第十三號助手。」

「她用甚麼方法來消滅我們一百名騎兵隊？」酒井司令始終不相信她有這樣大的本領。

「這是因為我們的騎兵隊太輕敵的原故，她祇領導了五十個便衣隊，而且多數用手槍作戰的，她本人能夠雙手一齊放槍，百發百中，同時這五十個便衣隊中，有十二個是神鎗手。」

「祇有這樣的裝備嗎？」

「不，他們還有四挺重機槍，十挺輕機槍，我們一百個騎兵隊除了吃神鎗手的虧外，還要吃那些機關槍的虧。」

「照戰術說，騎兵隊給敵人包圍後，總可以衝出包圍線，五十個步兵，怎可以敵得住一百個騎兵，同時這批騎兵，每個人有手機槍一挺，手鎗一枝，跟那五十個便衣隊的戰鬥力，簡直不成比例。」

「可是那五十個神出鬼沒的便衣隊，騎兵隊全軍被殲之時，還不發現人家的目標，

也不知敵人的包圍線在甚麼地方？迫得盲目奔跑，這就遭了。」

「爲甚麼騎兵隊不能夠發現他們呢？」酒井中將總是不願放過這個問題，無論如何都要得個明白。

「換句話說；這就是那個小妹妹領導得宜，他們分成三個側面的據點，第一個據點，十五人，一挺重機鎗，在界限街一千尺外的郊野，等騎兵隊衝過後，來一個斷後的攻擊，第二個據點二十人，兩挺重機鎗，在郊外路旁的小洋房裏，沉着應戰，第三個據點在界限街的入口處，十五人，一挺重機鎗，我們的騎兵隊過於輕敵，連偵察與搜索的工夫尙未做，便全隊人馬進入界限街，等到越過第一二據點時，小妹妹出發訊號，全體集中掃射，主力當然在第二據點。」

「該死的小東西，我總有一天要攻下香港，把這小鬼活捉了才算了結我的希望！」

「不過司令也得想想，在司令未捉得她以前，她會在你的面前先給你算賬呢？」

「你認識她嗎？」

「當然認識，而且在東京時，跟她的感情很好。」

「她現在在甚麼地方？」

「近得很，在界限街跟第五號特派員督師，界限街離開這裏，祇十八華里，她隨時可隻身來見司令呢！」

酒井司令聽着山磯櫻子的話，覺得奪取九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灰心的冷下來，不做聲色。

山磯櫻子跟酒井司令雖然是互不隸屬，但他們到底是飽受軍國教育的，爲了天皇，爲了日本本身問題，大家都願消除私見，爲大和民族前途着想。

室內因酒井司令和山磯櫻子都緘默了，誰敢去發言，在緘默了幾分鐘的酒井司令，虛心地去求救於山磯櫻子，這是日本男子的長處，也是日本男子的弱點。

「我們到底有沒有辦法攻下九龍？」

「九龍一定可以攻下，這祇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

「還需要多少時候？動用多少兵力呢？」

「祇需三天至五天，我們可以不用一鎗一彈，便佔領九龍！」山磯櫻子絕有把握的說，使酒井司令聽着如真如夢，未敢盡信她的話。

「你根據甚麼理由三天至五天可不費一鎗一彈攻下九龍？」

「這是事實告訴我們的，第一，英軍已全部退却，知道英軍司令部和香港政府方面，已有放棄九龍的決心。第二，加印聯軍目前一部在界限街抵抗，是掩護退却的任務，第三，華籍便衣隊不能算做英軍方面的實力，他們祇是配合出擊，解救華諜第五號特派員的危險與困難的，不可列入英軍實力中，第四，第五號特派員戰略高超，留守界

限街 掩護聯軍輜重退却，勞孫司令指揮統一，任退却之主要工作，從這四點看來，加印聯軍已在退却中，而掩護全線退却的，是第五號特派員，反正九龍與香港都是我們的，何必要即日攻下，受意外損失，今天的三攻三失界限街，已知對方應付裕如，我向司令獻議，還是第三天後才可再有行動，或者那時候，我們可安然開入九龍。」

「到底都是你的辦法最妥善，我們決定在此整理三天，看看三天後的情勢怎樣？也許會好轉些吧！」

酒井司令一方面求勝心切，但另一方面又怕損失太大，補償不來，現在山磯櫻子既然識破加印聯軍之實情與動向，不得不虛心接納她的獻議。

所謂征港聯軍總司令召集之高級將士會議，就是酒井司令與山磯櫻子的一席辯論與會談，便決定了九龍的戰略步驟，山磯櫻子可算是日本司令部裏的一個紅員，連酒井司令也要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在第五號特派員督師下的界限街，有如金城湯池般的穩固，時間雖然到了深夜，還是寧靜異常，前哨的情報兵，始終沒有把敵人進襲的消息轉來這個臨時的加印聯軍司令部。

十三號沒有半刻離開過第五號特派員，他倆爲了跟青山道勞孫司令的消息失了聯絡後，第五號特派員便決定青山道有了問題，但界限街這邊如此嚴重，他倆已不能分身去

青山道拯救勞孫司令，祇派了一個情報員渡海，請第七號過來勸助。

這個情報員是下午三時派往的，現在已深夜二時還沒見他回來報告，心裏更爲難過，正是爲了青山道那邊耽心的時候，第七號終於跑到界限街來，與第五號特派員和三號會面。

「青山道那邊的情形怎樣？電話線在正午已斷了，大概總有問題呢！」十三號見着第七號來，首先把這件最放心不下的事向她發問。

「不祇有問題，而且已到無可解救的局面，我們的界限街，已給敵人重重圍困了。」
「難道青山道已失守嗎？爲甚麼勞孫司令，不告訴我們？」第五號特派員也臉露難色的追問第七號。

「青山道在正午已落敵手，勞孫司令險些被俘虜，他們被迫撤退青山道後，在黃昏之前，敵人的主力部隊推進市區，即晚佔領深水埗，現在仍在紊亂的巷戰中，我想明天的尖沙咀，恐有問題了，假如尖沙咀落在敵人手上，油麻地更無從據守，在這個情勢下，我們嚴守界限街的聯軍，四面受敵，進無可進，退無可退。」第七號小心地把目前的危機提供出來，這却使第五號特派員得到不少的參攷和馬上計劃今後的行動。

經過小心的考慮後，第五號特派員望了望手錶，已經深夜三時了，他突然的，把命令給了傳令官。

「我們決定三時三十分，回師油蔴地，與勞孫司令配合渡海！各高崗和大建築物先登上中國旗幟，以爲拒敵之用。」

「勞孫司令在油蔴地嗎？」傳令官懷疑地反問。

「是的，在天未發亮之前，我們要抵達油蔴地，不然，連勞孫司令本身也成問題。」傳令官跑後，第五號特派員很失望地呆視着第七號與十三號，他在深心裏暗暗地想：難道我們這次就失敗嗎？十二小時後就被俘虜嗎？他想到這裏，却認爲他們已到最危急的時候了。

「五哥！你看，我們又到危險的環境了，這次敵人會放過我們嗎？」十三號很天真地詢問第五號特派員，真的，在他們目前的環境，連第五號特派員也不敢想下去，要是把環境仔細地分析，不是死亡就是被俘。

「我有信心，大概總可以安然渡過吧！」

「對的，大哥是有辦法的。」第七號補充了一句。

他們雖在絕對的危險中，但沒有一個人去耽心這次的被困會成絕望，每個同志都在想盡辦法怎樣去應付這危險關頭。

「青山道已陷落敵手，那麼深水步不是同一命運嗎？」第五號特派員在沉默中把這問題向第七號催促地探問。

「加印聯軍憑建築物據守，因軍心已亂，祇守了六個鐘頭，在黃昏前後，深水埗便入混戰狀態，結果給敵人在深夜十二時以前，把深水埗加印聯軍全部肅清。」

「情勢已到最危急階段，我們馬上下攻擊令，限天亮前攻出油蔴地，不能完成任務者槍斃！」

第五號特派員探到了深水埗也陷落的情報後，立即將總攻擊令發下，同時發出命令：「不能完成任務者槍斃」之後，怯戰的加印聯軍，每個都威風大振，精神奕奕，他們在總攻擊命發出之前，第五號特派員召集了全體官佐訓話：

「各位，今天太苦了，但本人與各位共同進退，同甘共苦，不過我們目前的處境太危險了，北面的新界，由酒井司令座鎮，擁有五萬雄師，南面的青山道與深水埗陷落，我們已處在進退無門的時候，我們現在要從死亡中求生存，從危險中求解決，現在我們祇有一條生路，就是突圍！」

第五號特派員把突圍兩個字說得特別有力，每個人的眼睛，都睜得很大，而且閃爍得惹人可怕，這閃爍的成份，是猙獰難看的。

「突圍？我們從甚麼地方去突圍？拿甚麼東西去突圍？」

一個從未與第五號特派員會過面的印籍隊長，說着很流利的廣州話，來向第五號特派員質問，把這個千鈞一髮的集會弄得惡劣起來，跟着受他指揮的其他印籍官佐，也附

和他的質問，同時露出冷笑的臉孔，使第五號特派員感覺得孤立着。

「這樣說：你就不能完成你的突圍任務了？」第五號特派員故意這樣問他。

「我簡直連突圍這個名詞也沒勇氣去聽！」印籍隊長知道着他的印籍官佐是擁護他，而加籍官佐在考慮中，他明白自己在絕對有利中，跟着發出一個似不尊重第五號特派員指揮的笑聲。

「這個人的來隴去脈怎樣？」

第五號特派員處在快要形成衆叛作反的環境裏，才先發制人的向第七號詢問這個印籍隊長的所作所爲。

「他叫沙法文嗎，孟買人，本身是個白頭摩囉，三個月前，給山礮櫻子以五十萬港幣收買了他，等待日軍進攻香港的時候，倒轉槍頭，引導敵人佔據九龍，上星期從星加坡調來遠東情報部的那個英國人華海慕，在雪廠街連中三槍身亡的就是他的替敵人工作的拿手好戲！」第七號很詳細的在加印聯軍官佐之前宣佈他通敵的罪行。

「還有那一位不能完成任務的請自動舉手聲明！」

第五號特派員觸怒地兩顆眼睛閃閃有光，他自參加香港之役後，今天爲最難過的一天，他爲着要嚴肅軍法，突圍成功，馬上站在檯上宣佈這個印籍隊長的罪狀。

「印籍隊長沙法文嗎，槍殺英藉長官，爲敵人軍事間諜，破壞突圍命令，即時在門

口處死！」

第五號特派員這個處置，使加印官佐吃了一驚，每個人都不敢暴動或違抗命令。解決了這個大問題後，即刻起程突圍。

天還沒有發亮，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三號第七號，各人提着手機槍領導加印聯軍突圍。

跑在隊伍前面的他們，很快的到達敵人經已佔領的地方，可幸他們路徑甚熟，處處避實就虛，沒有怎樣的接觸，全體加印聯軍已進抵油蔴地，可是每個官兵，都流着滿額的大汗。

勞孫司令與第五號特派員又會面了，原來在勞孫司令被迫退下青山道時，曾派了第三批人到界限街向第五號特派員求救的，可憐所派的都是加藉的白種人，地理和言語都不通，全給敵人俘虜。

現在第五號特派員領導了加印聯軍回師到油蔴地來增援，這確給予勞孫司令不少勇氣和信心，他也曾幻想過，假如天亮還沒有界限街的消息，油蔴地和界限街所僅餘的加印聯軍勢將全部被殲。

「我們的輜重全部撤退了嗎？」第五號特派員劈頭第一句便這樣問。
「全都撤退了！」

「你的部隊損失多少呢？」

「三分之一，幸而有險可守，不然會全軍消滅，界限街的情形怎樣？」

「界限街曾經三得三失，展開空前劇戰，敵人一百名精銳騎兵隊，沒有一個生還，全體加印官兵，也沒有一個死傷，祇有在突圍之前，槍斃了一個印籍隊長，他是敵人間諜，一星期前曾槍殺英籍長官，並還抗反攻的突圍命令！」

「多謝閣下解救我們，現在離開天亮的時間，祇有一點鐘，今後怎樣打算？」

「不要緊，敵人進攻油蔴地，必先攻下尖沙咀，我馬上帶領五百人到尖沙咀掩護，你與加印聯軍，在天未放亮之前，要撤至香港，免給敵機找你們開玩笑。」

印籍官兵，在第七號的調查中，差不多全部都有問題，她確耽心着第五號特派員所領導留守保衛尖沙咀的是印兵，她不得不向第五號特派員提供意見。

「大哥！我們既然負責有保護尖沙咀給勞孫司令退却的任務，我們對軍隊的本質方面，應該慎重選擇！」

「你的意思是認爲印籍官兵靠不住嗎？」第五號特派員向第七號反問着。

「是的，我祇耽心你領導留守的五百人。是印籍官兵！」

「這個我也有同樣認爲，不過加拿大軍隊也不大靠得住，原因他們都是給英國被迫來替他們打仗，替他們送死的！世界上那一個被壓迫民族，或被征服的國家，會替他自

己的敵人去征服敵人中的敵人？加軍如此，印軍也如此，問題祇是在這個危機四伏的環境裏，能否統制得來？但目前，我們還不需要考慮到這一點，因為他們離開了我祇有滅亡！他們也是看得很清楚的。」

十五分鐘後，勞孫司令把五百名精壯印軍移給第五號特派員指揮，僅餘的二十部卡車，把他們運到尖沙咀佈防，這純然是以打巷戰爲主了。

第五號特派員和第七號十三號兩位文弱小姐，仍是英勇地參加九龍方面最後的保衛戰，這在勞孫司令看來，是很慚愧的。

「閣下有甚麼要求嗎？」勞孫司令萬分感動地問。

「沒有，不過這二十部卡車如果時間來不及撤退，也要把它炸掉，卅分鐘後，要準備一艘可容五百人的過海輪在尖沙咀碼頭給我們撤退。」

「你們甚麼時候撤退呢？」

「等待司令領導的加印聯軍全部安然到達香港後，我們便撤退了。」

「敵人甚麼時候攻入尖沙咀？」

「祇待天亮，尖沙咀會成爲九龍最後的爭奪戰！」

「閣下爲甚麼不馬上全體退却？」

「萬一敵人便衣隊襲擊，我們無可掩護，危險極了。」

時間再不容許他們詳談下去，當第五號特派員的小包車由十三號疾駛到彌敦道兵房附近的時候，一個中國裝束的少女，站在馬路當中，拔出手槍，制止第五號特派員的包車前進。

「大哥！你看前面有個女子站着不動！」十三號把車慢行，告訴第五號特派員，像要請他小心與注意似的。

「真的，手中還持着手槍。」

第七號補充了這句話後，十三號已把包車駛近那少女前面停下來，由於天色未亮，要行近了才認識對方是甚麼人。

十三號也牽出了手提機槍，提心吊膽的跑下車來，威脅着那個近在咫尺的少女。

「小妹妹何必這樣兇？」

那個少女突而向十三號發出怨言，這個怨言，使第七號吃了一驚，但第五號特派員狀若無事，他老早已想到有這種事情發生。

「原來又是櫻子姊姊！」十三號行近了那個逗人可疑的少女面前，很驚奇的叫着。

「你覺得這是意外的事嗎？大概你的大哥總在車上吧！」

山磯櫻子一邊說一邊跑近車前，但給十三號制止着。

「要是你再前進，我就一點不跟你客氣。」

「不客氣到怎樣程度？」山磯櫻子以飽經世故的姿態出現，把自己的手槍先行收藏起來，才像開玩笑似的說。

「小妹妹不要動！」

第五號特派員就心她倆會衝突起來，先制止了十三號，才下車來看看山磯櫻子。

「久違了，別來不錯吧！」第五號特派員行近在山磯櫻子面前，像很體貼的注視着她。

「還算不錯，不過所謂不錯，祇是你倆賞臉賞臉吧！山磯櫻子有多大本領跟你倆對敵呢？」

山磯櫻子並不客氣的向第五號特派員刺諷着，同時她強調着「你倆你倆」的名詞，使第五號特派員心裏像插進一針似的難堪。

「我們撇開一切不談，我祇請問你爲甚麼阻着我們的去路？」

「站在國家立場上說：我沒有理由答覆你，可是站在私人感情上，我警告你；前面是去不得的！」山磯櫻子說過後，便沉思着連抬起頭來看看第五號特派員的勇氣都沒有。

「我並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這幾天來，你給我不少的幫忙，我是知道的，而且很感謝！」第五號特派員似覺慚愧地把聲音壓低得很軟弱，其實在他們之間，有的祇是

心心相印的高貴隆重的友情，他們每當有機會披首的時候，祇知有友情，不曾聯想到現在是大戰的環境和他們之間是不能兩立的敵人。

「我說你是一個最典型的負心人！」山磯櫻子半說半罵的怨恨着第五號特派員。

「最典型的負心人？」第五號特派員冷靜地自言自語的反問着自己。

「這幾天來，你有沒有得到稻田芳子的消息？」

「沒有，大概你總知道一點吧？」

「不祇知道一點，同時知道很詳細。」

「她現在怎麼樣？」

十三號聽着第五號特派員和山磯櫻子所談的，全是稻田芳子那兒女私情的事，背了一個方向，離開他倆，她不願聽到稻田芳子的消息，很頹唐的似乎連攜帶那挺手提機槍的力量都沒有，以沉重的步伐，轉回自己的小包車裏坐下來，暗自傷感地流淚。

「昨晚十二時，她已轉入昏迷狀態，結果醫生替她注射了強心針之後，呼吸和精神都稍爲好一點，後來我查問醫生，才知道她已到了絕望的時候，目前繼續跟她治療，祇是盡人事醫治，根本她已無救。」

山磯櫻子傷感地說過後，才抬起頭來呆視了第五號特派員片刻。在他倆這片刻的呆視中，深心裏已感覺得很大的維繫與同情了。

「她沒有甚麼話請你轉給我嗎？」

「轉給你又有甚麼用？你現在不是在替英國人打仗嗎？」

「這跟稻田芳子沒有甚麼衝突，忠與愛，敵與友，我是劃分得很清楚的，在目前的你和我，確是一個例證了。」第五號特派員誠懇地說。

「在我轉給你她的消息後，你能夠在最短期間去看她嗎？這一次的會面，也許是最後一次的死別了。」山磯櫻子說到這裏，流下兩滴同情之淚，聲音是很淒酸的。

「我決定在她未死之前，能夠看看她，說句內心話，難道我就一點不難過嗎？」

「這好極了，我們再見吧！」

「再見吧！」

第五號特派員和山磯櫻子的內心，各有隱情，這種隱情誠然是很矛盾的，但予盾也得去做，像山磯櫻子對第五號特派員，是最崇敬不過的，爲甚麼還死心塌地去爲稻田芳子着想？希望在她病重當中，第五號特派員能夠多些機會與她接近，其實山磯櫻子的確願意這樣做嗎？恐怕連她本人也莫明其妙。

她慢步行至車前，但十三號早已把機器轉動，等待第五號特派員命令她前進。

「你們是到尖沙咀去作保衛戰的嗎？」山磯櫻子不顧一切的再問，她知道這會談入工作問題，或要跟第五號特派員衝突的，但寧須發生衝突，也不願他倆簡直是去送死。

「是的，難道你要在我身上探取情報嗎？第五號特派員肯定地答覆之後，才給回她一個實問。」

「你的行踪，我已知一二，不過請你明白，我這樣問你，純然是善意的。」

「你有甚麼高見嗎？」第五號特派員說出了這句話後，他才發覺自己的軟弱。

「其實你一向都主觀太強，有時官幹、瞎幹、是會得不償失，我忠實的勸告你：最好是馬上離開九龍，如果不離，尖沙咀是萬萬不能跟日軍對抗的。」

「爲甚麼？」第五號特派員循例的問。

「根據我的估計與調查，剛才開往尖沙咀的加印聯軍，最多不過五百人，而日軍計劃進攻尖沙咀的主力有二萬人，他們決定取逐屋掃蕩戰，尖沙咀本來有許多洋房可以據守一戰，但他的方向不利，死角太多，對進攻的日軍，是最安全的，同時香港的建築，每座天台，互相通連，祇要給日軍佔領一屋，便全座有問題了。」山礮櫻子把日軍對尖沙咀處置的戰略全部告訴給第五號特派員，使他明白目前尖沙咀的危險，而停止瞎動，因爲在她認爲第五號特派員之死守尖沙咀，是不應該的，同時是九死一生，絕對危險的。

「不錯，整個加印聯軍祇有五百人，以五百人的力量，當然抵抗不了日軍的二萬主力，可是油麻地一定要掩護，要掩護油麻地，確要在尖沙咀一戰。」第五號特派員把他的苦衷說出來，這可給山礮櫻子明白之後，提供一個好的意見給他。

「油麻地的聯軍要甚麼時候才可全部撤退？」

「在正午十二時以前。」

「這不要緊，我可以幫助你，現在天亮了，你和小妹妹馬上先回油麻地去吧！」

「假如日軍在十二時以前開入尖沙咀，這不是害了我嗎？」

「大哥！老實告訴你，我山磯櫻子雖然是你的敵人，但我敢保證決不會危害你，如果我要危害你的話，老早便要死在我手上了，請順我意，馬上撤退，我們在香港再見吧！今天的九龍是最危險的一天，日軍如果攻入市區，打算放假三天，任士兵們所作所爲，這對你倆是挺不利的，至於日軍在十二時攻入尖沙咀的話，我還有力量阻止他們到油麻地，直至十二時止，同時你早點回港，或可看看稻田芳子的最危險時期呢！」

第五號特派員看着山磯櫻子這樣的苦心護衛自己，他也虛心的想想，逗留九龍，祇有吃虧，才決然答應她即時轉回油麻地。

「謝謝你！在香港再見吧！」

第五號特派員說過這句話後，十三號知道危急的景遇漸近，匆匆的把汽車開動，向着油麻地方向的彌敦道疾駛。

「大哥，到底我們怎樣辦？」

「是的，我一點不明白。」第七號現在才有機會給她說話，她對這件事，比第五號

特派員和十三號難堪得多了。

「我相信山礮櫻子對我是善意的，其實以五百個印藉軍隊，去死守尖沙咀，遲早都要給二萬個日軍把我們俘虜，不過爲了大局，不得不犧牲一部，現在山礮櫻子既然幫助我們，我們也不應該作不必要的犧牲或損失。」

第五號特派員把他們的處境分析給十三號與第七號知道，使她倆不必對這問題懷疑。

「那麼留在尖沙咀的五百印兵怎樣解決呢？」十三號把另一問題提給他。

「我們回到油麻地，可以見着勞孫司令，再由勞孫司令調他們回來，準十二時以前，全部撤回香港。」

他們各自沉默了，十分鐘後，十三號駕駛的汽車已駛到油麻地碼頭，第五號特派員跑下車來，會見了勞孫司令，使勞孫司令吃了一驚。

「你們都回來了嗎？」勞孫司令很不放心，劈頭一句便這樣問。

「是的，我們都回來了，請司令馬上調回已經抵達尖沙咀的五百聯軍在兩小時內集中此地。」第五號把這件工作交給勞孫司令。

「尖沙咀不必保衛了嗎？」勞孫司令始終懷疑着。

「本來應該保衛，可是現在情勢不同了，我們不能作無謂犧牲，馬上調他們回來，

在正午十二時以前使他們全部撤回香港。」

「那麼敵人萬一攻入尖沙咀，油麻地又無險可守，這不危險嗎？」

「據確實情報，敵人要下午才可抵達尖沙咀，我們在中午以前退守，一點不成問題，這次敵人推出九龍市區，沿廣九鐵路向尖沙咀車站進攻的，有二萬人之多，我們五百人，祇作無謂犧牲，才決定從速離開九龍，保持實力，作守衛香港之用。」

勞孫司令現在更明白香港的嚴重和九龍的命運，但在另一方面說，他對第五號特派員的情報迅速，和機警敏捷，是使人萬分欽敬的。

「好的，我們馬上撤退吧！還是請閣下先下船，由我主持這個最後的撤退好了。」第五號特派員覺得在九龍的責任已完成，便向勞孫司令點了點頭，像感激他關懷的意思，他牽着十三號和第七號下輪去。

勞孫司令目送着第五號特派員乘坐的小電船，翻起白浪，直向香港那邊的統一碼頭前進。

一五

九龍撤退後，香港戰事又重新計劃，但港督楊慕琦堅決表示：「放棄九龍，死守香港。」故砲戰方面，雙方更爲激烈。

可是另一方面，一個驚人消息，這消息使香港居民萬分興奮，就是給香港釋放的五百名華籍孤軍，在深圳打得很好，而且曾一度佔領深圳。

到了中午，遠東情報部發表公告，說中國軍隊已克復深圳，沿鐵路線南下之三十萬中國精銳師團，前頭部隊已抵達惠州，日間可推出廣九路，直向九龍增援，搶救香港。

由於香港政府的不虛心，也不信任中國，結果雖有華軍三十萬精銳主力，而仍遭受英方拒絕，他認為香港現有的英軍足可保衛，日軍是無從登陸的，所以港督才把態度強硬起來，說了一套什麼死守香港不實際的說話。

敵人攻下九龍後，把重砲遷至深水埗與大角咀的船塢和碼頭，向昂船洲繼續轟擊，這個地方，為昂船洲與九龍最接近的尖端。

全體居民在這密集的砲聲下，很像在等待死亡日子來臨的樣子，每個人都不敢去想像今後的事，有些夠胆量的居民，還跑上天台去看熱鬧，發覺新界元朗和界限街一帶，遍豎中國國旗，他們興奮得差不多要狂叫起來，中國軍隊快要把九龍的日軍全部推進維多利亞灣了。

第五號特派員傷感地站在遠東情報部的陽台上，遠視着九龍貨倉的日軍重砲彈兇惡地溜到昂船洲去爆炸，火燄衝天，却是宏偉可觀。

時間轉到下午，香港方面不甘示弱，在半山的砲台中，突然集中火力向九龍貨倉與

海軍船塢一帶轟擊，還不到十五分鐘，九龍貨倉和海軍船塢便起火焚燒了。

昂船洲與九龍的火燄冲天，留給香港居民去欣賞欣賞，第五號特派員才相信山礮樓子的話，是一點不騙他的。

十三號瞧着第五號特派員在陽台上像滿懷心事似的，才跑到他的身旁低聲地說：

「大哥！你看香港的命運，將來會變成甚麼樣子？」

「外國人的打仗，跟中國人打仗有點不同，他們認為沒希望的時候，會全部投降，寧願做個俘虜。但我們中國人就不同了，雖剩最後一顆子彈，也要拚個痛快，我看，香港的命運，最多支持十天。」

「十天後我們怎樣辦呢？」

「不要緊，我有辦法，雖然會九死一生，但決定不做俘虜，一個堂堂的中國戰士，尤其是最神聖的特務人員，是不受敵人凌辱的。」

「我的本身不要緊，不過你就不能太隨便了，犧牲個人是小事，但國家缺了一個大才，這損失怎能補償？難道你不能馬上離開香港嗎？」

「我們既然派來香港與盟軍配合作戰，當然與盟軍共存亡，如果盡了最大的力量還不能打開僵局，我們的責任便算完了，其實我們在香港的犧牲已夠大，吃力不討好，我真不明白香港的軍事作風會如此軟弱的。」

「大哥，爲了我們本身的問題，我們不能夠隨便去替人家犧牲，日本特務機關，已經很清楚的明白我們，我們潛伏在香港，萬一香港本島也淪陷了，我們不是插翼也難飛嗎？」十三號再懇求第五號特派員替自己的處置下個解決，避免英軍投降後而犧牲了自己。

「這點你可放心，我有整個解決計劃，總之我可保證我們能夠撤退香港，不爲敵人俘虜，你相信我便是。」

「難道你不能夠在香港本島尚未給敵軍登岸以前離開嗎？」

「不能夠！」

「爲甚麼不能夠呢？」

「這是戰略問題。」

「這個戰略可否告訴我？你應該明白我對這件事是怎樣爲你耽心？假如一時上了敵人的當，或者英軍司令部出賣了我們，都隨時隨地有危險，這種危險，如果到了發生的時候，是無可解救的。」十三號很苦心的再勸第五號特派員，其實他對他的安全問題太關心了。

「告訴你吧！不過這是一個絕望時候的策略，我已跟英軍司令商討過關於十萬火急的時候，應如何處理的問題，結果由我提供一個辦法，在香港最危急時，一方面由港督

與日軍代表談判停戰，一方面乘這談判的機會溜走。」

「那時候怎樣跑得出呢？香港是個孤島，四面已給日軍軍艦佈防封鎖，就是英艦隊來港增援，也不易衝得過日本軍的封鎖綫，大哥！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實情如此，對我們是絕對不利的。」

「我的辦法會給敵人吃驚的，現在香港還有三四艘小型潛艇，和廿多艘魚雷快艇，這就是我們逃走工具，因為有港督與日軍代表談判，在談判期間，港督可有理由要求日軍停戰一兩個鐘頭，我們利用這個停戰機會，駐港全部中英高級武官可一起上艇，各提機槍，以最速度疾駛，集中火力，突然衝出港口。衝破敵艦封鎖綫，我們所取的路徑是廣東淡水屬的大鵬灣，祇要支持兩點鐘，到達大鵬灣後，可安然無事，那邊有中國雄師十萬，足可與日軍一戰。」第五號特派員一口氣的把他的戰略說了出來，的確，在他倆的認為中，除了這條是生路外，其餘都是死路了。

如果不趁着停戰機會，給敵軍稍為疏忽的話，任你有快艇百艘，也不能衝出港口，敵艦這次封鎖港口所取的陣勢，是梅花形的連環互助戰術，任你怎樣精巧，也不能逃出他們的火線網的。

「英快艇的駕駛員，不一定懂得這條航線吧！」十三號慎重地把這問題提供給第五號特派員。

「就是爲了這個問題，我會經化盡很大的腦筋去解決。」

「解決了沒有？」十三號追着查問。

「已經解決了，目前留在香港粵江艦隊的海軍人員很多，那時每艘快艇都派一個帶水，他們對大鵬灣的航線很熟。」

「海軍人員？那一個留在香港？」

「陳策將軍在港。正在由他去聯絡這件事，英快艇的突圍，他是有相當把握的，同時他跟英政府的感情也不錯。」

「那麼我們就決定這樣辦，到了最危急的時候，我們跟陳策將軍一道突圍吧！橫豎我們都是神槍手，祇要快艇不中砲彈，便可抵抗到底。」

他倆把這個問題告了一個結束後，互相緘默了，很像還要經過很多苦難才到突圍的日子，最低限度，還有一個較長的巷戰和逐屋爭奪的時間。

生命始終在跟敵人的子彈大砲開玩笑，但是誰顧慮到這一點？他們祇要有一日的時間，便硬幹一日，誰會軟弱或怯懦去想到死和陣亡的問題。

「麥克杜格還沒有回來，我們不必再等候他吧！他也許在啤酒店裏喝醉了也說不定，那會想到九龍在十二小時以後，便要淪落給敵人？更不會想到我們要突然撤回香港來啊！」

「我認爲他一日不回來，我們對香港本身的問題就一日不能澈底解決。」

「大哥！我認爲最好在這個時候，抽空到法國醫院去看看稻田芳子，反正白等在這裏是冤枉了我們，見了稻田芳子後，一面安慰她對我們的關心，另一方面可在她身上探一些情報，中國人有句老話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在她將死之前，一定會告訴我們一切的。」

「我應不應該這樣做？這個問題已在我內心中爭持了三天，可憐到現在還不能決定，小妹妹！也許爲了我們過去的生活太深切了，我怎能忍心眼看着她爲了我而死？雖然她見我不一定命要歸終，但我的心總是難過的，本來前幾天我便打算不顧一切的去看看她，完結我一個心事，但回到香港之後，我連看她的勇氣都沒有了，你看我多矛盾呢！」

「照我的推測，稻田芳子始終不能免除一死，過去你對她是殘忍的，是冷酷的，可是到了她危在旦夕的今天，你願意她得到安慰而死？還是對你念念不忘而死？大哥！幾年來，她爲了我倆已損失不少，犧牲很大，我希望在她末死以前，能夠跟她會一次面。人類是有同情心的，何況我們是個好心腸的人？」

十三號在過去是萬分妒忌和仇恨稻田芳子的，不過本着一點情義來說，她不敢自私，似乎爲着情理所驅使，她是應該這樣子關照第五號特派員的，十三號自問良心，深

覺稻田芳子對她倆是有情有義，這種情義雖然是東洋婦女特有的性格，但却感動了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三號那忠耿的內心。

「好的，我們一道去看看她吧！假如根據敵人的情報；山磯櫻子的情報是確實的話，也許稻田芳子的病很難再支持下去了。」

「你認爲山磯櫻子所說的話，是否會跟稻田芳子的病狀一樣？」

「爲什麼你要這樣子說呢？」

「我就心這是山磯櫻子佈下的陷阱，對我們有所危害的。」

「這是過於考慮的事，雖然我對山磯櫻子的印象不會比稻田芳子來得深刻，不過從這次的九龍保衛戰中，我却重新對山磯櫻子認識了，最低限度在目前她還未到出賣或危害我們的時候。」

「那麼我們還是把握着這個機會到法國醫院看看她吧！說不定我們回來的時候，工作又要在緊張中呢！」

第五號特派員答應了十三號一起到法國醫院去看看稻田芳子的病，他倆乘了自備汽車，很快的便到達法國醫院的門前，下車後很迅速的沿着樓梯一口氣的跑上二樓，找着一個僅剩下來的女看護，送他倆轉入稻田芳子的房間裏。

似乎睡得如癡如醉的稻田芳子，很像突然受了什麼侵擾似的醒轉過來，當她睜開眼

睛看見第五號特派員和小妹妹站在牀邊的時候，她還以為自己在做夢，不敢相信醒來的景遇是事實，這大概是稻田芳子對第五號特派員過於思念吧！每當熟睡中，總在夢裏與第五號特派員過着甜蜜的愉快生活。她由懷疑中漸漸清醒過來，覺得站在她牀邊的却是她念念不忘的第五號特派員，而不是做夢了。才驚喜交集的打算坐起來，但是給十三號把她按着，要她安睡在床上。

「大哥！我太痛苦了，一切表情都沒有了，你們怎樣知道我在這裏？」稻田芳子輕微地說，雖然她的聲音很低沉而又很微弱。從她的呼吸中看來，已在很吃力地喘着氣。

「櫻子姐姐冒險跑上火綫來告訴我們的。」十三號天真地搶着說。

「日軍司令部曉得你留醫在這裏嗎？」第五號特派員另有所思的問。

「祇有酒井司令曉得，他昨天晚上派了一個武官來告訴我，叫我在一星期內無論如何都要離開法國醫院，反之他便不負危險責任，大哥！一個病入膏肓的人，叫我搬到那裏去？英國的皇家醫院已全部改爲軍用十字醫院；私人醫院因戰事迫近早已停業，在沒有辦法中，唯一的解決就是不搬，一切置於天命，免掉多一次給我的麻煩。」

稻田芳子再沒氣力說下去，嘆了一口微弱的鬱氣，便很傷感地在疲憊中閉上了眼睛，真的，到了沒有解救的今日，她才深信間諜是世界上最孤獨的人，連一個親戚或一個知心的朋友都沒有，誰會同情她呢？誰去照料她呢？因爲他們的命運是相同的。

「等到銅鑼環進入爭奪戰的時候，我替你遷出這裏好不好？」

第五號特派員覺得稻田芳子太可憐了，從稻田芳子的身世與目前的境遇看來，他也聯想到一個特工人員的命運與歸宿，一顆人類共鳴的同情之心，却爲危在旦夕中的稻田芳子而傷感！

「到了銅鑼環會戰的時候，恐怕我已經不成了。」稻田芳子更難堪的回答。

「不會的，你不要看得自己太灰色，一個人總是有希望的，請你安靜點休息休息吧！健康要緊，有了健康便有幸福，經過一個短短時間，你便可回復健康了。」第五號特派員極力去安慰她和給予她一些起碼的溫暖，希望她得到這起碼的溫暖後，對她自己的病可有回復健康的信心，其實溫暖祇管溫暖，信心祇管信心，一個患了第三期肺病的人，還想得到復元嗎？這連第五號特派員也不敢保證。

稻田芳子聽着第五號特派員給她的勸告後，才把眼簾放開，露出兩顆呆木的眼珠，十分疲倦的望了望第五號特派員，跟着又閉起來作睡態似的模樣，她胸部的呼吸短速而吃力，從這一點分析，已知道她的肺葉破壞一大半了，不然，總不有如會此現狀。

「芳子！」第五號特派員守候在床邊，看見她不動聲色，像快要轉入昏迷狀態裏，他才就心地在輕微的呼喚着她。

「難道我還有幸福可言嗎？」她像別有懷抱的說。

「有的，祇要你不灰心，你的病是需要內心療養的，我能夠爲了你的健康去儘我最大的力量來照料你，幫助你，芳子！你能接受我的好意嗎？」

「你能這樣做，我太興奮了，大哥！想不到我十年來的宿願；對你的盼望，到今天才如願已償，我曉得我的病很嚴重，但我從未會想到死，真的，我不打算死，我覺得生命總是可愛的，像跟你一樣的可愛，你相信嗎？我却這樣認爲。」

「你說得對，不過你太興奮了，安靜點休息吧！我問你；日軍佔領整個九龍區後，今後的軍事動向怎樣？你曉得嗎？不會馬上向香港取大規模的主力攻勢吧？」第五號特派員乘這機會又向她探詢日軍情報，使他好預先來個撤退或一戰的準備。

「日軍佔領九龍半島後，會集中火力下昂船洲，等到攻下昂船洲後，做將來進攻西環的基地，在昂船洲攻下的時候，日軍會把整個炮火力量集中，擊燬管箕灣的沿岸砲台，和半山砲台，大概七姊妹的沿岸的砲台掃平後，便是日軍向七姊妹一帶登岸的時候了。」

「日軍進攻管箕灣是用軍艦還是用登陸艇呢？」

「關於這個問題，英軍當局簡直是個傻瓜，他們明知管箕灣的重要，明知管箕灣是個必爭之地，可憐他們還命令把英國的商船如植華，太古等輪船公司留在維多利亞灣的船隻，指定全部開到管箕灣海面鑿沉，那邊海水不深，每艘被鑿沉的船隻，都露出了船面，這却給日軍將來向管箕灣登陸的好機會，做他們進攻管箕灣的中站，你說英軍傻瓜

得可笑不可笑？」

稻田芳子雖然說得吃力異常，但仍能露出笑容，她不但覺得辛苦，反而覺得精神上十分興奮，剛才那疲倦狀態，已漸漸消除了，現在的稻田芳子，誰敢說她是個痛入膏肓的人呢？

他倆互相對視着，內心似乎得到絕大的安慰，十三號看見這種情形，她難堪地不作聲色的離開了稻田芳子的房間，跑到會客室去休息，房間裏祇留下第五號特派員和稻田芳子。

「你認為日軍佔領昂船洲後，先向筲箕灣進攻還是先向西環進攻？」

「當然先向筲箕灣進攻，不過西環那邊却是一個聲東擊西的機會，負責指揮日軍的，更是出你意外的山礮櫻子啊！」

「由山礮櫻子指揮？」第五號特派員驚奇地發覺山礮櫻子有此本領。

「對的，幾年來，戰爭的確把她訓練成功爲一個潛艇作戰健將，你們盟國海軍最畏懼的所謂太平洋上的神怪潛艇就是她的傑作，由始至今，都是給她指揮，關於筲箕灣登陸，酒井司令特別看重她，曾經請求過她負責指揮攻岸戰。」

稻田芳子的聲音漸漸沉弱了，但她還繼續鼓起精神，把她所知道的情報全部供給了第五號特派員。

「你認爲日軍在香港本島登陸的地點可能有幾個地方？」第五號特派員再追深一層探詢，因爲這是確定他行踪的準備，和替英軍司令設計一戰的確實情報。

「筲箕灣、西環、赤柱、香港仔、淺水灣、都是日軍登陸目標。」

「筲箕灣和西環、日軍不會輕易一試吧？」

「這很難說，在一個日本軍人的眼目中，是瞧不起所謂大英帝國軍隊的，他們說：一個日軍的戰鬥力量，等於英軍十個的力量，同時等於廿個加軍的力量，卅個印軍的力量，在數目上說，攻港日軍，會比英印加聯軍多十倍，所以日軍對香港已並不考慮的便進攻，這是必然的，日軍目前集中在九龍的部隊，和維多利亞灣與港口的海軍陸戰隊，足可以分五路齊攻香港。」

第五號特派員很冷靜地去聽着稻田芳子這要有忍耐性才聽得明白的斷斷續續的說話，他從稻田芳子這段說話來分析，已確定香港是再無可據守了。

「我認爲日軍進攻香港，第一先攻筲箕灣，第二攻西環，第三攻赤柱，第四攻香港仔與淺水灣，港面之戰，以七姊妹游泳區爲主，港背以赤柱砲台爲主，等到雙方對手後，會師或夾攻黃坭涌道，你認爲有沒有這個可能？」

第五號特派員把他的軍事判斷力，和日軍攻港的可能戰略分析給稻田芳子知道，這却使她更佩服第五號特派員的作戰策略和作戰認識。

「對的，你說得一點不錯，日軍的動作實在如此，可憐英軍雖有將略雄才的人物助戰，而英軍却無能力解圍，我忠實點勸你，還是早點緊握機會離開香港吧！今後的香港，對你是絕對不利的。」

「雖然不利，但目前的環境如此惡劣，我怎能夠逃出日軍封鎖綫？要是不跑，將來祇有跟英軍一樣的命運，但英軍可以投降，我是絕對不能夠投降的。」

「那麼你打算怎樣？」

「我有我的好辦法。」

「難道你不能够提供出來，我替你參加意見或考慮嗎？」

「我不願你傷腦筋，請你好好的休息吧！」

第五號特派員本來絕對信任稻田芳子，但他仍是耽心她會走漏消息，不願把快艇突圍的計劃說出來。

「雖然我病重在醫院，但我對你的安全問題，是無時無刻不在關心中，我很明白；九龍如果落在日軍手上，香港必成問題，等到香港淪陷了，你是多危險呀！假如我健康的話，還可以替你掩護離開香港，現在九龍既然淪陷，你也應該快點打算離開香港啊！」

「謝謝你的好意，我目前還不算離開香港。」

「爲什麼不打算離開呢？」

「因爲我跑了，留下你在香港，教我怎樣放心？芳子！如果這次再是分離的話，我們又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夠再有會面的一天了。連年的戰爭，已經使我起了絕大的懷疑，不，其實是使我認識了戰爭，嘗透了戰爭的滋味，受盡了戰爭的痛苦，在我們之間，要不是爲了戰爭，是多麼幸福？何等樂趣？但現在，我們都被戰爭犧牲，世界上雖然沒有百年的戰爭，可是我們也沒有百年的命運，然而日本軍閥偏要走上侵略戰爭的道路，迫使中國爲生存獨立而抗戰，等到把日本軍閥打倒了，中國抗戰勝利以後，世界和平實現的時候，我們應該本着人類和平互愛的天性，拋棄着萬惡的戰爭，躺進那籠罩着和平愉快的氣氛裏，沒有仇，也沒有恨，真是何等的甜蜜幸福？」

第五號特派員蘊藏了幾個年頭的那顆內心的青春之火，在稻田芳子病重臨終的今日，不得不把他的真情透露出來，他倆不約而同的大家都在追憶着童年至成人那段甜蜜可愛的的生活，直至給戰爭把這段可愛的生活剝奪了爲止，中間經過不少的酸苦，但誰叫他倆生在對敵國裏呢？他倆祇有各自怨嘆着自己的遭遇和命運！

稻田芳子從未聽過第五號特派員一句像這樣有情有義的剖白內心的話，一直到了今天，她才明白了第五號特派員還是一個十分可愛的癡情漢，過去時常咒罵他是個不懂愛情的負心人，現在才責罰自己是錯怪他的，一種僵冷了多時的情苗，怎不知到了今天又

慢慢的燃燒起來，她情不自禁地很勇敢的張開雙手，要求第五號特派員給她一次擁抱，這在第五號特派員的認為中，是應該接納的。

在第五號特派員那富有熱力的擁抱下，稻田芳子拚命地躺在第五號特派員懷裏，她極力停止着呼吸，寧願窒息在他那不易多得的懷裏也不願放過這陶醉寶貴的一刻。

他倆經過這一次熱烈的擁抱後，一切都很像有了生機，尤其是稻田芳子那干涸了的深心似乎在這熱力中又滋長起來，她不祇覺得自己是有了生機，同時覺得宇宙間一切事物都有生機，一切都有生命和幸福，她不再感覺得自己是灰色或絕望的。

第五號特派員自從參加了戰爭後，一直到現在已吃盡戰爭的虧，他很像從戰爭中已起了一個懷疑，又從懷疑中發生一種矛盾的反常狀態，他的懷裏躺着溫柔可親的稻田芳子，異性的熱力與久別重逢的安慰，使他倆認為目前在這生死之間祇隔一線的今日，斷定了戰爭始終是一種痛苦，一種犧牲，一種殘殺，一種罪惡，他倆夢想在香港退出之後，世界便能和平，甚至自己於必要時可以自由做事，抗戰勝利了用不着他們再參加戰爭，這就是他倆的情愛維繫着的唯一的願望。

真的，戰爭不但會改造了整個世界，同時會改造了整個社會，整個人生，中國在抗戰初期的幾年間，一直到香港之戰，第五號特派員是何等英勇？不過到了吃盡英國人的虧後，和目瞧着過去一個心心相印的愛人却爲了戰爭，爲了自己，寧願甘受痛苦，甘受

犧牲的時候，任何一個心腸冷酷的人，都會來個反省與警惕，那何況第五號特派員更是一個熱愛如火的青年？

他站得有點累了，稻田芳子很體貼的牽着他坐在床邊。她感受到一種失去多年的溫暖現在又得回來了，由於過度的愛的反應與心靈的起了顫抖，沒理由地緊緊的伏在第五號特派員的懷裏流起淚來。

「芳子！你不是回到我的懷裏嗎？還要難過什麼？」

「我不是難過，祇覺得太感動了，一個失意多時的人，在久別重逢中，會突然滿足願望，是要流起淚的，何況你鍾情的稻田芳子更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我很快樂，我有信心去希望我的病早日痊愈，祇要我得到健康，我們便可回復去過那幸福的生活，現在不要說是爲了我，就是爲了你，我也得安心去療養，大哥！我很高興，一個月後，我便是個健康的人了，這裏雖然沒有富士山，但香爐峯也不錯呀！這裏雖然沒有宮津的好玩，但淺水灣同樣逗人愛慕，我健康了不是可以跟你去玩嗎？你應該爲了我的病有起色而歡喜啊！」

第五號特派員很溫柔地撫摩着她的鬢髮，他明白她在未回復健康之前，是不容許勞動的，才小心地按着她睡回床上，這在稻田芳子的認爲，已經得到很大的安慰了，不過在輾轉苦戰，久離愛海生活的第五號特派員，似乎感覺到一切都不由自主。

情之所鍾，雖心腸硬如第五號特派員的一貫作風，到目前也會聯想到自己是個莫明其妙的人。

「等到你精神稍好，能夠行動自如，我決定帶你回內地去，開始我們幸福的生活吧！打了幾年仗，打得太累了。說句良心話；我已經對得住自己，對得住國家民族，芳子！你看有沒有這個好日子過呢？」

「祇要你有決心，無事不成功的，不過小妹妹這幾年來跟你出生入死，隨從你左右，爲的是甚麼？你總會明白吧？我愛你，但我却不願使她失望，也不忍心瞧着她受刺激，我知道她永遠是少不了你，像我少不了你一樣。大哥！這個問題你要小心考慮，小心處置，祇要問題能夠妥善解決，即使我委屈一點，也不打緊！」

「你太偉大了，我是會顧全到你的幸福和你妹妹的處置的，你應該相信我有這個辦法呀！可是小妹妹的問題我認爲並不麻煩……」

「難道還有更麻煩的問題未解決嗎？」稻田芳子很懷疑的追問。

「是的，這是山磯櫻子的问题呢！」

第五號特派員把這問題說出後，他倆不約而同的對視着緘默起來，稻田芳子一方面似在難堪中去追憶着山磯櫻子的往事，一方面她仍擺出一副還很愉悅的態度，其實在這時的稻田芳子，正是心如刀割。

「我對山磯櫻子老早便耽心她會騙着我來祕密愛上你的，怎知真是給我耽心中了。」

「你怎見得她會祕密愛上我？」

「因為這一年來，她想盡辦法都要求特務機關派她到南支來，同時她對你的關心和思念，實在比我還緊張得多！你對她的印象怎樣？」聰明的稻田芳子却迫着第五號特派員答覆她這個不易答覆的問題。

「她始終是我唯一的敵人啊！南造雲子給我的槍殺可作一例了。」

稻田芳子看見第五號特派員的態度如此強硬，她才似很放心的微笑着，她那兩顆情意綿綿的眼睛老是釘視着第五號特派員，臉部迎着他的下顎，紅紅的櫻唇緊緊地仰到他的臉上，第五號特派員終於盡情地緊抱着稻田芳子作一次深深的甜蜜的狂吻。

氣力似很微弱的她，經過這次的狂吻後呼吸更感短促，她尚在陶醉的癡迷狀態中，那呼吸的熱氣傳給了第五號特派員接觸着，使人深感着一種第三期肺病所特有的血腥的燥味。她休息了片刻後，精神更是愉快，臉上呈現着那不易多得的少女底嬌潤的粉紅色素。

「大哥！今晚你可能在這裏陪伴我一晚嗎？我的病，祇有你能治愈啊！」

稻田芳子滿懷希望的說到這裏的時候，十三號突然從會客廳裏轉回稻田芳子的房間來，她生怕第五號特派員逗留在這裏太久了，外邊的戰事假如突變，是會影響他們行動

的，她才給了第五號特派員一個暗示，勸他馬上離開稻田芳子，先回遠東情報部去。

第五號特派員正要站起來跟十三號準備跟稻田芳子辭行，門外緊迫的敲門聲很嚴重地透進房間裏，十三號警地跟第五號特派員散開，她匆匆的跑到房門側面，緊把槍機，以防不測。

「誰？請進來！」

稻田芳子很吃力地高聲說着，她奇異地注視着那將要推開的門扇，看看是誰人要找她。

嘶的一响，跟着這門聲終止的剎那間，一個化裝做男子的穿着西服的少女推門躡進，這個突然其來的少女，把帽子脫下來，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三號才知道她是山磯櫻子。

她鎮靜得使第五號特派員也有點佩服，十三號認爲她在第五號特派員前面是沒有辦法去發生什麼亂子的，才慢慢地把手槍藏回懷裏。

「芳子姊姊！今天的精神當然舒服一點吧？看你滿臉春風，多逗人愛呀！」

「你說什麼？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簡單得很，就是說；一個患了肺病的人，是需要內心療養和內心治療的，現在你的大哥來了，不是從心所欲，得到安慰嗎？」山磯櫻子幽默地去刺激她。

「請你不要胡說！我並沒有這樣子想過，大哥始終是我們的大哥，我們大家不是這樣的嗎？」

「最低限度，今天的稻田芳子就不大一樣啊！」

「難道你懷疑我決心去佔有整個大哥嗎？」

「誰敢替你保證？」

稻田芳子氣煞不過，很敏感的觸怒起來，肺葉微痛地起了咳嗽聲。山磯櫻子連她自己也不明白會茹火中燒，對稻田芳子的佔有第五號特派員，是一件畢生恥辱的事，她懷疑着稻田芳子一定當她是個弱者，所以由妬恨稻田芳子而遷怒到第五號特派員的身上，在這種情勢下，他們已成僵局了。

第五號特派員怕這問題關下去，必然不會好結果，他乘着稻田芳子緘默的現在，馬上把問題帶到嚴重的戰場上去。

「櫻子！請休息休息吧！九龍那邊怎樣？英軍已全部撤退嗎？」

「是的，九龍那邊怎樣呢？」稻田芳子爲了和平這個場面，她也跟着補上一句。

「九龍那邊已告一段落，從今天起，是日本帝國用血肉換來的一塊土地了。我們在九龍方面的工作也算結束，今後偉大的場面已由九龍半島搬到香港來，大哥！我們確有緣，不過我真就心總有一天會跟你在工作上直接衝突！」

山礮櫻子也乘機把他們的問題帶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最後還是去警告第五號特派員，暗示他萬勿跟自己對抗，這在稻田芳子聽來，却增加她無限的痛苦，她沒有一句適當的話可以和解他倆未來的衝突與決鬥，祇沉重地嘆了一口氣。

「芳子姊姊！嘆什麼氣？你真夠幸福了，假如你這次不是病重的話，是多麼麻煩啊！」

「麻煩什麼？」稻田芳子忖測着。

「麻煩要跟你的大哥對抗起來！」

「櫻子姊姊！到底你有沒有這個打算呀？」十三號也像開玩笑似的反問山礮櫻子，希望從她的談話中去發現她對第五號特派員的態度。

「老實說，我們誰也不能夠放棄誰的責任，同時矛盾地誰也不願跟誰去做敵人，我對大哥的認為是如此。同樣的，大哥對我的認為也不外如此！不過爲了大哥本身的安全着想，孤軍深入敵人腹部，是最危險的，我勸大哥還是早日離開香港，才是上策。」

「爲什麼一定要我離開香港才是上策呢？」第五號特派員很反感地追問這個結論。

「對的，我敢保證我山礮櫻子不會跟你對敵，更敢保證我決不會利用我的優勢來危害你，但酒井司令和矢崎特務機關長是不會輕易放過你的，他倆說，等到攻陷香港，第一批要逮捕的人，就是大哥和小妹妹的名字，到了那個時候，怎能逃脫出這個海島和避

免他們的搜索？這是一個無可解決的問題，所以我勸你早日離開香港是善意的，確實爲你打算的。」山磯櫻子越說越氣餒的樣子，簡直是給第五號特派員一個侮辱，這在第五號特派員那不屈不撓的態度上，當然不會因此而軟弱。

「謝謝你的關懷和善意，不過我目前還不算離開香港！」

「那麼打算跟我對抗了，對不對？」山磯櫻子痛快地便說入主題了。

「我還沒有打算到這一點！」

「爲什麼不會打算到這一點？我們在同一的地盤裏，而工作與責任却是敵對行動的！這點恐怕你比我更認識清楚呀！」山磯櫻子很威風的威脅着第五號特派員。

「因爲你曾經救過我幾次，所以我不會打算要跟你對抗。」

「既然不會打算要跟我對抗，那又爲什麼一定要留在香港？」

「不留在香港嗎？你叫我跑到那裏去？」

「我認爲你應該先到九龍再說！」

「這跟留在香港可沒有分別呀？」

「好的，事實已經明顯地擺在目前，日軍必定佔領香港，英軍必定投降，假如你還認爲英軍司令部尚有辦法一戰的話，你可繼續參加香港之戰，我仍不當你是敵人，如果虛心地檢討一下，認定香港確實無法據守的話，望你不必再做大英帝國的犧牲品了，祇

要再過幾天，你就會相信山磯櫻子的話是對的，櫻子對你始終是忠誠的，那時候，望你平安渡過危險關頭，不要落在酒井和矢崎的手上！」

山磯櫻子每一句話都能夠深深地打動了第五號特派員的心，他對他的關心與體貼，他是明白的，但責任所在，不管環境怎樣惡劣，他也不能先行退走，除非香港政府或英軍司令部豎了白旗，那就無話可說了。

十三號一聲不響的靜看着第五號特派員在深思什麼似的，她難過地呆視着山磯櫻子態度的強硬和稻田芳子在悲哀中喘氣。

山磯櫻子經過片刻冷靜的休息後，已注視着稻田芳子在難過中流淚，她靜聽着山磯櫻子跟第五號特派員的強硬爭辯，是最易發生危險的，香港本島之戰，稻田芳子認為決不能避免，因為目前香港政府和英軍司令部的態度相當強硬，由於強硬的原因，第五號特派員在香港的命運，是更不堪設想的。

「櫻子姊姊！我對你祇有一個請求，這個請求，也許就是我給你的遺囑吧！」

稻田芳子的精神更顯得疲倦，但她爲了第五號特派員的安全問題，她不得不不在痛苦中向山磯櫻子解釋，和要求她不要對第五號特派員有不利。

「我看你太疲倦了，慢慢地說吧！我不會使你失望的。」山磯櫻子瞧着她這樣可憐，她自然會很同情地想盡辦法去安慰她。

「我時常都這樣說；在我們的中間，根本是沒有仇，也沒有恨，祇是爲了戰爭便把我們變作敵人，可是我自己很明白，即使戰爭馬上停止，幸福也不會落在我身上的。」

稻田芳子說過這段話後，微弱地發出一種抽咽之聲，兩行熱淚繼續瀉下來，一個患着第三期肺癆病的人，身體已夠瘦弱了，還顯着兩行淚痕，更覺得她是個可憐人，這種可憐的樣子，是很容易惹起人家對她起一種同情心的。

「爲什麼幸福不會落在你身上？」山磯櫻子欠解地反問她。

「因爲我知道我的壽命不會怎樣長久，難道我還有什麼希望嗎？」稻田芳子再沉重地嘆了一口氣。

「芳子！請你不要胡思亂想，安心地休息休息吧！你的健康不久便會恢復的，難過什麼？我還有一些事情，有空再來看你！」第五號特派員知難而退再不應該留在法國醫院，先向稻田芳子辭別。

「你跑了嗎？什麼時候再來？」

「是的，就要跑了，有空一定來看你！」

「你能夠今晚來嗎？」

「現在還說不定。」

「你能夠每天來看我一次嗎？」

「假如環境容許我的話，我一定天天來看你。」

第五號特派員轉步欲走，怎知却給山磯櫻子阻着去路，她憤恨地似要質問什麼的樣子。

「我坦白的問你；也請你坦白的答覆我！你留在香港是否跟我對敵？是否打算要搗我的鬼？我馬上要明白這件事，請你忠實地告訴我！」

山磯櫻子把聲音拉得很高，臉上露出幾條兇惡而狠毒的皺紋，像很不客氣的怒視着第五號特派員，等待着滿意的答覆。

「要是萬一跟你對敵的話，你又怎樣辦呀？」

這個答覆確實出了山磯櫻子的意料，第五號特派員並不會因山磯櫻子的威脅而畏懼或怯懦，反之他更反感地給予山磯櫻子一個強烈的反擊。

「我老實的警告你，如果你決定參加香港保衛戰，跟我工作有不利的话，等到香港攻下後，我是不會放過你的，請你小心地考慮考慮才好，免日後錯怪我山磯櫻子對你不起！」

「再會吧！你喜歡怎樣便怎樣好了。」

第五號特派員始終強硬到底，他不會在山磯櫻子臉前屈服的，他管不了今後的結論是怎樣？強硬到底。總之，敵與友，他劃分得清清楚楚。

因爲第五號特派員決定不讓步，他便牽着十三號不顧一切的離開了稻田芳子的房間，山磯櫻子目視着他倆跑後，不知爲了什麼感觸會悲從中來，對着稻田芳子流起眼淚，剛才那種兇惡的威風，已烟消雲散了。她十分傷心的在痛哭着，可是她爲什麼而哭？連她自己也不懂得，她對第五號特派員的印象，從現在起祇有憎恨，祇有仇怨。

「櫻子妹妹！難道你還不明白大哥的個性嗎？你對他強硬，他會比你更強硬，他是一個缺乏感情以事業爲依飯的男子，我希望你不要隨便瞎動，他有他的長處，他有他的生存本領，假如你對他施用威脅手段，我可以斷定你一定失敗，他會不顧一切的先結束你啊！」

稻田芳子雖在難堪與痛苦中，但仍希望說服了山磯櫻子，祇要說服了山磯櫻子，第五號特派員那危險的程度自然會減少，最怕是他們雙方都不讓步，越弄越糟，這是最麻煩的。

「那麼應該怎樣去制服他呢？」山磯櫻子似很虛心的問。

「祇有用義氣去感動他，他是個最講節義的人，如果你對他是有節有義的話，他會拜倒你石榴裙下的。」

「這簡直是開玩笑，跟一個勁敵去講節義？我山磯櫻子大概不會如此傻瓜！」

「可是你不能够意氣用事，你要虛心的檢討一下，你應不應該跟他對敵？你跟他對

敵之後，你的本領是否強過他？他這個人神出鬼沒，本領高強，他佈下的陷阱，無可發覺，我在三年前已經吃盡他的虧，這是你第一次跟他在工作上接觸，我勸你不要太孩子氣吧！」

「你會畏懼他，但我就瞧不起他，我從未碰過他的釘子，吃過他的虧，反正，他還要我向他讓過幾大步，現在碰碰看也怪好玩，你能夠幫幫我忙，做我的顧問嗎？」

「不能夠，不能夠，要是你反對我的主張，請你馬上走出去，我再不要你來看我！我也決心不願再看見你！」

稻田芳子憤怒地明白山礮櫻子和第五號特派員已轉入勾心鬥角的時期了，其實山礮櫻子願意這樣做嗎？一定不會的，她祇是得不着第五號特派員的愛而發生一種異性間的一個反常妬恨吧！

山礮櫻子深念到跟自己同生共死的稻田芳子也衝突了，她似乎有點後悔地在冷靜中考慮了片刻，結果終於離開了稻田芳子，計劃跟第五號特派員來一次大決鬥。

病中呻吟的稻田芳子看着山礮櫻子與第五號特派員的不歡而散，便馳心到山礮櫻子馬上去跟第五號特派員挑戰了。她小心地去分析，要是他倆確實不能避免一戰的時候，山礮櫻子却把握着有利地位，因為目前的香港，實在成爲孤島了，而且英國本部決定不支持殖民地的保衛戰，這對第五號特派員的影響最大。

不錯，在技術上第五號特派員却勝山礮櫻子一籌，但在整個力量來說，第五號特派員或會給山礮櫻子制服，同時第五號特派員雖然已經參加了英國遠東情報部工作，但英藉特務人員妬忌他，英軍司令部不信任他，這點在稻田芳子看得很清楚，同時第五號特派員也知道這是將來英軍失敗的一個致命傷。

她越想越覺得第五號特派員留在香港的危機，越想越發覺他在香港的不利，直至想到極度疲憊了而仍沒有解決辦法的時候，才在昏迷狀態中似很安靜的睡着了。

一六

第五號特派員牽着十三號滿肚子鬱氣的在行人道上走，他倆的方向，當然是向着中區去，也許打算回遠東情報部吧！

「大哥！我看山礮櫻子今天的態度有點變樣啊！你要隨時隨地小心注意她，我懷疑她的來意是不善的。」

十三號一邊行一邊緊貼着第五號特派員的臂膀在輕輕地說，她對山礮櫻子那突然改變的態度，心裏却是諸多付測。

「我也有同樣的感覺，不過我曾經虛心自問，我們在香港的環境太不利了，遠東情報部對我始終取敷衍態度，像這樣一件有國際性質的大工作，可說是一個國際間諜的爭

奪戰，英遠東情報部的本身已靠不住，而且幼稚得可憐，同時又不能虛心跟我們合作，祇在儘量利用我們，必要時還會出賣我們，這一點不祇我們看得清清楚楚，就是日本特務機關，也同樣看得清楚，我們如果以力量來做比例，是無法跟山磯櫻子決鬥的，不過單以山磯櫻子一個人做對象，我却有把握隨時結束她，但結束了她又有什麼用呢？東京方面不是可以另外派人來主持嗎？我們今天的工作對象，是瓦解敵人整個特務機關，非以山磯櫻子一個人做工作對象！」

第五號特派員說過這段話後，沉重地嘆了一口氣，他把自己的態度與本身的立場，很詳細的解釋給十三號知道，其實他對這次保衛香港之戰，却已失去信心，以幾個人的力量，怎能挽救這頹局？他明白自己在香港的苦心奮鬥是爲大英帝國效力，但結果仍是吃力不討好。

「那麼我們今後怎樣辦呢？」十三號很灰心的要明白今後的行踪。

「隨機應變罷！無論如何，香港陷落之日，就是我們死裏逃生之時，我們既然被派來參加香港之役，難道你這樣就要畏懼起來嗎？」

「不，王八才會畏懼！」

他倆說到這裏，有一個形跡可疑的西裝青年迎面而來，第五號特派員馬上用臂膀推一推十三號，叫她注意前面的來客，機警的十三號馬上離開了第五號特派員，留開中間

一個空位給那個形跡可疑的人走過，在他倆之間，形成了一個包圍狀態，準備意外事件發生。

這個給第五號特派員注意着的人，跟他倆相遇後還未到十碼，立即轉身拔槍向第五號特派員射擊，第五號特派員果然應聲倒地，似乎中彈負傷，站在另一方向的十三號，看着那刺客還準備再向第五號特派員射擊的剎那間，她却鎮靜地回給那個刺客一槍，彈中頭部，當場倒地斃命！

十三號在驚惶而傷感中跑上前去看看第五號特派員，發覺他微笑着仰睡着，一聲不響，十三號覺得很奇怪，這情形簡直不敢教人去忖測的。

「大哥你負傷了嗎？」十三號在流着淚說。

「那裏？我們都是百勝將軍，打不死的。」

第五號特派員跟着站起身來，轉到那個行刺自己的刺客屍旁，把他衣袋裏的日記冊等有線索的證件取出，證明這個刺客是日本特務機關的間諜。

「剛才的遇險，早在我意料中，我們今後更應小心應變。總之香港這個環境，我們已臨最危機的時候了。但我們不必害怕！到現在我還有信心，我們不久便可突圍，回到中國內地，香港當局給我們的印象壞極，大英帝國本身都不爭氣地決定放棄香港和遠東殖民地，我們還有什麼話說？我們給人家利用了，如果仍不找善後辦法，設法逃亡，將

來給敵人俘虜了才是活該！」

第五號特派員經過這次意料中的被襲擊，他對今後的行踪，又要重新來個佈置，同時虛心地檢討，香港實無再逗留的必要，因為英遠東情報部不能接納自己的好意。

「我們現在到那裏去？」十三號對第五號特派員那呆呆的態度，精神上似受無限打擊，但他並不因為香港政府的不虛心跟中國合作而灰心，反而希望自己的工作更有表現，使香港政府對他的處置，最後都能重用他。

「還是回到遠東情報部吧！」第五號特派員考慮了片刻才答她。

「大哥！今天我們已為大英帝國遇險了。難道還要我們把整個生命送給他才算止境嗎？我請求你接納我的主張；回到半山第一訊台休息休息吧！同時可以把我們留在香港的同志重新一次調整，來應付山礮櫻子對我們的攻擊好不好？」

「你的主張絲毫沒錯，不過我們要有始有終，香港政府對不起我們，或者是大英帝國出賣盟友，這是大英帝國的虛偽，我們是奉命來勸助他們工作的，配合他們作戰的，除非香港淪陷了就沒有話說，不然的話，有香港一日，我們的工作就一日不應停止！」

第五號特派員仍以整個大局為主題，他希望再過一些時間，等到本島巷戰時，再與加印聯軍司令合作，苦幹一次，他很明白的，祇有弱小民族才會同情弱小民族，也祇有弱小民族才會無條件的去幫助另一個弱小民族的。

他倆慢步而行，覺得疲倦萬分，才轉入娛樂戲院側邊的一間餐廳休息。

轉入餐廳後，第五號特派員輕輕地坐下來，這使關懷着他健康的十三號更爲他忧心，就心得要暗裏偷流起淚來！

「大哥！你覺得不舒服嗎？身體不大適暢吧！你看，我是就心得怎樣的難堪呀！」十三號因爲過度關心他而至哭泣着，說話的聲音在斷續中顫抖着。

「甚麼東西都沒有覺得，祇望我們能夠安然度過這個危險時期，我們要萬分慎重把生命帶回祖國去！大英帝國出賣我們，但祖國始終在愛護我們，我們離不開祖國，祖國也少不了我們！」

「這樣我們更應好好地去休息幾天，等到我們突圍的機會到來，便是我們脫難的時候了。」

他倆疲倦到連話也不願說，侍役慇懃地送來兩杯咖啡牛奶和西點，雖然這個享樂時間是短短的，但誰願意把這僅有的機會也放過呢？

自從九龍發生戰事後，香港方面的商店已全部停業，這間餐廳，本來是英籍商人經營的，戰後由英遠東情報部接來主辦，停止餐食，祇有飲品，是中區情報輸送站，所有英籍密探和遠東情報部的人，都經常到這個中區站去取聯絡。

他們把牛奶西點吃了，精神比前舒適得多，第五號特派員把視線向座上各顧客的態

度逐個小心地分析，由於這是一間僅有的餐廳，經常保持滿座的成績。

侍役們對他倆是很注意，但他倆到底是幹甚麼的，侍役們一點也不明白，他們祇知道他倆時常出入於遠東情報部，跟麥克杜格是有密切往來的。

「先生吃個大餐嗎？」侍役很關懷的跑進來向第五號特派員說。

「這裏不是停止餐食嗎？」

「對的，不過先生可以例外！這是主任命令的。」

「主任？那一位主任？」第五號特派員偽作不知的反問。

「就是遠東情報部主任麥克杜格先生。」

「他怎樣說？」

「他說遠東情報部的人，到來要特別照料和免費供應大餐！」

「我們不是遠東情報部的。」

第五號特派員懷疑着自己的目標會給人發現，雖然這是遠東情報部裏的一個中區聯絡站，但他仍不願給人曉得他是遠東情報部裏的一個工作人員。

侍役沒奈何的轉回，第五號特派員認為這個人確有可疑的地方，祇不過沒有閒心去調查吧了！

「這不是我們休息的地方，我們要馬上離開！可是你要當心一點，以防不測！」第

五號特派員像發現了那個侍役有什麼破綻似的說。

「有甚麼可疑嗎？」

「我看不大像樣！」

「好的，我掩護你先出門口吧！」

十三號小心地注視給在座的人物，她已準備到必要時採取的不得不戰的措施，雖然他倆的力量是很薄弱，但他倆并不因為薄弱而放棄自己的安全呢！

第五號特派員走在前面，右手插進口袋裏緊握着手鎗機掣，十三號走在距離十尺遠的背後，衛護着第五號特派員。

轉出門口，突聞槍聲數响，第五號特派員退回兩步，據守門口的死角，等了片刻，再沒有甚麼動靜，但餐廳門口，有兩個人已睡在血泊中，一個是日本人，一個是剛才來問第五號特派員吃甚麼的那個英遠東情報部的侍役。

時間僅僅在半小時內，第五號特派員已被謀殺兩次，這一次還有遠東情報部的人在裏面，他內心十分悲哀，這個化裝做侍役的遠東情報部的人，不管他是否奸細，總之整個英軍司令部和香港政府是大有問題的。

十三號更小心的衛護着第五號特派員再次轉出門口，由餐廳側面轉上小道，由小道直上半山的堅道，再兜到羅便臣道轉回第一訊台，第七號老早在第一訊台守候着他倆的

消息，遠遠地看見他倆回來了，心裏很高興的跑出門口迎接。

他倆很快抵達目的地，從臉上看來蘊藏着一種不平常的神色，第七號便懷疑着他倆一定是遇了危險回來。

十三號扶着第五號特派員轉入自己的房間裏休息，第五號特派員給疲倦與刺激侵佔了整個的身體和精神，他差不多要爲遠東情報部的腐敗而流下淚來！

一個熱心替盟國服務的英雄，却得不到盟友的精誠合作和信任，是怎樣的難堪呢？他靜靜地想：自己在港受到這樣重大的危險與犧牲，爲的是誰？自己嗎？中國嗎？純然是英政府吧！香港的得失，對當時的中國抗戰實情，根本沒有一些關係。

但爲了人家而努力，爲盟友而盡忠，得來的結果仍是吃力不討好，他經過今天兩度的被槍擊後，對遠東情報部完全失去信心，對自己今後工作也起了懷疑，很失意的閉上眼睛坐在沙發椅上，儘在沉思默想。

「大哥遇到甚麼不如意的事情嗎？」第七號看見這個情形，她當然要向十三號問。

「我們在卅分鐘內，已給敵人謀殺兩次，幸而我們還算機警，不然的話，數載苦鬥，今天要死在遠東情報部範圍之下呢！」十三號怨恨地說着，替第五號特派員答覆了第七號那關懷的詢問。

「兇手給他逃脫嗎？」

「那裏，第一次謀殺大哥的，是一個日本間諜，專任殺害工作的，連向大哥轟擊兩槍，幸而大哥應付裕如，偽作中槍倒地，這却給我一個機會，還他三槍即時斃命。回到灣仔區，在中區遠東情報部的情報聯絡站休息，喝了咖啡出門的時候，兩個暴徒再次向着大哥射擊，可幸大哥迅速退回，據守門側，把那兩個暴徒擊斃，這次大哥更危險啊！」

「那兩個暴徒是甚麼人呢？」

「一個是日本人，一個是遠東情報部中區聯絡站人員，可悲的，還是遠東情報部裏也有日本特務機關的內線人，我們怎會不危險？大英帝國所謂的遠東情報部怎樣不失敗？」

十三號暴燥地替第五號特派員留在香港的不值得和憎恨着遠東情報部，憎恨着麥克杜格主任。

第七號默坐了片刻，她推測着第五號特派員今天的連續被擊，當然是日本特務機關所爲，但她想不出是誰人幹出來的。

「你認爲大哥的被擊，是誰搗鬼的呢？會不會是山磯櫻子弄出來的把戲？」

「當然是山磯櫻子了。」

「她不是在九龍之役中幫忙過我們嗎？」

「山磯櫻子是個神經質的人，性情怪極，她一往的作風都如此，幸而今天所發生的事情，早在我們意料中，現在難關度過了，我看山磯櫻子也不容易逃出我們的掌握，我們要決心跟她拼一拼！」

十三號憤恨地向第七號解釋他們今後的動作，和決定跟山磯櫻子來一個大規模的決鬥。

「遠東情報部太不像樣了，以第一訊台幾個工作同志，去跟整個日本特務機關搏鬥，我們隨時隨地都覺得力量太單弱吧！」

第七號也是一個慎於考慮的人，她所考慮到的問題，沒有偏見，也沒有強調過自己的主觀，實情如此，這問題不祇在第七號會考慮，就是在十三號和第五號特派員的本身，老早也考慮到他們留在香港的危險和力量的單薄。

「大哥——七姊的說話，你聽到了嗎？」十三號很憂慮地說。

「聽到了，我們應該注意的就是不輕易去出擊，但每次出擊，必有收獲，我們出擊的對象，目前應該以山磯櫻子為目標！」

第五號特派員靜坐休息後，他把今後的工作對象具體說出來，但他還在考慮與計劃出擊的問題，他虛心的承認山磯櫻子却是一個勁敵，同時她領導下的人才甚盛，擁有特殊的有利地位，第五號特派員以這懸殊的力量去跟山磯櫻子決鬥，却是沒有把握。

雖然沒有把握取勝於山礮樓子，可是他確有信心去結束山礮樓子，他倆爲甚麼會突然仇恨到這個地步，恐怕連他倆自己也莫明其妙。

敵與友絕對鮮明的他倆，像開玩笑似的候機搏鬥，第五號特派員這次的出戰，也許爲着刺激太深，力量太弱，而影響到一切似乎軟弱，其實在他內心中，這一次的鬥爭，是比任何一次都來得慎重。

「大哥！我認爲如果不是一定要你露面的話，你還是不要露面，今天給我們的教訓，就是請大哥不必親自出馬的道理！」第七號又在建議她的主張，當然，她這個建議是合理的。

「我們總計祇有這幾個人，怎麼不親自動手呢？同時敵人這樣強蠻，不親自出動，怎能取勝？」

他們三人談不出結論，各自在暗裏默想着今後的行動。

「我們還是等候機會離開香港吧！留在香港祇是長期給大英帝國出賣和利用。我們畢竟是一個有用的戰鬥員呀！」十三號一往對英國的印象是最壞的，她主張不顧一切的跑了便算。

「九龍淪陷後，我們已經給敵人封鎖了，在目前要離開香港，簡直是比上天更難，要是不離開的話，香港必會淪陷，香港淪陷了，我們一定做山礮樓子的俘虜。」

第五號特派員再把環境與將來的命運說出來，雖然留在香港是給人利用，但有甚麼辦法？他們挺身而起，也不過是希望中國總有強盛的一天，祇要中國能夠強盛起來，他們的責任可算告一段落。

「大哥！我們先到九龍，等候機會過深圳，這條路通不通？」第七號舊調重彈的說。

「目前我們再不能到九龍了。」

「留在香港又怎樣辦？」

「還是一句老話，第到香港在最危急的時候，決定衝出海港，向日本艦隊突圍。」第五號特派員始終想不出一個更妥善的辦法，他認為這條九死一生的路還有一線希望。

「山磯櫻子是位潛艇專家，也許她會在港口先守候着我們呢？」十三號給第五號特派員警惕着。

「這確有可能，到時我們祇有同歸於盡一拼便算。」

「我們駕駛的是魚雷快艇，山磯櫻子統領的是潛艇隊，同時有大隊南征艦隊去替她掩護，我們要突圍的話，一定要穿插在她的潛艇隊和戰艦中，換句話說，我們要在無數的敵人堡壘前去求一條生路，而且敵艦隊爲了防禦英國的大西洋艦隊到遠東來增援，他們不是老早已採用了那個認爲最傑作的聯防戰略嗎？」

十三號在不斷的提示中總替第五號特派員突圍時的安全着急，真的，她洞悉到魚雷

快艇最忌的是日本戰艦那特製的巨型機關砲，快艇有時可逃避過重機關槍，但巨型機關砲的威力不祇能夠制服魚雷快艇，就是什麼的戰鬥機和轟炸機也一樣受牠威脅。敵人在港口的陣容是如此嚴密，要使第五號特派員從港口突圍而希望得到安全的話，簡直是不可能的，但除了這一條路可以逃生外，還有什麼辦法可想？十三號心裏雖然萬分不安，可是不安祇管不安，有什麼辦法幫助他呢？

第五號特派員自從今天遭遇到襲擊後，心情和精神同時受到很大刺激，他雖然極力壓制着自己的難過，而精神上到現在還未回復常態，一種不輕易在他表情發現得到的抑鬱的態度，似要侵蝕了他，他在似睡非睡的半睡眠狀態中，有時還會說幾句話去安慰十三號和第七號，使她倆不必爲了自己的遭遇而過度難過。

一七

整天不斷的遭遇到日機的空襲，警報在沒條理的發放，敵人的航空母艦停泊在鯉魚門港口，在港口起飛，便是維多利亞灣了，防空哨兵祇站在扯旗山頂看見敵機起飛或聞了飛機聲便放緊急警報。

敵機今天的轟炸是取巡迴戰略的，九架飛機成了品字陣勢的三小隊，從上午九時一直轟炸到中午還不停，全港居民和胆怯的防空隊員老是躺在防空洞裏挨肚餓。根據敵機

轟炸的目標，完全是集中昂船洲那十二座隧道砲台和國際電台的。

昂船洲砲台和電台，在十多批敵機的巡迴轟炸中，似乎把那裏所有的防禦工事都毀壞了，最近兩次，連高射砲與高射機槍都靜息着，敵機看見這個情形，也懶得繼續轟炸。

警報解除僅僅一點鐘左右，突然又竄進了六架重轟炸機，把很重的炸彈全部投在山頂，目標很像山頂海岸電台。這隆重的爆炸音響，來得十分劇烈，就是第一訊台的玻璃窗，也給他震碎了好幾片，十三號惶恐地生怕這些炸彈是落在羅便臣道的，她匆匆地跑到第五號特派員那邊伏在他的胸膛上，這震動却把睡眠狀態中的第五號特派員叨擾醒來。

他鎮定了一下神經，忖度着剛才敵機落下這批重量彈距離這裏是很近的，山頂英軍司令部和山頂國際電台與半山流動砲隊，都有可能受炸，但羅便臣道一帶與第一訊台附近，是無故被炸的。

第七號把收音機開了，同時打電話到遠東情報部去詢問，才證實剛才的山頂被炸，確是海岸電台。

昂船洲的隧道砲台和高射砲位給日機全部炸毀後，雙方的重砲聲是停止了，敵機也疲勞地收隊回艦。

「小妹妹！你在火線上都不害怕，難道現在敵機投下幾個炸彈你就害怕嗎？」第五號特派員站起身來扶着十三號坐進沙發上。

「誰害怕？王八才害怕，豬獃才害怕！」

「那麼你又驚什麼？」

「我不是驚，祇就心他丟不中山頂，落進羅便臣道來傷害了你，羅便臣道在半山，跟山頂是很貼近的。」

「可是羅便臣道跟轟炸山頂的航線是不同的呀！」

「這個我可不曉得，不過我還是希望你能夠離開這裏較爲安全！」

「離開這裏？」

「是的，英軍的流動炮隊要配合保衛昂船洲，已開到這裏來了。不久，也許馬上，敵人的飛機和深水埗與大角咀的日軍主力砲位，便會攻到這裏來的。」

「日軍主力砲隊假如集中深水埗和大角咀的話，這裏要成危險地區了。」

「大哥！既然已成危險地區，我們還應該留在這裏嗎？」

「不留在這裏怎樣辦？英軍的電台差不多全被炸光了，我們這個跟重慶保持聯絡的電台，現在所負的任務更重啊！」

「這有什麼關係？祇要你在較安全的地方 我便放心了，電台的事，我跟七姊可應

付得來呢！」

「我應該到那裏去才對？」

「最好先到告羅士打酒店找個房間休息休息，遠東情報部始終少不了你的，那裏可不用着你跑來跑去的麻煩呀！」

第五號特派員實在需要一個短時期的休息和保持與遠東情報部的聯絡，他並不考慮的便接納了十三號的建議。

「你去請七姊出來！」

十三號從第五號特派員的態度上看，知道他已經答應了自己的勸告，離開第一訊台。

她轉了一個身便找着第七號出來了。

「大哥有什麼要事嗎？」

「對的，爲了戰事的急轉，我決定遷進告羅士打酒店去，從現在起，電台的責任，你要全部負責了，小妹妹每天仍可回來幫助你的。」

「第一訊台的工作由我完全負責吧！請你放心好了。這兩天的敵機轟炸和砲戰來勢似很嚴重，難道這個戰局，敵人會一鼓攻下香港本島嗎？」第七號對這兩天的戰事，抱着灰色態度，她認爲九龍淪陷後，香港必然相繼陷落的。

「對香港本島之戰，英軍當局估計總可支持半年，雖然這個估計是絕對不實際的，我看他要支持一個月已經很吃力。不過事實雖如此，但我們也不要看得太灰色。敵軍攻下九龍後，對香港及昂船洲，甚至赤柱，香港仔，淺水灣等地的狂炸，這是軍事行動上一個必然經過的階段，不過砲戰方面，英軍却上了敵人的當！」

「英軍砲隊慘敗嗎？」第七號以奇異的眼光去望了望第五號特派員，覺得他這個答覆是另有問題在裏面的。

「英軍全部砲兵，不管要塞砲位，隧道砲位，半山砲位，和流動砲兵，都沒有中過敵人的砲彈，連香港的商業區，住宅區，工廠區，也同樣沒有中過敵人的砲彈啊！」

「那麼雙方整天的砲戰，砲彈落到那裏去呢？」

「所以我說這是英軍當局上了敵人的當，英軍目前所餘的重量砲彈，敵人調查得清清楚楚，敵人爲了要引誘要塞重砲所餘的威力，他們不得不整天在轟擊着空包彈，等到英軍的重砲彈消耗了，日本海軍才可開進維多利亞灣來參加對香港的登陸戰，這是山礮樓子的計劃，可憐英軍司令各砲台繼續還砲，去安定所謂軍心呢？其實他們都是傻瓜，日軍的計劃是要得一個完整的香港呀！」

「你打算把這件事告訴遠東情報部嗎？」

「不，他們那裏會虛心接納？我們提出的寶貴情報，英軍當局都認爲放屁呢！」

他們談到這個問題，大家都不堪感觸地緘默下來，第五號特派員認為這樣的替盟友効力，簡直是開玩笑，他時常都對同志們說；我們吃力不要緊，但最傷心的是吃了力還不討好，吃了力還給盟友瞧不起啊！

「大哥！英軍司令部既然當我們的情報是放屁的，我們讓他去自作自受好了，現在砲聲停止，警報解除，市面秩序可回復，我們早一點到告羅士打酒店去吧！」

十三號怕時間耽下去，街道會更寂靜的，爲了第五號特派員今天遭受到兩次的被轟擊，已夠使十三號對他的安全在提心吊胆中。

「早一點去也好，我相信再過一點鐘的時光，羅便臣道便要戒嚴的。」
十三號聽着第五號特派員的話，知道他願意馬上到告羅士打酒店去，她沒精打彩地先行轉到車房去，準備着他們的自備汽車。第五號特派員也隨着出門，第七號不知爲了什麼原故也十分關懷地送他離開房間，其實第五號特派員今天的被擊，却使每個同志不安於心，爲他今後的安全去懷念！

他倆上了汽車後，靈敏的十三號呼的一聲便把車子駛去，祇遺下第七號站在第一訊台門口目送着他倆在快近黃昏的霧色中消逝。

汽車很快的越過中環，到達告羅士打酒店，第五號特派員覺得肚子很餓，便把十三號帶進餐廳裏懶洋洋的坐下來。

「你肚子餓嗎？」

「餓極了，可是已經忘記呀，我們今天還沒有吃過東西啊！」

「今晚我們要痛快地吃一頓，我們自從被派來香港後，天天都在忘飢失食中。今天這樣的危險，我還死不掉，你說我多麼興奮？簡直是我有生以來最危險的一天，也是我有生以來最高興的一天，小妹妹！我們自從合作到今日從未過着現在這樣輕鬆的生活呀！大概你也一樣的爲我脫險而快樂吧！」

「我那會不快樂？雖然今天的遭遇是使人難受，也是我們一個大打擊，但過後是甜蜜的，看你現在多高興啊！是否打算喝點酒？」

「真的，不管大難臨頭也好，給敵人俘虜也好，炸死也好，槍斃也好，我們今晚不祇要吃個痛快，同時要喝個痛快，再過幾天，我們的命運真不敢去想，也怕去想呢！」十三號看見第五號特派員興奮得像有點失常的，不，與其說是他興奮得像有點失常，不若說他刺激過多吧！他內心的苦痛，世界上除了她是明白外，還有什麼人去明白他？」

「大哥！你到底是個健將，準備喝多少酒？」

「白蘭地一瓶，總有這個酒量。」

「假如喝醉了怎樣辦？」十三號向他警惕着，不過她說出了這句話後，跟着又後悔

自己失言，第五號特派員一切都能自主的。

「在今晚，我們可管不了這樣多！要喝，就得痛快地喝，喝醉了就算，其實喝醉也有喝醉的打算，到目前，做日和尙撞日鐘，好像是我們生命的對照，小妹妹！我們不必考慮到這點吧！」

十三號怪難爲情的瞧了他，她到底是個懷春期中的少女，她幻想到萬一第五號特派員喝醉了，今晚怎樣處置？一種含情默默的態度，像撒嬌似的呆看着侍役把餐牌遞給第五號特派員。

「今天最著明的是什麼？」第五號特派員先向侍役發問。

「乳鴿，龍蝦，山斑……」

「今天砲戰這麼厲害，還有龍蝦嗎？」

「是的，我們在三天前存下來應客的。」

「乳鴿用燉，龍蝦要煎，山斑清蒸，再加上英皇鷄，火腿且，鷄絲湯，梳夫厘，橙，一共兩客，還有白蘭地一瓶，要三星釜頭牌的，葡萄汁一小瓶，梳打汽水兩瓶。」侍役聽過了第五號特派員的話後，很迅速的轉到啤酒間裏寫了單，跟着拿來了兩瓶汽水先替他倆倒進茶杯裏。

「要是你不方便喝汽水，叫他多開一壺紅茶吧！」十三號那病後之軀，還沒怎樣復

元，所以他才顧慮到她是不便喝汽水的。

「不要緊，今天的生活却像吃了火藥似的，心裏悶熱得很，喝點汽水心裏多涼快啊！」

「不錯，我們都是滿肚子火藥氣味，汽水也好，白蘭地也好，我們儘管喝個痛快就是！」

「汽水，白蘭地，還有很多東西，我看你的肚子有多大？」

十三號覺得他倆之間太寂寞了，才跟他說起笑話來。

「我的肚子很大，可以一口氣的把你整個吞進去！」

「太可怕了，原來你會這樣殘忍的。」

十三號對第五號特派員的發言，雖然一往都是取尊重與服從的態度，但在今晚似乎自己的說話總是在被動地位，她在深心裏冷靜地忖測着被襲擊後性情略有改變的第五號特派員，認為比往日任情了，假如一個男子有若野馬失羈，是很難收拾的，同時對自己有時會意外地發生很大損失，不過自己之軀，早已決定遲早都是獻給他的，即使自己損失了，也不願去壓制他，免他連這一點點的安慰都拒絕他，原因是十三號太愛他和關懷他，她隨時隨地都寧願盡了自己最大的力量和最大的犧牲，都要使他得到快樂，祇要他得到快樂，對他倆將來的幸福便可安定基礎，同時對國家民族的貢獻也很大呢！

爲了國家民族，十三號抱着絕大的志願，她不管自己怎樣委屈，都深願完成國家民族交給她的任務，她相信自己總有勇氣去盡最大的力量，替國家民族做點事，她認爲中國這次對日的抗戰，祇有像他們這輩子醉心於國家民族的青年，才能挽救中國的危機，才能與敵人在戰場上決死戰。

不錯，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三號同是一對獻身給國家民族的青年，在抗戰初期，大家抱着一顆熱誠的心，爲祖國忠勇服務，不問名利，祇求工作，甚至赴湯蹈火，亦所甘願，怎知經過幾年參與實際的戰爭後，直接和間接中認識了大後方的腐化官員和投機商人在聯絡那些自甘墮落的軍政有力者去貪污舞弊，發國難財，更有不顧一切的去利用職權盡情敲榨，剝削部屬，強報糧餉，第五號特派員自從派到香港看清楚這一點後，對國家民族的保衛戰和過去對責任與工作的熱誠，已漸漸起了反感，雖然他在目前對中國環境尙未到灰心的田地，但已經比他當初獻身國家民族時候的情緒打了一個大折扣，這却難怪身在淪陷區裏的同志們因無法解決生活和看不慣大後方一部份的文武官員的貪污而動搖了他們的抗戰情緒，雖然他們的中途變節或出賣了國家民族是應該一死以謝同胞的，不過跟那些利用職權的與敵人勾結營私和偷輸資敵的有力者，又怎能一死以謝國人？他深恨那些中途變節的同志和那批危害國家民族的貪官污吏，失職人員，可是靜裏一想；跟自己同樣精忠衛國同胞們謀福利的同志還多着呢！一顆正義之心，似乎又受了一

些安慰，他目前雖是例外地在閒情逸緻中過着另一種享樂生活，但始終沒有忘却自己的責任，在燈紅酒綠，醇酒美人之下，他仍是念念不忘祖國交給他的任務。

第五號特派員想到這裏，很痛苦地沉思悶想，侍役在這個時候恰巧送來了一瓶白蘭地酒和葡萄汁等，他像很受刺激的把酒瓶拿起，倒出一杯滿滿的白蘭地，迅速地一口就吞了半杯，這在十三號的瞪視中，確不知道他是太痛苦還是太興奮？

「大概你很興奮吧？剛才我不願打擾你，到底你在想什麼？」十三號早已決定他那一口氣的狂飲，祇是代表他內心的痛苦，並不是一種快樂的表現。

「難道我還有什麼念頭嗎？我相信今生能夠毀滅我的，還不是國家大事嗎？」

「老實說：我勸你不要太癡吧，我對你雖然祇有絕對服從，對國家民族，祇有盡忠到底，負責到底。但國家大事是整個的，並不是你或我兩個人的事。換句話說；我跟你力量都不能挽救大局，解決國家整個問題，我們對事應該認真，但不必看得太嚴重，反正祇有使你損害精神，增加煩惱。我們受盡了盟友的委屈，敵人的突擊，是會滿懷酸苦的，可是喝一杯烈酒下去，也許暫時可以麻醉一下神經，不過事後給你的痛苦更甚，同時對你的精神和健康要受到更大的刺激。大哥！你一向都很尊重我的，也很願接納我的勸告的，現在我請求你不必太苦惱，也不要喝過量的白蘭地，這種酒不是很刺激腸胃的嗎？如果你認為我的話是善意的，認為我對你是體貼的，你就好好地接納我的勸告才

是！

十三號能夠一向緊握着第五號特派員的，祇是這種佛口婆心的態度，真的，十三號不祇給第五號特派員不斷的鼓勵，而且還給予他很大的安慰，像十三號這樣一個女青年，在中國實在不可多得，尤其是她那對人與對事的認真，第五號特派員又那會負她之願，使她失望呢？

「小妹妹！幾年來出生入死，你對我的關懷，我是懂得的，我除了在內心感謝你外，簡直無話可說，可是我今晚的難過，請你原諒我，我實在再壓制不住我內心的痛苦了。我們的環境和遭遇，跟我當初獻身於祖國時的理想完全兩樣，教我怎樣不難過？」

「請你安靜一點吧！這是整個國家民族的問題，我們都很清楚，也很了解，我們從獻身祖國至今，一切都沒有錯，也沒有處置失當，整個國家民族的事，我已經說過不是一兩天可以解決的，也不是一個兩個人的力量可以挽回的。」

第五號特派員給十三號這麼一說，他却很自然地把剛才的苦悶開解了，很像受到極大安慰似的漸漸表露出一種輕鬆的態度，十三號乘機把擺在他面前的半杯白蘭地酒搬移到自己的座前，免他再喝下去，跟着替他用另一個茶杯斟了半杯梳打汽水，這在第五號特派員看來須有重大的刺激和了不起的痛苦，也該靜息下來，十三號對自己這樣的體貼入微，還好意思使他失望或傷心嗎？

他靜坐在十三號前面，一面聽着她對自己的含情默默的勸慰，一面盡情去欣賞他從未有過這種心情的憐愛着她那天真和慈愛的臉孔，一種少女的媚力和那慈顏柔態的情感，隱約地蘊藏在她的微笑中，光是她的態度，其實早已醉倒第五號特派員，何況她更是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女？第五號特派員雖然跑遍了大江南北，橫跨十數省中，但從未發現過一個像她這樣逗人迷醉的理想的美人。

這時候，他倆都沒話可說了，祇在靜聽着那使人陶醉的柔和的音樂唱片底曲聲，加以燈光的美麗，更使人感覺得這是緋紅色的西洋生活，這種西洋生活，在久居香港的人是過慣的，同時更覺得這種生活過得太膩了，不過在十三號來說，她是一個長大於東京，過慣東洋生活的人，突然跑到西洋上等殮廳，一切似不習慣和有些異樣。

第五號特派員深深的喝了一口汽水，迴視着殮廳裏的客人，除了三分之一是西洋人外，剩下來的全是所謂的「高等華人」了？每桌都是男男女女，一雙一對的，他們大概都是貴族子弟；皇家順民，抗戰嗎？他們却不懂，也不怎樣理會，他們從來就不聞不問國家大事，一天的生活，由起床至睡覺，二十四小時中都是過着享樂的生活，他們受了皇家的寵惠，一切却很美滿和幸福，除了戀愛的痛苦外，便再沒有任何痛苦，也可說是除了鬧戀愛悲劇外，簡直永遠接觸不到和瞧不着悲劇的場面了。

在低思沉想下的他，他認為事業是青年人最終的目標，但戀愛又何嘗不是青年人認

爲事業上的最終目標呢？本來第五號特派員是個理智重於感情的人，他的理論是生命第一，事業第二，戀愛第三的人，在不違背或障礙事業的原則下，戀愛是要談的。不過有時在事業與戀愛二者不可兼得的時候，他會不惜任何犧牲的去放棄戀愛生活，像今天以前，他內心裏雖然萬分愛戀着十三號，但爲了戰事的緊張和責任的重大，他不是始終不能跟她在工作上去兼談愛，過着戀愛生活嗎？這足證明了第五號特派員理智與事業是高於任何人的。他檢討到這裏，責怪着自己當時的處置却是有些殘酷，同時實在對不起十三號，原因是他不能夠爲了愛人而捨棄一切。雖然在明事理與體察大局的十三號看來，和雙方都以國家民族爲重的共同認識下，十三號不但不會有怨責他的思想，而且認爲他那時的決然處置却不失去英雄本色，大難當前，捨棄兒女私情去執干戈以衛國，才是英雄好漢，天下豪傑。

「大哥！你看我在初期抗戰，跟你在各大據點一直工作至今，我的一切，有沒有改變呢？」十三號不知爲了什麼會向他這樣發問，她對自己到底有沒有改變？大概總會明白的。

「不祇一切都改變了，而且已成功爲一個有經驗的身經百戰的老將！」第五號特派員很幽默地答。

「老將？我那裏配稱做老將？祇不過我在這幾年中，把我的心腸鍛鍊得太硬了，過

去我很喜歡愛哭，愛鬧，可是現在前後兩樣，現在的我，却不輕易向人隨便流淚，隨便鬧事，戰爭和環境，把我做成一種有酒癮醉直須醉的思想，這不知是我的進步還是我的退化？難道年紀長多幾年，入世深了一點，就要呆呆板板的去做人嗎？我真是不大明白！」

「現在不明白也不要緊，將來你自然會全部明白的。」第五號特派員聽着她這麼一說，對自己的處境起了絕大的感觸，他似乎又在苦悶的臆測中。

「我們談得好好的，為什麼你又在愁思悶想呢？難道你不明白爲了你的愁思悶想會使人難過嗎？」十三號在想盡辦法去轉移他的苦悶。

「我一點不苦悶，請你不必難過，剛才我不過想起了一件事，不，其實是在追想一個大問題。」第五號特派員強作愉快的神色去安慰她。

「教誰相信你沒有苦悶？我是一個心理學家，也是一個哲學博士，看你的氣色有點兒那個？」

「有點兒那個？你所說的那個是什麼？」第五號特派員聽得怪有趣地去追問她。

「有點兒滿懷心事啊！哈哈！」

「胡說，胡說，你看我的氣色怎樣？你也會談起相來嗎？」

「對的，除了滿懷心事以外，還有一宗桃色案件！對不對？」十三號故意這樣說去

跟他開玩笑，免他再苦悶下去影響精神與健康。

「我不是英雄，又不是才子，那會有美女和佳人跟我談情說愛？鬧桃色案呢？所謂英雄愛美女，才子配佳人，桃色豔事或有可能發生，像我這個呆板的人，既非英雄，又非才子，還有誰來愛我？有誰願意跟我談情說愛？」第五號特派員却給十三號轉移了苦悶的情緒了，他臉露愉悅笑容，不甘寂寞的回答她。

「假如有一個美人，是真正死心塌地愛上你的，那時你對她怎樣態度？」

「那時我祇有五體投地，真不知怎樣處置啊！」第五號特派員故意不負責任的說。

「你能夠跟她那死心塌地的精神，同樣死心塌地去愛她嗎？」

「大概是能夠的，可是我要明白那個死心塌地愛我的是什麼人呀？」

「假如是稻田芳子的話，看你又怎樣答覆我？」十三號說過後似有一點妒忌的成份，臉上起了一種不自然的態度。

「稻田芳子嗎？雖然她貌美多姿，很多地方都有超人之處，我跟她的歷史很深，感情也不錯，但人結人緣，不能說她貌美多姿和超人之處便可使我甘拜石榴裙下，反正我有我的理想，我有我的追求目標……」

「你的理想和追求目標是怎樣的？」

「我的理想不大，追求目標不高，祇要是跟我志同道合同甘共苦的，就是我的理想

，我的目標了。」

「這個理想人物發掘了沒有？」

十三號含羞地追問了這句話便怯懦地頷下頭去，不敢跟他的視線相接觸，她整晚兜着圈子說話，也不過是計劃兜入這個問題裏，現在從心所欲的有機會了，她才勇敢地一語破題的突向第五號特派員詢及這個不易答覆的問題。

「我是找到了，不用怎樣去發掘，而且很現成，不過……」第五號特派員吞吞吐吐的不願說下去，結果是緘默起來。

「找到那一個？不過什麼？你應該天真地告訴我呀！」十三號鼓着畢生的勇氣，緊握機會的追問着，她認為這個機會放過後，便要後悔的。

「找到了一位幾年來跟我出生入死，相依爲命的小妹妹，祇是我沒有勇氣告訴她吧！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就是一個自己醉心愛慕的人，不能好好地愛她，說句漂亮話就是爲了戰爭，爲了國家民族，你說我多忍心和多殘酷？本來不是爲了獻身於抗戰，我對她是多體貼？我們間是多甜蜜？誰敢說我們的歸宿不是幸福呢？但現在，却要我變成一個最冷淡的人，人非木石，青年男女那一個沒有情感？小妹妹！你能夠原諒我嗎？」

「我始終都說你沒有錯啊！你的處置是對的，難過什麼？祇要我能夠明白你，便不成問題了。」

第五號特派員這個表白，在十三號聽來却是肺腑之言，同時在這段短短的談話中，她對第五號特派員更增強了信心，這種信心，却推動了他倆間不少的工作成績，和對責任始終不懈的負上。

他倆在這個衷情互訴的心境中，侍役已把兩碟燒乳鴿送來了，其實在這個時候，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三號都飢餓得很，不過在這個晚殮裏，兩人的情感太緊張，連飢餓中的肚子也忘記，就是餓與不餓，他倆也沒注意到，現在送來這兩碟燒乳鴿，却是他倆不可多得的恩物了。

第五號特派員認為今晚的暢談是很有意思，他把剛才十三號拿去的半杯白蘭地酒取回來，再加上一些，自斟自飲的痛快地吃，燒乳鴿送白蘭地酒，當然是另具風味的。

菜是一個一個的源源送來，吃到最後的是梳夫厘和新奇士牌的金山橙，他倆同是吃得很快，一瓶白蘭地酒給他喝了一半，確是有點醉意，其實說他醉嗎？又似乎很清醒似的，他心裏想着，醉在殮廳會使十三號手足無措的，於是他天真地告訴她承認喝醉了。「小妹妹，酒性強烈，我覺得有點醉呢！」他說話的聲音已比平時不同，完全是醉人醉話，大概快到語無倫次的時候。

「醉了怎樣辦呀？」

十三號着急地反問他，希望他尚在清醒的腦子裏能夠告訴她一個善後辦法，她就心

他狂醉在殮廳裏是很容易鬧出笑話來的，同時鬧出笑話後，怎樣收拾？她越想越着急。

「你馬上叫一個侍役來，把我先扶到告羅士打酒店的房間去吧！」

「就是我們一向定下來那個嗎？」

「是的。」

十三號給了侍役一個招呼，侍役便匆匆的跑過來，她付了賬，才叫侍役幫忙她把第五號特派員半牽半扶的拖到他們平日作通訊中站的房間裏。

侍役任務完畢後轉回殮廳去，這時候第五號特派員已酩酊大醉，言語失常，舉動隨便，十三號硬把他坐進床上，要他睡下，強着替他脫掉鞋子，去了外衣，還輕輕地告訴他，叫他好好的睡去。

她獨個兒坐在沙發上，呆視着這個醉漢，幻想出許多有可能發生的事情，心裏馬上害怕着，但害怕也沒辦法，她是一定要留在這裏的。

酒性慢慢地發作，第五號特派員老在輾轉呻吟中蠕動着，十三號不知怎樣才能夠使他安靜地睡去，祇有站起身來轉坐到他的床邊，看看他醉到怎樣程度？可是跟他接觸後，發覺一陣一陣的酒味從第五號特派員的呼吸中噴出來，把十三號薰得很難過，幸而他對於酒還算是一個有經驗的人，所以沒有嘔吐，不然，十三號更難應付。

他輾轉反側都睡不舒服，十三號暗暗地想，也許他的腸胃給劇烈的白蘭地酒燒得很

厲害吧？臉上和整個人的皮膚充溢着血紅的光彩，但仍很鎮靜的休息，沒有把性子亂了。

第五號特派員醉後睡着，十三號當然很寂寞，她希望他今晚好好地安睡幾個鐘頭，等到醒來的時候，又是一個很英勇很有條理的人，她認為這強烈的酒性過後，必會從疲倦中去熟睡，她自己也覺得剛才過於用力扶他到這裏來，腰肢有點酸痛，迫得又離開了他，轉坐在沙發上把兩顆眼睛微閉着，很像在閉目養神。

閉目養神是很易想入非非的，她到底是個善感的人，想到現在的環境，孤男寡女同在一間酒店的房間裏，在中國的舊禮教社會中是不容許的，因為在別人看來，他不問你的情由如何，總之一男一女在酒店過夜，都不會給人同情的，她想到這裏，突然警惕起來，心裏十分紊亂，忙着站起身在室裏輕輕地踱步，但事情已演變到這個樣子，就算錯了也算，特務人員爲了適合環境，在酒店裏認夫認妻，已經成了習慣，難道現在還要大驚小怪，把自己心愛的人丟在酒店裏不管，獨個兒跑回第一訊台嗎？

十三號是個有勇氣夠胆量的人，她認爲事實是這樣，應該下大決心不顧一切的幹下去，何況自己是個獻身於國家民族的秘密工作者？於是她又安心地坐回第五號特派員的床邊，十分關懷的用掌心撫摩着他的額角，知道他的酒性已漸漸地散，同時已在安睡中。

十三號守候得太疲倦了，在再無法支持的時候，她胆大地把鞋子脫去，坐在床上靠着休息，右手還不停地試探第五號特派員的體溫，不多時，爲了太無聊的原故，連她自己已莫明其妙的很自然地跟他睡在一起。

時間轉瞬間輪進深夜裏，十三號醒來的時候，已睡在第五號特派員的懷中，一顆少女之心，跳動得很劇烈，血壓也很高，她深深的反問自己，爲什麼會睡在他的懷裏呢？幸而他仍在熟睡中。看看自己的手錶，正是深夜一時，她打算輕輕地睡開一點，或爬起身來轉到沙發去睡，怎知正在把身體移開前的剎那間，一種男性的強有力的熱力與溫暖終於吸引着她，使她不由自主地在這種熱力之下陶醉了，雙目炯炯，在欣賞着他那英俊而健美的姿態。

等到第五號特派員熟睡後醒來，祇覺得自己睡在一個新環境裏，最使他驚奇的是十三號在緊貼自己胸膛的懷裏熟睡着，他還以爲是在做夢，把神經極力鎮壓下來，覺得目前的一切，確是事實，並非做夢，於是他再追憶到昨晚喝醉的事，才懷疑到自己因喝醉酒而給十三號送進告羅士打酒店來。

第五號特派員雖然似很清醒的鎮定了神經，但仍在醉眼朦朧中，他覺得十分口渴，唇舌兩部燒得干澀難堪，一陣一陣從胃裏醱醉了的酒與肉的混合的羶腥氣味，不斷地從呼吸噴出，他才責罰着自己不該這樣放蕩，在再無辦法忍受他那口渴的難堪，迫得輕輕

的把十三號移開些，勉強起身找開水喝，怎知這一轉動，却把疲倦中熟睡了的十三號驚醒。

十三號在默默含羞中坐起來，檢視着身上的旗袍多了幾條皺紋，她想，明天回到第一訊台去一定會給第七號懷疑的，懷疑的原因第一是昨晚到那裏去睡？第二是旗袍爲什麼會這樣多皺紋？第三是頭髮爲什麼這樣蓬亂？這連串的問題在她那純潔的心靈中交織着，但另一方面，這短短的生活確使她如癡如醉，畢生不能忘記的一個值得紀念的晚上。

第五號特派員面對着十三號未發一言，他很自責的頹下頭去，他認爲在公共場所喝醉酒，是對不起自己，對不起十三號的，可是錯是錯了，還有什麼話說？祇有虛心自責便是。

「看你的咀唇都燒焦了，很口渴吧？要開水嗎？」十三號對他到底是個體貼入微的人，她對第五號特派員的一舉一動，衣食住行，無不小心照料的，第五號特派員一向祇在內心裏去感謝她。

「是的，你真是看穿我的心，我渴得要命啊！我要一大杯開水才夠，冷的更好。」

「好的，等我看看吧！」

十三號轉下床來，站了片刻等待神經鎮定後，才舉步到桌前，替他斟了一杯滿滿的

溫開水，給第五號特派員一口氣的喝下去。

痛快地喝過開水後，第五號特派員如獲甘露，精神突然振奮着。

「小妹妹！在昨天前，我做夢也不會做到今天會跟你同在告羅士打酒店裏鬧過了一個晚上的，這個晚上，在我倆參加抗戰的過程中，可說是最逗人懷念的一晚了。」

「不過在一天前，却有一個能文能武的異國嬌娥在你身旁逗你憐愛啊！」十三號以極妬忌的語氣說。

「小妹妹！我們相處這麼久，幾年來，都是同甘共苦，出生入死的，難道到現在你還要懷疑我嗎？」

「懷疑你？如果我是懷疑你的話，今晚我那會在酒店裏陪伴你？老實說；我在未回國前，早已下大決心把我整個獻給你的，萬一你是豺狼或虎豹，我也甘願給你一口吞噬的。」

「誰會這樣殘忍？我應該以最大的犧牲精神去護衛我一個心愛的人，你既然是我一個心愛的人，當然不會使你失望或受到任何刺激，甚至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全愛人的生命，我是一個有始有終的人，能忠能節，敢作敢為，一件事除非不決定去幹，而是決定去幹，必幹到底，祇許成功，不容失敗，也不會中途變卦，更不会中途變節。」

「難道我就沒有良心，我就沒始沒終或中途變卦嗎？大哥，你太孩子氣了，在我尚

未回國前早已決定獻給你呢！假如不是爲了戰爭，我們現在是多麼幸福呀？雖然爲了國家民族，是不應該留戀個人幸福，不過我們在很早以前，已經是一對有幸福的人啊，等到中日戰事發生後，爲了一點熱血，把幸福交給國家，換來酸苦與熱淚，要是國家萬一有對不住我們的話，那時真是遺憾終身了。」

「國家那會對不住我們？一個國家可以連青年都捨棄的話，這個國家根本不值去留戀，我敢保證；無論如何國家都需要青年，需要人材！」

「國有難，獻身於國家民族，爲祖國盡忠盡節，此身此志，是百折不撓的，但我們不得不考慮，最怕是我們盡了責任之後，中國勝利了，使把我們這批爲國家民族獻身的青年全部遺棄，有崗位的免職，有工作的結束，抗戰期中的功勳與成績，從此抹利，這不是國家對不住我們嗎？」

「我相信不會有這種情形吧！因爲中國是個人才缺乏的國家，並不是個人才過剩的國家呢！即使萬一有這種情形，也是小部份劣官的玩弄手段，或給壞人執政！這是不能怪責國家的。」

「你老是替國家辯護，這種現象我們不是已經看得清清楚楚嗎？其實我也是一個相當愛護國家的人，不會隨便錯責政府的，舉個例吧？像我們參加戰爭被派到各地後，尤其是這次派到香港來，國家對我們簡直是忘記了，一點關懷都沒有，要是我們不是貼本

出來做工作的話，我們恐怕早就餓死在香港，躺在重慶的人，那會知道我們在海外出生入死，忘饑失食？這個教訓已足夠了，難道你還不小心應付嗎？我們對政府雖然不會因懷疑而對他失了信心，但懷疑是一件事，信心是一件事，國家就是我們的生命，民族就是我們的靈魂，換句話說，我們不能沒有國家，也不能沒有民族，今日壞人當道，劣官滿場，我們實應千萬注意！」

「你說的確是實情，一切都明白，過去我爲什麼不跟你談呢？就是怕你的信心動搖！」

「漢奸王八才動搖，污吏劣紳對不起我們不要緊，壞人當道也不要緊，先解決困難，再跟他們算賬也不遲，我們還是年青，打十年八年仗，等到抗戰勝利後，才跟他們清算吧！」

第五號特派員經十三號這麼一說，他更相信十三號對事的分析和對國家的信心實跟自已不相上下，他認爲假如全中國的女兒都有十三號這樣的見解和志向，中國不愁沒有前途，但人才祇管人才，每個部門的負責者對他們不但是沒有好好的領導，使其充份發展，有時還對他們施以種種的壓力，使他們那顆熱血之心漸漸冷下來，有些經驗未足入世不深的青年，受到這種打擊後，很自然的便自暴自棄，或走極端，甚至幹出與國家法令違背的事情，灰心地躺在淪陷區裏甘願做順民，這誠然是青年的損失，但何嘗不是國

家的損失呢？事後還把責任推卸到青年的身上去，大罵中國青年的不長進，意志不堅定，腐化官僚弄出來的把戲是如此，政府也得負大部責任。青年是國家的青年，政府却没有具體辦法去領導他們，任他們自生自滅，盲從附和，還有什麼話好說？這個年頭，很像一切都作反了，好人執政，要給壞人仇恨，祇有壞人幹壞事，才能夠神通廣大，他們過去在工作上立了不少功績的，但大後方一部份的壞人，還對他們反加妬忌，從中中傷，使他們奮鬥無功，真是欲哭無淚。

十三號呆視着第五號特派員又爲這些問題而憂慮了，她總不希望他爲這些瑣事而苦惱，才強作笑容的去轉移他的沉思悶想。

「看你又在想東想西了！應該用腦的時候，才好用腦，不應該用腦的時候，最好休息一下，今晚，是我們回國後僅有的長談機會，大家儘情地暢談一晚吧！」

「不錯，今晚的敘會是難能可貴的，在四面楚歌當中，我們能夠置生死於度外，却是一種超然人物，不過一個這樣大的問題，我們怎可以不去思想？腐官敗員雖然對不住我們，但我們一定要對得住國家！」

「我們就是把整個精神丟掉，把整個生命犧牲，國家大事，我始終認爲不是你跟我們兩個人所能解決的。」十三號慇懃地再勸慰他。

「你說得對，國家大事不是我們兩個人的力量所能解決，但腐官敗員的貪污舞弊，

這班狗東西不把他早日清除，國家便無法翻身，他們沒有半點誠意去捨身衛國，反正他們越是利用自己的特殊勢力與職權和優越條件，盡量去營私舞弊，瞞稅資敵，無所不爲，無惡不作，他們這樣子做，這樣子幹，祇有一個目標；就是發國難財！我們貼錢救國，他們抗戰賺錢，怎會教人不生氣？」第五號特派員痛快而激昂的說到這裏，便算下了結論，從他的態度來看，是恨透了那班貪官污吏去危害國家，兩顆大概因喝了酒而現起紅筋的眼睛，像要拼出火來的樣子。

「野狗當道，賢者歸山，這是必然的道理，所謂忠奸不兩立，賢劣不共處，這也是必然的趨勢，目前中國的環境，大多數給這些腐敗官員所操縱，卽有忠耿志士，亦迫而同流合污以求生存，這不是一個很危險而又很明顯的問題嗎？我們要捨身衛國的目的是要維護國家的利益，而他們是以自私自利爲目的，祇是這一點，他們已經不容許我們有抬頭或嘶喊的一天，何況我們痛恨的是貪污舞弊，而他們做官的理想就是貪污舞弊，就是乘機搶劫！」十三號也跟第五號特派員一條越說越緊張起來，略停片刻，她嘆了一口氣的繼續說：「要是中國打垮了，他們也同樣要做亡國奴呀！」

「他們實在沒有做亡國奴的印象，祇認爲在這個國難的機會裏，乘機搗亂，直到搏得一筆本錢了，才跑到殖民地去做寓公，拿出些孽錢買張什麼的土生紙，準備將來加入外藉，再不承認自己的肌膚是個黃臉的中國人，原因是他們再不能立足中國，在香港一

地，已有不少這類的高等華人呢？」

第五號特派員把這批不肯官員的歸宿說給十三號知道，她長大於日本，對中國情勢不會很清楚，對香港或其他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底實情，更是含糊，他認為什麼殖民地與不殖民地都是壓迫弱小民族和出賣中國利益的地方，和庇護擁有巨資的漢奸劣官或政治犯的場所。

「真討厭，又在想了，你到底想什麼呢？」十三號又發覺第五號特派員在緘默的沉思中，她忍耐不住，似很洶氣的迫問他。

「我在想念着你啊！一切都是爲了你呢！」

「想我？胡說，胡說，大概又是想着一個什麼國家民族的大問題吧？」

「爲什麼你不相信我在想念着你呢？」

「問題很簡單，理由很充份，就是我在你身邊呀！祇要你對她怎樣處置？她是絕對接納的，這還需要想念嗎？大哥，我誠懇地告訴你；祇要一個問題對你是有利的，或一件事對你是有助的，我無不樂意去爲你服從，爲你效力，甚至可以無條件去犧牲一切來助長你事業的成功和精神上的安慰，假如你是需要的話。」

「你的好意我是曉得的，幾年來給我的愛護也很明白，在明白中我十分慚愧，也十分榮幸，因爲孤獨的我，還有一個像你這樣關心與照料我的人，我除了向你感激外，就

沒有什麼答謝你給我的好意了。」

在中國的社會習慣，說它是社交公開，又公開得太不像樣，若說它封建，却又失去封建的優點，一個男子或一個女子，是不容易向對方坦白的，越是過着戀愛生活，雙方越是虛偽和欺騙，即使在高熱的相戀中，大家對外仍是保持極度秘密和嚴重否認，在他倆之間，連「我愛你」這一句很普通的話，亦當作了不起，談到中國青年，如果你說他封建，他却站在社會前面，非領導社會不可，若說他是前進的，他會使你失望地丟在社會後面，牽着社會的尾巴來吶喊。有時遇到一個異性，態度馬上失常，不是面紅耳熱，就是心顫胆跳，雖然「我愛你」這句話是青年男女談戀愛必經的階段，但他們可憐到連說這句話的勇氣都失掉，有些書獃子，他會出你意料有轟轟烈烈去鬧革命，但談到男女的問題，馬上裹足不前，認為神祕不過，這個普通現象，在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三號之間，當然沒有，原因是他倆一往所過的是東洋生活，日本人對男女間的問題是最公開的，同時看得很冷淡，也許看得太冷淡的緣故，男女社交却由此普遍，所以他倆回國以來，始終投合，互相愛護，就是因為他們根本沒有那種封建的遺傳思想，他倆有一個共通的見解是能夠相愛的，就痛快地相愛下去，不能相愛的，也處之泰然，不瞞騙，不虛偽，他倆知道談戀愛不是單方可以成立，既然雙方通過了愛的基礎，就應負上戀愛的責任與義務。第五號特派員是個十分注重道德的人，他時常暗示十三號：一個人除非不談戀愛

，假如談上了戀愛，責有所在，一定要盡自己最大的力量去愛護對方，他認為要愛就膽大地去愛，好好地去愛，務求做個好榜樣給人家認識，給人家羨煞，才不失去戀愛的本旨，假如「杯水主義」，朝三暮四，一時一樣，或逢場作興，愛與恨似乎都無可無不可，甚至界限劃不清楚時，不但會使對方痛苦，自己過後也要受到同樣痛苦，中國青年的戀愛悲劇，多在這種場合演成的。

這就是第五號特派員的「硬派戀愛觀」了，雖然他那種硬派戀愛觀還有封建制度的成份在裏面，但他對責任心是很重視的，這也許是第五號特派員的美德吧！

十三號會死心塌地去愛上第五號特派員，就是深信他卻是一個有良心負責任的人，中國婦女最怕男子是個「負心郎」，所謂負心郎，誠然是不講良心，不負責的人了。

「大哥，你客氣什麼呢？在我倆之間，你對我的需要，即如我對你的需要，你大概總會明白的，我們在精神上，你不能離開我，我也不能離開你，這才是真正的愛，世界上，尤其是中國舊社會的大家庭，或舊式的婚姻制度裏，那一雙一對的貌合神離的名義夫妻，怎樣可以度過一生？他們過着的是悲酸痛苦的生活，還有什麼幸福可言？像我倆這樣情投意合心心相印的，實是很少很少，我認為男女之間祇有真誠坦白，一切可不成問題，一切可迎刃而解。何況你對我的關懷和照料，是這麼的濃情厚意？我除了死心塌地的把整個獻給你，為你的事業盡一點幫助之外，我簡直沒有什麼報答你給我的好意。」

世界上像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三號這樣客氣與虛心誠意的戀人，却是萬中無一。由於雙方太客氣，他倆的談話也受了阻礙而中止似的。十三號這時候露出很疲倦的態度，打了一個呵欠，很難支持下去似的，即使在第五號特派員來說，也有一些累了。

「小妹妹，你很疲倦吧？現在還沒有天亮，你應該休息休息啊！不然的話，明天你的精神會更差啊！我看你的精神已疲倦得很了，對不對？」

「疲倦有什麼打緊？我們今晚的敍會真是可貴，誰願意把這大好光陰空空放走？祇要我們永遠不相離的話，即使在最後的一呼吸中，我也要睜開眼睛來看着你，能夠永遠看着你，我什麼都願意。」

「可是你的精神太差，這是事實，現在還有兩點鐘才天亮，多休息兩個鐘頭，對你的健康總有一點補賞呀！」

「我休息了，那麼你呢？」

「你不要怕，我坐在沙發守候你到明天，不讓任何事件來叨擾你的美夢，請你接納我的要求吧！」

「真的，現在還有兩個鐘頭才天亮。多休息兩個鐘頭，對你的健康總有一點補償呀！你不要怕，我坐在沙發守候你到明天，不讓任何事件來叨擾你的美夢，請你接納我的要求吧！」

十三號用第五號特派員的口語說着他所說的話，一種天真無邪的態度，惹得第五號特派員也偷笑起來，他希望十三號能夠利用這個時間去休息，十三號也希望他利用這個機會去休息，結果大家都在興奮中不願把目前的時光消耗在休息裏，不約而同地共坐床上，相偁而談，他倆祇知在相親相愛，誰也不願離開，一種纏綿的內心愛火，大家都極力壓制着不讓它燃燒出來，可是越加壓制，越加壓制不住，最後，還是十三號再不能強壓了，終於不顧一切的嬌羞地躡進第五號特派員的懷中，暗裏滴下幾點熱淚，她管不了當時第五號特派員的心情與態度是怎樣的，她認為他倆的情感已再無法容忍的時候，祇追求着戀愛的滋味，才拼命的竄在他的懷裏嗚咽着。

「小妹妹！你難過什麼？我不是在你身邊嗎？精神不舒適吧？你覺得怎樣？」

「是的，我很難過，但並非精神不好，幾年來，我們的一切實在太苦了。」

「再等一個短時間，英軍投降後，我們便可突圍回國，回國之後，我們的生活方式，不是可以改變了嗎？」

「突圍？多可怕的場面啊！這簡直是生死存亡的關頭！」

「你就是爲了這個突圍問題而難過嗎？那太脆弱啊！」

「我們那會脆弱？這確實是個危險關頭，在這個危險關頭之前，我才覺得這僅留下來的祇有幾天的生命的寶貴，我們應該在這短短的幾天中，再不顧慮地去滿足我們所希

望的一切，否則就要遺憾終身！」

「小妹妹，你看得太灰色了，就算這次突圍是凶多吉少或九死一生，我們還有生存的希望呀！當然的，我們不能夠爲了戰爭便把人類的幸福去犧牲，或者在戰爭中去毀滅了我們！小妹妹，你說我的話對不對？」

「請你安靜一點吧，我很慚愧，我想不出一句比較合理的說話替國家答覆你！」

第五號特派員雖是一個鐵血男兒，十三號假睡在他懷裏的時候，使他不由自主地感覺得血脈和肌肉都緊張着，他倆之間傳遍了一種富有媚力的異性的熱力，呼吸漸漸侷促不安，他手足無措地不知怎樣處置？還是讓她軟軟的倒在懷裏，雙手緊緊地擁抱着她。

十三號在陶醉癡迷中盡情把臉部貼着第五號特派員那雄壯的胸膛上，不做聲，也不理會他怎樣處置。她的鼻孔因在他的胸膛上貼得太緊的原故，呼吸發生困難，等到將要窒息了，才輕輕的把臉部仰起，微閉眼簾，她臉上隱現着一種處女的粉紅色的魅力勾引着第五號特派員的靈魂，這個逗人迷戀的美人，已使第五號特派員情不自禁，同時第五號特派員那惹人陶醉的胸膛誘惑了她，現在的他倆，已轉進到癡男怨女的階段。

十三號把臉部仰給第五號特派員，一顆本來是東洋婦女所特有的櫻唇，給第五號特派員盯視着，那慈淑而憐愛的態度，侵佔了他的心情，細縛着他的理智，兩顆燃燒得火熱的赤心，打得熱烘烘的，他倆的壓制已到最後階段了，互相拚命地擁抱着狂吻起來，

像磁石吸鐵似的。第五號特派員跟十三號過着最純潔的相親相愛的生活雖然已經幾個年頭，但真正過着戀愛生活的，還是從現在開始。

經過狂烈的擁抱與長時間的甜吻後，大家都感覺得呼吸在十分吃力了，十三號躺在第五號特派員的懷裏休息着，似在喘氣中，他倆臉對着注視了片刻，最後互相發出一個會心的甜蜜的微笑，從此他倆已感受到戀愛的偉大和戀愛的滋味！

時鐘很不羈地報過四響，像告訴他倆快要天亮的意思，但他倆已沒有工夫去理會它，在癡迷狀態中的他倆，第五號特派員突然拚着床頭的電燈掣，他的性感越來越衝動，順手把電掣關起來，他倆再不受任何拘束地過了一個青年男女極度纏綿的晚上。

一八

第二天早上，第五號特派員醒來時鐘已告訴他九時一刻，他看看睡在自己身旁的愛人，不，從今天起應該說是他的妻子了，還在甜蜜的熟睡，那粉紅色的蘋果般的臉兒，怪惹人愛，一朵含苞初放的玫瑰花兒，已經飽嘗甘露，陣陣的幽香，滲進他的心田裏，數載宿願，今已一旦得償，怎不使他驚喜若狂呢？

從她的臉兒注視到她的頭上，絲絲的柔麗底秀髮，還結上一根紅色絲帶，他隱約地記得跟她在第一次工作的那天，也是結着一根紅色絲帶的，那時他倆還可說祇是一對青

梅竹馬的小朋友吧？但現在可不同了，由工作同志而到愛人，由愛人而變為自己的妻子。

第五號特派員儘管在追索着他倆數年來的往事，這些往事像電影似的很有秩序的在他腦海裏一幕一幕地重演出來，最後他有點模糊了，懷疑他在做夢，他的心靈也有點動搖了，然而當他發覺自己的懷裏還躺着十三號的嬌軀，她的頭兒還枕着自己那粗壯的手臂的時候，事實擺在目前，這確不是做夢啊！他的神智突然清醒，感到手臂十分麻木，他忍耐不住，想把十三號的頭兒輕輕推開些，這動作却把十三號驚醒了。

十三號看見自己睡在第五號特派員的懷裏，羞愧得不敢抬起頭來，她起初害怕看着第五號特派員，也害怕第五號特派員看着她，結果她却矛盾地頻頻的偷看他，很像就心他要負責地逃跑似的。

每當十三號偷看着第五號特派員的時候，第五號特派員不期而然的回視着她，她總是很難為情的迅速地把視線移轉，不敢和他的視線接觸。有時他倆的視線不約而同的接觸了，十三號祇有軟弱地垂下眼簾，更撒嬌的緊貼着他，像生生世世不能離開他的樣子。

雖然十三號是個馳騁沙場的巾幗英雄，但想起昨晚那段纏綿的情景，和第五號特派員那野獅般的暴性，她却有一點胆怯和吃不消，原因是她過去還是一個純潔的處女，昨

晚的一切，可說是她今生第一次的遭遇。

她在沉思中發覺了身體很奇怪，四肢疲憊，有些地方更感受到疼痛的難堪，她不禁驚慌起來，甚至流淚，她很不自然地呻吟着：

「大哥，我害怕極了。」十三號一顆已創的少女之心，越想越恐怖，想到沒有結論的當兒，迫得又騙回第五號特派員的懷裏躊躇着。

「別傻吧！有什麼害怕？」

「我感覺得一切都很像變了，很難受啊！」

「你安心地多休息一會兒便自然回復常態的，一個少女，總要經過這個階段呀！」

「這個我也想到，可是今後的麻煩問題便難解決了，最低限度也不能一起跟你工作！」

「爲什麼？」

「我們不是要替孩子去打算嗎？」

「從今天起，大家相親相愛的過活下去，我認爲什麼都不成問題。」

「那麼明天以後，我們應該怎樣辦呢？」

十三號這一問，却把第五號特派員怔住了，這確是一個不易解決的問題，幸而第五號特派員在未會度過昨晚生活之前，早已考慮到這一點，不然，這次也許會束手無策了。

「你耽心什麼？事情發展到現在階段，我們的一切已決經定，同時我却有整個計劃來安置我倆間的善後。」第五號特派員很負責地極有把握的說。

「不過你要十分小心，萬一弄出笑話來，最高當局對我們從此失去信心，也沒臉跟我們幾年來生死與共的同志接觸啊！」

「放心吧！我們大家爭氣一點便是，要是弄出笑話來，我也是一個主角，不錯，我們今後怎樣辦？這實在是個急不容緩的問題。從今天起，我對你已經負有整個責任了，我知道再不能離開你，也不能讓你一個人丟在香港。」

「對的，我一向的認爲却是說：要生，大家就痛快地生，要死，大家也得痛快地死。」

「你太興奮了，我告訴你，經過昨晚那一段甜蜜生活後，我的腦海裏，很像在今生今世中解決了一件什麼大事似的，過去我對你的愛，可說是癡迷的愛，不過到了現在，一切都重新計劃，我們在必要時，也許需要家庭了。」

「難道你會後悔嗎？」十三號敏感地問。

「請你不要胡思亂想吧！我那會後悔呢？我們現在要商討的，就是恐怕你的生理發生變化時，我們就要進一步去組織家庭，假如環境容許，還應宣佈結婚，你說我這個考慮應該有嗎？」第五號特派員在付視着十三號的答覆，看她對組織家庭的態度怎樣？」

「組織家庭與宣佈結婚，經過昨晚之後，已經不是考慮與不考慮的問題，更不是應該與不應該的問題，而是我們怎樣合力去做的問題，其實我倆目前的生活，跟結了婚和組織了家庭的生活有什麼分別？我們是個新青年，當然不會把幸福一定要建築在封建制度的禮教上，大哥，祇要大家負起責任，你不負我，我不虧你，什麼事可迎刃而解，因為我信任，像信任我整個獻給你是認為幸福的事一樣！說句老實話，我們要衛護祖國，努力抗戰，參加實際行動，但萬一我做了母親，不能親隨你一起工作，變為一個消費者時候，你的責任多重？那時你會突而受到痛苦的，這個問題很嚴重，我也看得清清楚楚，假如退後一步說，亂世男女是不應有一個家庭，要是有了家庭，即使不開悲劇，也得受到痛苦，何況是個隨軍太太？我早已就心到世界上最痛苦的是軍人之妻，尤其是更慘的做着×國軍人之妻啊！」

「小妹妹，你想得太徹底了，我雖然是個軍人，但我對你是負完全責任，不會使你失望的。今日中國的環境，中國軍人的遭遇，似乎並非你所想像的這麼惡劣，生為男兒漢，如果對家庭的責任都負不起的話，還高呼什麼口號去解決什麼國家民族的大事？我相信我確有負起家庭責任的本領便是，我有人人皆備的條件，更有自己特殊的優點，祇要我不要負傷或陣亡，你是不應再有任何疑惑的！」

「你說得太可怕啊！我愛你，不能讓你單獨去吃苦，也不能讓你單獨去冒險！家庭

責任是雙方的，幸福是大家的，我認爲你應該打算我們怎樣脫險安然回到內地？才是今天開始計劃的最終目標！」

「這問題讓我詳細的考慮好不好？」

「考慮到什麼時候呢？」十三號依然不放心的追問。

「香港總有三兩天安靜的，我們儘這三兩天內去考慮吧！這是我們兩個人的事啊，你對這問題當然有你的認識和見解，希望你也從中考慮，我一切都沒有成見，祇要能夠使到我們有幸福的，有前途的，我便不畏艱苦的去幹了，所以目前最主要的，還是你的健康問題。」

「我的健康大概沒有問題的，雖然病過不久，同時感覺今早醒來四肢很疲倦，我認爲這總不是嚴重問題吧！」

十三號談到這裏，知道時間是不早了，她看看自己的手錶，已超過十時，她雖在懷疑今天的身體一切都有點異樣，但仍鼓起最大的勇氣，推枕而起，怎知僅僅坐起床來，頭腦感到昏花，結果還是軟軟地倒下來，躺回第五號特派員的懷裏，默默地不動聲色。

「你覺得怎樣？精神不好嗎？」第五號特派員看見她已坐起床來，突然又要倒下，他很關懷的問她，生怕她在突圍之前病倒。

「不，我精神很好，祇是身體變了，使人難堪的。」

十三號嬌滴滴地說，但這一說，却羈絆着第五號特派員的內心，他知道這完全是自己幹出來的事情。

「不要緊，萬勿驚慌，休息一兩天，記着勿太勞動，這兩天就是走路也不要走得太遠，過一兩天便可回復常態。」

十三號靜聽着第五號特派員的話，她深知道這是婦女們必有的現象，對健康和身體是沒有多大影響的，祇不過心裏有點莫名其妙的難堪吧！其實有什麼值得難堪呢？這是一個必經的階段啊！

她一方面幻想着自己的將來，一方面在替自己打算，休息了十五分鐘後，她終於鼓起最大勇氣，離開第五號特派員的懷裏，很天真地把身體一躍，起床了。她似很神怪地在室內十分小心的慢慢地在踱步，起初覺得有些不自然，但過了幾分鐘後，漸漸習慣，便回復常態，又很天真過着她的日常生活。

第五號特派員沒有理會她，還睡在床上去忖測他們的今後和戰事的演變，最後他轉了一個半身，欣賞着十三號在沒精打采的踱來踱去，有時微笑着像很有意思，有時却皺上眉心像有千般愁悶，一顆少女的心，確是令人難以猜想，尤其是剛剛改變了生活的少女，喜怒更是失常。

「大家起床吧！」

十三號目瞞着第五號特派員睡在床上還沒有動作，她獨個兒在室內踱來踱去，毫無興趣，才催促他起床。

「起牀幹嗎？沒有什麼事呀！」

「留在這裏不是更沒意思嗎？」

「可是我很累啊！」第五號特派員偽作熟睡，以爲跟她開玩笑。

「難道人家就很好過嗎？我都能夠忍受，你就不能夠起來？」

「真是不能夠起來呀！」

「好，我說三句話你還不起床的話，我便一個人出去吃大殮了，聽着吧！一……二……三……」

第五號特派員怕她會不高興，他認爲開玩笑也得適可而止，便匆匆的爬起床來，惹得十三號很滿意地笑着，馬上擁抱着她在懷裏撒了一下子嬌。

他倆很迅速的梳洗過後，十三號今天塗上一點脂粉，打扮得十分嬌豔，這在第五號特派員的欣賞下，她簡直是個天仙，在現社會中很難再找一個了。他倆在目前同樣感覺得這種生活的可愛，雖然他倆現在還是一對戀人，但實際上所過的是夫妻的生活，在今天的打扮看來，她却是一個最典型的嬌妻了。當他倆離開房間轉往電梯門口的時候，告羅士打酒店的侍役，都當他倆是一對新婚夫婦，誰知他們的內幕還是一對戀人呢？

電梯終於上來了，門子一開，他倆相繼進去，片刻降到樓下，他倆轉過一個角度，步出馬路，漫無目標地隨便踴躍。

「今天很像沒有戰事似的；我們往那裏去呀！」

「兩三天內也許會安靜，這是大戰之後和總攻之前必然的狀態，今天天氣很好，適宜砲戰，中午之後，預測雙方必有大規模的砲戰，但你不要害怕，日軍方面仍是使用空包彈。」

「我們要到遠東情報部看一看嗎？」

「香港如果沒有實際戰爭，英政府不會需要我們，等到無可挽救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英軍司令部光是這個損失，已夠可惜呢！」

「這些事我們可管不了啊！我們以後要快樂，要無憂無慮，就不應爲了遠東情報部的拆爛污而難過，因爲我們還有我們的責任，我們還有我們的事業！」

「你說的話當然很對，但我畢竟是個有志向的堂堂男子漢，我不能夠在糊混中度過我的青春，我做人的認真，生存要有意義，所以有一天的生命，就得盡一天的生命去多奮鬥一天，我對事不苟且，對你不馬虎，我說的話你都懂得吧？如果懂得了，總不會說我主觀太強。像我這個人，對一件事除非未有決定，要是決定了，始終不屈不撓，總有成功的一天，我這樣子幹，不知對不對？可是對也好，不對也好，十年如一日，都是一

貫作風！」

「不過有時也應體諒環境，甚至對環境去遷就或讓步而獲得我們的遠景是好的，也應委屈一點！硬漢多是忠臣，但忠臣未必一定能夠生存，你看歷史上的李廣和岳飛，就是一個好例證，今日的中國，跟秦檜時代的社會有什麼分別？總之你要深入環境，小心體察，不然祇有悞國悞己，對我們一些好處都沒有。」

第五號特派員真是做夢也想不到十三號有這樣的思想，在這段談話中，他明白了十三號的一切都進步得很快，她的人生哲學和處世認識，並不弱於自己，有時對環境的考察，問題的處理，比自己還冷靜，所以他一向對十三號的建議和勸告，多是誠懇接受。「我不能使你好好的得到快樂，心裏十分難過，爲了工作，把痛苦不斷地壓在你的肩上，雖然你是吃得消，但我已經太難受了。」

「不要談這個吧！中國整個問題就在這裏，換句話說，你所談的是整個中國問題，整個中國社會問題，我們今天的行踪到底怎樣？」

十三號跟第五號特派員從兒女問題已談入工作問題，他考慮了片刻，今天應到遠東情報部還是先回第一訊台再說？他一方面就心到遠東情報部在目前不能缺少他，但另一方面却懷疑着第一訊台昨晚得到的情報是要他回去才能解決的。

「這樣決定吧！我到遠東情報部，你回第一訊台，遇有問題你能夠解決的先行解

決，不能解決的留給我回來再辦。」

「你什麼時候回來？」

「馬上回來，大概在中午十二時以前。」

他倆站着互相報以一個微笑後，在相背的方向中各找目標前進，十三號很匆忙的先回到第一訊台去。

時間僅僅轉到中午，維多利亞灣的高空正是天朗氣清的當兒，英日兩軍的砲戰又在怒吼地轟擊。進攻昂船洲的日軍重砲隊，全部集中深水埗和大角咀海邊，這一帶的海邊，與香港半山羅便臣道的第一訊台相對着，幸而所有的砲位都是向着西面的昂船洲，十三號聽着砲聲震耳，越來越緊，便提着望遠鏡探視對海英海軍船塢的日軍重砲底動作。

可憐的，昂船洲的十二座秘密隧道砲台，一連幾天給日空軍炸得體無完膚，昂船洲的國際電台，跟十二座隧道砲台，早在同一命運中倒下了。她看着昂船洲的保衛戰已無可挽救，心裏更耽心第五號特派員仍在滿天砲火的外面，雖然第五號特派員曾經告訴過她；日軍的重砲不會打到香港來的，即使向着香港發放，也不過是空砲彈，叫她不要害怕，但昂船洲那邊被擊得這麼轟烈，大有搖山倒海的聲威，怎會教人放心自己的愛人丟在砲火之下呢？

十三號轉過身來踱來踱去，她鬱悶極了，不停地看着第七號坐在沙發上也在沉默中，心裏更感不安，幸而第一訊台沒有工作，不然會使到十三號不知怎樣應付的。

今天的砲戰也是日本艦隊向維多利亞灣進攻的砲戰，英軍二十四生的要塞砲位盡量地發生威力，怎知這些威力支持不久，便把彈藥消耗盡了，這時英軍司令部才知道上了日軍這兩天空砲彈襲擊的當，同時證實了第五號特派員的情報是確實的，祇可惜英軍司令部對第五號特派員的情報相信得太遲，任憑日本艦隊一艘一艘的駛入維多利亞灣，向香港居民嬌傲地示威，這却氣煞了山頂的港督和英軍司令。

日艦隊駛進維多利亞灣的全是掃雷艦，一部份在鯉魚門港口掃雷，一部份在內港掃雷，跟着掃雷艦隊呼應的，是深水埗，和大角咀的日軍重砲隊，他們集中火力向昂船洲下最後的總攻擊。

每顆重砲响後發出那閃閃的強光，在深水埗與紅磡之間不斷的閃爍着，昂船洲被猛襲得體無完膚，祇是僵着不動，在上空罩滿濃烟，塵埃密佈天際。

「敵人集中火力，進攻昂船洲，這個彈丸之地，也許再難支持了。萬一昂船洲被攻下，三天內的香港，恐怕馬上有問題，因為昂船洲是敵人進攻西環一個必爭之地，昂船洲陷落，西環便有後顧之患，香港同時無可保障，那時候，山礮櫻子可指揮海軍陸戰隊在東區七姊妹銅鑼環一帶登岸的，祇要東區或西區有戰事，香港背後的赤柱和香港仔淺

水灣等地料必一起被攻，香港變成四面受敵，我真替英軍司令部着急，他怎能夠應付敵人那大規模的全面攻勢？」

十三號很灰心的躺在梳發上，第七號不勝感慨的默默無言，她倆將要守候着更惡劣的環境降臨啊！

「難道我們這次就要失手被擒嗎？我犧牲了不算什麼一回事，但大哥怎樣辦呢？突圍雖有可能，也是一個沒辦法中的辦法，不過九死一生，希望甚微，但是除了這條路外，必做俘虜，被俘即是死亡，我們這樣就給山磯櫻子勝利了嗎？」十三號再忍耐不住這鬱悶的生活，經過昨晚的共同生活後，她對第五號特派員更關心，關心到態度上露出失常的樣子，不停地自言自語着，其實她內心的難堪，有誰懂得？爲了國家，爲了第五號特派員，她隨時隨地都甘願犧牲，祇要第五號特派員能夠安然脫險的話。

「小妹妹，請你安靜些吧！你是個病癒不久的人啊！我們要突圍，就先要具備健康的身體，對我們的安全問題，大哥總有好辦法的，極其量我們到時跟山磯櫻子一拼便算！」第七號是個很痛快的人，她不知用這些話去勸慰十三號還是教訓十三號，不過她說了後，腦子裏也混亂得可怕。

她倆在這片段的談話中，始終找不出答案來，昂船洲的砲戰越來越兇，她倆猜想着昂船洲大概快要淪陷了，好奇心特別強盛的十三號，再提着望遠鏡，從對海的窗口考察

昂船洲的實際情形。

在昂船洲與紅磡之間的海面，已駛進三艘中級巡洋艦，一艘浮上水面的潛艇，巡洋艦與潛艇排成一字陣形，掩護着由海軍船塢那邊強渡過海進擊昂船洲的海軍陸戰隊，三十多艘登陸艇，齊向昂船洲登陸，作第一次登陸昂船洲的試探，怎知胆怯的英格蘭軍隊，早已無險據守，給敵人一試成功，沒夠一點鐘工夫，便登陸完畢，把昂船洲攻下了。

昂船洲經過日軍大規模的掃蕩後，國際電台和十二座墜道砲台，全給日軍佔領，跟着在昂船洲砲台昇上太陽旗後，日軍司令部接納了山磯櫻子的獻議；向香港政府先來一次所謂的「和平攻勢」，引誘港督楊慕琦投降。

「真是急死人了。昂船洲已豎上太陽旗，但大哥還沒回來呀！」十三號丟下望遠鏡，她看看手錶已一點多鐘，跟約定同等一訊台的時間超出一點多鐘，她着急到流起淚來。

「請你不要太難過吧！他到那裏去呢？」

「到遠東情報部去，不過他跟我說過，在十二時以前，可回到第一訊台的。」

「戰事的突變，英軍司令部和遠東情報部同樣少不了他，這當然是那邊留着他在策劃，請你放心吧！不會有意外事情發生的。」第七號很懇懇的安慰着她。

「如果英軍司令部或遠東情報部留着他在商討戰略的話，我當然不會這樣航心，萬一他遭遇到什麼不測的話，我死亦不瞑目的。」

十三號爲了過於盼念第五號特派員，所以說出的話似很傷感，可是說出了這段話後，她在心裏却責罰着自己說話爲什麼這樣不小心？自己雖然愛他如命，但他到底是個主管官啊！在工作的立場上說，她不應該向第七號露出這種態度，爲着工作，爲着國家，是不該有半點兒女之情的。

第七號覺得她哀怨無常，祇當她是一種少女的變態，幸而沒有懷疑到她跟第五號特派員已投進戀愛的生活中，不過在十三號冷靜後的反省，總認爲自己太失檢和不安了。

深夜，半山是個英軍重砲陣地，當太陽僅墜的時候，便開始戒嚴了。她從習慣上去付臆第五號特派員，在戒嚴的危險區，雖持有英軍司令部的特准通過證，他照例是避免通過，免生誤會和表露目標，使日本間諜有隙可乘。

既然已決定第五號特派員不會回來第一訊台的，她似應好好安睡一晚了，但身軀雖然躺在床上，兩顆閃動的眼睛始終沒有閉上，她幻想着今後突圍成功，回到內地可以跟第五號特派員結婚，從此償了宿願，永遠過着幸福生活，同時又回味到昨晚的一段甜蜜生活，一切都是美滿的，逗人迷戀的，她是一個不會信仰任何宗教或鬼神的人，但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她却虔心地禱祝着第五號特派員無災無險的度過這個晚上。

她看看手錶已在零時了，整夜在輾轉中翻來翻去，仍是不能安睡。她覺得睡在床上太累，也沒意思，便轉起身來站在窗前遠眺着西環與中區一帶，全港受了燈火管制，沒有燈光，祇聞遠遠的日軍偵察機聲整夜在港口的洋面巡邏偵察，生怕英國確有力量抽調遠東艦隊開來搶救香港。

一九

第二天早上，敵軍官五人，有酒井司令的代表和翻譯官等，乘了一般電船，威脅着給山磯櫻子在九龍淪陷時俘虜來的港督私人祕書李夫人，從對海油麻地海面豎上巨型白旗一面和太陽旗一面，向中環駛來，停泊在皇家碼頭，由英軍保護這批日軍代表到港督府求見港督。

這批日軍代表，是負責向港督談判停戰問題的，日軍方面，不願毀壞香港的港面，也不願以重大的犧牲去換得香港，酒井司令希望能夠不戰而取得香港為上策，所以脅持港督祕書李夫人來到香港談判和平。

事情往往會出人意料，酒井司令這個和平攻勢，很不客氣的給香港政府拒絕了，港督楊慕琦的態度萬分強硬，把這批日軍代表全不留情的驅逐離境。

經過這次的談判決裂後，遠東情報部再發公告：「拒絕投降，抗戰到底。」一百六

十萬香港居民，突然起了騷動，他們猜想到假如在本島作戰，他們的身家性命便從此完了。

第五號特派員爲着時局的急轉直下，他匆匆的從遠東情報部跑回第一訊台來，領導着他留在香港僅有的人員出動，準備與山礮樓子一戰和待機突圍。

「我們的機會到了嗎？」十三號看見第五號特派員很緊張的跑回來，她知道機會快來了，盼望他帶來一個好消息。

「剛才酒井司令派了代表到港督府，要求港督投降！」

「港督不會答應吧！」

「當然不會答應，我乘機斥責酒井的代表，說明這是山礮樓子弄出來的鬼把戲，他們知道事情給我們看穿了，狼狽而返，要是港督答應了的話，我們便甚麼都完了。」

「那麼英軍司令部決定一戰嗎？」

「對的，英軍司令和港督的態度都很強硬，祇要英軍當局決定一戰，我們便有辦法了。」

「我們甚麼時候出動？」十三號很興奮的追問。

「馬上出動，可是暫時要放棄山礮樓子，我們要顧全大局，配合英軍司令部作戰，再跟勞孫司令合作，參加陣地戰，保衛東區和中區，照理來看，這個本島爭奪戰，是很

大規模的，大英帝國的名譽，將要在這一戰中確定他在遠東殖民地的命運，我們應該傾全力勤助香港政府！勤助英軍司令部！」

第五號特派員還是對香港不灰心，他認爲祇要決心一戰便有辦法。

「我們真的要參加實際戰爭嗎？」十三號不以爲然的說。

「對的，香港本身的保衛力太弱了，多我們幾個人雖然不算甚麼一回事，但我希望能夠感動英軍司令部爲了我們參戰而影響他們的作戰情緒啊！」

第五號特派員本着他的偉大無上的精神，這却表現出中國民族那大國的風度，他並不憎恨香港政府和英軍司令部對他不起，甚至大英帝國出賣過他也不計較，祇求整個盟國得到解決，得到勝利，他便願意爲盟國犧牲一切，使盟國取信於中國，對中國虛心一點，他過去的損失和所受的痛苦，便可得到安慰了。

「大哥剛從遠東情報部回來嗎？」

「不，從昨天我們離開後，本來我是打算到遠東情報部的，怎知轉到告羅士打行的時候，恰巧碰着麥克杜格往英軍司令部開緊急會議，處理本港保衛戰的問題，他請求我無論如何都要同他一齊去，我便給他拖上包車，在英軍司令部一直談到現在。」

「整天都是談，談出了什麼？」

「就是爲了我去早一點，昨晚深夜我對英軍司令和港督說明山磯櫻子這一套所謂和

平攻勢，怎知今早酒井却派代表前來請降，港督才再不考慮的把他們拒絕，假如昨晚我沒有參加這個會議，我認爲這個請港督投降的和平攻勢，港督爲了舉足輕重，總有考慮之必要，那時我們就遭了。在目前，祇有英軍繼續抗戰到底，我們才有突圍希望，最甘心是來個妥協的投降，那時我們便走頭無路了。」

「那麼昨天的砲戰爲甚麼又這樣的緊張呢？」

「昨天的砲戰，日軍仍是用空砲彈引誘英砲兵消耗彈藥，一直等到我見了英軍司令，證明日軍所放的是空砲彈之後，才下令保存彈藥，怎知來不及了。日軍計算英軍的要塞砲彈已消耗全盡，到下午二時，港口的艦隊便開始進攻鯉魚門，能夠保衛鯉魚門的除了要塞砲外，祇餘六艘淺水艦，在日軍海空的夾攻下，五艘即時被擊沉，一艘逃回內港。」

「那麼昂船洲是甚麼時候失守呢？」

「就是日艦隊開入維多利亞灣，把昂船洲沿岸的雷掃清後，祇是初次的試探發陸，便很順利的讓給人家了。」

「真是可惜！」

「昂船洲陷落是不足惜的，因爲它被炸到一場糊塗，早已失去作戰能力。」

「我們是否還要留在這裏？」

「把我們的東西清理一下，也許我們沒有工夫回來這裏啊！」
重要的東西全部清理出來，用火焚化，各人緊握時間，環境再不容我們逗留，才一起的離開第一訊台，轉到遠東情報部跟麥克杜格來一次最後的合作。

他們在告羅士打酒店一連住了兩天，到了十二月十五日，是香港最幽靜的日子，兩天來沒有砲戰，敵機也沒出動，有時或有一架小型偵察機在巡迴着，但祇在港口，連維多利亞灣也懶得竄進，市民輕輕地吸到一點安靜的空氣，而這架小型偵察機，看他的樣子，祇是偵察英艦隊有沒有到香港增援的，並無其他作大轟炸的事。

第五號特派員和第七號十三號等轉到遠東情報部來，正是麥克杜格急得無可應付的時候，他像遺失了一張情報，是敵人向香港下總攻擊令的情報，雖然找了半天，但始終找不着，他已開始懷疑到情報部裏一定有日本間諜偷去這情報的，但他仍不露消息，免影響自己的信譽。

「外邊有甚麼消息嗎？」麥克杜格不等第五號特派員坐下，便匆匆的發問，態度很不寧靜，眼睛上有些兇狠的成份！

「甚麼都沒有！」第五號特派員似不着緊的答，這更急得麥克杜格坐立不安。

「可是遠東情報部却得到不少的寶貴情報呢？」麥克杜格以刺諷的口吻說。

「大概是日軍準備今天攻港的情報吧！」第五號特派員把他所認為寶貴的一點說出

來。

「今天嗎？靠得住嗎？」

「那麼你的寶貴情報也許不是在今天了？」第五號特派員反問他，但他却不願意直說出來，原因是麥克杜格太不虛心！

「不是今天，祇是說在一星期內！」

「我的情報確是今天啊！可是敵人向那一方面進攻？主任的寶貴情報也有所載吧！」

「啊，這裏還沒有怎樣記載，先生知道很確實嗎？」麥克杜格現在才發覺自己的情報完全靠不住，於是不得不虛心請求第五號特派員給他確實的情報。

「老實說：我不是顧全大局的話，也不會到遠東情報部來，敵人準今天中午以昂船洲爲根據地，進攻西環！」

「進攻西環？我們怎樣辦呀？」

「不必理會他，祇通知英軍司令部注意便是，不通知也不要緊！」

「爲甚麼呢？」

「因爲這次是敵人的試探進攻，即使登陸成功，也要自動退回的。」

「既然登陸成功，爲甚麼要自動退回？」

「未能到完全純熟的時候，日軍連局部損失也不願意的，他們的作風，一向都如

此！」

「聞說閣下在四十八小時前，半點鐘內，給日本間諜槍擊兩次，這是事實嗎？」麥克杜格又很得意的說。

「對的，可是槍擊我的人，不是日本間諜呢！」

「那麼一定是閣下的仇人了。」

「我在世界上沒有半個仇人，這個槍擊我的人，是我們遠東情報部的人，是主任的幹部啊！」

「這句話你從何說起呀？」

「因為他是中區情報聯絡站的人員。」

「有甚麼證據？」

「他帶引一個日本間諜向我射擊，結果反爲我擊斃，在他們身上搜出證據呢！假如主任需要這些證件時，可以送給遠東情報部的。」

「這可不必了，我們祇要明白便是！」

「主任還有甚麼要明白嗎？」

「還有，昨晚閣下在司令前極力證實日軍使用空包砲彈，我對這情報却認爲有考慮的地方，閣下現在可以補充一點理由嗎？」

「這問題很簡單，日軍以密集重砲向香港發放，目的在威脅香港，假如這些重砲不是大部用空包砲彈的話，香港的房子最少倒塌一半，人口傷亡一半，現在極少塌屋，亦少傷亡，足以證明這些是空包彈了。日軍運用空包彈的原因有四點：一、不願毀壞市面。二、不願太化本錢。三、做成作戰緊張局面，使加印聯軍厭戰。四、引誘英軍把剩餘的砲彈消耗完盡，重砲便失作戰能力了。怎知我們的英軍司令部，却上了敵人的當，將來日艦進攻維多利亞灣的時候，準備了一百年的要塞重砲，可無彈藥還擊，這是多麼可惜呀！其實照我本人的觀察，香港將來萬一淪陷，也不一定失於港口之抵禦力不夠，他們決定由九龍渡海的，即使鯉魚門和急水門的要塞砲台，就是防衛森嚴，固若金湯，但日軍情報確實，自然會避實就虛，他們一定在筲箕灣和北角登陸的，這兩個都是英軍司令部不注意的地方，同時亦爲一個沒有工事的地方。」

「要保衛本島，我們還有很多祕密的砲台呀！怎可以說是沒有工事？」

「所謂祕密砲台，是不是說海軍船塢的，扯旗山頂的，石塘咀的，半山流動砲隊的，海軍醫院的這五處？」

「大概差不多了。」

「日本特務機關早已調查得清清楚楚，他們不祇清楚，同時知道現在每門砲平均僅餘三發砲彈，這點他們却比我們清楚啊！」

「這個統計你從日本特務機關探來的嗎？」

「是的，除了向日本特務機關探聽外，我們也無法知道這個英軍的祕密吧？」第五號特派員很幽默地回答麥克杜格一個冷笑，這使他有點吃不消似的。

「閣下現在打算怎樣呢？」

「決定跟勞孫司令合作，參加實際的香港保衛戰！」

「那麼遠東情報部的工作，先生再不能兼顧了嗎？」

「對的，戰爭既然降臨到香港本島，留在遠東情報部也沒有甚麼工作可幹，到了保衛戰的時候，間諜戰似應告一段落，同時遠東情報部現有的人員足夠應付一切！」

第五號特派員把態度鮮明了後，望了望手錶離開敵人進攻西環的時間已漸漸迫近，他便帶着十三號第七號再不留戀的離開了遠東情報部。

麥克杜格認為第五號特派員十分有理，他知道遠東情報部不能挽留他，使用自己的汽車送他們到西區去。

抵達西環後的第五號特派員，他會見了勞孫司令，商討西環保衛戰的問題。他對西區的工事始終不放心，首先徵求勞孫司令巡視着西環一帶的防地，那馬虎的工事，實在不堪一擊，同時祇注重岸邊的重機槍堡壘，這是頂靠不位的，無論敵人在昂船洲架設砲位也好，日機出動也好，這岸邊的工事，可能全部粉碎。

「我們祇有第一線的防禦工事嗎？」第五號特派員心很關的向勞孫司令問。
「對的，祇有一線，如果一線保不穩馬上就成問題了。」勞孫司令也知道這個弱點是無可挽救的。

「爲了本身問題，我們應該在山脚再築工事，將來萬一要退却的話，也有險可守，雖然這幾天英軍的態度很強硬，港督亦不示弱，可是香港總有一天是有問題的啊！我們要有一個最後自衛的打算，才不會白白犧牲！」

「那麼敵人甚麼時候向西環進攻呢？」

「還有三十分鐘，我們不必理會他，日軍這次進攻西環，不過是試探試探吧！他這樣子幹，是看看香港本島的保衛力量怎樣？等到得了確實的估計後，才大規模的向香港進攻，但真正的進攻目標是在東區和東區與中區交界的死角，所以七姊妹和銅鑼環避風塘一帶，是將來英日兩軍必爭之地，也是英日兩軍決勝之地。」

第五號特派員把整個日軍戰略很簡要的告訴勞孫司令，使他有所準備和應付的辦法，他深信勞孫司令祇要英軍不豎白旗，他是會作戰到底的。

「爲甚麼敵人攻香港不以西環爲主呢？由昂船洲進攻西環，差不多步槍可達，這給敵人不少方便，而且絕對有利呀！」

「就是爲了太接近，敵人就怕逃不了英軍的重機關槍網，主要的問題，還是西環一

帶並無登岸基地，他們不能夠從登陸汽艇爬上七八尺高的岸上呀？」

「七姊妹那邊不是一樣嗎？」

「當然不同了，中區半山，是保衛香港的主力砲位，可是七姊妹轉了一個方向，成了死角，中區砲位，無法照顧那邊，七姊妹有十多座游泳棚，這是英軍賜給他們用來登陸的基地，可憐英軍司令部的參謀人員和作戰人員，沒有一個看出這個危機，這個危機，是將來香港之戰中的大禍！」第五號特派員很悲憤地說，他認為香港之戰，前途總是悲觀的。

「我們可以通知英軍司令部，請他們馬上拆去所有的游泳棚啊！」

「一星期前，我已經告訴他們了，但給他們拒絕呢！還恥笑我這個建議，是過度考慮的。」

「閣下認為香港如果真的發生戰事，可以支持一個時候嗎？」

「香港能否支持，要看英統帥部的態度如何？假如英統帥部認為殖民地無需支持的時候，必然不會增援到香港，英本部不增援香港，香港是無從支持的。」

「你看英統帥部有可能增援香港嗎？」

「決不會的。」

「閣下從那一方面看他不會增援香港？這個軍港，在太平洋上多重要？」

「從威爾斯親王號主力艦調往星洲，再不派強大艦隊來接防，這足證明英統帥部取放棄態度，同時在九龍戰事發生後到現在，英軍司令部與港督府，曾三次以十萬火急的電報，請求即日增援，搶救香港，結果祇得一個覆電。」

「這個覆電怎樣說？」

「就地設法，應付環境。」

「也許英統帥部在計劃展開兩洋戰爭吧？」

「不會的，英統帥部的遠征軍主力，全部集中星架坡與吉隆坡和印度，他認為祇要星島能夠保衛，印度可安全，香港是個彈丸之地，接近日軍主力，所以決定放棄也說不定。」

「不過星島也一樣被襲擊呀！聞說早已向統帥部求救了。」

「這是統帥部的失敗啊！」

「統帥部決定不增援香港了，那麼香港現有的實力，可以支持多少時候呢？」

「快則一星期，遲則半個月。」

「這樣說，我們在十天後，不是要做俘虜了嗎？」勞孫司令也失望的說。

「做俘虜也沒辦法呀！大英帝國軍隊的作風是從實際數字而投降的，他不會跟敵人死戰或與地共存亡，世界上的作戰人員，祇有中國人是戰至最後一個人也得死戰到底

的。他們却認爲無可再戰了，便要全軍投降的。」

第五號特派員和勞孫司令正在要回到西區兵房的時候，從九龍那邊傳來了一聲響震天際的砲聲，每個居民，爲這重砲聲驚駭得心胆顫動，留港的作戰人員，都認爲這是日軍的訊號砲。

訊號砲響後，跟着掀起了最大規模的隆重的密集砲火，日軍主力砲位全部集中紅磡，由紅磡猛擊西環，英軍西環和石塘咀與半山的流動砲隊，跟日軍砲兵陣地互擊甚烈。砲彈似乎先後落進西區來，第七號和十三號爲了第五號特派員要巡視工事，留在西區兵房裏，現在兵房附近也中彈了，而且太接近西區砲兵陣地的原故，兵房裏的窗戶，所有玻璃都被震破，十三號與第七號互相愁視着，心裏十分紊亂，在守候第五號特派員回來。

「七姊，我看情勢漸漸惡劣了，這些砲聲，從我過慣了的戰場生活來分析，是在附近落彈，這裏是西區兵房，當然是敵人的目標，很危險的。」

「可是大哥還未回來，真是急煞我們了，他到底跟勞孫司令到那裏去？」

「他們不是說到岸邊視查工事嗎？砲聲這樣吃緊，說不定敵人快要準備登陸吧！在登陸之前，多是來一次大規模的砲兵掃蕩戰的，我認爲大哥和勞孫司令會馬上回來的。」

爲了日軍在紅磡用吊砲進擊西環，西環沿岸的工事，多受損害，岸邊的工廠區和石

塘咀的住宅區皆先後中彈，十分鐘後，第五號特派員跟勞孫司令匆匆回抵西區兵房，再行策劃保衛西區的戰略，十三號和第七號看見他倆回來了，心裏才稍稍安定。

「我們這裏的背面，就是淺水灣，要保衛西環，不得不注意淺水灣的得失！」第五號特派員首先把這要點提供出來，因為淺水灣却是使西環有後顧之憂的。

「淺水灣有主力隧道砲台，總可制止敵人登陸，那邊敵人祇有在船上進攻，應該不成問題，同時鎮守淺水灣的多是英籍軍隊。」

「那邊的砲位和隧道的路徑，早已給日本間諜調查得很完備，兩天前已給日機全部燬壞了，英軍已經離開砲台，轉上半山另築工事，這是很危險的。」

「敵人的艦隊不是全部集中鯉魚門港口，應付英遠東艦隊增援嗎？這樣說：淺水灣的海面，也有日本艦隊了？」

「港口的亞公岩至紫灣，大浪灣、石灣、德忌笠角、大潭灣、赤柱半島、直至淺水灣外元圃洲，香港仔外的鴨利洲，這個半孤形的海岸線，在九龍戰事發動後，已給日艦隊封鎖了。」

「本來留在維多利亞灣的商船和二千噸左右的軍艦與潛艇也不少，這些東西，總可以發生一點效力啊！」勞孫司令對這問題已懷疑很久，但始終沒有機會去給他明白，直到現在才有機會向第五號特派員發問。

落在西環的日軍重砲彈越擊越密，西營盤連續被擊中彈，頗有傷亡，岸邊和石塘咀一帶，首當其衝，居民本來是很信任政府的安躺在室內，怎知重砲連中，迫着他們開戶逃亡，西環便掀起一個大騷動，這個逃亡的騷動，守軍也無法制止。等到居民逃光了，漸漸回復常態，可是昂船洲那邊的日軍却準備着向西環登陸的動作。

這時候，第五號特派員和勞孫司令十三號第七號等，一起跑到前線的岸邊堡壘去指揮，加軍看見司令官也在火線上，軍心大振，這一次，敵軍以五百人向西環試探登陸，分乘十艘登陸艇，第五號特派員叫勞孫司令下令各人不准發槍，須待勞孫司令發出的訊號槍後，才准放槍，並要大規模掃射，務使敵人全歸於盡。

一切佈置完畢後，十三號和第七號兩人也守着一挺機關槍，跟第五號特派員和勞孫司令一起在堡壘中，等候敵人的登陸艇靠岸。

半小時後，敵人的登陸艇一齊靠岸了，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日軍用鐵梯搭上岸邊，強予登陸，第五號特派員目擊着時機已經成熟了，才暗示給勞孫司令吹了一聲哨子，跟着發了一聲訊號槍，岸邊的機關堡壘同時向登陸的日軍密集，不管在陸上的和還在艇上的，都一掃乾淨，打了一個香港本島戰事發生的第一次勝仗。

在機關槍的強烈掃射時，十三號和第七號大家爭着要做機槍手，結果還是給十三號任了機槍手，她很鎮靜而且十分老練的掃死了四五十個從鐵梯爬上岸來的日本兵，她才

網，足可以應付敵人那試探性質的登陸了。」

「假如日軍將來大規模登陸時，我們又怎樣應付呢！」

「老實說：假如日軍大規模向西環登陸，我們必然失敗，亦無可據守，原因是腹背受敵！寡不敵衆！」

「這樣就決定我們沒有希望了。」

「可是也不必太灰心，敵人主要目標，仍是七姊妹和銅鑼環那邊的東區和中區吧！西區即使有登陸模樣，亦不過是取聲東擊西的戰略，等到中區告急的時候，英軍自然要把我們調到中區增援，那時西區空虛了，敵人可不費氣力和損失便可奪取西區。」

「你認爲英軍會不會再上日軍的當？」

「當然會的，英軍也祇有用這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戰略吧！」

「那麼我們現在迫着隨機應變，聽候調動了。」

「是的，所以我也不化精神去計劃怎樣死守西區的戰略，因爲這是多餘的。」

勞孫司令一向很尊重第五號特派員的意見，他聽了第五號特派員這段話，也知道他們在計劃保衛西區是多餘的，但責任所在，結果第五號特派員和勞孫司令仍是在沿岸的第一線指揮一切，十三號和第七號也跟着上火線去做個戰鬥員。

落在西環的日軍重砲彈越擊越密，西營盤連續被擊中彈，頗有傷亡，岸邊和石塘咀一帶，首當其衝，居民本來是很信任政府的安躺在室內，怎知重砲連中，迫着他們開戶逃亡，西環便掀起一個大騷動，這個逃亡的騷動，守軍也無法制止。等到居民逃光了，漸漸回復常態，可是昂船洲那邊的日軍却準備着向西環登陸的動作。

這時候，第五號特派員和勞孫司令十三號第七號等，一起跑到前線的岸邊堡壘去指揮，加軍看見司令官也在火線上，軍心大振，這一次，敵軍以五百人向西環試探登陸，分乘十艘登陸艇，第五號特派員叫勞孫司令下令各人不准發槍，須待勞孫司令發出的訊號槍後，才准放槍，並要大規模掃射，務使敵人全歸於盡。

一切佈置完畢後，十三號和第七號兩人也守着一挺機關槍，跟第五號特派員和勞孫司令一起在堡壘中，等候敵人的登陸艇靠岸。

半小時後，敵人的登陸艇一齊靠岸了，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日軍用鐵梯搭上岸邊，強予登陸，第五號特派員目擊着時機已經成熟了，才暗示給勞孫司令吹了一聲哨子，跟着發了一聲訊號槍，岸邊的機關堡壘同時向登陸的日軍密集，不管在陸上的和還在艇上的，都一掃乾淨，打了一個香港本島戰事發生的第一次勝仗。

在機關槍的強烈掃射時，十三號和第七號大家爭着要做機槍手，結果還是給十三號任了機槍手，她很鎮靜而且十分老練的掃死了四五十個從鐵梯爬上岸來的日本兵，她才

高興地把機槍丟下。

「大哥，看我的，多威風呀！」十三號開玩笑地說。

「給你射中的，都是最倒霉的呀！」

「那麼總有四五十個日軍倒霉在我手上啊！」

「要是這次的射擊是給我做機槍手的話，起碼要擊斃他七八十個。」第七號也不甘示弱地去誇張她的槍術。

「好，下一次給你，看你的成績怎樣？」

「她們都是受過訓練的作戰人員嗎？很難得的！」勞孫司令看見十三號和第七號在爭論着自己的本領，覺得十分有趣，同時感覺得她們把戰場看作家庭似的，沒有半點不習慣或惶恐的現象。

「是的，她們都是中國的作戰人員，槍術極佳，不過有點孩子氣吧，她們跟着我已打了幾次仗，死在她們手上的日本人可不少呢！」

敵軍登陸西環全部瓦解後，便決定再不向西環試探了，酒井推測到這是英軍的一個主力點，留在將來再作大規模的進攻，怎知這裏祇是勞孫司令指揮的五千加印聯軍，力量是多薄弱？

西環的試探已碰了釘子，酒井司令便改變攻勢，向東區七姊妹和背面的赤柱、淺水

灣、香港仔一齊進攻。

海軍和陸戰隊進攻赤柱、淺水灣、香港仔、三路並進，陸軍主力向七姊妹進攻，由山礮櫻子指揮，這是酒井司令的作戰步驟。

從九龍那邊發出的第二聲訊號砲又響了，這聲訊號砲，足使英籍作戰人員和香港居民心寒的。

訊號砲響後約三分鐘，跟着掀起更緊張的密集砲火，砲火的光，閃爍天際，整個維多利亞灣上空，添上一層鉛灰色，這是證明大戰的序幕開始了。

密集的日軍砲火，這次盡向筲箕灣與七姊妹一帶的岸邊工事掃射，半小時後，十二架一隊的日軍輕轟炸機約有四隊之多，沿着岸邊工事在巡邏轟炸，日軍向東區所採用的是網形排砲，把沿岸的戰壕與機槍堡壘轟炸至粉碎為止，東區沿岸防軍，多屬英籍健兒，連還擊的機會都沒有，日軍的影跡尚未發現過一個，便為排砲飛機所毀，犧牲慘重，迫得放棄沿岸，離開敵砲兵火線與飛機轟炸的目標，退上半山為綠蔭遮閉了的重機槍陣地繼續據守。

當筲箕灣與七姊妹泳場一帶被日軍和重砲轟擊的時候，日軍開始發動全面攻勢，由於訊號砲的領導，西環堅尼地城、香港背山的赤柱、淺水灣、香港仔等四個地方，一齊被日軍陸戰隊登岸，但背山的主力，以赤柱為主要目標。

赤柱雖有隧道砲台連貫海岸線，亦爲獨當一面之要塞港灣，但可憐的是訊號砲響後，便給日軍便衣間諜用敢死隊去強襲，把尚未退出的英軍指揮砲台炸燬了，並給他們佔據了一個高坡，架設重機關槍，截斷英軍退路，日軍登陸時很不吃力的安然佔據了赤柱的主力砲台。

赤柱主力砲台也失守了，整個赤柱便落在日本海軍陸戰隊手上，淺水灣和香港仔更無法可守，全部英軍退入砲台，緊閉砲台鐵門，起初停止抵抗，後來豎上白旗。

淺水灣和香港仔的英軍投降被俘後，日軍主力繼續向赤柱、淺水灣、香港仔三路掃蕩，推進山脚，會師半山，駐紮候命，香港背面的戰事，便告一段落。

日軍在昂船洲繼續作第二次向西環大規模偷襲，這次動用了三十餘艘登陸艇，有輕裝的爬山部隊，約計三千人左右，第五號特派員和勞孫司令仍在鎮靜指揮，依然照上次的戰略等到敵軍爬上岸時才集中射擊，這次日軍知道不能支持下去，才中途退回昂船洲。

退回昂船洲之日軍，很迅速的便補充完畢，馬上配合海軍艦隊，再作強有力的登陸，登陸地點在堅尼地城一帶。

經過日艦隊向岸邊作主力轟擊後，三十多艘登陸艇湧靠岸，因有艦隊的助戰，沿岸堡壘已被擊無餘，第五號特派員爲了顧全加軍主力，不願損失太重，同時認爲這樣的

犧牲是無濟於事，迫得後撤，避開敵人主力射擊，等待日軍登陸部隊尚未佈置工事的時候，他跟勞孫司令分兩路反攻堅尼地城，在一小時的肉搏血戰中，三攻三退，結果又把已經登陸的三千日軍全數肅清，西環再次大勝。

日軍西區指揮官因感於淺水灣、香港仔、赤柱三路登陸都成功，獨西環一隅之地三得三失，同時差不多要全軍覆沒，原因是第五號特派員與勞孫司令能夠指揮得力，把日軍掃蕩得乾乾淨淨，日軍在西區的損失，總數在五千人以上。

十三號與第七號始終親隨着第五號特派員和勞孫司令苦戰到底，現在大勝收復原有陣地，更感興奮的老在微笑中注視着第五號特派員的神氣。

負責進攻西環的日軍指揮官廣田大佐，因犧牲慘重，在第三次的失敗時就地自殺，更把日軍軍心搖動。

他們四人正悶坐在兵房裏，一個像傳令官似的很匆忙地跑進兵房來，看他的樣子，大概也是加拿大人，他看見勞孫司令便要說話了，態度十分緊張。

「昂船洲那邊的日軍又增援五千人了。」

「從甚麼地方增援去的？」

「在紅磡那邊下船，直過昂船洲，行動極迅速，他們要準備第四次攻勢啊！」

「好的，你先回去吧！」

傳令官走後，勞孫司令皺着眉心，他對敵人第四次的攻勢，認爲全無把握，中區英軍又不肯補充西區實力，這樣下去，結果祇有失敗。

第五號特派員在勞孫司令的神態上，已知道他爲這個問題而耽心，他希望能夠繼續去鼓起他的勇氣，支持西區戰事，他對西環的保衛戰，如果仍是孤軍鎮守，也是終歸失敗，但明知失敗，爲了整個本島保衛戰着想，西區是萬不能放棄。

「日軍準備第四次向西環進攻，計算他的人數，總有八千多人，我們怎樣應付？我曾經打次兩次電話到英軍司令部請求增兵，可是沒有答覆，我對西區的死守，已失了信心啊！」勞孫司令以很沉弱的聲音說，臉上露出慘淡的態度。

「我們現在尙有多少人呢？」

「本來有五千人，但經過第三次的肉搏戰後，我們損失不少，現在能否超過四千人，還沒統計，不過我却耽心最多不過四千人，以四千個疲兵，要不斷的應付衆寡懸殊的勁敵，當然大有問題。」

「唯一的補救辦法，還是再請求英軍司令派兵到西區增援吧！」

「可是請求過兩次了，兩次都遭受拒絕呢！」

「不要說是爲了我們四千多人的生命，就是爲了大英帝國着想，也得作最後一次的強硬請求啊！」第五號特派員再鼓起他的勇氣。

「好的，我再請求這最後的一次吧！反正失敗了，也是大英帝國的活該！」
勞孫司令離開了第五號特派員，再往電話間裏打電話到英軍司令部去，作最後一次的請求增兵援救西區。

十三號看見勞孫司令離開了房間，很悲憤的不能再緘默了，她跑近第五號特派員身旁，勸導他應另行打算，目前環境確實大危險，對他們一點益處都沒有的。

「大哥，到底我們怎樣辦？我們根本不是一個陣地的戰鬥員，而現在要實際負上火線上的戰鬥員工作，在槍林彈雨中去替人家拼命，萬一遇險，太不值呢？我們祇是奉命來勸助盟友作戰，並不是來替盟友做個戰地兵，爲了我們的安全計，這種工作，絕對不能長此下去的！」

「一切我很明白，這不過是個過度時期吧！」

「過度時期？過到甚麼時候才了期？說不定敵人第四次的總攻擊，會在今晚或明天，這一次，我實在沒有一點信心去保證我們的安全呢！大哥，你還是聽我的話，馬上離開這裏吧！」

「跑到那裏去？離開這裏又怎樣？我們在這次最後的一戰中，無論如何都要緊握機會，與英軍密切聯絡，不然的話，我們將來怎樣有工具突圍？這點你應該明白的。」

「我們現在跟加軍聯合作戰，不是一樣與英軍離開，失去聯絡嗎？即使他們跑了，

我們也不會知道的。」

「這可不必考慮，英軍的眼光以中區爲保衛戰之主要目標，我認爲本島一發生戰事，中區必有問題，同時問題很大，加軍現在雖然在西環獨當一面，但東區告急，或中區吃緊，英軍司令部一定調派加軍前往增援，那時我們可與英軍合作。」

「我們調到那邊之後，西環不是要送給日軍嗎？英軍司令部會不會這樣處置？」

「他們的戰略始終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我老早已向你們說明白的。」

「大哥，難道我們不可以轉到英軍司令部與英軍合作嗎？跟勞孫司令合作，是多吃力啊！」第七號也附和着十三號的意見，仍主張離開西環這個危險地區，和避免過着槍林彈雨的生活。

「轉到英軍司令部合作當然可以，但英軍的驕傲，怎樣會重用和尊敬我們，過去我們受他們的氣，已經夠受了。」

「那麼將來跟他們合作，也是一樣受氣呀！」

「那可不同了，他們在絕望的時候，是會向我們低頭，請我們幫忙，這個是他們需要與不需要的問題，其實他們將來突圍時，怎能夠少得我們？不過現在尙未到突圍的地步，仍認爲香港最少可以固守六個月。大因帝國的狡猾手段，我們隨時隨地都應提防，反正還是要上他們的當，吃他們的虧！」

「這樣簡直叫我們在生死之間去等候機會！」十三號跟着嘆了一口氣補充這句話。「戰爭始終在生死之間去等候機會，不過我們却有把握去絕對求生，那一個會因厭戰而去自殺呢？」

第五號特派員給十三號反感得太難堪了，他再不向她說話，心裏暗暗檢討自己，萬一敵人繼續進攻？加軍和我們僅存的幾人，都會在厄運中去毀滅的。真的，我們似乎不應該參加實際的陣地戰，但除了此途尚有一線生機外，確無辦法可想，他知道這樣子幹是對不起同志們的，可是同志們也應該明白他的苦心而去原諒他呀！

室內各人都在沉默的苦悶中，三兩零亂的重砲聲又向着西環轟來，勞孫司令驚惶無措的跑回來了。

「有沒有好消息告訴我們？」第五號特派員也很緊張地在勞孫司令那難看的神色下個判斷，他就心到危機再至，說不定敵人開始第四次的進攻了。

「英軍司令部簡直叫我們死在這裏，我要求增兵，不但不答應，同時還命令我不准退却，真是豈有此理！現在昂船洲的砲聲又向着西環轟擊了，難道要我們同歸於盡？」

「不會的，現在已經六點鐘了，我可保證今晚安然度過。」

「怎樣見得？」

「日軍最忌夜襲，加以日軍在維多利亞灣的港面，尚未得着據點之前，決不盲目夜

襲，在過去的作戰經驗中，我已認識很清楚，但明早就有問題了。」

勞孫司令聽着第五號特派員說今晚可安然度過，他像很放心，但聽到最後一句是明早就有問題了，他又不得不悲從中來。原因他是一個富於情感的人，在加拿大結婚了不久，就被派到遠東的英國殖民地來作戰，所以時時想起了美麗的妻，想起了幸福的家，他每當想起了家和妻的時候，更充滿着貪生畏戰的思想，他覺得生命的寶貴，但服役在身，却無辦法擺脫軍職，迫得擔任這個加軍司令的職守，所以他得到第五號特派員的勦助計劃和指揮一切，已萬分感激。

黃昏之後，昂船洲的戰事是靜息着，砲聲和飛機聲都沒有，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三號在這安閒的環境中，轉出兵房的草地上散步，每一口疲勞的悶氣。

他倆在寂靜無人的草地上坐着，仰望天際的星斗，閃縮地失去光輝，更感覺得身世的淒酸，和處在殖民地裏的孤苦。

「大哥，我們的生活太曲線了，這幾天的生活，沒有一天相同，不但是不相同，而且相反得很厲害，在告羅士打酒店的那晚，我們在快樂中那會想到今晚的情景？難怪古人說：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有愁明日當！過去我們太傻瓜了，爲了所謂國家，所謂民族，辜負不少大好時光，連親近你一些也不敢，這種痛苦，尤其是在華中與華南這個長時間裏，我已經流盡不少眼淚了。」

十三號假倚着第五號特派員嬌聲滴滴地說，冬夜的海洋氣候，雖然處在南國裏，仍是覺得寒意侵人，十三號打了一個寒噤，更緊貼着第五號特派員，希望在他的身上取得一點溫暖。

環境寂靜得使人不敢相信這是大戰之夜，他倆緊緊的擁抱着，回味到告羅士打酒店那段甜蜜的生活，幾天來的疲憊，已漸漸消失了。

一一一

爲了堅尼地城三攻三失，酒井司令萬分震怒，他馬上從元朗轉到九龍來親自督師，半島酒店，暫時做了酒井中將的聯軍總司令部。

酒井中將知道戰事已轉入嚴重階段，雖然身爲司令官，也得親自跑上半島酒店最高的一層，用望遠鏡探視着對海的西環，那短短一條堅尼地城的岸邊馬路，爲甚麼會這樣難攻？他考察了差不多半點鐘，總找不出日軍向西環進攻屢次失敗，白白犧牲了數千人的原因，在痛惜和憤激之餘，他轉回三樓的休息室去，那時候，正是山磯櫻子要找他，商討進攻中區的計劃，酒井中將乘機把堅尼地城的失敗問題先向山磯櫻子提出來討論，他認爲堅尼地城的英軍實情，山磯櫻子是很明白的。

「你來了恰好，真是求之不得，我軍進攻堅尼地城，三得三失，全軍覆沒，損失陸

戰隊五千人以上，你曉得那邊指揮的人和力量嗎？是不是全部都是陰險的英格蘭人？」

「該死的傢伙，不是冤家不聚頭！這不知是司令的倒霉還是我山磯櫻子的不幸？我們又碰着快成蠶中籠的第五號特派員在指揮了，配合他作戰的部隊只是僅餘四千多名的加印聯軍和聯軍司令勞孫少將呀！我老早已再三跟你說過，如果我軍單一方面去進攻西環，必遭失敗的，這五千人陸戰隊犧牲得大冤枉了。」

山磯櫻子怨責着酒井司令不接納她的忠告而致蒙受重大損失，心裏很爲痛惜。酒井司令在山磯櫻子的怨責下，也後悔地頹下了頭，知道這次獨意孤行的失策，不但冤枉了五千人的生命，而且影響了整個軍心，在未佔有香港任何據點之前，先遭打擊，英軍虛實，確難忖測了。

「假如我老早曉得第五號特派員這傢伙在西環督師，我決不會這麼輕敵的！」酒井中將懷喪地補充上一句，承認自己的不對，希望山磯櫻子不要再生氣。

「幸而司令祇攻三次便收手，犧牲了五千人便算，倘若繼續下去，我相信再攻十次，二十次也決定是遭同樣命運的！」山磯櫻子因酒井是自己的長官，也得給他回他一個臉子。

「總之我是不對了，這個失策的舉動，應由我自己負責，以後保證再沒有同樣事情發生。現在我們應該檢討西環登陸失敗的地方在那裏？給今後攻港的一個參攷，免將來

進攻東區，也受到同樣的損失。」酒井司令受過進攻西環的教訓後，他也提心吊胆的去小心處理東區的登陸問題，免再受打擊，無謂犧牲！

「西區與東區甚麼都不同，東區最特殊的地方就是它具有十多座游泳棚給登陸部隊做基地，西區就沒有了。我們要知道，由登陸艇到岸上，相離有十尺左右，難道叫登陸部隊用梯扒上岸嗎？加以堅尼地城沿着海邊置有堅固的防禦工事，光是重機槍堡壘已廿多座，試問在這幾百丈的岸邊，集中數十挺機關槍，怎能衝得上岸？最失策的地方是連這些堡壘與戰壕還沒破壞便冒險登陸，但七姊妹就不同了，七姊妹還有更特殊的地方是英海軍當局會下令將英籍太古、怡和、植甸、植華等公司的留港商船，指定鑿沉在那裏，同時那裏的海水，又是維多利亞灣最淺的地方，所以鑿沉的船隻尚有一部份突出水面，這可給我們在東區登陸的一個中站，對我們最有利的。」山礮櫻子把東區的地勢分析得很清楚，總之這形勢在日軍方面來說，一切都是緊握勝券的。

「我認爲要攻東區，總不會如你所想象的這般容易，英軍主力，全部集中此地，說不定在那邊有了動作後，第五號特派員會轉到東區去，我們不是又遭遇着他嗎？」

「這個我們不必理會了，祇有用數字去打，祇要佔領中區，英軍勢不能不豎白旗！」山礮櫻子似有絕對優勢的說。

「我們集中一點去攻嗎？」

「不，在進攻香港本島的戰略，最好採用聲東擊西的辦法，即是說：我們在進攻七姊妹到最緊張的時候，立即把他放鬆，那時可在西環堅尼地城一帶，做成大規模的進攻樣子，但祇是一個裝腔作勢的樣子便是，不必理會它，也不要登岸這麼傻，那邊還不是登陸的時候，等到佔據筲箕灣向中區銅鑼環與灣仔一帶攻入市區巷戰的時候，才發動真正的西環登陸，這對英軍的威脅最大，同時可使加印聯軍和英軍的軍威喪失，等到他首尾難顧的時候，再發動香港背後的淺水灣、元香港、和赤柱的主力，會師山麓，沿黃泥涌道由背後之古道攻出中區，使英軍腹背受敵，無從兼顧，在這情勢下，司令可再派代表向港督作第二次的請降。」

「假如港督仍是拒絕呢？」

「拒絕嗎？祇有全軍覆滅呀！」

「我以爲還是早一點派代表請港督投降，能夠不化代價便取得香港，才是上策。」

「那一個都會這樣打算？世界上有沒有這樣便宜的事？中國過去一向是對日軍妥協的，這次他也全國起而抗戰了，何況英軍有特殊條件？港督職責所在，一定不投降的！」

「你以爲日軍攻下東區之後，英軍就會投降嗎？」

「對的，這時英軍大勢已去了。」

「我們甚麼時候進攻東區，才是最合天時地利呢？」

「進攻東區要有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越快越好，免給他們有機會去準備，甚至要預防他萬一出我們意料的，英統帥部突然增派強大主力搶救香港，我們便坐失良機了。」

「東區這個地方，全為英籍軍官指揮，多是英本部調來的精銳部隊，對七姊妹的進攻，我是有點顧慮的！」酒井司令對山磯櫻子主張馬上向七姊妹進攻的計劃，全無勝利把握，他雖然在九龍之戰中未曾遭遇過英軍的強烈抵抗，但不知為甚麼這次進攻七姊妹會有怯意？連他自己也不大明白。

「你到底顧慮甚麼？英軍裝備會比華軍裝備好，但英軍的作戰能力，實在比不上華軍，華軍你能夠長驅直進的去掃蕩，對英軍你就軟弱下來嗎？」山磯櫻子故意用這段話去氣煞酒井中將。

「放屁！天皇的軍隊，從來看不起英格蘭軍隊的！」

「那麼司令又為甚麼這樣的猶豫？連進攻七姊妹也遲遲不動？難道有其他苦衷嗎？」

「進攻七姊妹是跟英軍的主力接觸，像這樣一件大事，我身為攻港的聯軍總司令，不得不小心啊！自從受過西環的教訓後，我真不敢再憑意氣用事，隨便動作了。」

「七姊妹的情勢怎會跟堅尼地城同樣看法，我認為進攻七姊妹易如反掌，祇需一兩個鐘頭便可成功的！」

「你對東區的進攻，確有把握嗎？」

「不祇有把握，同時有絕對勝利的信心！」

「這樣請你指揮東區登陸戰好不好？」

「爲了皇軍的威勢，還是由司令負名義責任指揮，我可代表司令負實際責任登陸！」

「這就好辦了，決定甚麼時候進攻？」

「東區沿岸的英軍砲台掃光了沒有？」

「昨天和今天我們出動四十多架飛機，沿岸轟炸十多小時，我軍重砲兵用二十四生和四十八生重砲轟了兩天，以飛機的偵察照片來觀察，東區沿岸沒有一個方丈是完整的了，沿岸工事經已全部毀壞。」酒井中將把東區沿岸的實情告訴山磯櫻子。

「假如沿岸的英軍無法據守，我們的登陸部隊，可不費一兵一卒，一槍一彈，便可成功！」

「啊，想不到你有這個驚人本領，好！祝你成功。」

「大家成功！」

酒井中將和山磯櫻子握着預祝勝利的手，他們對東區的進攻，認爲有如探囊取物，大有除非不登陸，登陸必成功的氣餒。

「英軍重砲彈，已經消耗完了嗎？」山磯櫻子似不放心的問。

「可說是全部消耗完盡，我們的艦隊從攻入維多利亞灣起，至佔領昂船洲止，已沒有英方砲兵向我們轟擊，這點我可保證的。」

「我們決定在一小時後進攻東區，第一目標爲七姊妹，第二目標爲北角，第三目標爲銅鑼環，第四目標爲堅尼地城。」

「同時指揮四個目標，不會太吃力嗎？」

「除了第一目標由我在海面親自指揮外，其餘都是聲東擊西的戰略，引誘英軍分散兵力，使他疲於抽調，首尾難顧，我們佔領七姊妹做攻入中區的基地，真是易如反掌！」

「我們決定這樣幹吧！」

酒井司令和山磯櫻子作了這個進攻香港的商討後，進攻香港本島之戰，馬上掀起了恐怖的一幕。

序幕的開始是日軍主力攻港的前奏當中，九龍方面的重砲隊，先將北角一帶的油庫用吊砲擊燬，油庫中彈，突起大火，火燄冲天，瀰漫天際，整個東區如在火海中。火舌高出地面數十丈，全港居民目睹這個情形，都心寒失色。

跟着油庫大火之後，酒井司令指揮海軍飛行隊全部飛機出動，向維多利亞灣來一次破天荒的大轟炸，普遍地在市中心區投下小型炸彈，灣仔、中環、銅鑼環、半山、西環都先後中彈，這些炸彈的破壞力極微，大概是用來威脅全港居民的，酒井司令根本不想

毀壞市面和殺傷居民。

居民受到這次在住宅區也受轟炸的危機下，紛紛逃入防空洞，今天的空襲，爲香港居民最驚惶的一天。

英軍的啓德機場在九龍戰事爆發時已給日機徹底破壞，跑馬地本來可作臨時機場，但也給日機炸毀，所以英軍方面海空兩軍幾全消滅，任由日機羣低飛掃射，像香港防空演習時的姿態沿着維多利亞灣飛翔，表演給山頂的港督和英軍司令參觀參觀。

住宅區投過小型炸彈了，矯健的日機羣再駛來重量大炸彈，沿着港灣兜了一個圈子，他們奉命往炸水塘，這又是山礮櫻子的新傑作。

日機羣在大潭篤一帶的山頂水塘找着目標了，十八架重轟炸機把幾個山頂水塘炸得一塌糊塗，黃塵滿天，香港居民和英印加聯軍，爲了水源斷絕，飲料無着，必致被迫而停戰。

在這次以水塘爲轟炸對象當中，大潭篤水塘被破壞最重，全港食水，都靠這水塘供應的，現在一起被炸，幾百萬居民和香港政府與英軍司令部，都爲水源被炸的消息而驚駭起來，居民開了水掣已經沒有水來了，大家同樣航心到水源斷絕，會使香港政府束手無策，迫而向日軍無條件投降的。

轟炸山頂水塘，是山礮櫻子第一個攻港的大貢獻，酒井司令探到全港水源斷絕的時

候，他特自爲山磯櫻子敬酒一杯。

「這個功勞是你的，本司令代表聯軍官兵敬酒一杯！」酒井司令很嚴肅的雙手送給山磯櫻子美酒一杯，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山頂水塘被炸之後，日機羣再結隊飛入市區，帶來的又是小型炸彈，在中環大館，中環街市，維多利亞街等地，先後投彈，全港居民在防空隊的監視下，不見天日，整整挨過了十二小時的洞中黑暗生活。

下午，遠東情報部發出公告，說華軍精銳部隊已佔領深圳，前頭部隊抵達新界，正與新界日軍發生大規模之爭奪戰。

這個公告如晴天霹靂，香港居民，尤其是中國僑胞，驚喜若狂，英印加聯軍狂歡振奮，爲香港被攻以來軍威最盛的時候。怎知就在這個軍威最盛當中，日軍由山磯櫻子指揮，開始向香港下總攻擊令。

二二二

日軍在七姊妹最初的登岸，是由山磯櫻子指揮的神怪潛艇祕密地潛進游泳棚的跳台前，那處水深得很，山磯櫻子在潛望鏡中窺探着岸上死寂荒涼，英軍工事全部被毀，她才安心地把潛艇的砲台浮出水面，兩挺重機槍儘向岸上認爲可疑的碉堡遺骸猛烈掃射，

廿餘分鐘後，英軍仍無動靜，才跑上一小隊敢死隊，先佔領麗池餐廳，作為登陸據點。山磯櫻子隨着這小隊日軍離開神怪潛艇，視察地形，證實英軍完全退出七姊妹海邊，她便回到艇上放出嗚嗚的衝鋒訊號，訊號停止時，還放了一響艇上四生半的平射砲，集中在半海給英軍鑿沉的商船做掩護的日軍，一起乘了小汽船和登陸艇開到七姊妹來，向游泳棚登陸，日軍不費一彈，便佔據七姊妹，做進攻中區的基地。

七姊妹展開攻勢後，日軍攻港，成了緊張階段，堅尼地城、沙灣、鋼線灣同時給日軍登陸成功，這時英軍祇注重保衛中區，英軍司令因感於第五號特派員和勞孫司令的指揮西區戰事却有辦法，才一起把他倆和整個加印聯軍調到中區，鎮守銅鑼環、跑馬地、加路連山一帶，作保衛中區之用，勞孫司令在第五號特派員貢獻之下，加印聯軍馬上在加路連山設防，保護黃坭涌道和跑馬地僅餘的砲兵陣地。

七姊妹的英皇道，本來是英軍決定死守之地，因為兩天來遭受日機和重砲的轟擊，死守那裏的英軍傷亡慘重，才撤上半山，而至日軍登陸時並未受到任何抵抗。

日軍在堅尼地城與鋼線灣登陸成功，迅速突進摩星嶺道和沙宣道之間，這裏有數百名英軍，大部份是西區砲兵，因再無可退而作困獸鬥，英軍裝備充足，給予日軍很大打擊。經過幾次的衝殺與肉搏，英軍始終屹然不動，日軍祇從側面繼續挺進，跟淺水灣的日海軍陸戰隊會師薄扶林水塘，成了西區山地的主要拉鋸戰。

等到九龍日軍的輜重砲隊運到七姊妹的時候，山礮櫻子已探到英軍主力大部開至西區，搶救摩星嶺道被困的英軍，摩星嶺道，雙方進入爭奪戰中。她更知道銅鑼灣的保衛戰由第五號特派員與勞孫司令負責，英軍一部已抽調西環，一部轉上黃坭涌道趕築工事，英軍司令到現在才就心日軍係由赤柱會師攻出黃坭涌道。

山礮櫻子體察英軍情形是如此紊亂，她便指揮輕裝部隊先行向中區推進，自己跑回秘密潛艇，集中所有登陸船艇，開回九龍，再動員大批日軍，一起向銅鑼環進擊，並將港口二十餘艘砲艦開入維多利亞灣，掩護銅鑼灣登陸。

在戰鬥力懸殊之下，守衛北角與銅鑼灣之加印聯軍，側面受到七姊妹的日軍猛攻，正面受廿多艘砲艦之轟擊，和數十艘登陸船艇的密集火網，日軍利用避風塘的堤基做掩護，雖然岸上機槍給日軍射擊得很難靠岸，但日軍並不灰心，也不畏懼，繼續死攻，結果銅鑼環岸邊陣地，終給日軍佔領。

這時候英軍司令部才發覺中區的危機，爲了保衛中區，馬上命令摩星嶺道與沙宣道的英軍衝出重圍，回師東區，由於這一抽調，軍心牽動，影響全線，卒爲日軍攻入銅鑼環，在銅鑼環馬路發生很壯烈的巷戰。

加印聯軍一部退上加路連山，掩護跑馬地僅餘的平射砲隊向黃坭涌道退却，和向着源源增援的日軍掃射。

銅鑼環被日軍攻進住宅區，英軍據守洋房，實行巷戰，變成逐屋戰爭，逐屋爭奪，戰事之激烈，為香港戰爭中最緊張的一幕。

進奪北角，攻入銅鑼環的日軍，為日本華南派遣軍中最精銳的二十一軍，二十一軍的軍團長，即是攻港聯軍總司令酒井中將，與二十一軍一致行動的，是鈴木、佐藤、山崎等部隊，這些日軍部隊的裝備，並不弱於英軍。

在雙方支持着肉搏戰當中，英日兩軍幾度衝殺，勝負難分，山礮櫻子與酒井司令親自渡海，怎知正在渡海之際，在北角海面，遇着那艘在港口退回躲在山坳的二千噸小型英艦，發生強烈之遭遇戰，山礮櫻子和酒井司令雖然能夠脫險，但已吃驚不少，結果這艘僅餘的英艦，被日艦隊包圍，在廿餘分鐘集中火力的轟擊中，艦長殉職，英艦沉沒。

山礮櫻子和酒井司令脫險抵達筲箕灣，在筲箕灣督師，十分賣力，日軍看見司令官也在火線指揮，士氣甚盛，加以山礮櫻子細察英軍環境，已在最惡劣的遭遇中，她更獻議給酒井司令，命令赤柱與淺水灣的背山部隊，應及時沿着黃坭涌道攻出灣仔或直撲跑馬地，與銅鑼環之日軍會師，務使英軍孤立，給日軍一個大包的殲滅戰。

日軍相繼佔領筲箕灣的太古船塢、電廠、太古糖房等處，酒井司令設指揮機構在這幾個地方，做進攻市中心區的指揮大本營。

退上山地的英軍，前面與加印聯軍失去情報，後面與山頂的總督府和英軍司令部失

了聯絡，各方面的指揮與情報都脫節，當時死守在加路連山的加印聯軍和黃坭涌山地的英軍，遠望着山頂英總部豎上白旗，英印加聯軍大失所望，但他們爲了生存，不得不繼續苦戰。

中區一帶的大建築物，跟山頂英總部一起先後豎上日本旗，全港居民，以爲英軍投降，戰事可停止進行。怎知這些日本旗豎起後，雙方搏鬥更烈，原因這是日本浪人和白頭印人弄出來的把戲，英軍司令部和總督府並未投降。

中區與銅鑼環一帶發生混戰時，在港訓練的義勇軍在這時出動了，怎知遇到日軍，不堪一擊的便星散乾淨，義勇警察平時祇是向居民顯顯威風，無作戰經驗，防空隊員亦無空可防，這三種人胆子最怯，每個人都棄械竄回家裏脫掉軍服，穿起便裝，躲在家裏等待英軍投降。

義勇警察星散後，治安馬上更成問題，搶糧食的風氣突然騷動了市中心區，直至混亂到極點而自生自滅。

第五號特派員帶着十三號和第七號各人提着衝鋒槍儘管跟勞孫司令在併肩作戰，但形勢不利，衆寡懸殊，第五號特派員爲了戰事太急轉了，他帶着一小隊加籍軍隊約五六十人，和十三號第七號在銅鑼環衝來衝去。

守在大小洋房樓裏作掩護的加軍，在這劇烈的巷戰中，看着第五號特派員帶了兩個

女戰士和數十個加軍，三得三失天后廟，他跟禮頓山道利舞台一部分的英軍縱橫於日軍腹部，與天后廟一帶的加軍互相呼應，輾轉搏鬥，成爲銅鑼環爭奪戰中最緊張和最光榮的一頁。

當第五號特派員打算衝出銅鑼環進攻北角的利邦間，已給日軍的埋伏部隊一起衝出，向他四面包圍，他帶着那數十個加軍據險而守，且戰且退，結果退至法國醫院時，祇剩下加軍廿二人，十三號和第七號還是無恙地跟着他苦戰到底。第五號特派員憑着這座醫院的建築物，繼續抗拒敵人，使敵人無法衝過法國醫院，一部加軍可安然另覓有利陣地支持下去。

酒井司令收到前線情報，說法國醫院給英軍據守，無法衝過。他又找着山磯櫻子，詢問有關法國醫院的情勢。

「法國醫院已經進攻了兩小時了，可是始終不能得手，你對法國醫院的看法怎樣，應該用甚麼方法才可攻下它？同時法國醫院裏面，到底有英軍多少？」酒井司令很虛心的詢問山磯櫻子，希望她能夠在這問題得個具體解決辦法。

「法國醫院嗎？祇要繼續去攻，自然解決的，等到法國醫院攻下，我有一個絕妙的戰略，不過須到黃泥涌道會戰，才可拿出來用，祇要這個計劃成功，香港便馬上解決。」
「現在不能夠先說出來嗎？」酒井司令心急地追問。

「還不是時候！關於法國醫院在目前無法攻下，有一個主要的原因在裏面。」
「甚麼原因？我們不可以打破它嗎？」

「可以的，不過要相當代價。」

「到底這是甚麼一回事？我真不相信英軍有這樣的力量與人才，我曾經再三命令先頭部隊無論如何要在一小時內攻下法國醫院，結果差不多限至第三次的一小時，始終攻不下！」

「這個內情，司令是無法懂得的，因為稻田芳子老早便在法國醫院留醫，第五號特派員爲着她病重了，特起同情之心，他曾經答應過稻田芳子，如果中區有戰事，銅鑼環跑馬地是個必爭之地，法國醫院是保衛中區的天然堡壘，第五號特派員顧慮着稻田芳子的安全，他必要死守法國醫院，掩護稻田芳子退却。」

「那麼他們甚麼時候才退却？」

「最多不過再支持一兩小時，他們大概彈藥將盡，人也不會怎樣多了，祇不過獲得險要地位據守吧！請司令再下總攻擊令便是。」

酒井司令對中區的攻擊令嚴重地發下，再由九龍增援了五千人補充中區，跑馬地一帶便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衝殺聲，日軍奮不顧身，衝入英軍火網，又奪取了幾個要點。

現在日軍已包圍着法國醫院了，守院的英軍，因無子彈補充，沒法繼續作戰，迫得

跟第五號特派員商討，打算退出法國醫院。

法國醫院和聖保羅女書院，爲鎮守避風軸阻止日軍侵進銅鑼環的主要陣地，要是法國醫院和聖保羅女書院都退守的話，日軍進佔中區便勢如破竹。

酒井司令因屢攻銅鑼環都不得手，便下令昂船洲砲隊再用吊砲轟擊中區建築物，銅鑼環的煤氣鼓及油池再中彈焚燒，一團團的濃烟和烈火，瀰漫了整個中區的上空，鎮守各建築物抵抗的英印加聯軍，以爲日軍因失敗而用火焚燒，大家心裏認爲這次不戰死就是燒死，銅鑼環的大水管，亦同時被炸毀壞。

等到銅鑼環的巷戰支持至無可支持，一大隊苦戰的英軍又從前面被迫下來，暫時退入法國醫院與聖保羅女書院。第五號特派員與二十多名僅餘的加軍，看見這隊英軍退來，實力可增加不少，他們雄心又起，很興奮的繼續抵抗，但日軍對這兩座建築物越是難攻，越是攻得吃緊，總之決定必得，這個場面，簡直緊張到會使人窒息似的。

法國醫院和聖保羅女書院雖然實力是增加了，但第五號特派員知道大勢已去，他才把自己的作戰崗位交給了第七號和十三號，守衛着一個日軍必經之道的重機槍的槍洞，沉着應戰，他便跑到稻田芳子的房間裏找着了稻田芳子，商討帶她退出法國醫院的問題。

當第五號特派員匆忙地跑到稻田芳子的房間裏，看見她睡在牀上沒有動靜，他就心她如果轉入昏迷狀態時，那就更麻煩，難道叫自己背她逃亡嗎？患着第三期肺癆病的人，怎可以勞動？他很失望地看着她微微地嘆了一口氣。

她是拯救過自己的，這樣就忍心把她丟下，自己跑了便算嗎？第五號特派員在反問着自己。

「芳子！你感覺得怎樣呢？睡了吧？」

第五號特派員坐在稻田芳子的病榻邊，輕輕地探問她，同時却矛盾的怕她因此而驚醒，不過環境到了這樣緊張？法國醫院實無可再逗留的餘地了。

「芳子！你很難過吧？」

第五號特派員懷疑到她已臨絕境，也許目前已到最危險時期，他悲哀地爲這相處十多年底故人的天拆而難堪，兩點英雄熱淚，不由分說的滑下來，當然，稻田芳子對第五號特派員是太好了，但第五號特派員過去始終把她當敵人看待，沒有半點情義，現在到了她無可藥救時，和心上才受到譴責與後悔，他知道這純粹是戰爭的過失，戰爭鬧出來的悲劇。但良心上畢竟是對不起稻田芳子的。

幾年來受着戰爭的教訓，受着戰爭的磨鍊，第五號特派員真是沒有愛的情感嗎？連他自己對這問題也懷疑起來！

經過片刻的休息，稻田芳子終於把眼睛注視着第五號特派員，很感動的迴視着在難境中的第五號特派員的臉上，跟他一起的滴下兩點兒女之淚。

「大哥！你很難過嗎？這兩天我覺得胸部特別痛苦起來，我知道快要不成了。戰事很激烈吧？是不是在打着巷戰呢？這裏很危險呀！我老早說過是英日兩軍必爭之地。你馬上離開銅羅環轉上黃坭涌半山還來得及，那裏是你唯一的退路。我實不能眼睜睜的看著你落在日軍手上，做日軍俘虜，我明白山磯櫻子妬嫉我愛上了你而憎恨於你，世界上愛情是最自私的，假如得不到它的時候，馬上就要憎恨。她現在恨到你如刻五腑，決不會放過你的。前兩天曾向我表示她要親手槍斃你，才釋她心頭之恨，你要小心防避她才好，她的本領不弱，你要隨時隨地留意她，萬勿疏忽啊！」

稻田芳子呼吸短促，像在喘氣中，一句說話要分開兩三節才說得完，這完全是關係在她的肺葉已枯爛了大部份的緣故。

「山磯櫻子對我的手段會如此毒辣嗎？爲着自衛計，我管不了這麼多，那時候讓她自作自愛好了！請你放心，我足夠應付她的。你快些跟我一起退出法國醫院吧！這裏再不能久留了。」

「跟你退出恐怕要牽累了你啊！而且我的確沒有氣力跑路。我認爲日軍能夠這樣迅速便攻進中區的，一定是由山磯櫻子指揮，在酒井司令的部屬下，沒有一個參謀人員明

白英軍整個實情的。你要馬上退走，勿再猶豫，不然山礮櫻子來到，仇人相遇的時候，不是兩敗俱傷，就是你死我活。」

「可是你又怎樣辦呢？」第五號特派員仍在躊躇中，心境十分緊張。確實的，在目前不要說是第五號特派員，就是整個英軍司令部來說，也成問題。

「我快不成了，請你不要爲了一個沒有希望的人誤了你啊，快些逃走吧！」

「芳子，我怎樣忍心把你丟下，自己逃走呢？請你鼓起勇氣，跟我衝出去！」

「我勇氣有餘，祇是體力不支。你不要再逗留了，你聽，外面衝鋒肉搏的嘶殺音，來得多緊張呀！」

「你真是不能夠跟我一起退出嗎？」第五號特派員一方面過於着急；一方面情勢所迫，他不知怎樣處置的，不由分說把稻田芳子抱起來，打算抱着她去突圍的樣子。

環境再不容許第五號特派員躊躇下去，法國醫院和聖保羅女書院，互相緊吹着紊亂的集合哨子聲音，這是英軍隊長通知加印英軍退守法國醫院與聖保羅女書院的緊急命令！銅鑼環的戰爭急轉直下，在五分鐘內，法國醫院的英軍已全部退却，祇留下第五號特派員在陪伴着稻田芳子。

「大哥，我看外邊情形，英軍似要放棄銅鑼環，法國醫院和聖保羅女書院的英印加聯軍，都全部退出了。這裏祇剩下我們三人和七姊，我們實在不容許再逗留下去。退出

的聯軍，給日軍掃射差不多全部中彈陣亡。我看日軍最多兩三分鐘，便要衝進這裏來。聖保羅女書院那邊，突然豎起了太陽旗，我們要是再不跑，一定給日軍俘虜呢！」

十三號急煞地跑上來找着第五號特派員，瞧見他抱住稻田芳子，心裏妬火中燒，可是她却認識了目前已不是談情說愛的時候，而是怎樣逃亡的時候，她把目前處境的危機儘量說出來，希望他能夠小心警惕自己！

第七號也覺得環境太惡劣，她也跑進稻田芳子的房間來，看看第五號特派員怎樣決定？他們怎樣逃亡？應該退到那裏去？這連串的問題，很像一起要放到第五號特派員的肩膊上。

「大哥，現在已到千鈞一髮的時候了，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夠再留下去，由我跟小妹妹掩護你，馬上退出這裏吧！敵人快要開進法國醫院來呢！」

處在這個危急情勢下，他聽着第七號的話，又看看稻田芳子的表情，第五號特派員是很難決定的，他明白到個人的退出灣仔區，決不成問題，但稻田芳子怎樣辦？他一方面要保存自己的生命，留給國家用，同時又希望能夠帶着稻田芳子突圍，他考慮到稻田芳子留在這裏，說不定日軍佔據了法國醫院之後，酒井司令是不會放過她的。因為她曾經供給過第五號特派員許多與酒井司令絕對不利的情報。

「芳子！你能夠起步跟我一齊離開這裏嗎？」第五號特派員滿懷希望的說。

「大概可以的，爲了使你早點脫險，我不管怎樣辛苦，都些夠打起精神，跟你離開這裏。」

稻田芳子是個聰明人，她知道要是自己不離開，第五號特派員是決不會捨棄她而離開的。她爲了緊握時間，堅決地答允馬上跟他離開法國醫院。

「祇要你能夠支持行動，我便安心了。」

「我雖然病得很難過，但時勢與環境已轉變到這危急存亡的時候，我唯有打起精神，跟你作第一次的合作，可憐這第一次的合作也許就是我們最後一次的合作呢！請你把衣櫃裏放着的手槍拿給我吧！大哥，我不相信我現在是個病人，我很興奮，我們能夠共同進退，併肩作戰，是夢想不到的，這次是我掩護你退却的時候啊！」

「你能夠振作精神跟我退却，我便願意了，那還敢要你掩護我呢？現在我也知道已到最危急的時候，同時我却有一點就心……」第五號特派員說到這裏故意停着不說，像追憶着甚麼似的。

「有我稻田芳子在一起，你要就心甚麼？就是前頭部隊開進法國醫院來，我稻田芳子尚可挺身而起，爲你解救，放心吧！」稻田芳子很有把握的去安慰第五號特派員。

「芳子！大概你不明白我，我所就心的，並不是怕日軍攻進法國醫院來，而是就心山礮櫻子真會不出我所料的在銅鑼環負責指揮日軍，進攻中區，因爲從七姊妹登岸一直

到現在銅鑼環爭奪戰止，這套作戰步驟似乎都是山磯櫻子的得意傑作，並且我從各方面探來的情報，都是說她指揮中區戰事。」

「懼她甚麼？就是來了，也得活該！她根本對我不起，我會經再三的苦苦懇求她別向你施行暗殺手段，可是她假作應允，怎知不到半小時，便馬上轟擊你兩次，這件事我很清楚，從你被暗殺那天起，我已經跟她衝突而絕交了。現在她來也好，我要教她知道我稻田芳子的本領，教她明白我稻田芳子不是一個好欺侮的人！」稻田芳子憤怒地一口氣把這段話說完，一面從衣櫥裏拿出那枝幾年來與她相依爲命的七曲連珠手槍，還配上四個子彈梳，牽着第五號特派員準備下樓撤退。

第五號特派員不大相信稻田芳子會突然健康起來，他也抽出自衛槍很吃力地拖着她下樓，第七號和十三號提心吊膽的跑在前面，護衛着第五號特派員。

轉到下樓，十三號與第七號先跑到門口察看外邊情形，留下第五號特派員和稻田芳子隨着後面轉出來。

「前門跑不得呢！很危險的，附近的洋房完全給日軍佔領，他們因爲無法攻下法國醫院，迫得據守附近高地，把火力集中正門，守候有人進出便遭強烈掃射，剛才退出的英印加聯軍，已上了他們的當，差不多全部在前門犧牲，一無生還！」十三號驚惶地跟着第七號轉回來，把這個危險情形告訴給第五號特派員知道。

第五號特派員聽到這個情報後，他沉思地站着不動，兩顆眼球癡望着稻田芳子，他認爲目前也許要轉入絕望階段，環境雖然是絕望，但他仍不灰心，希望稻田芳子或者有妙策爲他們突圍。

「前門給日軍封鎖了嗎？不要緊，我們可由另一門口出走，或者可開一窗口出走，不過在未出走以前，我們要留意一個問題，也是山礮櫻子的詭計，說不定她故意把前門用機槍封鎖，誘我們從側門或後門出走，她便守候在那裏要俘虜我們，她不願他們的軍隊損失太重，也不願因進攻法國醫院而犧牲太大，迫而出此策略，她聰明地知道我們一定要撤退，而撤退的路徑，當然不能由正門了，所以我還考慮到她会指揮着便衣人員，在我們要撤退的側門埋伏，等待我們衝出的時候便向我們射擊或俘虜，但不要緊，我們要是一戰的話，四個人尙可抵擋一個時候，不過在一部份人與他們搏鬥的時候，大哥就應該捨棄我們，先行退却，我們約定退守的地點是黃坭涌道好了。」稻田芳子到底是個富有經驗的人，她把應付山礮櫻子的辦法具體提供出來，暗示第七號和十三號跟日軍支持搏鬥，由自己直接掩護第五號特派員退却。

稻田芳子明白了這次掩護第五號特派員退却，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場面，或者是一件容易的事，她就心到十三號和第七號恐怕應付不下，才計劃由她倆跟敵人搏鬥，自己親自掩護第五號特派員突圍。

第七號打算再從側門先出去探聽外邊情形怎樣，才跟十三號衝出，決定打開一條出路，給第五號特派員退却，怎知還算她夠機警，由壁上取來一塊照身鏡，拿到側門去，用來反照外邊情形，可是把鏡子伸了出去，馬上遭受射擊，險些兒便擊中第七號。

「側門也不能出去啊！」第七號手持着的鏡子被擊碎了，臉露惶色的告訴第五號特派員。

「不要緊，我有辦法！」稻田芳子沉思了片刻馬上想出了辦法，同時她認為這辦法想得很通。

「芳子有甚麼高見嗎？」第五號特派員詢問稻田芳子，他希望她的辦法是行得通的。

「我認為現在唯一的辦法，祇有引誘據守側門一帶的日軍出來給我們消滅，我們才談得上退却！」

「那麼用甚麼方法引誘日軍出來呢？我們連看見日軍的機會也沒有！」第七號很着急地進一步去反問稻田芳子。

「我們有沒有手榴彈？」

「還有，不過在樓上。」

「馬上拿下來。」

「要幾個才夠？」

「五六個夠了。」

稻田芳子說着需用手溜彈後，第七號想起了在英軍退守時，樓上還遺下不少手溜彈，她一口氣的牽着十三號跑上樓上去，很快的拿了六顆手溜彈下來，擺在稻田芳子的眼前。

「我們已經有了突圍的工具了，再找一塊白布，一根竹竿來，把白布紮在竹竿上，作白旗向側門衝出去，日軍看見我們豎白旗，必定一齊擁進來俘虜我們，我們就利用這個機會，一起把手溜彈向日軍擲去，那時候，大哥可緊握機會退却，時間祇有短短的幾秒鐘，我們萬勿錯過啊！」

「可是沒有白布呢？」第七號很不安的說。

「我的房間裏有白被單，鐵床上有掛蚊帳的鐵枝，那就可以解決了。」

第七號再匆匆的跑上二樓，把白被單撕了一半，紮在鐵枝上，手握著這塊白旗很快的跑下來。

「現在大家準備搏鬥吧！看看這一舉可否成功？我們要小心，這次祇許成功，不許失敗，要是失敗，大家都完了。」稻田芳子雖是這樣計劃着，但她仍不大信心這樣便可成功，原因是力量太單弱，但除了這一方法或有突圍的希望外，已無別法可想了。

稻田芳子跟第七號十三號各人聚精會神的緊握着手溜彈，白旗給第五號特派員由側

門豎出，遠近的日軍看見法國醫院已豎白旗，不約而同的高嚷着，興高彩烈地跑下來，他們對法國醫院再不嚴密防避。

第一批湧進來的日軍約有十餘廿人，稻田芳子、第七號、十三號已緊握手榴彈的彈簧，候機投擲，等到日軍進至相當距離的時候，稻田芳子發出了訊號，三人一齊將手榴彈擲去，廿個日軍，全數傷亡。稻田芳子瞧着目的已達，馬上牽着第五號特派員由側門退出法國醫院。

在遠遠的洋房上作居高臨下的日軍，看見這個情形，知道中計了，才集合第二批日軍，用散兵線的陣勢前來增援，但却給第七號和十三號死力抵抗，結果日軍無法衝上，第五號特派員給稻田芳子掩護着，安然退出法國醫院。

稻田芳子帶着第五號特派員轉了一個死角，第五號特派員認為這是較安全的地勢，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以爲他們的難關從此度過怎知山磯櫻子却老早在這死角的轉均處守候着他們，兩手各握一槍，嚴陣以待。

「你倆做夢也做不到我會在這裏吧？突圍的本領可不少啊！法國醫院門前佈下的火線網也給你倆拆破，可是總逃不出山磯櫻子的掌握，今天，我要給你倆看看山磯櫻子是個怎麼樣的人？也教你倆嘗嘗山磯櫻子的厲害呀！」

山磯櫻子絕不留情的說過這段話後，突而手槍齊發，向第五號特派員轟擊，幸而稻

田芳子早有防避，不過可惜她連還槍的時間和機會都沒有，迫得挺起自己的身體去掩蔽着第五號特派員，這樣稻田芳子慘叫一聲便中彈倒地了。

第五號特派員覺得山礮櫻子實太瘋狂，他憤怒地向她忙着還擊，怎知她守在這死角的轉圜處，得到地利，她見第五號特派員仍未中槍，驚駭地從死角的那邊逃跑，第五號特派員明知這是個死角，祇得狠狠的向着她的方向射擊，當然不會擊中她。

這時候，第七號和十三號聽着前面有槍聲，她們就心到第五號特派員遇險，匆匆地追踪上來，漸打漸退，直至轉到這個死角，才發現第五號特派員在難堪的站着，爲稻田芳子掩護自己退却而犧牲的悲傷，也爲稻田芳子替自己殉情而哀痛，但環境是這樣危急，日軍追踪在後面，跟他們漸漸迫近了。

「大哥！我們跑吧！雖然這是一個很有利的地形，但我們現在祇有三人，怎能應付後面強大的敵人？我們馬上逃跑吧！」

十三號看見稻田芳子中彈了，也着實悲傷而又着急的催促第五號特派員，她就心敵人追蹤上來的時候，他們祇有束手待斃！

遠近的槍聲更是不羈地密集起來，第五號特派員猜想到現在的銅鑼環區是爭奪到最後關頭的時候了。

第五號特派員難捨難離的目睹着稻田芳子僵睡在血泊中，胸部中了兩彈，口裏流着

鮮血，在他小心的察看下，她似乎尚在昏迷的狀態中喘着氣，眼簾吃力地掀起來，向四週望了望，第五號特派員輕輕地把她扶起，坐在地上，靠着自己的身體，半斜半倚的倒在第五號特派員的懷裏。

稻田芳子休息了片刻，把眼睛微微地注視着第五號特派員。她似乎不覺得怎樣痛苦，一顆染上鮮血燒得焦枯了的櫻唇，還會發出怡悅的微笑！

「大哥！你難過嗎？戰爭就是這樣的。」稻田芳子沉弱地說。

「你有甚麼說話告訴我嗎？」第五號特派員撫摩着她那漸漸變色的臉上，從極度的傷感中滴下兩點熱淚，真的，他確實太傷心了。

「我沒有甚麼話說，祇希望你小心突圍，退出香港。在我死後，不要再爲我難過。香港情勢對你很危險，在英軍未投降之前，你要設法離開香港！酒井是不會放過你的，山磯櫻子更不會放過……」

稻田芳子根本是個有強烈心臟病和第三期肺癆病的人，加以胸部一連中了兩槍，已再不能支持的倒在地上，停止呼吸。

第五號特派員這時真是手足無措，不知怎樣的好，他深深反問自己，難道棄屍而逃嗎？一個拯救過自己的人，連她的屍體都要留給敵人俘虜，良心實在過不去，但又怎能負着她的屍骸逃走呢？第七號和十三號看見這個悲慘情形，也爲哀悼稻田芳子而流着辛

酸的淚。

大哥！我們跑吧！說不定第二批日軍要繼續追踪上來的，山磯櫻子知道我們未死，也必會回頭襲擊我們啊！」十三號懇勸着他顧全大局，不要爲了私情再留戀着稻田芳子的屍體。

「我們還有手榴彈嗎？」

「沒有了。」十三號說。

「好吧！我們繼續退却吧。」

「還是退上黃坭涌道嗎？」十三號在暗示第五號特派員再度考慮似的。

「不要退上黃坭涌道了，那邊一定打得很厲害，勞孫司令在加路連山，我們也退上加路連山吧！」經過片刻的考慮，第五號特派員決定以加路連山爲撤退目的地。

「難道我們還要跟日軍一戰嗎？」十三號懷疑地說。

「現在可不必了。」

「那又爲甚麼要向加路連山退却？」

「退上加路連山，並不是與日軍繼續作戰，而是在那裏等待機會，與英海軍人員聯絡，準備將來向港口突圍。」

他們決定以加路連山爲撤退目的地，大家迅速地繼續前進，因爲他們取道捷徑跑，

使山礮樓子和日軍無從追蹤。幸而沒有遇到怎樣的搏鬥，便轉上加路連山了。

二四

他們跑上加路連山，會見了勞孫司令，此時勞孫司令奉到英司令部的緊急命令，限兩小時內反攻銅鑼環跑馬地一帶。

勞孫司令正在計劃怎樣反攻銅鑼環與跑馬地的時候，恰巧遇到第五號特派員撤退上來，他是如何地高興啊？他認為祇要第五號特派員幫忙他，對反攻銅鑼環與跑馬地可不成問題。

「閣下來了，真是感激萬分，在三十分鐘前，奉到英軍司令部命令；限加印聯軍在兩小時內反攻東區銅鑼環跑馬地一帶，閣下有甚麼高見提供給我嗎？」勞孫司令滿懷希望的靜待着第五號特派員的答覆。

「反攻銅鑼環跑馬地一帶嗎？這簡直是把加印聯軍孤注一擲，命令加印聯軍死守東區吧！」第五號特派員理直氣壯的向勞孫司令說，他認為英軍司令部這樣的手法，純粹是把弱小民族去出賣，去送死，來建築成大因帝國在國際間的力量與地位罷了。

「不過這是命令呀！命令有甚麼辦法呢？我也想到；祇要加印聯軍離開加路連山，便馬上被殲滅的，何況還要攻入銅鑼環？攻入跑馬地？我知道這樣的盲目反攻，是凶多

吉少，勝少敗多，照實際情形來說，加路連山已四面受敵，如果再離開這個有利地勢，等於白白送死，雖然已經看出這種情形，聯軍中不管加籍的，印藉的，每個官兵都不願反攻，可是不反攻又有甚麼辦法？」勞孫司令十分絕望的坐下來，他現在已發覺自己上了人家的當，不過時間與環境不容許他去作任何打算，祇得把一切置諸天命。

「既然英軍司令部要壓迫閣下帶領全部加印聯軍去送死，本人亦萬分同情閣下的處境，與閣下共同進退，用我最大的力量協助閣下反攻，但得失成敗，的確沒有把握，我亦祇有以死戰，報答盟友！」第五號特派員決定與勞孫司令一致行動，會同駐港的僅有同志和第七號與十三號隨加印聯軍進退！

「我們休息休息吧！現在離開反攻的時間尚有一點二十分，這短短的時間要是放過了，我實在不敢去想，其實也怕去想，我總認為這次最後的反攻，沒有一點把握，沒有一點信心！假如今天不是閣下來了，你想，我是多麼的難以應付啊？」

「即使能夠應付，也沒辦法，這是整個世界的大問題，也是弱小民族本身的大問題，弱小民族要生存，但人家却要壓死他！這有甚麼辦法呢？」第五號特派員很具體的明白了總反攻的危險和事實的無可能，他才這樣的去責怪大英帝國的壓迫和欺侮弱小民族。他迴視着第七號和十三號都在疲倦中輪睡着，才感覺得剛才在法國醫院衝出的戰鬥是過於驚險和過於吃力！

他們都在沉默中等候死神降臨，大概反攻的時候到了，也就是他們死亡的開始吧！勞孫司令不斷地看着手錶，靜待反攻時間的降臨，便作最後一次搏鬥，雖然這次搏鬥是絕無把握，但他祇求盡了自己的責任，生與死，在他的憧憬中是不算什麼一回事，雖然這純粹是無條件爲大英帝國犧牲！

時間很迅速的接近反攻的時間，英軍司令部再三搖着電話過來催促他馬上領隊反攻，要把已經竄入銅鑼環和跑馬地的敵軍一起殲滅，他把電話筒放下，知道再不能久留，才馬上命令傳令官下衝鋒令，即時向銅鑼環跑馬地總反攻。

第五號特派員和第七號十三號等，各人換上一挺英式衝鋒機槍，更顯得他們的英勇，勞孫司令也不甘示弱的拿着一挺手提機槍跟他們站在一起。

他們四人無形中成了一個作戰的指揮小組，這小組的戰鬥力很強，因爲他們都是衝鋒陷陣的老將。

「我們不要把力量分散，這四挺機槍，可以深入敵人腹地，橫衝直撞，進退自如，我認爲我們這四個人，無論在何環境裏，都不會給敵人俘虜的，更不會向敵人投降的！」

第五號特派員的搏鬥精神，仍是始終一樣，雖然英軍貪生怕死，但稻田芳子的戰死，要給他不少刺激，他經過片刻的冷靜後，警惕到自己的責任尙未完成，他又是一個

最積極的作戰人員了。

「我們不要來個分工？」勞孫司令向第五號特派員問。

「分工也好，我跟司令一組，她倆也一組，成立兩個單位吧！說不定她倆要比我們強得多呢？」

第五號特派員很像發覺了勞孫司令對第七號和十三號是不大相信她倆的力量，能夠應付這個大門殺的場面似的，他才用這段話去介紹她倆的本領，使勞孫司令對她倆增加信心。

「勞孫先生到底是個勞苦功高的司令，司令所在的地方，應該較為安全一點，大哥和司令一起，在後面指揮，我和七姊在前引道，大概我倆總不會錯過敵人的。」

十三號爲了向勞孫司令表明自己的態度，她自動請求與第七號站在最前線作戰。

「還是請兩位小姐跟我們共同進退的好，免至後衛空虛和我們不放心！」

矛盾的勞孫司令，一方面生怕這兩個女孩子沒有多大力量，但另一方面又怕她倆上了火線而使到後衛空虛。

緊急令再下了，衝鋒號聲滿遍加路連山，加印聯軍在這命令之下，無可奈何的起了一個大騷動，各人離開自己據點，分三路向山脚衝下，遠近重機關聲，似乎都是集中到加印聯軍的隊伍裏，幸而第五號特派員與勞孫司令合作後，指揮得力，長驅直進，隊伍

才不至紊亂。

僅餘的二千多名加印聯軍，由於日軍據守着有利地勢，使加印聯軍受到絕大威脅，光是衝下山脚這短短的十分鐘內，已傷亡了三四百名，第五號特派員居高臨下指揮着，目睹這個傷亡情形，很替勞孫司令航心，要是繼續這樣衝出銅鑼環，終有全軍殲滅可能。

「我們還沒有發現敵人，已給敵人傷亡了五分之一，我們的力量這樣單薄，怎樣能夠衝出銅鑼環或跑馬地呢？」勞孫司令感覺得加印聯軍的孤立和力量的不足，他已完全失去作戰信心，祇希望第五號特派員能夠替他們想辦法，快些和英軍聯絡起來，或與英軍共同進退。

「現在我們根本就談不上與敵人一戰的問題，更談不上怎樣去消滅敵人的策略，我們目前祇有集中力量，找着敵人一個弱點，便向那個弱點衝出，轉上黃坭涌道的英軍防地，或者可有解決的希望，不然祇有全軍覆沒。」

「我們就決定這樣幹吧！靠閣下指揮好了，請閣下不要謙讓，這是整個加印聯軍生死存亡的時候！」

「我們到底還有多少人？」

「一千八百人左右，但配備很好，有輕機槍百餘挺，這是萬餘加軍留下來的裝備，

尙可一戰的。」勞孫司令很具體的告訴第五號特派員。

「看看司令的運氣吧！我們馬上突圍，在山腳集中，把三路合爲一路，從正面向黃坭涌道衝出。」

「這是日軍的中鋒啊！日軍的主力就在這裏呢！」

「就是因爲這是日軍的中鋒，中鋒一線，他會疏忽的，我們向中鋒突圍，跟黃坭涌道最近，而黃坭涌道，是目前英軍的最後主力據點，祇要與英軍取得聯絡，我們才可得生。」

第五號特派員替勞孫司令想出了這個策略，勞孫司令也驚訝他的策略是出人意料的，也可以說是解救加印聯軍的唯一辦法。

戰略決定後，第五號特派員帶着十三號和第七號衝下山腳來，目光炯炯的提着機槍跑在前面，領導加印聯軍突圍，勞孫司令是個主人家，他當然不甘後人，跟着第五號特派員跑在前面。

前頭部隊轉入跑馬地附近，便遭遇到日軍強烈抵抗。所幸第五號特派員指揮得力，十三號和第七號兩位女戰士也身先士卒的跑在前面，加印聯軍身爲男兒，同樣是替大英帝國效力，對士氣十分震奮，他們勇氣百倍，一口氣的輾轉於銅鑼環與跑馬地之間，數度衝殺，肉搏之聲，嘶震中區。

據守灣仔的英軍，探到第五號特派員與勞孫司令衝出銅鑼環跑馬地一帶，英軍馬上乘機向日軍反攻，使銅鑼環之敵人，要抽出一部兵力回師灣仔，對抗英軍，第五號特派員乘着戰勝餘威，加速進攻，前後僅僅三小時，加印聯軍已轉達黃坭涌道。

經過艱險的苦鬪後，第五號特派員在勞孫司令的誠意合作下，把黃坭涌道的工事重新建築，重新佈防，日軍即有大量援軍進攻，也得用相當代價才可得手，因為黃坭涌道是個天險的山地，更是英軍僅餘的防線，加印聯軍便做了這防綫的前頭哨崗。

新的工事佈置妥當了，日軍又來攻擊，這次來攻擊的日軍祇一千名左右，大概也是試探性質吧。

一千名日軍取中央突破戰術，一齊衝上，第五號特派員獻計給勞孫司令；在未有攻擊令發出時，全體官兵，不得射擊敵人。等到日軍全部深入黃坭涌道時，第五號特派員在高崗上突而發出一聲巨響，加印聯軍的砲火便集中射擊，這一千名日軍，還沒有找得站腳點，已給加印聯軍那新佈置的猛烈砲火射擊，前哄後亂，潰不成軍。

日軍大敗退下黃坭涌道，傷亡嚴重，僅餘二百人左右，他們經過這次的教訓，對黃坭涌的英軍力量，再來一個新估計。

日軍受過教訓後，黃坭涌道似乎要平靜了一個短短時間，英軍加速調整，日軍趕快補充，連駐紮廣州的五千名海軍陸戰隊，也奉命限六小時內開赴九龍。

第五號特派員知道戰事快要掀起更大規模的爭奪戰，他深慮到香港政府會感於大勢已去而突然轉變態度向日軍投降的話，自己仍在繼續支持抵抗，而英政府却投降了，那就會變成走頭無路的。

「小妹妹！我看英政府是靠不住的，現在兵臨城下，香港當局亦知大勢已去，你要到那邊去探探消息，萬一港督與日軍進行投降的話，你要立刻跑回來告訴我。」

「現在去嗎？」

「是的。」

十三號並不猶豫的轉身瞧着香港政府那邊的斜坡跑，第五號特派員在高崗上遠遠目送着她，希望她早點把消息帶回來。

經過兩小時的小心查探，十三號果然跑回來，她氣喘喘的坐在地上，休息了片刻，才能夠說話。

「你覺得怎樣呀！」第七號看見十三號老在急促的喘氣，不發一言，她才很懇懇的去慰問她，生怕她遭遇到什麼亂子。

「我沒有甚麼，不過跑得太遠和太速吧！像坐纜車似的使我不由自主地溜下來。」十三號休息過後，精神回復，還很俏皮的說。

「英軍司令部的消息怎樣？」第五號特派員看見她能夠說話了，心裏才放心的詢問

她。

「英軍司令部裏面大概可分爲兩派，年老的軍官和港督取同一態度，主張戰至適可而至。即是說；戰到無可再戰的時候，決定由港督出來投降，免白白犧牲！」

「還有一派呢？」第五號特派員繼續詢問下去。

「還有一派是海軍陸戰隊的青年軍官，他們尙有一點正義感，知道我們在努力幫助他，所以良心發現，要跟大哥和勞孫司令併肩作戰到底，直至全軍消滅！他們認爲投降是大不列顛民族的恥辱！」

十三號說到這裏，十分興奮，手舞足蹈。她現在已經不感覺得甚麼是疲倦了，馬上站起身來取回剛才交給第七號保管的手提機鎗。

「祇要我們不是孤立，有人同情，那就容易辦了。」第五號特派員現在才發出一個滿意的微笑，他認爲經過自己的長久苦鬪後，終於得到盟友的同情，像洋洋自得很快樂的樣子！

「我們還打算再衝下去嗎？」十三號用手掌輕輕地摸擦着她的手機鎗，躍躍欲動的。「從現在起，已經沒有衝下去的機會了，今後祇有死守這裏和必要時的突圍吧！」他們安靜地坐在嶙峋的巖石上討論今後的戰事，半小時後日軍第二次傾全力來攻，一路由山背淺水灣赤柱沿黃坭涌道攻出，一路由銅鑼環區向灣仔與中環的英軍肅清，佔

據整個港面街道，才會師攻上黃坭涌道，打算消滅所有駐港英軍。

現在的黃坭涌道已成了腹背受敵的山地，英軍爲了要生存，不得不死守黃坭涌道，但日軍志在必得，連續三批四批的源源進攻，結果爲了第五號特派員設計的新陣地施展無限的威力，四批敵軍，相繼慘敗。

爲了四批日軍同在黃坭涌道斜坡被殲，酒井司令瘋狂似的怒吼着，親自跑到銅鑼環來督師，同時運來重砲和調來航空隊，向黃坭涌道整整轟擊了十多個鐘頭，由第五號特派員設計的工事，大半被毀，加印聯軍迫得後撤，避開敵人砲火，免作無謂犧牲。

轟擊完了，日軍集合了東區、西區、中區所有的力量，在酒井司令督戰之下，奮不顧身，同時日軍的尖兵盡是敢死隊，英軍躲在加印聯軍之後，不敢開上增援，加印聯軍犧牲將盡，終給日軍攻上，勞孫司令更給敵人的敢死隊發現目標，在十餘顆子彈的射擊中，勞孫司令壯烈犧牲了。幸而第五號特派員機警過人，在十三號與第七號的苦戰下，終於安然退出黃坭涌的第一線，與英軍繼續作戰。

勞孫司令陣亡的消息傳到軍英司令部後，英軍士氣大挫，跟着敵便衣隊在扯旗山和遠近高坡、加路連台、與灣仔日人區的古玩店、東洋玩具店、糧食店、雪廠街的日本旅館、什物館、住宅等建築物的天台，都一齊豎起日本旗，港督目睹這個情形，以爲全部英軍投降，迫得與日軍代表商討求和，各據點之英軍遠望着扯旗山頂也豎起白旗和日

旗，亦以爲港督求降了。怎知這是山礮櫻子老早獻給酒井中將的詭計，英軍險些便要上了日軍的當。把尙可一戰的香港山頂也打算放棄，送給日軍。

從九龍半島遠望過來的香爐峯下，所有大小建築物多數堅上太陽旗，如果砲聲和機槍聲不是繼續密集着的話，居民一定以爲英軍解下武裝，香港已給日軍攻下了。

二五

酒井司令一面加速進攻黃坭涌道，一面再三派代表到港督府限港督在二十四小時內答覆投降，這是英軍司令和港督最後一次的決定。

勞孫司令陣亡之後，第五號特派員已轉到英軍司令部服務，他看見日軍代表很氣餒的跑了，英軍司令跟港督召開了一個最緊急的軍事會議，第五號特派員亦被邀請參加。

「今天召集這個會議，可說是決定今後香港命運的會議，請大家爲了大英帝國的光榮，盡量貢獻意見！」英軍司令把這段開場白的說話循例地向大家說出來。

「赤柱、淺水灣、香港仔、昂船洲、九龍、筲箕灣、銅鑼環、中環、西環，整個香港的四周，已經給日軍佔領了，我們沒有飛機，沒有戰艦，祇有大砲，但沒有砲彈，怎樣能夠跟敵人抵抗下去？」一個類似港督府的英籍高級人員說。

「與其抵抗下去還是失敗的，我們就不應該作無謂犧牲了。」又是一個年近六十歲

的英籍軍官補上這段話。

「我的意思並不承認這樣的說法是合理的，我們既然是大英帝國的軍人，應該戰到死而後已，大英帝國的光榮能否保持？責任是在我們肩上，我主張抗戰到底，祇要支持一兩個月，英統帥部沒有不派兵來增援的。」這是一個英籍青年軍官的說話，看他的態度，似是十分英勇和果敢。

「真的，祇要支持一個短時間，援軍一定可以開到！」第五號特派員乘機插入這段話去附和那個英籍青年軍官的主張。

「香港能否支持？大英帝國的軍隊可否開到香港？這是統帥部的事，我們港督府也不明白，難道閣下就敢斷定統帥部一定增援香港嗎？」

那個類似港督府的英籍高級人員對第五號特派員所說的話，認為是侮辱他的，他特別針對這個問題去質問第五號特派員。

「本人不一定說統帥部會增援香港，但本人却能夠保證祇要香港再守一個短時間，華軍便可攻出九龍，搶救香港啊！」第五號特派員雖然給人家不滿，但他的態度還是很誠懇的去替香港解決困難。

「華軍也有力量攻出九龍，搶救香港？」另一個年老的英籍軍官以刺諷的口吻反問第五號特派員，態度十分傲慢，他不祇看不起第五號特派員，就是整個中國來說，他也

錯誤地以爲是跟殖民地差不多的。

「對的，中國雖然對日抗戰了幾年，可是中國的主力，還一樣保持着，中國的精銳部隊，留在將來總反攻的時候才出動呢？假如香港是需要的話，華軍隨時隨地都可攻出九龍，配合英軍反攻！」

「中國的精銳部隊能夠抽來反攻九龍的，大概不會怎樣充實吧？」

「那裏的話，目前駐紮廣東、湖南一帶的，總有三十師團，以三十師新式配備的精銳部隊推進九龍，日軍是無法應付的。」

「中國的部隊是跑路部隊，光靠兩條腿跑路的，要是從湖南開到九龍的話，非一兩月時間不行吧？」

厭戰的英籍軍官和港督府的高級人員故意挖苦第五號特派員，把第五號特派員那摯誠之心，給他們擊碎了。

「請大家虛心一點相信本人的話便是，祇要司令同意華軍增援的話，中央的砲兵團和三十師以上的精銳部隊，可在五天內全部增援香港，目前華軍一六零師已在樟木頭死守，中斷廣九路，他們是守候那三十師人開來九龍的，難道司令連多守五天的決心都放棄嗎？」

第五號特派員一番誠意給人家拒絕後，他的態度也漸漸強硬起來，反問英軍司令。

「閣下的好意，本司令十分明白，閣下對解救香港的危急苦心，本司令祇有同情和致謝，不過本人應該代表英軍司令部說一句話，就是整個英屬遠東殖民地的處置問題，全由統帥部統籌辦理，香港政府和遠東英軍司令部却未便決然處置，接納閣下好意與華軍的幫忙的。」

英軍司令也十分痛心的表明自己的立場，很像他拒絕華軍的增援香港是非出己意的樣子，其中雖然還有不少青年的英籍軍官是同情第五號特派員的苦心，也打算建議給英軍司令接納華軍增援香港，決心保衛這塊遠東殖民地，不過再經過一番考慮後，他們也知道這是英統帥部的計劃，不應變動，同時也猜到即使提供出來，反對的人必多，其實主張繼續抗戰下去的，在這個最後的軍事會議中，已成孤立了。

「現在港督府和英軍司令部也有同樣的見解和主張，就是在二十四小時內決定放棄香港，由港督代表英軍接納日軍請降，保存留駐香港英籍軍民的生命財產，停止戰爭與屠殺，不過在未停戰之前，我們應該有一個全盤計劃，大家對這個全盤計劃，有什麼高見嗎？」

英軍司令把態度肅穆下來，他像很失望的明白在二十四小時後，便是一個敗軍之將，他對第五號特派員雖然不能夠作進一步的合作，但他對第五號特派員的英勇和這次在香港的努力，在戰事上的貢獻，實在比一個英籍軍官還有力得多，不過爲了英國的自

高興自大，他是不便去替英軍感謝第五號特派員的。

「本人認爲在英軍尚未正式投降之前。應該在匯豐銀行埋下地雷，等到將來日軍進入中區，酒井司令必以匯豐銀行做司令部的，那時我們可以結束他啊！」第五號特派員認爲在這個所謂全盤計劃中，應該佈下陷阱，使敵會酒井司令自作自受，粉身碎骨。

「這樣做法太陰險了，假如敵會給我們炸掉的話，被俘的英籍軍民，還想得生嗎？本人絕對反對這個計劃。」那個年老的英籍軍官語氣是很顛抖的說，從他的說話聽來，已證明他是一個貪生怕死的人。

「我們既然接納日軍的請求，祇有停止屠殺，停止敵對行動，在匯豐銀行埋藏炸彈，確是可以把酒井司令炸掉，但日軍主帥被炸之後，祇有我們被俘的軍民吃虧，剛才我所說的全盤計劃，是希望請大家提供我們怎樣突圍一部份軍官的計劃啊！」英軍司令補充上他的理由，他也是一個希望能夠突圍，取道中國脫險的軍人。

「突圍的計劃，本人可負全責，請各位放心便是。」第五號特派員苦悶了兩週，也不過是爲了這個突圍的嚴重問題，現在英軍司令却把這個問題出來，他才緊握機會的答允英軍司令負責領導他們突圍。

「閣下有這個本領，英籍人員萬分感謝！閣下的突圍計劃怎樣？英軍當局很想知道。」

「這個突圍計劃本人已準備多時，現在敵軍代表限我們在二十四小時內答覆投降，我們就在二十四小時後，要求日軍停戰兩小時，以便交換談判和平條件，由港督全權負責商討，我們就利用這個停戰機會，向海邊突圍，乘坐魚雷快艇衝出鯉魚門港口，向廣東淡水屬的大鵬灣做最終的集合地點。」

「港口有二十多艘日艦啊！我們怎樣衝過？」一個海軍官說。

「不要緊，我們的魚雷艇加開速度，祇需兩三分鐘，乘其不備，當可衝出。」

「就算可以衝出，那條海道我們也不熟悉呀！」

「這更不成問題，華籍海軍人員，尚有一部留在香港，陳策將軍可領導他們與各位突圍，每艇派領航一人，他們對大鵬灣的情形是很熟的。」

「我們就決定這樣子吧！明晨五時齊集此地，向海邊出發，準備突圍！」

這個軍事會議也就告一段落，各人又回到自己的崗位上繼續抗戰，幸而日軍也有些攻得疲倦，同時在英軍未拒絕投降之前，他們對黃泥涌的進攻，也放鬆了。

十三號和第七號守在英軍司令部門口等候第五號特派員把消息帶出來，以定他們的行踪，現在第五號特派員出來了，她倆走上前去探問他的結果。

「英軍有接納華軍的增援，搶救香港嗎？」

「他們一點也不接納。」

「明明華軍進攻九龍，便可搶救香港，爲什麼他們也拒絕呢？」

「英軍不祇拒絕華軍增援，同時決定接納日軍的請降呢？你說痛心不痛心？」

「他們太不長進了，爲什麼可以解救得來的，他們却不接納，寧願投降敵人，把香港放棄？」

「這個問題大家不會懂的，因爲投降給日軍，將來整個戰爭的演變，日軍是失敗的話，他們可把香港接收回來。假如現在由華軍攻回香港，將來香港在整個戰事得到勝利時，却會就心中國要收回香港，這樣他們寧可暫時給了敵人，也不願中國去反攻！」

「大英帝國始終是一個最好險的國家啊！」

他們三人看見戰事已軟下來，認爲在二十四小時內再不會有大戰的，於是很安心的在英軍司令部附近的休息室中休息，等候明晨天亮最後的突圍。

第二天早上，陽光僅僅露出了維多利亞灣海面，扯旗山頂一面白旗便高高豎起，從此香港已再不聞槍砲之聲。

數十個英籍軍官和陳策將軍領導着的華籍海軍人員，集合在英軍司令部裏，那時候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三號第七號一起進來，依時向海邊衝出，安然轉上事前躲藏起來的二十多艘的魚雷快艇中，很迅速的一起向着鯉魚門的方向衝出。

他們三人在魚雷艇上，第五號特派員發覺了十三號手裏拿着一個英式手榴彈，他似

乎很奇怪的問題：

「帶來一個手榴彈有什麼用？在海面手榴彈是失去效用的。」

「那裏的話，也許這個手榴彈的力量可以拯救我們啊！」

魚雷艇隊向港灣衝出時，日艦隊確是做夢也做不到會有這麼一回事的，等到司令艦發出緊急訊號時，魚雷艇隊已安然衝過。

衝過了日艦隊之後，遠遠還有一艘浮在水面的日潛艇，這艘日潛艇却是山磯櫻子指揮下的「神怪潛艇」啊！

山磯櫻子老早已猜到將來第五號特派員的突圍，一定是由鯉魚門衝出的，她整夜的守候着，在潛艇的司令塔內緊握着那挺威力很大的重機關砲，祇要發現第五號特派員，不管用什麼工具突圍，她決定不留情地掃射。

陽光佈滿了整個海面，山磯櫻子提着望遠鏡盯視着一羣魚雷艇隊衝過來，還瞧着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三號跟一個她不認識的第七號同在一艇中，她不由分說把機關砲向準第五號特派員的魚雷艇連續發放。

砲聲響了，二十多艘魚雷艇的人員大家提着手機鎗，一齊向準山磯櫻子的潛艇射擊，在鯉魚門外，掀起了一幕惹人心寒的緊張的海戰。

當第五號特派員的魚雷艇駛返山磯櫻子的潛艇時，相隔僅離二十碼，山磯櫻子的機

關砲像失去威力似的，十三號早已置生死於度外，出盡全力，把手榴彈向着山磯櫻子的司令塔擲去，恰巧中彈爆發，火星四散，山磯櫻子被炸得體無完膚，怎知第五號特派員的魚雷艇也同時中了山磯櫻子的機關砲，即時沉沒。

潛艇的司令塔被十三號炸中後，已再不聞砲聲，第五號特派員仍在海面作最後的掙扎，結果給我們領航的海軍人員救回，但十三號和第七號已同時失蹤了。

第五號特派員被救回後昏迷了很久，當他神智清醒時，已睡在大鵬灣的沙灘上，四週環集了數十個脫險歸來的英籍軍官，他們向着第五號特派員露出最摯誠的謝意，感謝他帶領他們突圍成功的偉大功績！

最新書

家庭叢書之一 **嬰兒養育法** 國立中央大學 陳馭歐醫師著

本書為作者多年來，以個人之精密觀察與詳細研究，並由家庭訪視，學校及幼稚園衛生之實施所得實地經驗，兼參考各國嬰兒科學醫學之養育方法，編著而成。分七章，附有插圖，舉凡父母教養嬰兒之目的，產前產後之護理及節制生育避孕問題，成人性教育並一般衛生常識，新生兒至嬰兒期間之護理，餵養之詳細指導，嬰兒正常發育，疾病防護，衣服被褥鞋帽等之注意，莫不詳為闡述，尤注意於適合國人之需要。且筆調生動，文字通俗，深入淺出，尤為特點。誠為現代父母養育嬰兒時不可或缺之寶鑑。亦為孕婦必讀之南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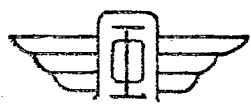
家庭叢書之二 **兒童教養法** 國立中央大學 陳馭歐醫師著

本書為著者繼「嬰兒養育法」而作。內容新穎充實，務求適合我國國情，且具有科學化，醫學化與現代化諸特點。一洗已往教養之謬誤方法。全書計分九章。首兩章論及兒童衛生習慣之訓練與心理正常之發育。次述父母對兒童之營養，如食物之選擇，適宜之份量，用膳之方法，營養訓導不良之原因，以及兒童一般傳染病之預防，均有極詳之討論。再次解釋兒童姿勢之培養與鍛鍊，並附有插圖。最後論及兒童性教育，及社會兒童保健工作等，均為極有價值之貢獻。為父母者，苟能循本書所述方法，以教養兒童，則子女身心之健全發展，可操左券矣。

遠東圖書公司印行

82

2001



定價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香港間諜戰（即遠東情報部）

基本定價國幣

元

（外埠酌加運費）

本書已呈請
內政部註冊
不准翻印並
保留上演權

著者 仇 章

發行人 浦 家 麟

出版者 鐵 風 出 版 社

上海（五）北海寧路保原坊十四號

發行者 遠 東 圖 書 公 司

上海（五）北海寧路保原坊十四號

——各地書店均有代售——

18

定價